[illegible]經[illegible]卷

清靜妙經　延生心經

之上真經　長生妙經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四經同卷

太上老君說常淸靜妙經
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眞經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長生妙經

太上老君說常淸靜妙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淸有濁有動有靜天淸地濁天動地靜男淸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

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
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
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
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
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

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
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以空
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
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
眞靜眞靜應物眞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

矣如此清靜漸入眞道既入眞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仙人葛仙翁曰吾得真道曾誦此經萬徧
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吾昔受之於
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
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
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

偈一　二

之升為天官中士得之南宮列仙下士修
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入金門
左玄真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
十天善神擁護其人然後玉符保神金液

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眞
正一眞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
不干衆聖護門神升上界朝拜高尊功滿
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

老君曰斗姆上靈光圓大天寶月中有騫樹
金瑩瑠璃玉兎長生擣鍊大藥凡天地氣運
休否日月星辰錯行雨暘晦明不時風寒暑
濕不節亢旱水火疫癘凶災至如刀兵蟲蝗

妖精鬼怪疾病傷生爭訟橫撓種種不祥悉皆乖氣所致斗姆降以大藥普垂醫治之功爕理五行升降二炁解滯去窒破暗除邪從期者應期失度者得度安全胎育治療病痾潤益根荄陽回氣候生成人物鍊度鬼神散

穰百結資補八陽輔正全眞召和延祚潛施藥力職重天醫生諸天衆月之明爲北斗衆星之母斗爲之魄水爲之精主生人身光凝性水衆水一月衆月一光有情無情均禀靈光道炁一一資其生養護衛恩深德重皆莫

能知是以六心面有七竅内應乎心魄有七
眞受魄於斗十斗母尊號曰九靈太妙白玉龜
臺夜光金精祖母元君又曰中天梵炁斗母
元君紫光明哲慈惠太素元后金眞聖德天
尊又化號七八圓滿月光王又曰東華慈救皇
君天醫大聖應號不一主治中天寶閣祖劫
在玄明眞淨天修行玄靈妙道勤奉元始至
尊慧香氤氲智燈朗曜每發至願願生聖子
補裨造化統制乾坤願力堅固終始如一因
沐浴於九曲華池中湧出白玉龜臺神獅寶

座斗母登于寶座之上怡養神眞修鍊精魄
冲然攝烝烝入玄玄運合靈風紫虛蔚勃果
證玄靈妙道放無極微妙光明洞徹華池化
生金蓮九苞經人間七晝夜其華池中光明
愈熾愈盛其時一時上騰九華天中化成九
所大寶樓閣寶樓閣之中混凝九眞梵烝自
然成章文曰⿺鬼尊⿺鬼帝⿺鬼摩⿺鬼尼⿺鬼達⿺鬼里⿺鬼叶⿺鬼鉢⿺鬼乇前有天
罡光數祕字文曰⿺鬼罡⿺鬼爾芷角炓然是九章生
神應現九皇道體一曰天皇二曰紫微三曰
貪狼四曰巨門五曰祿存六曰文曲七曰廉

貞八日武曲九日破軍天皇紫微尊帝二星
居斗口娑羅上宮眞光大如車輪得見之者
身得長生位證眞仙永不輪轉二星分作餘
彈爲左輔右弼爲擎羊陀羅神化無方總領
玄黃正炁七元星君斡運陰陽造化功沾三

界德潤群生其功德力不可思議夫修鍊九
還七返大丹者持此頓悟玄關靈光現前三
十九節自然生榮了證太玄三一之道知守
本來眞足之理堅固眞身更能精修大定乃
至形神俱妙與道合眞飛昇玉京逍遙自在

至此則刼刼生生玄祖宗親皆得解脫同受
玄恩濟度存亡此爲深妙皈心持奉靜處璇
璣内景無漏於六根外景不淪於萬有湛然
清靜道在目前頂禮眞形恭敬

呪曰

玄靈節榮　永保長生　太玄三一　守其眞形
五臟神君　各得安寧
魁魓魓魒魓魖魒急急如律令

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眞經

爾時太上老君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在泰清境上太極宮中觀見衆生億劫漂沉周廻生死或居人道生在中華或生夷狄之中或生蠻戎之內或富或貴或賤或貧暫假因緣墮於地獄爲無定故罪業牽纏魂繫陰司受苦滿足人道將違生居畜獸之中或生禽蟲之屬轉乘人道難復人身如此沉淪不自知覺爲先世迷眞之故受此輪廻乃以哀憫之心分身教化化身下降至於蜀都地神湧出

扶一玉局而作高座於是
老君昇玉局坐授與天師北斗本命經訣廣
宣要法普濟衆生是時
老君告天師曰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
生正法難遇多迷眞道多入邪宗多種罪根
多肆巧詐多恣淫殺多好群情多縱貪嗔多
沉地獄多失人身如此等緣衆生不悟不知
正道迷惑者多我今哀見此等衆生故垂法
教爲說良緣令使知道知身性命皆憑道生
了悟此因長生人道種子不絶世世爲人不

生無道之鄉不斷人之根本更能心修正道
漸入仙宗永離輪廻超昇成道我故示汝妙
法令度天民歸真知命可以本命之日修齋
設醮啓祝
北斗十三官五帝九府四司薦福消災奏章懇
願虔誠獻禮種種香華時新五果隨世威儀
清淨壇宇法天像地或於觀宇或在家庭隨
力建功請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具陳念此
大聖北斗七元真君名號當得罪業消除災
衰洗蕩福壽資命善果臻身凡有急難可以

焚香誦經剋期安泰於是說

大聖北斗解厄應驗曰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三災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四殺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五行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六害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七傷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八難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九星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夫妻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男女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產生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復連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疫癘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疾病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精邪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虎狼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蟲蛇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劫賊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枷棒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橫死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呪誓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天羅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地網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刀兵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水火厄

於是七元君　大聖善通靈　濟度諸厄難

超出苦衆生　若有急告者　持誦保安寧

盡憑生百福　咸契於五行　三魂得安健

邪魅不能停　五方降真炁　萬福自來并

長生超八難　皆由奉七星　生生身自在
世世保神清　善似光中影　應如谷裏聲
三元神共護　萬靈眼同明　無災亦無障
永保道心寧
老君曰北辰垂象而衆星拱之爲造化之樞
機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統御萬靈判人
間善惡之期司陰府是非之目五行共禀七
政同科有迴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
上至
帝王下及庶人尊卑雖則殊途命分僕無差

別凡夫在世迷謬者多不知身屬北斗命由
天府有災有患不知解謝之門祈福祈生莫
曉歸眞之路致使魂神被繫禍患來纏或重
病不痊或邪妖尅害連年困篤累歲迍邅塚
訟徽呼先亡復連或上天譴責或下鬼訴誣

若有此危厄如何救解急須投告北斗醮謝
眞君及轉眞經認本命眞君方獲安泰以至
康榮更有深妙不可盡述凡見北斗眞形頂
禮恭敬

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子生人屬之

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丑亥生人屬之

北斗第三眞人禄存眞星君寅戌生人屬之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紐星君卯酉生人屬之

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綱星君辰申生人屬之

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巳未生人屬之

北斗第七天關破軍關星君午生人屬之

北斗第八洞明外輔星君

北斗第九隱光內弼星君

上台虛精開德星君

中台六淳司空星君

下台曲生司禄星君

如是眞君名號不可得聞凡有見聞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緣得聞持誦其功德力莫可稱量若正信男女值此眞經智慧性圓道心開發出群迷逕入希夷門歸奉眞宗達生榮界於三元八節本命生辰北斗下日嚴置壇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世世生生不違眞性不入邪見持經之人常持誦七元眞君所屬尊號善功圓滿亦降吉祥即說北斗呪曰

北斗九辰　中天大神　上朝金闕　下覆崑崙
調理綱紀　統制乾坤　大魁貪狼　巨門祿存
文曲廉貞　武曲破軍　高上玉皇　紫微帝君
大周天界　細入微塵　何災不滅　何福不臻
元皇正炁　來合我身　天罡所指　晝夜常輪

俗居小人　好道求靈　願見尊儀　永保長生
三台虛精　六淳曲生　生我養我　護我身形
魁魒䰢魓魒魖魑尊帝急急如律令
老君曰凡人性命五體悉屬本命星官之所
主掌本命神將本宿星官常垂蔭祐主持人

命使保天年凡俗無知終身不悟夫本命眞
官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日爲本命限期有
南陵使者三千人北斗眞君七千神將本命
眞官降駕衆眞悉來擁護可以消災懺罪請
福延生隨力章醮福德增崇其有本命限期
將至自身不知不設齋醮不修香火此爲輕
生迷本不貴人身天司奪祿減筭除年多致
夭喪迷誤之者雖遇經訣懷不信心毀謗眞
文如此之人身謝之後淪没三塗漂沉諸趣
永失人身深可悲哀自致斯苦若本命之日

能修齋醮善達天司一時於本命限期開轉
眞經廣陳供養使三生常爲男子身富貴聰
明人中殊勝其有生身果薄雖在人中貧窮
下賤縱知本命無力修崇能酌水獻花冥心
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眞君名號者亦不
虛過本命限期皆得延生注福繫滌人身災
厄蠲除獲福無量天師歡喜踊躍作禮讚歎
難可得遇無上法橋
老君重告天師曰世人罪福善惡皆屬天司
懺罪消災莫越修奉遇本命 生辰告身中元

辰驛馬削落三災九厄保見今眷屬安寧凡
有上士於本命生辰持此眞文者外伏魔精
內安眞性功沾水陸善及存亡悔過處恭漸
登妙果重立玄功證虛無道乃得聖智圓通
隱顯莫測出有入無逍遥雲際升入金門與

聖合眞身超三界永不輪轉壽量無窮快樂
自在凡有男女於本命生辰及諸齋日清淨
身心焚香持此眞文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
君隨心禱祝善無不應災罪消除致感萬聖
千眞俱來衛護此文所在之處千眞敬禮萬

聖護持魔鬼潛消精靈伏匿世世有災殃悉皆
消滅是名北斗本命延生經訣乃修眞之逕
路得道之逍遙皆因此經證聖成眞皆因此經
出離生死皆因此經保護男女皆因此經保
命延年皆得自在永爲身寶福壽可稱保而
敬之非人勿示
老君說經將畢龍鶴天仙來迎還於玉京是
時天師受得妙法而作是言誓願流行以傳
善士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戒仙官
所在擁護於是再拜

老君所說贊曰

家有北斗經　本命降眞靈
家有北斗經　宅舍得安寧
家有北斗經　父母保長生
家有北斗經　諸獸化爲塵

家有北斗經　萬邪自歸正
家有北斗經　營業得稱情
家有北斗經　闔門自康健
家有北斗經　子孫保榮盛
家有北斗經　五路自通達

家有北斗經　衆惡永消滅
家有北斗經　六畜保興生
家有北斗經　疾病得痊瘥
家有北斗經　財物不虛耗
家有北斗經　横事永不起
家有北斗經　長保亨利貞

老君曰善哉善哉汝可宣揚正教福利無邊普及衆生永雲勝善天師稽首禮謝信受奉行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長生妙經

開經無上妙品靈章

稽首太上尊　歸命禮北辰　仰啓二尊帝
朝現七元君　經始蜀都出　道爲天人根
消災解危厄　保命守玄真　南陵三千使
北斗七千神　俱來衛法座　同入清淨門
臣令至心誦　道炁自然存

太上老君在永壽元年正月七日下降蜀都授與天師張道陵北斗延生妙經未悉其章復授長生妙訣

太上曰天一生水生自北方故紫微之垣高
崇北辰北辰之宿列爲七元首引貪展尾明
破曜中立文曲以爲天地之樞軸是以北斗
司生司殺養物濟人之都會也凡諸有情之
人旣禀天地之氣陰陽之令爲男爲女可壽

可夭皆出其北斗之政命也今見衆生無門
進修眞之路無誠向禮斗之科我故哀憫大
闡玄靈汝當諦聽廣布流行使人人皆躋仙
阼不蹈輪迴天師再拜喜躍無任
太上曰

北斗之尊　衆宿停輪　運天轉地　去穢除氛
春秋冬夏　生物生人　東南西北　立紀立闇
號曰九皇　北極眞君　三台華蓋　司人精魂
七元政令　結人元神　故名本命　始出玄文
衆生釋難　道合乾坤　時時朝禮　身命常存
太上說是玉音十方諸天心如氷渙一時歡
喜令日欣遇無上法橋天師膝行近
玉座而說偈曰
天地生元氣　靈光聚北辰　紫微開帝座
玄闕列眞君　消釋諸凶厄　生成萬類人

大哉文曲宿　斡運道如春

大師說偈都竟仙班回部聖駕復天稽首玄

穹衆生受度也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長生妙經

讃詠圓滿靈呪

大哉北極　生物無息　樞機運動　乾坤定立

太上垂教　衆生遇植　消災解難　神目電及

臣今齋沐　上帝可格　克終克始　保家保國

諷誦道言　作是惟一　此經難遇　刼數萬億

旣遇之者　請必有得　仁仁元靈　證明功德

五經同卷

度人妙經護命妙經護身妙
經保命妙經伏魔神呪經

傷二

五經同卷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
太上說東斗主筭護命妙經
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
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
太上說中斗大魁掌筭伏魔神呪經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序

三天大法師正一真人張道陵弟子左玄真人王長右玄真人趙昇同紀述

太清境太上老君兩度降蜀之臨卭往大邑至于鶴鳴山初授與徽士張道陵正一盟威祕籙二十四階品次授朝拜日月髙奔鬱儀結璘之真訣并三八謝罪滅除黑簿超度玄祖之文道陵先於中嶽已獲得黄帝九鼎丹書後始在鶴鳴山隱居遂備藥物乃依其方法修錬三年丹成未敢服之乃謂弟子王長曰神丹成就若服餌之當必冲天便爲真人

矣然吾未有大德宜須為國為家除害興利利
濟民庶所謂先施勤學後可服丹即輕舉上
昇臣事三境則吾無愧焉由是果蒙
太上老君親降法駕薦授真文修行千日忽
於一時能内顧五藏外集萬神

太上復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炁行
三步九跡交乾履斗呼召九元以齊七政隨
罡之所指立攝伏精邪因吞餌大還尋滅除
小醜至是乃與六天鬼魔戰奪二十四治改
為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帥為陰官罷真道者令

焚修於是明分晝夜人鬼殊途又於陵州仁
壽縣降紮十二天游玉女化地作鹹泉煎鍊
為鹽因名其地曰陵郡道陵道之成也至第
三度又蒙
太上降臨授以經籙千軸皆修行之要道將
傳付有道者令生身受度使永劫長存即與

道陵同遊成鄰
太上駕龍車道陵乘白鶴頓下五雲至太昊
玉女修大丹之所感地踴玉局座高丈餘
太上登于座中道陵稽首座下老君此時為

說北斗七元經削死延生之法即漢桓帝永壽元年太歲乙未正月七日也至其月十五日上元之辰老君又復爲道陵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耳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

爾時太上老君於永壽元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辰再降於成都太昊玉女修丹之所地神復湧玉局寶座於是老君昇于座中告道陵曰夫九天八會之眞

文三洞三清之上道乃
元始天尊昔經歷于七億萬劫天地始終人
倫生死五運遷變萬彙興衰而天尊於是宴
居景雲之上上清之境修鍊至真敷敭妙道
愍念蒼生大慈不捨吾昔得傳付是經今當
授之於汝汝宜選奉道之士謹修行之人天
陽地陰一合而生成日月兩曜兩曜行度五
緯周天是謂七政則七星九元北斗也每以
杓隨月建分指節氣二十四氣二十八舍應
下土七十二候三十六禽舍中有斗宿六星

是則號南斗六司與北斗七政分職共理三
才六合八卦九宮總轄中外百辟官品乃紫
微太微兩極都曹也上係十二分次天真靈
神下統十二分野地祇主者四瀆五嶽九州
八紘名山大川城隍社廟中及人民羣類萬
物無不繫其簿籍掌握北斗位處坎宮名同
月曜降神於人名之爲魄也主司陰府宰御
水源將濟生聚功莫大焉南斗位處離宮名
同日曜降神於人名之爲魂也主司陽官宰
御天帝將濟動用德莫大焉洎夫天地迨至

于今二司兩極同共陶鑄萬品生成萬物注
擬天人之爵秩增減士庶之禄俸延促年齡
夫留災福莫不由其與奪也所以然者乃知
陽曰陰月南北二司魁斗魒綱受性水火禀
質陰陽助天地而育物體道德而垂光物得
而豐也非此而孰能乎人得而生也非此而
孰爲乎是故天尊懇懃嗟愍觀爾含靈一如
赤子闡放救護今承主性其救護法使一切
善男子善女人不以高卑皆應至心常行恭
御於所見時覩日曜月曜南斗北斗則鄭重

叩頭請乞祐護願賜恩福上言呼稱
至聖至尊真宰真君矜哀凡冗宥赦過咎即
再拜不得懷於輕慢反招殃累
老君曰爾等男女能依吾所授奉教而行者
若有所告請欲消災度厄增福延年保家屬

之團圓祝封疆之寧謐或免息塚訟削死注
生皆當上章投詞設醮求請無不如意也於
是老君為道陵重宣言曰
南斗火官除毒害　北斗水神滅凶災
一切所求皆稱遂　萬般滯悶悉通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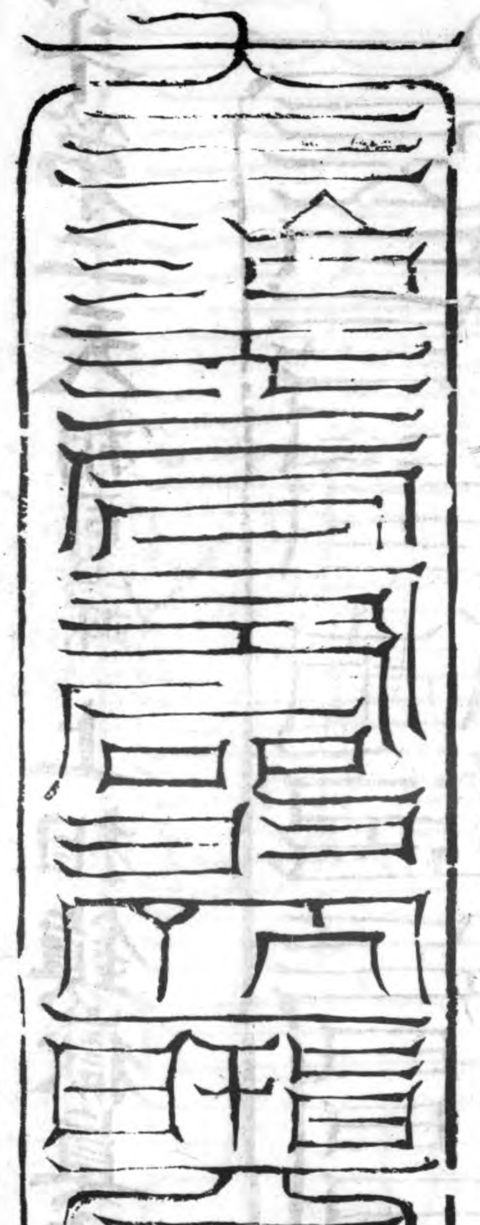
能依經法冥心醮　必當隨願契靈臺
凡在有清常頂禮　禍尼無因輙敢來

老君曰神眞之妙凡世難言凡夫愚昧貴遠賤近近著身也目見日月星斗耳聞風雷韶雅鼻嗅蘭麝腥臊舌了甘辛酸苦口宣言語音響至於手執足行自生及老皆不可離手水火今凡夫見之若不見聞其言如甚聵聾不知成立生性實是天地日月星斗與之假於四大正茲一氣生生之生全繫水火水火比於道之眞體故不可暫離可離而獲存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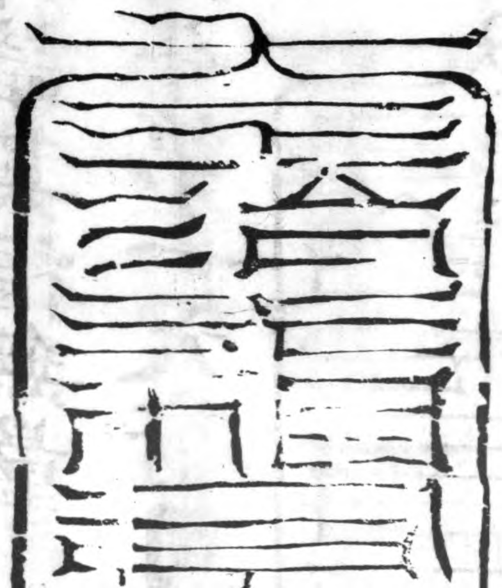
非物非人吾今叮嚀與在世男女說此要道
普令發心求請醮獻知有神真信吾敎示更
能於四時月旦八節二十四氣三元三會五
臘本命 是諸良時吉日皆可上章拜表投詞
獻款請乞恩福謝過懺罪消災然燈獻果供

養拜請其福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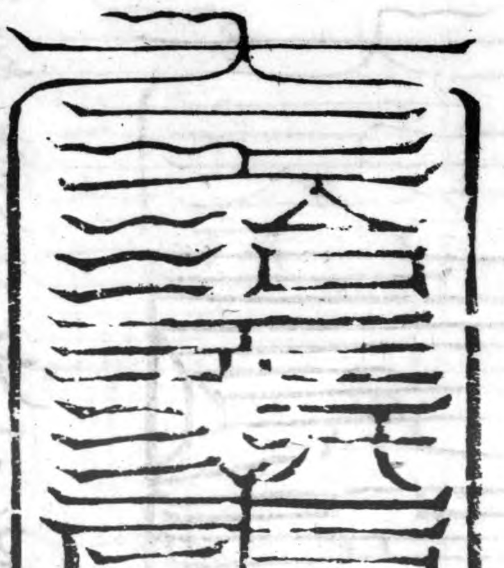
南斗第一天府司命上將鎮國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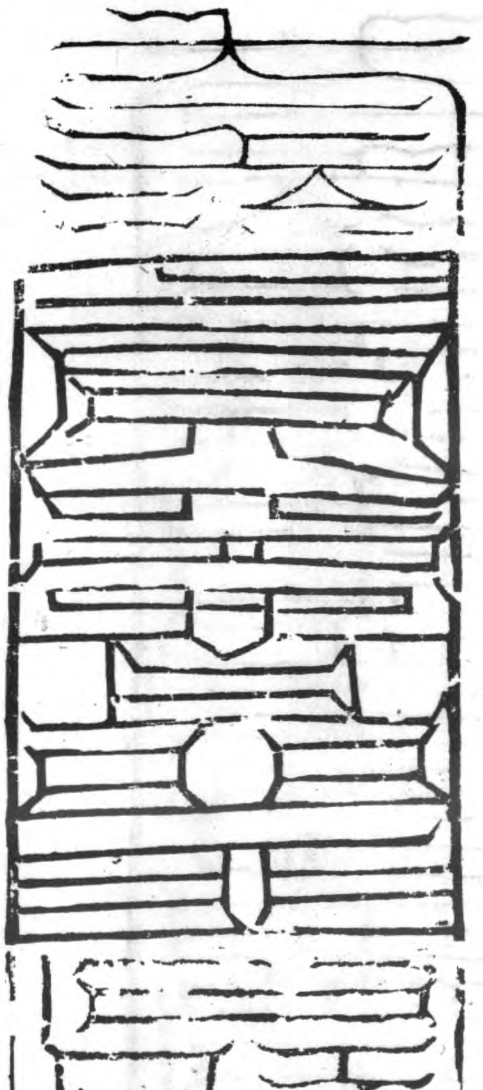
南斗第二天相司録 上相鎮嶽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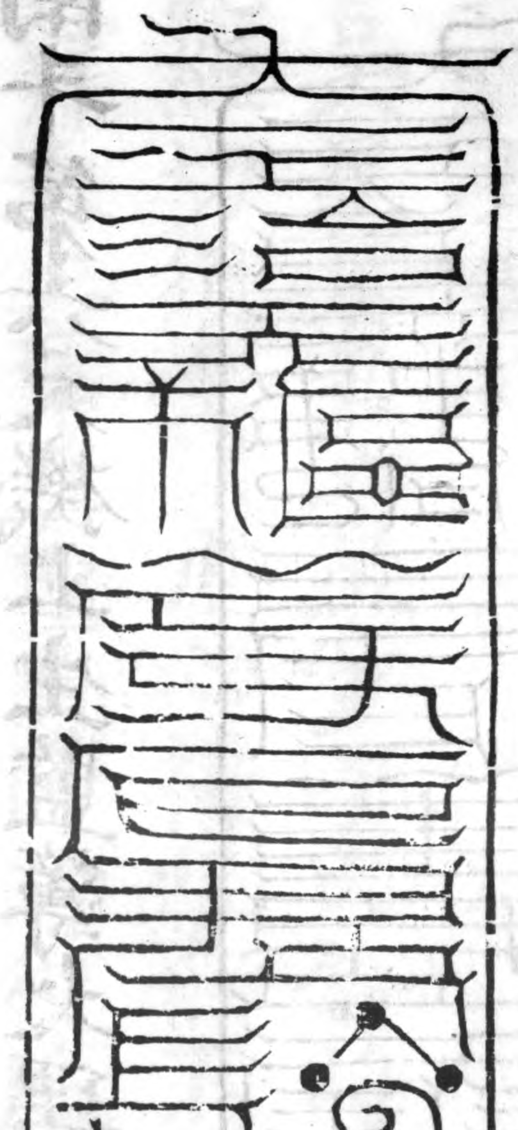
南斗第三天梁延壽保命真君



南斗第四天同益筭保生眞君



南斗第五天樞度厄文昌鍊魂眞君



南斗第六天機上生監簿大理眞君

傷二 六

右符六道朱書男左女右佩帶令人長命無諸災害

道言六星眞君六星童子大齡將軍凡人轉誦此經切須至誠虔心禱祝無不應驗唯在精懃拜表上章眞聖自降必獲延年長生道

性

老君曰此六司眞君神性急速能傾心求請

無願不從神眞感人心隨事皆諧偶思且夫

萬行之本一身之根在乎道氣保固形命形

命保固在乎教法教法存乎科儀之細密聲

發響應形動影隨形從心移發足動步神靈

微微

南斗北斗陶魄鑄魂魂既受鍊乃遷轉生人

能依吾教法謝已往之非補將來之短洗滌

衆災拜迎百福唯在嚴潔崇敬虔志投誠必

獲度世之仙道與日月之同年若有深信之
士能修設兩極二斗同醮一壇各像斗星立
壇柱列香燈鋪排淨茅供獻果食可糖餅油餅荷蒸乳
蒸煎棗湯細茶不須酒脯此最爲要道以斯迎請神眞眞
聖歡喜降臨速得賜其福祐惟時

老君演此妙經既竟天師道陵及諸弟子再
拜禮謝信受奉行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

太上說東斗主筭護命妙經

老君告正一天師曰天道寘運文象玄應昭而不言經星常宿中外官品各有司主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二星二十八宿兩曜五星皆在璇璣以齊七政五天大號靈斗帝君南北建候東西均平光極中央臨照四方吾爲汝說玄文洞章世人受誦變災爲祥至士得之玄景靈光吾已爲汝說北斗本命之訣南斗六司之文度人無量劫劫長存吾今復爲汝說玉靈瑶篇東斗帝君之名主

筭延年使傳下世能度三塗五苦八難之厄
能與削死上生大計之令總監形䰟玄妙真
默無極無窮
老君曰東方之神以斗爲隣長生大聖韓君
丈人執我之柄不死之神輔我之左長生之
君弼我之右司馬大神行我之政司命司録
延壽益筭無量度人青帝與我護䰟太上與
我扶身巴元䰟伯魔王之真從我所願延救
天人急急如律令
呪曰

大道著明　寂默玄寘　五斗中運　四時生成
北都萬鬼　遏人年齡　我有洞章　度世長生
供養尊禮　主人精神　玄中有玄　峨峨玉京
急急如律令
東斗第一蒼靈延生眞君
東斗第二陵光護命眞君
東斗第三闗天大衛集福眞君
東斗第四大明和陽保和眞君
東斗第五尾極總監眞君
老君曰凡人受誦必須至誠齋心東向叩齒

心拜跪坐閉目存神如見東方無極之鄉玄
靈帝君至真大聖無鞅之衆羅列周匝如得
監度有災之日宜於本命生辰或月之朔望
月之九日或家庭觀宇以時花珍果焚香靜
念望東斗帝君醮謝罪業求益壽年大靈所
與獲福無量至人授度逍遥上清此經玄奥
深不可詳
太上說經周竟於玉局座謂天師曰玄文祕
法授非其人殃及九祖所以賜汝流行正道
救度天人令得長生天師再拜頂禮受之如

法奉行自此傳於世矣

太上說東斗主筭護命妙經

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

爾時太上老君降蜀都以永壽二年正月七日爲正一天師說東斗長生經竟復於是月十五日又降蜀都夜半靈景光照數千里平地如水有白玉高臺在空玄之中老君隱几

而坐詔正一天師而謂曰吾有玄元大聖西
斗眞經乃上天所寶度人無量五天司會靈
斗之君天人有命關一不可吾又觀見衆生
善惡功過增減死生無不歷關西斗大計之
司校録世人受度之名干屬命數無失毫分
吾所以屢降授汝靈章惟此西斗大計帝君
計人善惡書人功過吾今爲汝演說流傳世
人使汝盡得五天之道天中之文五元之靈
飛昇自然普度無窮也
老君告正一天師曰玄元無形窮極杳冥大

象無爲五斗尊靈惟西方大帝主天之柄威
猛號令降魔至神典司內外伐戮之事搜察
容隱邪鬼之形下記世人有善必錄有惡必
記名號散殊生死之限常有八百千萬億輪
轉周回照見三塗五苦十地九泉之境凡有
去來必經方會之籍巨管瑯篇校錄群靈受
度之名非此不行太玄有命西斗帝君吾見
太靈府中謠歌洞文天之所寶祕莫得聞吾
今以汝能遵奉大道復爲汝說西斗大計之
經若能至誠尊敬轉相受誦身得玄籍瑯篇

書其功勳上聞諸天天部監授聞奏玄元玄
元之上隨名度世名有善惡行有功過昭然
不隱記於玄籍吾今授汝西斗靈音與世流
行救度幽冥至眞之章普度無窮
老君曰天道常象西斗記名無寂無響玄玄

上清太威眞帝萬億神兵金鉞巨天孰敢留
停殺伐斬滅魔靈妖精吾左有元榮右有玄
英招搖豐會統領魔形世人有命干及死生
善惡根本如纏如縈飛天神王照吾光明符
籍之上毫分叮嚀我有洞章至聖元靈至人

得之時至飛昇世人奉之通關元庭寘運眞
黙大明朗星急急如
太上律令
呪曰
虛明冲寂 以道爲根 上極無上 紫微帝君
眞中有靈 玄經正神 萬億神兵 森羅糾紛
昭朗威令 總領入身 巨明終始 太皇高眞
急急如律令
西斗第一白標星君
西斗第二高元星君

西斗第三典皇靈眞君
西斗第四將巨威眞君
老君曰凡誦是經必須齋戒沐浴寂默正身
西向而立叩齒數四至心望拜先念西斗大
聖帝君二十一遍然後誦經凡有請告醮禳

災禍必於本命之日或每月七日九日十五
日嚴置壇場高及七尺低及七寸方闊九尺
用通帛七尺爲旛書
大聖西斗帝君之字標于竿首或羅列珍寶
或則種種香花置于壇上或在家庭或在觀

宇於中夜中修設淨醮迎拜
帝君有所奏請西望叩頭密誦眞經無不應
驗長善絶惡名記諸天有聞靈音萬災不干
斯經微妙無量度人
太上說經周竟重告天師曰西斗玄奥泄盡
得之傳於下世勿輕其文信受奉行斷死續
生吾於曜靈七萬年復與於此演說玄極是
時
老君垂示畢寂無遺聲若有若無不知所在
天師受之傳於世矣

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

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

爾時泰清境太上老君於永壽年中與正一張天師屢慶會於蜀都以西斗靈文授之以其能修謹奉行於是

太上老君復現金身於清虛中升玉局座敷

宣正教而又垂言金鉞前戮巨天後刑降伏
魔魅孰敢不從執籙把符玉女金童延生保
命乘雲馭風生身受鍊度世無窮
羌君是時乃宣呪曰
惟彼中央　總領四方　提攝萬象　超卓紀綱

彰善罰惡　琅函玉章　漂落萬鬼　摧折鋒鋩
度世無量　名昭彼蒼　供養尊禮　掃除不祥
志心奉受　昇天翱翔
急急如律令
中斗第一赫靈度世真君

中斗第二斡化上聖真君

中斗第三冲和至德真君

太上曰凡人持誦是經切須齋心虔禮叩頭閉目一念存神人遊疊廓相見濟度救世延生能消除殃業滌蕩妖氛劫劫長存流行無疆

太上曰惟有中斗位居五天之中四方拱衛尊大無極主天元炁統領諸天祕文洞章天人所寶吾今告戒丁嚀用傳下世濟度詳迷爲世津梁傳非其人若生忽慢天真不許繼

世被殃吾念汝能洗心澄慮嚴潔崇奉孜孜不倦終始一節確守素志可不爲汝敷陳敘說此中斗與章正一天師乃稽首作禮諦聽敬受

老君告正一天師曰惟彼穹蒼位處中央端居靜密開列混茫四極輔翼大赫丕光七政璇璣兩曜伏褱繞攝萬象提振紀綱嚴校諸天無極神鄉三官九署十二河源二十八宿三十二天普得擁護降福無殃蠲除罪簿落滅惡根東斗主筭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

上生中斗大魁巍然至尊天入受度曠劫長
存三塗五苦八難三逃承玆正教升入金門
老君謂正一天師曰中斗之炁生於四斗成
始成終造化之源青帝護魂白帝侍魄赤帝
養炁黒帝通血黄帝中主萬神無越青天魔
王巴元醜伯赤天魔王負天擔石白天魔王
返山六目黒天魔王監醜朗馥黄天魔王横
天擔力五帝大魔萬神之宗總領鬼兵過除
群兇旌幢寶仗嚴駕夔龍驅雷掣電周遊太
空金鉞前戮四極歸眞真崇尊之像冲靈帝君

至眞大聖端拱圜列精神存想懇禱心願如
得監度延福延生但依經法嚴奉供養於有
災之日或於本命之日或於三元八會之辰
鋪設淨壇以時果名花寶香供養宣告科儀
清淨身心啓請眞聖醮謝罪業眞聖歡喜益
筭延年無願不從九祖生天名籍仙都道遂
上清
老君告正一天師曰五方所秘靈音吾昔傳
於下世濟度衆生永離沉淪爲世之寶功莫
大焉

老君復告正一天師曰五斗符相靈文五斗
眞君名號宿有道緣方得値遇供養尊禮威
烈靈驗善惡災祥應猶影響切在專心無得
輕慢汝宜確守精專敬之戒之勿忘宣布
老君付囑訖乃昇天而去天師頂禮拜謝傳
之於世藏之金匱化度無窮矣

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

太上說中斗大魁掌筭伏魔神呪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常居杳冥聖中之聖靈中之靈包羅無數含養衆生是以有情者稟識性者通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子欲超升上界不入幽冥至意齋心旦暮誦經誦之百遍魂魄安寧誦之千遍龍神衛形誦之萬遍伏滅邪精所願皆得所作皆成降伏惡鬼束縛妖靈見我者生我者死聞我者驚慢我者滅敬我者誦之萬遍神通自在舉身皆輕所求如意得駕雲軿朝拜天地位列仙官子孫獲福門戶

興榮世俗弟子若能諦聽吾不誑汝但發精
誠若居郊野或值刀兵或遇災橫之中或陷
圍閉之城或逢虎狼蟲蛇或遭惡鬼妖精一
切恐怖但誦吾經不得高念勿令出聲清淨
齋心至意存誠吾降神兵立消災禍自得福

生一切神名急呼者應十萬天師續命十萬
真人注生十萬金童守魂十萬玉女衛形十
萬天丁喫鬼十萬力士吞精十萬將軍斬妖
十萬金剛縛邪十萬龍王大怒雷公掣電交
橫所逢者吞不問姓名揚波閙日山嶽縱橫

風雷浩浩霹靂轟轟五帝五嶽相從六甲兼
使六丁魔鬼聞之腦裂妖精無處潛形虎狼
忙走白刃不驚誦者志心不得妄輕萬遍道
備自赴蓬瀛大帝之功五帝曾行急急如
太上玄都律令

太上說中斗大魁掌筭伏魔神呪經

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經

傷

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經

昔漢明帝遊終南山見一女人身著素衣披
髮跣足端然坐石不起帝曰朕爲天下兆民
之主卿是何人見朕失儀女子答曰吾是
昊天玉皇帝車之臣北極七元掌籍之星君
是何人教吾施禮帝龍顏失色稽首拜謝朕
爲兆民之主不遇眞仙今幸得遇稽首再拜
得覩眞聖慈采夙生有緣即非今日之因伏
願元君慈憫傳付眞訣將治身命國家群臣
各各信受伏願元君不惜大淵之寶重舉雷

音朕將宣布天下流遍山河萬民同朕遭遇
洪範稽首再拜起身進步以目觀之見雲霧
布頂身足霞采瑞氣騰空五尺七聖居住其
上二官在後
元君曰吾非一聖乃七人也二星官者是斗

中注人間善惡星官名號左輔右弼之星帝
曰七星何名
元君曰一名貪狼二名巨門三名祿存四名
文曲五名廉貞六名武曲七名破軍也

禮念七真聖號

志心皈命禮消災解厄洗罪延生大悲大願
大聖大慈中天北斗七元星君中天北斗中
列聖高眞延生保命度厄消災扶衰散禍益
筭七官君啓經教主前聖漢明帝君天京本
命元辰伏望洪慈俯垂鑒誦

貪狼星君章第一

是時大道元君語聖明曰今若求吾眞道治
身治命治國治家心行平等以直中行道天
地鑒之日月憫之星辰佐護鬼神遠退直臣
輔帝民無煩惱四海八表歌樂來朝萬姓無

爭身命增長延齡益筭百關調暢使帝命永固道炁自然

巨門星君章第二

元君語聖明曰令若有求吾道法治身於一日十二時中不失眞道使汝身命壽筭增延

元君曰若守於道我命在我不在於天若失於道諸星不佑百禍競起壽命不長諸災自然

禄存星君章第三

元君語聖明曰令求吾道去其財色除却人

我貪嗔尊上念下當以智信爲本禮義爲先
戒伐生命休貪娛樂帝曰朕求道法治家治
身他人亦耳使民無惱不聽非言使君臣不
亂身昌道合萬民自然

文曲星君章第四

元君語聖明曰今求吾之真道即非小緣歷
刼曾從上天今日方遇吾衆星君善哉善哉
萬民後代善利無窮世間豐歉苦樂即非天
曹注也自是人心自造非于天地所注子戒
之邪淫不可亂色即可陰陽正配使道光輝

天地自然

廉貞星君章第五

元君語聖明曰人求吾眞道終日十二時中使左青龍右白虎各依方位使龍吟雲起虎嘯風生舌柱上腭叩齒四十九通兩手摩靈然後使赤牛耕地九帀應前朱雀後玄武六丁六甲在吾左右天丁力士從吾前後獨乘白龍黃炁透入頂門使顏不老髮不霜凋齒落再生上朝金闕下覆崐崘使命增延君臣不亂萬民無爭道炁光輝天地自然

武曲星君章第六

元君語聖明曰夫處世爲人民之主志求吾法賜汝天機之德益汝身命使家國和平人民無爭壽命增延於十二時中少喜少懼少樂多苦又於人身四大骨血配之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順萬物生道炁和金木相逆水火相剋人爲之不順使身命不昌道炁不和家宅不寧災近民矣天地不赦亦知爲人不順百禍自然

破軍星君章第七

元君語聖明曰夫求上聖之法亦非難亦非
易只在人之方寸破軍問帝曰還會否帝曰
難可得遇未便會解真仙之說
元君曰圓者方方者圓人身四大有玄妙真
法汝於十二時中左手握右手右手握左手
吐氣九轉大用火小用水小用火大用水使
人身體安健百禍不生增筭益禄世世生生
福壽相承家國清泰道烝自然

大道北元統章第八

大道北斗元君普告人天大衆曰積萬善之

因積萬惡之苦造惡之人常被物使也流浪
生死沉淪苦海若夫行道常爲萬物之主不
逐四時凋謝吾使萬物皆空不將萬物圍遶
著物著爲之貪嗔如雲霧駛月舟移岸隨玩
物傷人之致明知二法是物外之心不著物

傷三　四

也君臣自樂萬民無苦使國土清靜鬼神恭
敬果木茂盛五穀成熟日月佐之星辰佑之
道焉光輝乾坤自然

北元統章第九

帝問元君曰上仙管籍日夜周遊管之何事

有多少曹局朕見日夜光明星行旬分羅列星宿未知其道伏願
元君祥雲久駐鶴步停飛神光存照朕若明上仙之道不忘今日得遇高眞勑賜天下宮觀永爲宗廟編集道籙

壯元統章第十

元君曰吾上管諸天列仙中管五嶽四瀆鬼神下管地府幽靈酆都獄卒三界之中胎卵濕化盡屬吾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貧窮下賤上下賢愚鬼神刼數長短增延刼殺死傷

獄乎因徒龍神行雨五穀成敗寡病四民山
河水陸皆過北元案中三千六百曹君一日
一夜無差天地無私善惡自然

北元統章第十一

帝又問元君曰三界之中蠢動物類盡是
元君管局朕爲人民之主還屬上仙管否
元君曰諸天列仙天羅星帥吾籍管之何況
於汝乎況昔當元天上北方天蓬主帥於座
逆想人間異幻一念娩娩生降下爲人之主今
忘夙念與聖合眞得遇吾衆體道之源忽然

清靜道炁自然復元本想若將來天福具足
功滿德就再遇天蓬仍位天主

北元統章第十二

帝曰朕得
元君容顔喜悅暢哉今日羣臣眷屬盡遇上
仙真詮本末謹奉教言十二時中修之萬行
再復道源恐有人民如何方法增壽滅罪長
福消災
大道北辰元君曰吾有神力吾有神呪凡有
人民危難病苦恐怖冤家私求其便者而又

或是鵶鳴百怪魍魎魑魅倘值狐魂滯魄及
軍陣中亡投河繫頸傷死或是田地呪咀或
是天符行病瘟疫侵凌或是生產母子不分
或是城隍社廟鬼神不正師巫厭禱妄行逆
法作諸不祥又或天地劫數五穀不熟或求

名利或求男女之人香湯沐浴於庚申甲子
幷每月北斗下降之日面向北方焚香志誠書
吾名字魁魒䰤䰢魓魖魌星諸魔自滅百禍
自消皆得吉利乾元亨利貞吉祥和平諸鬼若
不從者頭破七分勑㗭吽斬發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三

元君曰一切衆生若有危難病苦四路閉塞無門所出男女眷屬父母親朋或親友故舊或天符時氣各請清齋沐浴散髮跣足於夜半子時面向北方或在中庭書章七封表奏天曹念吾名字於表章上寫吾名字魁𩲃䰩𩲤魓䰢魒星吾在天曹每一星君有三千六百星官三萬六千神君四直功曹速爲上奏金闕門下諸災厄難纏綿困苦悉皆退散邪鬼磨滅若不信者頭破七段

元君勑魔魂魔魂滅唵吽斬癹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四

元君曰或魍魎魑魅𡗝魂不散日夜悲啼驚恐作其災禍害人身命採其血肉驚怖童男童女百種苦惱作亂主人於家清齋沐浴書吾名字魁魈魑魅魓魖星吾勑諸魔自滅百禍自消皆得乾元亨利貞吉祥萬事和平諸鬼若不信者頭破七分勑唵吽斬癹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五

元君曰或有寃家呪咀埋名禁字茆木作形巫師逆法作諸不祥恠夢顛倒或因田地財帛不明朋友不足恩愛成害或因牢獄荼毒害民官吏抑塞自此之情無由解脫至誠發心念吾名字魁𩲃𩴾𩲸魓䰢魒星當時道炁付身諸難消散吾勑天蓬主帥四目老翁八萬天兵力士身長三十六丈摇鈴勑力唵吽斬癸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六

元君曰或是國內不寧四方萬耗競起或天
地劫數天龍行雨地不成熟五穀饑饉五劫
亂世君王鬬戰賊發火起水漂之難五路障
閉君臣民俗等衆各發志誠清齋沐浴具朱
章七封各奏本情於表章上書吾名字魁䰢
䰩䰟魓⿺鬼甫魒星於夜半子時朝吾三三之拜

四直使者速爲上奏
金闕門下諸星判斷吾勑差北方天蓬眞武
大聖四目老翁八萬天兵力士身長三十六
丈捻鈴勑力唵吽斬癹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七

元君曰若有住落鄉村曠野之處或是州縣城郭坊巷被天符行病五瘟徒衆行其毒病七十二疫氣此是吾七元簿籍功曹太歲直年直月直日直時方位州縣行病各有分數或旦入朝病暮死上下不分死符恐怖無門奏謝若有清淨道侶或是信心男女各各志誠焚香面北朝禮三三之拜念吾名號魁䰢魓魒魑魈魒星四直功曹奏上金闕門下吾勑差天蓬帥使四目老翁八萬

天兵力士直到下方收吾五瘟天符簿書速
令家家乾元亨利貞和平門門利益道炁自
然搖鈴勑力唵吽斬殄急急如律令

壯元統章第十八

元君曰若有信心道衆或是凡民若無後嗣
子孫每遇庚申甲子斗眞下降本命之日焚
香清齋念吾眞經及吾名號魁𩲃𩴆𩴐魓魒
𩵄星十二時中香燈不絕時花茶果供養不
絕或七七四十九日或一百日便有降祥乾
道之喜吾在天曹掌籍詳其分等注生智慧

之男壽命百歲無災無障清淨道德佐助人
皇又或當隸坤道降生有相之女福德殊勝
此乃神力自在勑乾元亨利貞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九
元君曰或是父母兄弟妻眷男女等人遭枷
落獄赴法傷亡或因財色鬪殺久沉苦趣無
由超生或遭生產子母不分死傷無托久在
幽冥孤魂不散未遇超生沉於鬼趣無有出
期金籍信心男女眷屬於其庚申甲子下降
之日夜半子時志誠焚香念吾名號魁䰢魒

魁魓魒魖星陳說披分本情面向北方禮吾
三三之拜吾請
金闕門下奏章直事四目老翁告示注生功
曹注死元辰隨其分數逐業超生揺鈴勑力
唵吽斬癹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二十
元君曰或是軍民戰陣各負死力寃牽相撞
不能解脫可以清淨齋心去其酒肉五辛披
髮跣足面向北方念吾名號魁魓魒魁魓魖
魒星吾在天曹勑下天蓬帥使玄武上將軍

眞武大聖四目老翁天兵力士八萬四千身長三十六丈搖鈴勑力唵吽斬癸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二十一

元君曰或有商人行船過渡其江灘之波難負累財帛或在海中不遇風帆日月不分邪精蛟蜃妖恠鬼神作起障難速書吾名字魁䰢魓魒魓䰢魓星及符放在水中吾勑下天兵力士當界地分水神地神河伯水官城隍廟社諸神得力扶持脫離苦難諸魔不信者

頭破七分勑疾速安勑疾速寧勑力唵吽斬
發急急如律令

太上救水難眞符

帝勑靈靈　中天七眞　神符誥命　人船安寧
急急如
北極大帝律令

北元統章第二十二

元君曰或是信心清淨男女久事齋戒念吾

名字魁䰢魓魒魖魕魒星行吾大法看吾眞
經朝拜七七四十九日併良宵或一世及累
刼行正法積陰騭當生上界 天曹簿管過其
坊村社廟不得頂禮諸神不安亦不敢受令
其鬼神遠去千里入地千尺不信者頭破七
傷三 十
分勑疾速唵吽斬癹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二十三

元君啓告帝曰凡人朝元拜法洗蕩身心消
滅宿業一切妄想顚倒息心不善見下愚之
輩如掌上之珠見清高之人如眼中之砂或

使心行一切不善或有三世寃親或自心不
善妻眷男女死亡或是自己衣食不充不遇
貴人接引或是家國不寧或爲庶民或爲他
人或爲名利或是埋墳起造修方或是自己
或爲妻眷或爲國行兵或爲父母惡病或是
水火之災及惡人淫亂或被上官責罰一切
諸惡不祥各各志誠清齋行道香湯沐浴素
衣冠裳朱履木簡一尺二寸楠木爲案朱砂
塗之長二尺四寸高七寸七分香爐登之高
處面向北方志誠望吾宮中直至夜半念吾

名號朝禮三三之拜七月一日至七日七夜
虔心志誠布列香燈稽首
第一朝元三拜起身執簡伸白情意臣啓
北斗元君諸天星宿昭鑒乾坤使一切鬼神
天龍等衆普及人民各身道炁長存天地萬
物自然

第二朝元三拜臣啓
北斗元君臣昔年父母死亡恐墮冥塗地獄
辛苦久沉鬼趣罪掠冥曹未能超生無由報
答天地之恩父母所生恩愛朋友師長教誨

又云父母見在堂上臣伏願
元君上宫真炁慧眼遥觀賜臣一報見存獲
福過去超生長親道教永離苦趣
第三朝元三拜臣啓
北斗元君臣值下界凡身凡夫命係上宫真
仙管籍四時衣食不足財帛穀米常生虚耗
所作不成恐臣夙生罪業累至今日無門告
謝今生幸遇真仙典教一依科法朝拜伏願
元君賜臣百福千祥萬事乾元亨萬物利貞
臣稽首再拜

北元統章第二十四

元君再語帝曰九月九夜夜半子時朝元拜
法付常皈依吾法及傳教世間化治天下人
民等衆開度餓鬼畜生胎卯濕化等及囚徒
地獄一切苦難係九月九夜注籍罪福此是
北斗帝車高眞定其簿書注人衣食福禄貧
富貴賤奴婢雜使等類皆從此月定録注籍
善惡無差吾說此經教法生靈鬼神萬民四
生餓鬼等衆天下人間國王大臣軍庶一切
等類若依吾法朝拜九夜吾在元宮端詳注

選南方列仙隨願所生定其分毫若求道法
天道開之便應所求若求衣食官爵便得百
福千祿自身道炁長存萬物自然
九月一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一宮中貪狼星君文章案內管三百
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六百曹官身披
青衣頭戴青冠脚踏朱履手執青簡又有三
千六百白童子身著青衣手執青旛持華蓋以
應東方甲乙之木侍右
貪狼星君判斷陽宾臣啓

北斗貪狼星君善注人間生死平等善事國君萬壽朝臣盡忠人事通和免使徒配誅斬各各善善生善終不昧道心清炁長存萬物自然其人便得三千六百九十分數功德罪障漸漸消除急急如律令

九月二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二宫巨門星君善注人間長壽案内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六百曹官頭戴黄冠身披黄衣脚踏朱履手執黄簡又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黄衣手執黄旛以

應中央戊己之土侍右
巨門星君判斷陽賓臣啓
北斗巨門星君善注人間平等善事君王萬
壽賢臣佐國人事通和免其徒配誅斬各各
善生善終不昧道心清炁長存萬物自然其

人當得五千一百七十功德罪障消滅急急
如律令
九月初三日夜半子時朝禮
北斗第三宫禄存星君注人間孤寡跛瞶四
民桒内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

六百曹官頭戴黑冠身披黑衣手執黑簡脚
踏朱履又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黑衣手執
黑旛以應北方壬癸之水侍右
禄存星君判斷陽實臣啓
北斗禄存星君善注人間生死平等見因
徒死亡孤寡貧窮絶滅不昧道心清烝長存
萬物自然其人當得五千一百功德罪障消
除急急如律令
九月初四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四宫文曲星君注人間成敗案内管

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六百曹官
頭戴黑冠身披黑衣手執黑簡脚踏朱履又
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黑衣手執黑旛以應
北方壬癸之水侍右
文曲星君判斷陽冥臣啓
北斗文曲星君善注人間生死餘事平等免
見淫亂成敗囚徒死亡絶滅不昧道心清烝
長存萬物自然其人當得三千三百功德罪
障消滅急急如律令
九月初五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五宮廉貞星君功曹掌事火星案內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六百曹官身披緋衣頭戴紅冠手執朱簡脚踏朱履又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緋衣手執紅旛以應南方丙丁之火侍右

廉貞星君判斷陽冥注人間風火之事臣啓北斗廉貞星君善注人間生死之難免見因徒消解火殃保安郡邑使家無祆現人得安康次願神明護門公私兩利更乞常逢好事不昧道心清炁長存萬物自然其人當得三

千三百功德一切罪咎悉皆消滅急急如律
令
九月初六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六宮武曲星君注人間金銀五穀財
帛案内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
六百曹官身披白衣頭戴素冠手執白簡脚
踏朱履各執文簿又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
白衣手執白旛以應西方庚辛之金侍右
武曲星君判斷陽宾臣啓
北斗武曲星君善注人間財帛善利他人莫

生毒害免見囚徒死亡交雜上望斗眞賜福
本命降祥衣禄增崇元辰共護仍乞神芘不
昧道心清泰長存萬物自然其人當得二千
四百功德罪障消滅急急如律令
九月初七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七宮破軍星君注籍人間傷暴誅斬
囚徒案內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
千六百曹官身披白衣頭戴素冠手執白簡
脚踏朱履又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白衣手
執白旛以應西方庚辛之金及天上地下人

間五行造化生旺所屬星宮舍次之分流布
禎祥侍右
破軍星君璇璣玉衡斗樞之府判斷陽冥臣
總伸奏啓
北斗破軍星君天罡大聖法王天君內垣帝
座尊星君外垣台輔壽祿君延生保命君度
厄消災君扶襄散禍君益筭冲和君七元將
軍九宮天后先乞赦臣夙生今世千愆萬罪
次乞開度祖禰先亡寬親滯爽願臣不經苦
惱與善因緣萬災不干精靈伏匿所求者得

所向着亨壽惟
破軍宮下善注人間傷暴囚徒牢獄死亡衆
厄不侵仍乞天芘不昧道心清炁長存萬物
自然坐賈行商公私萬吉後昆昌熾元亨利
貞其人當得三千八百功德急急如律令

九月初八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八宮左輔星君判斷陽冥注籍人間
奴僕案内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曹官
各執文薄掌天下僕馬命宮生死分數臣啓
北斗左輔星君善注人間奴僕之事免見囚

徒死亡願不失人身清炁自然萬事和合
九月初九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九宮右弼星君判斷陽冥注籍人間
奴婢案內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曹官
各執文簿掌天下婢使命宮生死分數臣啓

北斗右弼星君善注人間婢使命宮免見囚
徒牢獄生死不失人身清炁長存萬物自然
萬事和合
右奉
上帝命降吾勑牒起天符都天元帥授事真

君十二年分行病鬼王東方甲乙木精五瘟
鬼衆南方丙丁火精五瘟鬼衆西方庚辛金
精五瘟鬼衆北方壬癸水精五瘟鬼衆中央
戊己土精五瘟鬼衆天下雜使行病鬼神二
十四炁神王七十二候鬼王盡洞淵三昧所
掌行病鬼神等衆或五行金木水火土之候
金木相剋人民受誅斬徒配水火相剋人民
受暴死虎狼所傷水土相剋人民受黄病瘟
死以火燒之吾勑此鬼使逐年逐月下降各
分州縣隨方逐家道觀僧寺察録罪福不行

善法使天雷霹除以火燒之以水溺之或是
仕官或是富豪不積寸善常行惡毒不明賢
良或是官吏獄卒里首人等增加王法將惡
凌善叫天不聞官長不明不行其善者吾勑
四目老翁揺鈴斬發吒統領五瘟徒衆往來
下方若不信吾法輕慢笑辱者磨滅死絶

元君再語帝曰此之九月九日九夜遇夜半
子時若人至此月此日自身合家清齋行道
清潔素裳冠履百和名香砂素表章奏拜三
三之次各隨願所陳然披宣吾在七元宮中端

目視之天宮金闕門下有左右年直月直日直時直天一眞官天宮直事獲時與此人合奏何事披露何言齋達判斷善惡定其分數生人增加壽筭福祿自然子子孫孫代代相承亡者生天出離苦趣受生善道若求名利隨其高下若雪冤讎送冥府泰山府判送達報司對照天地無私若有一王朝斗蓋之一國四方寧靜八表來朝五穀成熟果木茂盛萬民無爭乾坤祐之星辰恭敬若有清靜道心朝斗蓋之坊境無諸魔難此人虔誠積功

朝拜一二三年二九之年九玄七祖超生善國見存獲福若有不信吾法者頭破七分絕其命根

北斗付囑章第二十五

上士忘形求道之眞道之玄妙主握天下隨機而化以應精龜拆形視物言其吉凶天降甘雨普濟萬物利世濟人不言而至天地包育萬物故云上士求道也中士求道貪其名利外學也委其火宅貪其娛樂被物所轉終身之苦禍及子孫飲食著衣太過天地費工

三司配下致使貧窮累世受苦生生世世死入冥塗無有出期故云中士求道也下士求道將道爲門貪財貪色口談今古心知昧行貴求衣食昧道之源流浪生死沉淪苦海三司配下冥曹墮作牛馬之身轉轉生生死入輪迴永不遇其正道善業不聞故云下士求道也

北斗付囑章第二十六

大道北斗元君重告帝曰吾在天宮逐季逐月下降之日統領諸天列仙及四目老翁十

二時辰四直使者同到下方撿點王臣州縣官僚士庶僧尼道俗及諸山林社廟鬼神河伯水官天地山川江河淮濟木樹精靈山巖石穴橋梁古木年深成精作諸魍魎悖魅及諸般蛟蜃食生人血害生人命及人住宅塜墳并修方起造坐宮作向有犯天星地宿并一切人民心行一切善念大道之意行於平等救護貧苦給濟衣食一切病患給以湯藥推問當界神王社令住宅土地司命竈君七十二禁忌之神住宅人口善男信女老幼尊

畀童奴童婢或外人寄居發心朝元恭敬吾斗之法其人當受衣食無窮壽命延長不見刀兵惡事及一切患苦賜增一萬一千八百功德常得善星擁護其住宅當界一切龍神亦受三萬二千功德八萬八千禄位超出鬼趣得生上界天邑天宮受人天快樂轉於星官眞君之位凡修方注禄坐官作向大獲安寧隨心所應天神護祐又有國王大臣文武官班晃闐壯斗付囑之法心生恭敬遥空望斗朝元乞保家國安寧之賜又有生民合家

眷愛齋心信受沐浴身心虔誠朝元便得天
曹注福地府落名南斗注生元辰共護天地
水府三官大帝三府群眞同舉奏北極大
帝積功等數奏上
三天吾北府斗樞當差四目老翁領下三千
六百案局奏録進奏
昊天金闕玉皇大天帝吾親奏受平等注生
眞君之位共治下界生民除諸惡毒之氣見
存眷愛萬靈護祐子子孫孫除災降福眞實
不虛或有生民不行善道秤尺升斗不平心

行暗毒廣造惡業謀害善良百靈落籍滅除福祿壽命善籍注罪送入地獄永失人身流浪生死難遇超生若出入中六根不具足及受諸苦惱精神暗昧衣不蓋形食不充口或受囚獄囹苦連綿之危難

元君復告帝曰一切生民心念行善善果之報心念行惡惡緣之報大道之語真實不虛若不信者吾使逆法治之勑差天中五雷使者滅隨霹靂絶勑差五瘟大憲行化惡病絶勑差南方熒帝烈火星衆焚蕩絶吾於每年

逐季逐月下降巡轉分野國郡州縣鎮場管
界王神社廟住宅龍神司命較量一切善惡
四目老翁檢點城隍土主里域靈祇及九州
社令十洲社官司命録籍諸神逐月逐時抄
録人間善惡具奏天曹禍福無私又有正月
二十五二十六日二月初三初七日三月念
三念六月此三月係春季行天雷天火燒之
五瘟時氣病之死絶若學道求真心無二行
吾當注福延命四月十七二十七日五月初
五十三二十日六月初四初八日此係夏季

分龍行雨隨行抄録善惡輕重積善者十倍
全收積惡者减尅四分七月初四二十四日
八月十一十九二十七日九月初三十八日
此係秋季收掠人間五穀分數善惡等分注
簿抄攢增减禍福分毫無私十月初十二十
六日十一月初一初九十七二十五日十二
月二十日此係冬季檢校四天下人民善惡
陰隲而又十二月三十日夜半子時舊年太
歲交換新年太歲點對方位三煞十二禁忌
若有志心不拘高下貴賤陰間鬼神道畜生

道或地獄道或女人欲轉男子身或在床枕
久病或被惡人道路劫掠或被冤人執賴或
被官災橫禍或被隣里謀執或被獄囚日久
無門得放或遭五瘟行病或被巫師呪詛或
兄弟不和或夫妻不順或為名利牽纏或無

男女或在惡道之中不仁之所或被蛟蜃之
難或修方有悞年月日時坐宮作向有犯凶
星惡煞或行兵入陣一切不明之事至
斗真下降之日清齋志誠焚香朝拜面向北
方一心恭敬分申情欵吾管案分仙曹靈官

度量善惡等分輕重除災降福如業力重者
陰罪降之恐墜人身若善力高者吾當注一
萬五千八百善利道業清靜功德完成吾斗
府眞仙部衆面奏
昊天金闕玉皇上帝乞降勑旨符命頒行天
蓬大聖主帥眞武佑聖帥將及四目老翁神
通眷屬部衆各化法身三十六丈無時奉勑
救護生民不敢違令吾說此經開濟存亡兩
道令死者寃者各遂超升令生者善者同增
福壽若學仙道早得仙名此是誦經朝元禮

斗大感應者也若有鬼神不信違吾語者頭
破分裂應滅魔族吾敕力斬發急急如律令

北斗付囑章第二十七

元君復告帝曰若於來世當證高眞上仙之
位天蓬大帥吾敕賜摩頂聖明合受一萬八
千善利清靜道行上妙功德廣揚吾法治教
人間生民利益皆由聖明大種福田

元君讚經曰

家有北斗經　家國自安寧
家有北斗經　壽命自然長

家有北斗經　亡者得超生
家有北斗經　官災不能成
家有北斗經　五穀自成熟
家有北斗經　百怪不能侵
家有北斗經　更夜自然安

北斗付囑章第二十八

元君曰吾今一一賜與護持凡此實語過勝
金玉
昊天玉皇上帝之法祥瑞章句光如日月明
如星斗吾今賜與將治人間願凡夫人人各

歸善道願箇箇返本朝元又語帝曰善護人民永為天地山河教法作主通世流布不昧其功前章一一乃為分别更無虛也吾衆今奉

上帝勑宣來詔吾衆更不久住各返仙都凡此經典不得輕慢須潔淨焚香至誠身披道服素裳一心看禮如對吾面而宣是時帝闕語已稽首再拜奉辭

聖駕還返仙官大漢明皇聖主當時勑下省部直送郡邑名山福地道觀抄録傳授人天

信受奉行

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經

共

七經同卷

救生真經消灾經護命妙經隱梵仙經

安宅八陽經補謝八陽經生神救護經

傷四

七經同卷

太上老君說救生眞經

太上老君說消災經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

太上太清皇老帝君運雷天童隱梵仙經

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

太上老君說補謝八陽經

太上說十鍊生神救護經

太上老君說救生真經

爾時

太上老君與八千徒衆在紫微宮中瑠璃七寶殿上廣說妙法讚歎世間中國男子女人光如日月持齋存念真經所有非災橫禍盡乞消除廣布受生延年益筭千寃和釋萬惡潛藏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罪障消況福祥臻集爾時

太上老君敕令六甲六丁守護受經之人常使永無殃咎疾病不侵四時平善八節康寧

盜賊潛藏妖怪伏匿念誦此經一七徧至二七徧乃至三七徧功德無量慕道皆成常令耳目聰明身强體輕爾時

太上老君說此眞經救生保命永無災障生生遇道世世逢眞若能抄寫此經受持供養

永保平安壽筭延長咸（皆）作皈依信受奉行

太上老君說救生眞經

太上老君說消災經

老君以庚寅年四月二十八日丙午與諸天大聖俱坐碧霞之殿五雲之座眞仙侍衛無鞅數衆建節捧香羅列左右一時同會即召天仙地仙五嶽衆仙天仙三十六皇主地仙二十四皇主神仙十皇主飛仙大聖衆又別國主上仙三十六萬人中仙二十五萬人下仙十四萬人八大龍主八大鬼主八大畜主三五之君二十四性乘八皆來集勑勒天都錄事地都名字即使攝錄天下邪魔惡鬼魑魅

魍魎盜賊虎狼及横官口舌兵戈水火疾病
災害急厄患之者莫問男女皆當香湯沐浴
齋戒然燈燒香禮誦供養此經若家有衆魔
野盜精邪疾疫急厄難之時當呼三十六金
剛二十五神王二十七力士三十七天師凡
此金剛神王力士天師等名號者皆主知萬
病災變吉凶好惡悉皆由也若有善信男女
能長齋燒香禮誦此經功德無量所有千災
萬病惡逆盜賊虎狼一切病難自然消滅
天尊降福覆護其人所向從心無不獲福家

門安泰子孫隆昌修習之人皆致靈感輕慢
之者禍及九祖令可告男女令知報應皆得
利焉

元炁金剛　混沌金剛　總領金剛　萬兆金剛
捉鬼金剛　部錄金剛　收炁金剛　好生金剛
鎮守金剛　去邪金剛　保命金剛　守形金剛
守炁金剛　行真金剛　除僞金剛　除邪金剛
破惑金剛　上奏金剛　下衛金剛　上明金剛
保身金剛　長生金剛　變化金剛　清定金剛
定身金剛　朱雀金剛　玄武金剛　大聖金剛

成道金剛　天道金剛　地道金剛　神道金剛
火頭金剛　威怒金剛　大力金剛　滅魔金剛
天大神王　地大神王　王大神王　元素神王
素生神王　陰德神王　鍊炁神王　鍊精神王
鍊生神王　開化神王　造化神王　真道神王
神道神王　護身神王　破邪神王　執正神王
破夷神王　破賊神王　覓鬼神王　斬鬼神王
遠行神王　安身神王　殺鬼神王　食魅神王
捕精神王
除姦力士　除佞力士　破怨力士　破迷力士

開道力士　消災力士　散禍力士　解厄力士
消魔力士　把攬力士　領鬼力士　收鬼力士
收邪力士　抄録力士　定文力士　定罪力士
上奏力士　對君力士　奉承力士　天顯力士
地廣力士　攝邪力士　破軍力士　征伐力士

攝神力士　横天力士　食精力士
啓元天師　道光天師　開化天師　進仙天師
重光天師　朗清天師　清定天師　定邪天師
收鬼天師　制魔天師　斬鬼天師　啓天天師
部録天師　上奏天師　除死天師　定生天師

保護天師　普濟天師　濟厄天師　救死天師
護生天師　度命天師　度人天師　好生天師
好善天師　變化天師　神妙天師　皇上天師
萬福天師　至極天師　玉宸天師　上聖天師
虛皇天師　無量天師　明皇天師　洞淵天師

普攝天師
老君曰此天師者位在三十六天之上也仍
下統世界普領鬼神及一切精邪疫疾虎狼
毒獸時瘟疫炁口舌呪詛悉皆由也若人不
信道法違背仙經專事邪神或修俗教或習

邪風或祭祀鬼神如此等類罪由轉盛無知
穢俗背正信邪故受考對萬劫無明千劫受
罪乃得還生畜生之類非人之形任他役使
不可思議死經地獄無有還期其罪深重不
可盡言如此之人縱得受生恒遭疾病貧窮
苦厄無時安靜官府所剋衆人所害年命短
促死入長夜冥冥地下人所不知百劫受罪
乃得返人之形若能洗心易行而得生也若
迷而不廻者而近於死也將以長處惡道無
由重生也今重告子明慎之焉是時諸眞大

仙歡喜踴躍稽首而作頌曰

道言甚微妙　普濟度天人　習者皆成道
背者悉殃身　此經能消災　蕩穢絕囂塵
衆生無智慧　違者信邪神　死入寒氷苦
受罪甚艱辛　廻心歸正道　方可受眞身
偈四　五
一心歸仙路　乃得度天津　永享無期壽
分形百萬眞　九幽長披散　七祖離冥津
自然天厨食　皆賴聖皇恩　靈歌唱玄路
萬劫保清眞　隨世人人度　三眞應聖皇
五方而靜默　道法漸時光　似如人半日

妖魅入心藏　陰陽或衰盛　百姓並飢荒
眞人將去世　混雜實難當　潛龍欲重起
閉目在幽房　狂人顛倒業　不久自遭殃
沉淪地獄下　痛毒被刑傷　皆由心邪見
致使受憔惶　金剛令上道　威力破迷荒
行歌而交泰　至道永開張　風調而雨順
五穀滿盈倉　四方皆賓伏　麟鳳自呈祥
明君時有道　萬劫保年長

老君謂尹喜曰此經尊貴乃衆仙得眞之要
也子今受吾之要直須精專內自保之勿示

非人唯學仙道士及善信男女此可依經傳受明宣道法令深慎科戒勿使失時今重告子曰不得妄傳吾言甚祕宜慎之焉喜即稽首跪拜受經是時諸眞衆仙聞說經畢退席恭敬侍立俄頃有諸仙駕浮空而下无鞅數衆各捧香花持符執節來詣道前一時稽首奉請

老君還玉京

老君於是歡喜臨駕重謂喜曰吾當上昇矣子受此經必成道矣喜即犇然悲涕俯伏禮

謝忽失其所在唯聞音樂震動山川因仰面視諸龍駕雲𤓰旋遶五色鮮明世之莫識須史漸遠隱而不見矣

太上老君說消災經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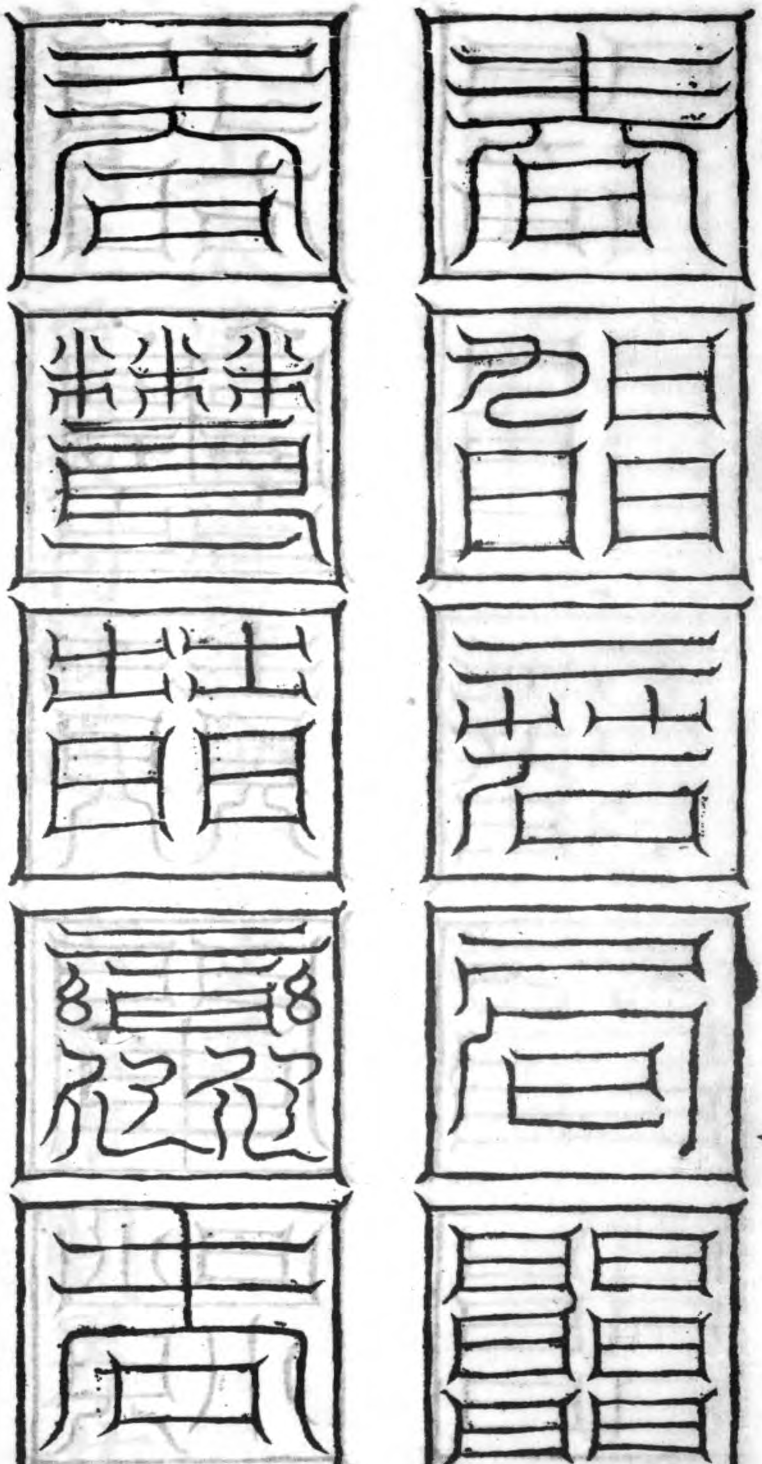
三茅山道者梁悟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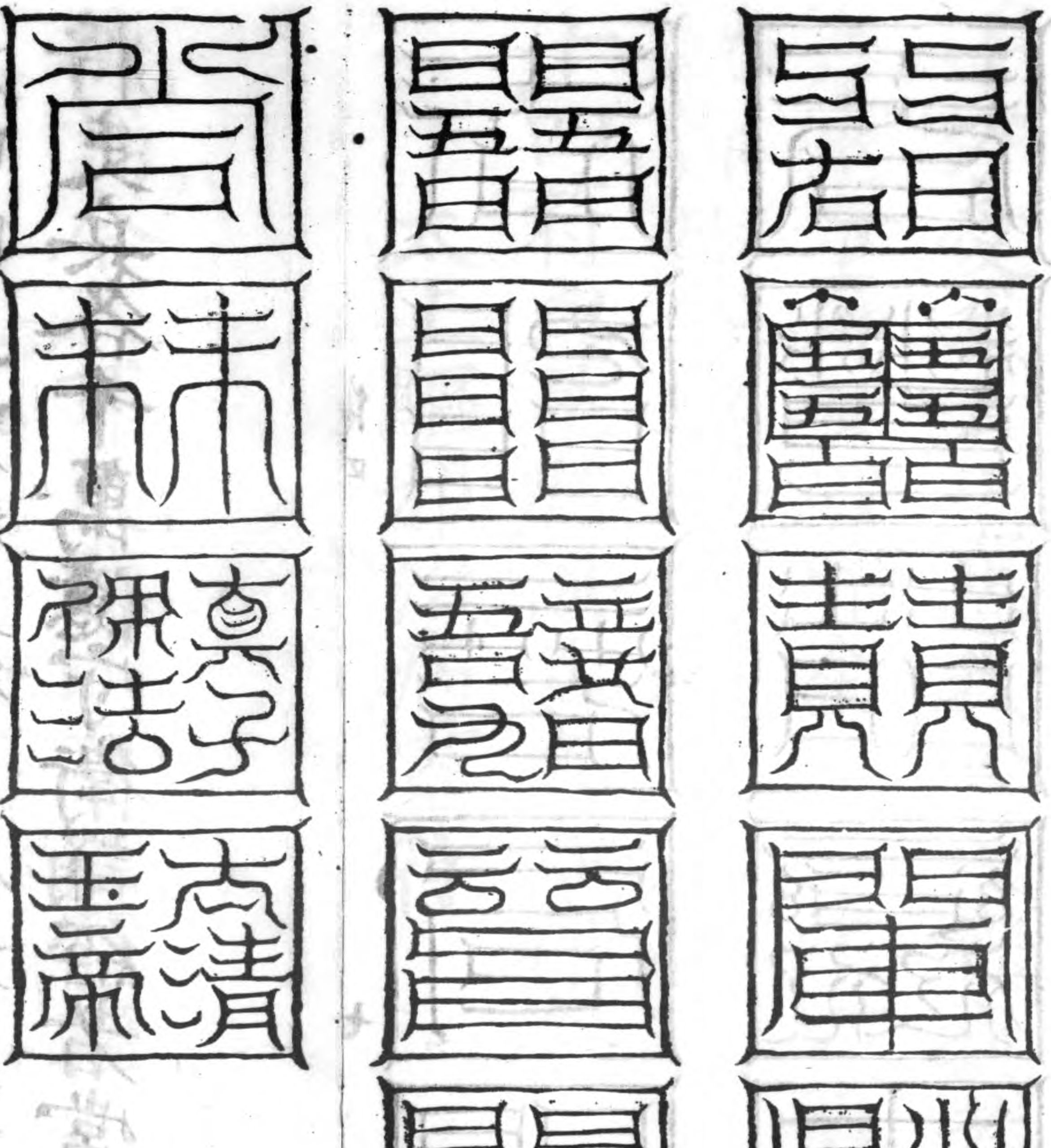
太上曰皇天生我皇地載我日月照我星辰榮我諸仙舉我司命與我太一任我玉宸召我三官保我五帝衛我北辰相我南極佑我

北斗輔我金童侍我王女從我六甲直我六丁進我天門開我地戶通我山澤容我江河渡我風雨送我雷電隨我八卦尊我九宫遁我陰陽宗我五行符我四時成我我命著我太清玄籍三宫升降上下往來无窮无息金

飯玉漿向求皆至虛梵日月與天爲誓魋魖魓魀魓魒魋星所求皆得所向者亨所爲者合所欲者成種種變化與道合真何神不使何令不行我前有朱雀後有玄武左有青龍右有白虎上有華蓋下躡魁罡神道光嚴威

鎮十方愛我者生惡我者殃謀我者死憎我
者亡靈童神女破邪金剛三千六百常在我
傍執節捧符與我同遊太上攝京天大吉昌
二十四符與星曆俱急急如律令
太上驅邪治病靈符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靈文乃
金闕上真授付修道之士及世間男女若

能每日清朝念此經三徧至七徧乃至百徧即有十方靈寳无上仙衆三元將軍翊天四帥真君飛天神王破邪力士統領神將吏兵各千萬億守衛誦經者常令安穩金精猛獸無鞅外護百鬼不能侵邪魔不

敢害可以破廟除邪可以治病消災旦夕持誦令人耳目聰明身強體輕延年益壽永保長生兼書篆此靈符二十四道佩帶則驅邪吞服則治病常以甲子庚申朱書唯在志誠佩而行之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

隋大業十三年老君遣霍山神預告唐公
受命之符至高祖武德元年二月二十三
日有老人鬚髮皓白素衣烏冠乘白馬騣
尾及蹄皆赤現晉州羊角山謂絳人吉善
行曰與我語大唐天子今得聖治社稷延
洪言訖騰空而去其年四月二十七日復
現如前但未審將何爲信老人曰汝到京
有獻石龜者可爲驗言訖不見善行以五
月五日見晉州總管賀孝義具言其事孝

義將善行見秦王王討賊駐節於晉遂差
都督杜昂與善行於所現處致祭老人復
現如善行所言秦王令昂與善行馳驛入
奏五月十九日到京於朝堂門見邛州治
中張達進石龜上有文曰天下安子孫興

千萬葉千萬歲乃同入奏果符前驗高祖
大悅勑於現處立廟善行復見老人曰天
子疑我何事答曰爲不知聖者姓名老人
曰我是无上神仙號曰老君即帝之聖祖
也亳州有枯檜再生以驗天下太平善行

即告孝義奏聞又於其年十二月七日老
君於廟復現爲善行曰我亳州廟中枯檜
已更生唐得聖治子孫當享國綿永已遣
神兵百萬待四月節助國討劉黑闥即馳
入奏至次年四月二十一日果平黑闥於
是天下大定而枯檜果更生焉改羊角山
爲龍角山以廟爲慶唐觀至高祖龍朔間
老君復現依狀圖寫號爲瑞像今本觀正
係天下第一地肺福地高辛時展上公得
道昇仙晉有許長史披尋其地建宅修眞

父子得道俱巳仙去丹井存焉梁有陶隱
居追尋其跡而建昭真臺纂集三洞四輔
靈文唐開元間李玄靜先生爲玄宗度師
請于朝賜以金帛即昭真臺基而立瑞像
殿逮今幾五百年而殿宇瑞像皆唐人所
造爲古道場甲於茅山也本朝大觀三年
四月十三日有執爨道者梁悟真凌晨汲
水於殿前養龍池俄有紫雲彌覆其所須
史見一羽衣厖眉皓首長髯如雪乘白馬
自空而下梁驚視其狀與殿中粹容無異

梁急作禮伏地太上曰吾居太清境上偶降靈壇憐汝服役勤勞有志於道而一無所遇今授汝加句天童護命妙經當專心誦之立功行於世道將爲汝得矣梁拜受慈訓仰觀聖眞復乘馬嘶鳴凌虛而去是歲其地產芝草一本數莖梁自此却粒神觀頓異平時庸愚未嘗識字至是能書誦經靡不通曉示人災福歷歷如神而梁仙去前三日書二十四符投池中凡有疾之人入山求水服而愈者不可勝數奉道之

士晨夕崇奉凡有所求虔心祈禱無不感
應霄嘗讀混元聖紀故録示像之因并顯
應之跡以告來者紹興甲子茅山都道正
明眞通微大師傅霄謹書

太上泰清皇老帝君運雷天童隱梵仙經
唵風火雷兵嚇吒大神唵都嚧呢耶唵黒殺
那耶皇天生我皇地載我日月照我星辰禁
我諸仙舉我司命與我太乙任我玉宸召我
三官保我五帝衛我魑魎隨我天官傳我受

法靈童地官有勑雷部侍我水官有令火氣
合迎諸龍聽我上徹玉清都天五將嗷雷發
聲玉帝有勑南宸佐我北斗輔我金童侍我
玉女從我六甲直我六丁進我天門開我地
戶通我山澤容我江河渡我雷電隨我八卦
遵我九宮適我陰陽宗我五行扶我四時成
我唵吽咭吒披頭散髮各變真形天蓬元帥
寶印照我天猷元帥持戟衛我翊聖真君扶
翎守我玄天真武水火助我四瀆護我九龍
遶我甘雨從我雷火隨我閃電照我二十四

炁輪將直我吾身神光虛梵日月與天爲誓
䰢䰩䰣魁唵九天离明神唵咇咣勑煞攝
唵摩吒臨魓䰵魑星唵咭吸吒唵攝醎吒唵
嚥炁和中養三魂內育七魄雷公電母隨鼓
雨擊唵飛毛羽吒攝銅牙鐵爪唵充南北攝

至東西臨䐐色反醎逐飛空黃中理炁黑暗
蕩蕩震起斗牛神奔鬼愁三令閉塞五申緋
徊金神騰駕木郎大神水冲玄戶火降离明
土安五宮日月朗明龍虎交橫風雨應生江
河倒逆山嶽摧傾冲天破地萬丈興行所求

者得所向者成所欲者合所謀者遂天罡大
聖河魁尊神種種變化與道合眞何神不使
何令不行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後
有玄武上頂華蓋下躡魁罡神通光嚴威震
十方愛我者生惡我者殃謀我者死憎我者
亡靈童神女破邪金剛三千六百常在我傍
執節捧符與我同遊太上攝景天大吉昌二
十四將與星歷俱祛龍跨虎收斬妖精稍有
違令牒送雷霆急急速攝攝
唵嗔音田吒音邦命囉耶阿送陀嚀嗔吟耶北帝

黑殺嚴嚇威神轟天霹靂攝乾元赦晶勑負
風猛吏追風使者風伯道彰趕龍奔霧風雲
疾興引雷使者電光發興風起巽戶罡布箕
星三台輔我飛雷震驚風伯雨師急降黑雲
雷公掣電所往無廛入海天門開入河地

出九天勑令都天元帥唵欻火奉令五帝雷
公陰陽雷公四令雷公六甲雷公霹靂雷公
發水雷公八風雷公十雨雷公六道雷公掣
電雷公興風雷公行雨雷公五嶽雷公四瀆
雷公八節雷公六候雷公大川雷公溪谷雷

公江河雷公四海雷公鳴鼓雷公轟輪雷公火車雷公火輪雷公移山雷公走石雷公興雲雷公洒雨雷公行雪雷公布霜雷公打瘟雷公驅邪雷公光明雷公黑暗雷公火印雷公破陣雷公金玉豐隆所求皆至世間珍寶由吾所聚天下鬼神受吾所驅有一不從雷斧速誅明離大神有功之日名書上清身中之神自然清靜太玄保舉玉班有名前排力士後擁天丁驅雷霹靂飛走火鈴城隍社令不得留停唵囉嚧吒袪役天丁五方使者霹

靈大神勅誥奉行急急如
太上皇老帝君律令
太上泰清皇老帝君運雷天童隱梵仙經

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

爾時

太上老君在福德天中召集十方聖衆天神地祇俱來集會講說妙法時有太極眞人端

簡上告

老君爲見閻浮衆生修造宅舍頻遭厄難作
何方便以救凡愚
老君答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起造宅舍驚
動龍神屋宇鳴喚地華土裂南堂北屋東廊
門戸井竈碓磨庫藏船車寓止六畜欄圈莊

舍寺院但是屋宇房廊窟穴觸犯天煞地煞
年煞月煞日煞時煞四方諸煞五方地祇青
龍白虎朱雀玄武將軍太歲黄旛豹尾十二
時神六甲禁忌土公土母土府伏龍一切惡
煞宜轉此經禳謝所犯神煞悉皆隱藏遠送

四方各鎮方隅不敢爲害念誦此經是諸惡
鬼皆自消滅疾病驅除身强體輕念誦此經
功德無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㐲保蚕桑至
心念誦此經福德報應或起造屋宇修營倉
庫牛欄馬坊猪圈雞栖掘鑿動土轉誦此經
三徧至百徧令土府相生陰陽和合向坐宜
良龍神㐲賛百福咸臻眷屬和平悉無障礙
所求皆得所願皆成於是大衆聞說此經皆
大歡喜作禮而退信受奉行
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

太上老君說補謝八陽經

道言天地水三官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南北二斗五土八卦大地十二諸神十方衆聖盡來聽言

老君曰爲見四方三界國土州縣城市鄉坊每有動土興工修造宅宇添新換舊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種種施工建修之後頻遭三災九石十占八難土氣流行生死輪迴劫劫殃深無由解謝乃敕日遊月煞將軍太歲遊龍伏龍天煞地煞歲煞月煞日煞時煞大煞小

煞災煞刼煞六甲六神天中十二神地中十
二時神黃旛豹尾官符病符死符蚕官蚕命
蚕室奏書大耗小耗五土八卦門丞戶尉行
年本命星官天上地下千二百禁忌諸神已
往未作動土興工修造之後但當燒香受持
供養讀誦此經永無忌諱土氣潛藏普令和
順國土安樂干戈永息風雨無愆民安物泰
萬事昌榮出入水陸公私利益非横不生家
門肅睦眷屬和平入宅大吉常納光明龍神
擁護鬼祟潛形災消禍散福祿臻盈諸如所

願天下太平永保元吉克遂心誠人天奉法
依律敬焉

太上老君說補謝八陽經

太上說十鍊生神救護經

爾時

太上老君分形變化廣歷十方興隆教法救度存亡隨於帝代爲其師範教諸衆生常令誦念

東方慈悲救苦天尊　南方好生救苦天尊
西方平等救苦天尊　北方大慈救苦天尊
東北方普濟救苦天尊　東南方無量救苦天尊
西南方等觀救苦天尊　西北方惠化救苦天尊
上方徧慈救苦天尊　下方廣度救苦天尊

老君曰受吾指教敬誦十方救苦天尊名號能爲拔贖苦魂令得悟解汝等四輩衆生應有三業六根殺生偷盜邪淫貪嗔嫉妒愚癡顛倒妄言綺語惡口兩舌罵詈呪詛違天逆地不孝不義不仁不直罪根無量致招殃咎

若能奉此眞經聖號俱蒙解脫孤魂滯魄獲
生天堂塵沙罪咎盡使消除又或見存四輩
衆生能常清靜持誦此經凡諸厄難亦得獨
消壽命延長身心安泰稽首歸命
天尊敬信奉行

二經同卷

飛步五星經
太微玉經

錫玉

二經同卷

太上飛步五星經

太上飛步南斗太微玉經

太上飛步五星經

步五星初未登星罡之時及訖下罡之時並先存五星之精在我五臟之中存畢叩齒五通咽液五過微祝曰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熒

烕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
玉簡錄字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
無遊宴十方五雲覆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
上爲仙公
畢正心向罡口當上下之際而存祝也閉
氣上罡當先呼五星名字及夫人名字畢
乃越罡蹈星先舉兩足上太白從太白登
鎮星從鎮星登火星從火星登木星從木
星登辰星從辰星還躡太白凡三過乃更
閉氣上罡案舊往還十五過每至星所輒

呼星君及夫人名字左手撫心心祝曰飛
仙
東方歲星眞皇君諱澄瀾字清凝夫人諱寶
容字飛雲
南方熒惑星眞皇君諱維淳字散融夫人諱
華瓶字玄羅
西方太白星眞皇君諱寥凌字振尋夫人諱
飈英字靈恩
北方辰星眞皇君諱啓晅字精源夫人諱玄
華字龍娥

中央鎮星真皇君諱藏陸字躭延夫人諱空瑤字飛賢

北斗第一太星黄錦帔丹青飛裙

北斗第二元星青錦帔緑羽飛裙

北斗第三真星青錦帔繡羽華裙

北斗第四紐星紫錦帔黄華羽裙

北斗第五剛星朱錦帔紫青飛裙

北斗第六紀星朱錦帔青繡飛裙

北斗第七關星丹錦帔青華羽裙

北斗第八帝星紫錦帔繡羽飛丹裙

北斗第九尊星綠錦帔翠羽華裙

右頭並頹雲髻

經曰行事時皆北向執隱書而爲之者謂始
學眞妙未涉微遠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識玄
斗之指建故當北向執書以漸求之耳若脫
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宜隨斗所指按而
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爲皆向北也夫一
切北向自爲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觸
類不足復問邪

太上眞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

上罡先呼五星星夫人名字畢乃越罡蹈星
謂始上罡便頓徃呼名字畢乃越罡蹈星耳
若每至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
益其佳也若煩重難常但可按舊而行耳昔
鬱涉公北里子生長陵若人皆此法而得升

天不以煩難爲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
汲汲豈憚險難哉所期唯錢貨而已耳若使
求道常如賈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
惜初學者皆言專盡勤至而後輙懈縱有似
車之將故而百節纔落又似負重之牛造遠

足蹇夫學者之所患而爲得之者之所笑皆
如此輩事耳茍能心研内鏡者是爲感發乎
神將有靈人發子之蒙攜辰景之輿矣五星
圖布常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歳星在東按
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縱横無常不如
北斗列象恒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得隨
星之所在也三八景合二十四神以次念之
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
存中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爲之也若外身
幽巖屏絶人事内念神關攝眞朝氣將可平

旦頓存三八景三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
也但人間多事此煩難常行耳事不得常益
自薄昔西城王君桐栢上真皆按此道也按
苞玄玉籙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
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爲太平民亦不得爲後

聖之臣

欲飛登木星之法常思見歲星當正心視
星以右手撫心畢而禮之左手掩兩目乃
九閉氣又叩齒二十七通咽液九過臨閉
目心呼歲星中真皇之君君夫人名諱字

三過畢曰願得與始陽青皇眞君君夫人
共乘八景碧輿上登太上宮言畢乃臨閉
目於手下向星而呪曰
天光交和　精流東方　仰望九門　飛霞散鋒
始陽碧臺　中有青皇　青牙垂暉　映照九方

鬱燦夫人　字曰飛雲　齊服靈錦　龍帔虎裙
腰帶鳳符　首巾華冠　出無入虛　遨遊太無
前策青帝　後從千神　來見迎接　得爲飛眞
上登玉清　高上之房
祝畢去手勿復掩目臨目視星之光二十

七吞存九芒盡來入喉中都畢又叩齒三
通止
欲飛登火星之法思見熒惑星當正心視
星以左手撫心畢而禮之右手掩口乃三
閉氣又叩齒二十七通咽液九過臨閉兩
目心呼熒惑中真皇君君夫人諱字三過
畢日願得與丹火赤皇君君夫人共乘八
景丹輿上登玉清宮畢乃向星微祝
玄象流映　丹光南寘　仰望三門　朱雲絳城
中有丹皇　名曰維淳　夫人內照　是爲華氣

齊服雲霜　鳳華龍鈴　腰帶虎書　首巾飛青
出無入玄　翔遨五城　前導赤帝　後從六丁
來見招延　得眞之名　上登玄虛　金書玉清
祝畢去手勿復掩口臨目視星服星之光
二十七吞存令三芒盡來入喉中都畢叩

齒三通止
欲飛登金星之法思見太白星當正心視
星以右手撫心畢而禮之左手掩兩鼻孔
乃七閉氣又叩齒二十七通咽液九過臨
閉兩目心存太白中眞皇君君夫人諱字

三過畢曰願得與太素少陽君君夫人共

乘八景素輦上登玉清宮畢又向星微祝

七炁艷飛　光照西方　仰望七門　靈闕激鋒

素暉燭映　德標金宗　中有少陽　號曰白皇

夫人靈恩　治在玉房　齊服皓錦　流鈴虎章

首建扶晨　腰佩金璫　出有入虛　遊步玉罡

前導白帝　後從六庚　來下見迎　北登墉宮

名書上清　得爲眞公

祝畢去手勿復掩鼻臨目視星服星上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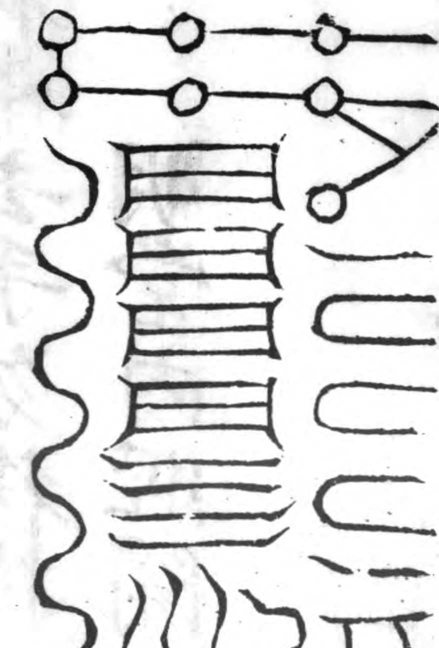
二十七呑如法

欲飛登水星之法思見水星正心視星以兩手撫心畢而禮之舉兩手以掩兩耳乃五閉氣又叩齒二十七通咽液九過臨閉兩目心呼辰星中眞皇道君君夫人名字三過畢曰願得與辰星皇君君夫人共乘八景蒼輿上登上清上元宮畢又向星微祝

五氣玄飛　光流北方　仰望五門　蒼闕鬱繁
激達觀　靈映景雲　中有黑皇　厥字精源
龍娥紛藹　俱理玄關　齊服蒼帔　紫錦飛裙

腰佩虎符　首建蓮冠　出凌九虛　入嚮玉津
前導黑帝　後從六壬　來下見迎　上登紫房
名書太上　得爲玉眞
祝畢去手勿復掩耳如法
欲飛登土星之法思見鎮星正心視星以
兩手撫心畢而禮之左手以掩洞房上乃
四閉氣又叩齒二十七通咽液九過臨閉
兩目心呼鎮星眞君君夫人諱字三過畢
曰願得與中央太皇道君君夫人共乘八
景黃輿上登上清宮畢又向星微祝

四氣徘徊　合注中元　仰望九極　旁觀四門
黄臺紫房　垂鋒散芒　靈光鬱散　天華落軒
中有黄皇　厥字虓延　夫人潛德　是爲非賢
理和命氣　導玄灌元　齊服黄雲　帔龍錦裙
腰佩金符　首巾紫冠　出凌玄空　履光金門
前導黄帝　六巳衛軒　來下見迎　上登天闕
金書太上　琅簡刻名　飛行太空　得爲玉卿
祝畢去手勿復掩洞房如上法
明堂内經開心辟忘符



開日旦向王方朱書再拜服之祝曰
五神開心徹聽絶音三魂攝精盡守丹心使
我勿忘五藏遠尋

再拜畢祝祝畢乃服服畢咽液五過叩齒
五通勿令人見若不用開日以月旦月十
五日二十七日一月三服一年便驗祕符
也

太虛眞人口訣以春乙卯日夏丙午日秋
庚申冬壬子寅卧時先擣朱砂雄黃二物
分等細擣之以綿裹之使如棗大臨卧時
以塞兩耳中此消三尸鍊七魄之道祕法
也勿令有知者明日日中時以東流水沐
浴沐浴畢更整飾牀席易著衣服浣故著
更弊履洗濯之都畢又掃洒於寢牀下通
令所住一室盛潔也更安枕卧向上閉氣
握固良久而微祝曰
天道有常改易故新上帝吉日沐浴爲眞三

氣消尸朱黄𡚱魂寶鍊七魄與我相親

此是消鍊尸穢之上法改易新形之要訣

也四時唯各取一日爲之

太虛眞人曰先師見教以五達之日日出

三四丈許正立以心對日存三魂神與日

光倶入心中良久閉氣三息咽液三過微

祝曰

太陽散輝垂光紫青來入我魂照我五形却

鬼試心使心平正内徹九氣外通胎命飛仙

上清玉籙已定

畢以手拭目二七叩齒二七都畢此法使
人三魂凝明丹心方正萬邪藏術心試不
行眞要道也常當行之諸以五達日向日
趨令噎若不得噎以輭物向日引導鼻中
亦即噎也噎畢祝曰

天光來進六胎上通三魂守神七魄不亡承
月鳴噎與日神同飛仙上清位為眞公
祝畢拭目二七是內精上交日光三魂發
明於內使人開心神解百精流轉於內府
也若非五達日可不須爾也以五達之日

北向五再拜心呼上眞皇君夫人名字三
過畢叩齒五通畢解巾長跪謹啓
五星日月上皇高眞道君道君夫人玉清太
上上清上皇上帝大道聖君凡前因自陳七
祖父母以下及一身千罪萬過上世以來乞
願得解脫三官告下諸司使罪名離釋削除
黒籍乞願得與五星之眞俱奔華辰上登上
清交行玉門上登玉清高上之房上登玄虚
金書玉清名書上清得爲眞公名書太上得
爲玉眞飛行太空得爲玉卿

木星左手掩目右手撫心
火星左手撫心右手掩口
金星右手撫心左手掩鼻
水星兩手撫心畢掩兩耳
土星以兩手撫心左手掩洞房上

右記八素中事

正月六日中時　二月一日晡時
三月七日夜半　四月九日食時
五月十五日夜半　六月三日中時
七月七日夜半　八月四日申時

九月二日平旦　十月一日平旦
十一月六日夜半　十二月十二日夜半
右記五達吉日

太上飛步五星經

太上飛步南斗太微玉經

南上太虛眞王南嶽赤君松子學道時來即
乗龍駕鳳軒於太微之室蘂玉瓊房也偃息
朱明坐𥨊若木消烝於虛藏神於無玄精不
開以道爲我握固以天上清丹華紫靈眞女

映曜羅之暉於景霄之外飛登玉緯旋行朱
綱招洞陽之真把南辰之柄逍遙太微逸響
九清雲回電滿身合杳冥下觀世界以赤君
金顏淑濱德方行圓心空無塵如夜半月念
斷離業泥水中蓮以下教赤君上真高上之
道飛斗丹天足躡南辰太微玉經道言空洞
植根於有無之表二曜懸精於太虛之閒蔓
秀莖於兩極之際赤杲流演六星麗天所以
大象有物鴻濛發源必自南斗陶冶烹治成
焉故六合爲匡郭六儀爲鼎器兩儀爲水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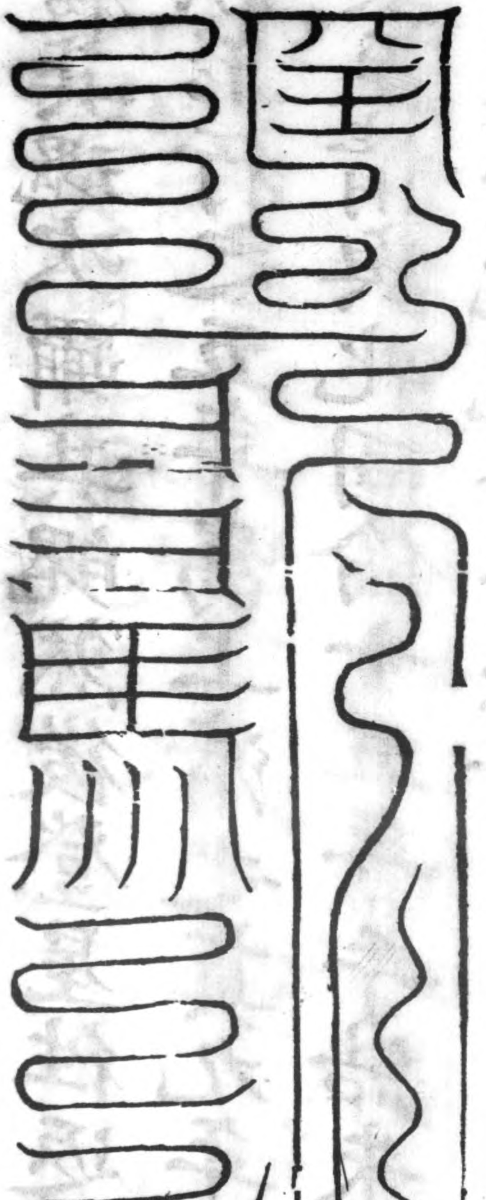
盈縮爲進退太一臨爐帝君推策飛丹九千萬歲三辰布煥群星紀綱焉故天爲蓋地爲輿日月爲輪四時爲馬巾南辰佩北斗建皇極作萬物是太微妙旨高真祕言南昌丹陵六星之冏貴躡之者先知真名然後佩服真形

有履其魂次躡其魄然後登星往返三周六辰映形行之五年爲上清之真九年見六真告其至情與兆同倫十五年手結朱綱坐主萬靈乘六飛龍昇乎玉清

南斗六星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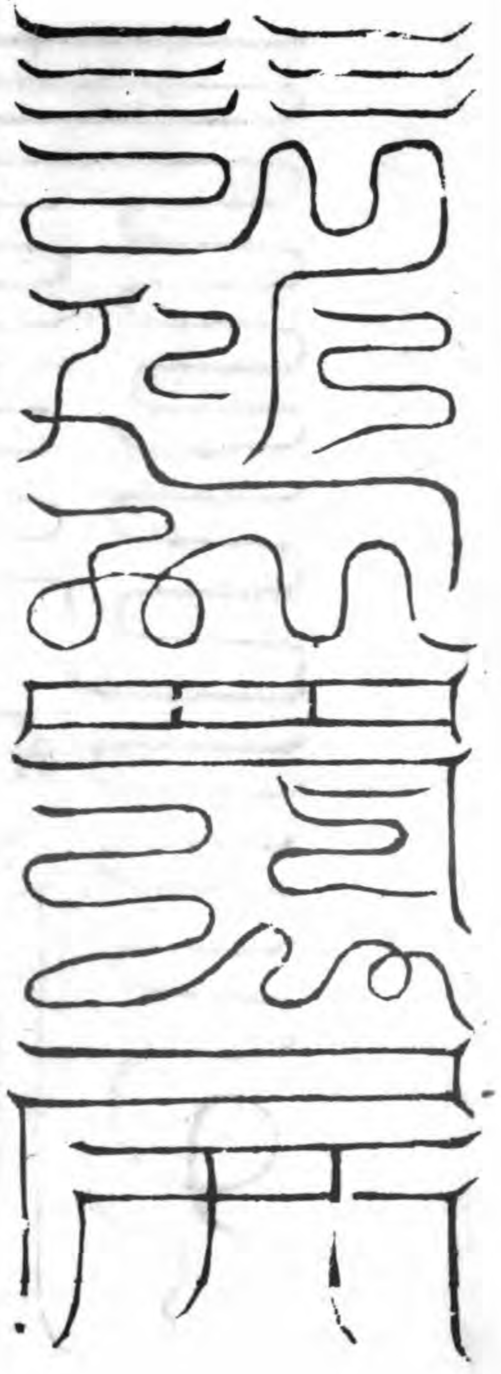
花闘廉持竟井

一星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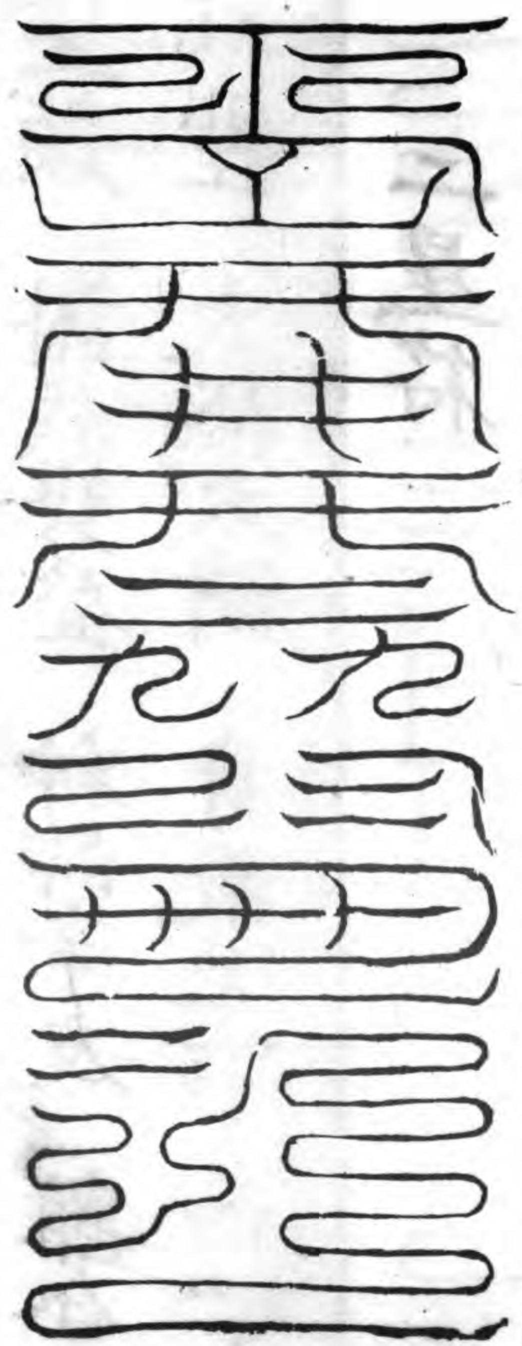


二星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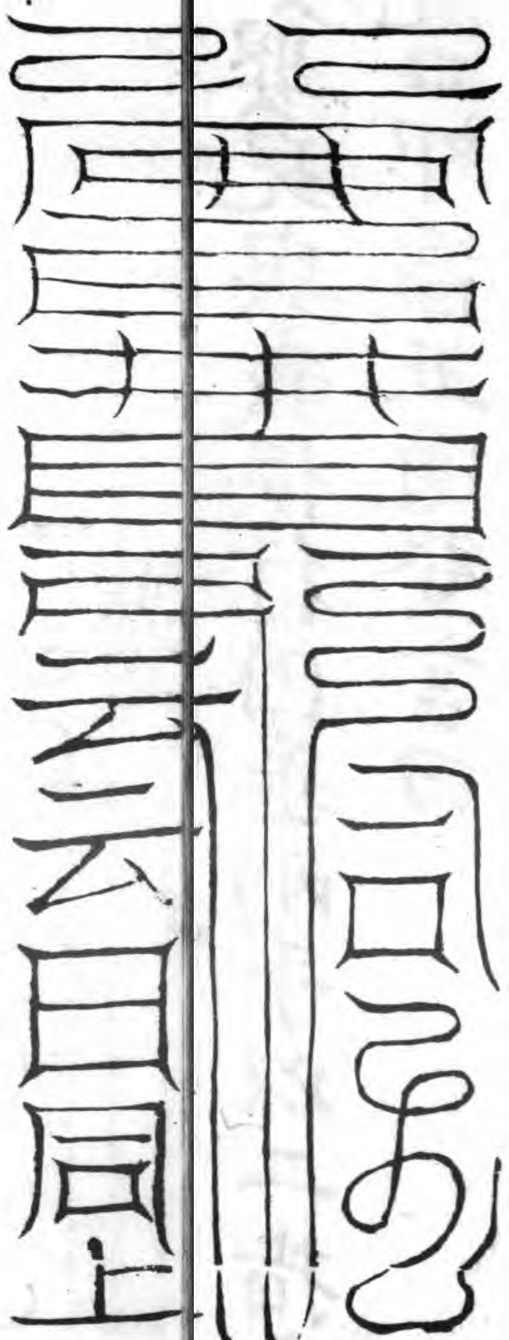
三星符



四星符



五星符



六星符

丹書青素方六寸三日六日十六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南向再拜服之祝曰

太微綠景　眞炁洞開　絳珠丹實　貫蒂玉階
形光寶宮　龍虎紫文　有無嬰兒　朱綉錦裙
腰帶玉鈴　對御北清　吞芝躡景　與帝同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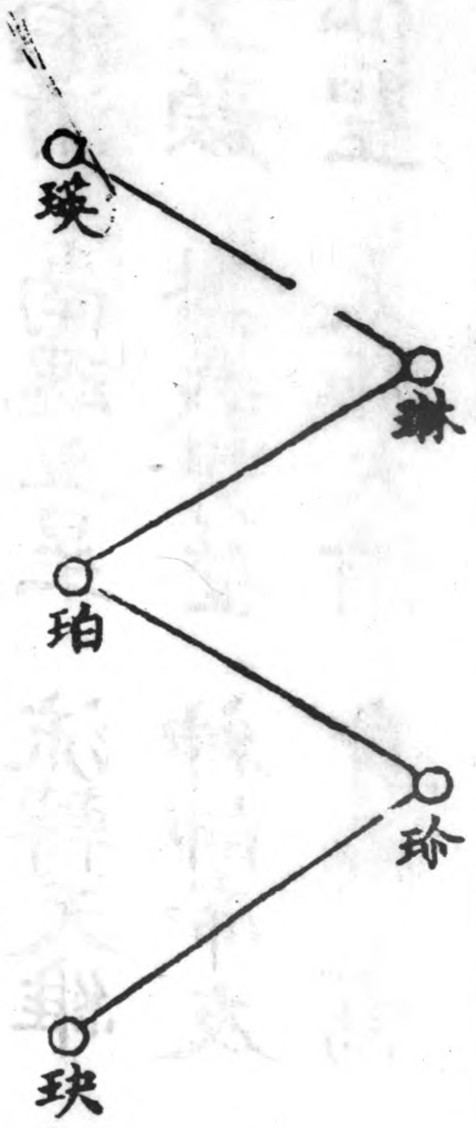
鳳輦虎旗　翊侍眞卿　我爲道主　億劫無傾

又丹書青素廣等六寸錦囊帶心前飛登

行事凶事悉解著新淨衣

五星魂名

玦珍珀琳瑛



魂五星自玦步起雙足至瑛上往返上過

存我同登星有五眞人著朱衣戴玉冠形

如嬰兒與我俱行因垂兩手以二指各捻
虎口叩齒五通登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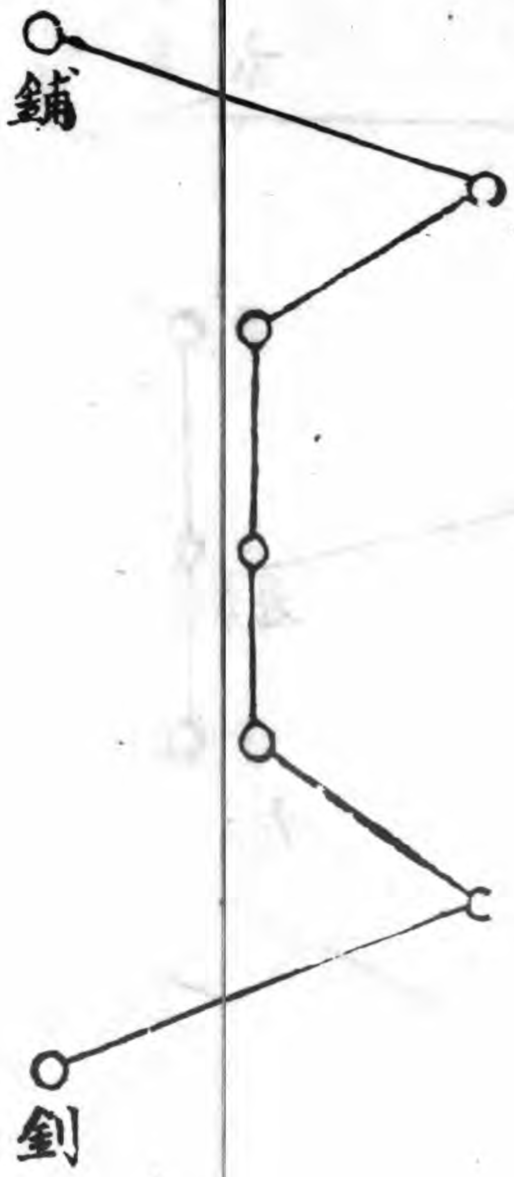
巍峩洞清　南魂五星　流轉天維　陟降上靈
丹袍玉顏　諧我携登　神師帝友　離合無形
坐咤仙聖　太極太清　身飛迅鳴　四一合明

傷五　十二

步圍九尺碧地以青點星以黃爲綱

七星魄名

釗鏤鑑鏗鏐鎬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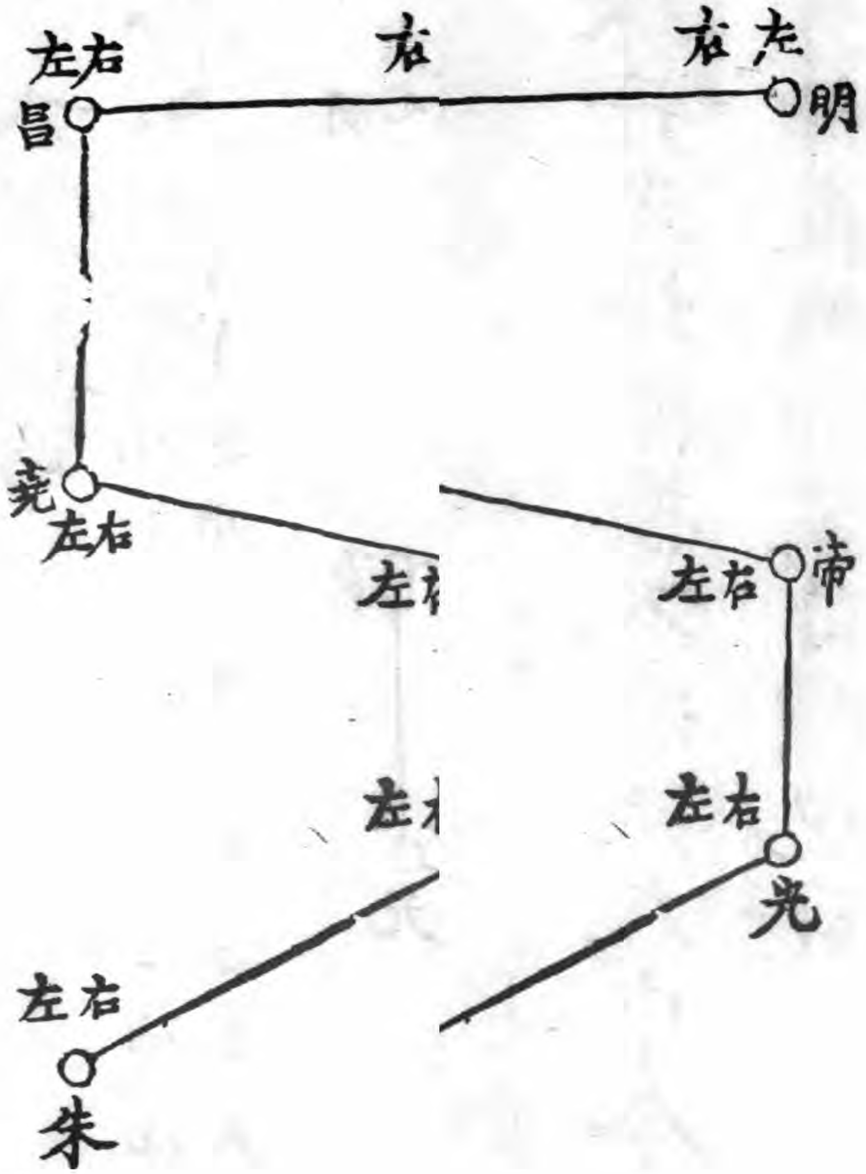
魄七星自釗步起雙足至鋪往返三過存
我登星有七玉女著黃衣頂寶髻形如嬰
兒與我同行因舉兩手以大指捻三指根
紋叩齒七通登言曰

旋朱貫霞　孕光丹靈　七玉女美　媚蔓天精
繽雲散絲　黃裳大神　坐神草眛　含引氤氳
與我道樞　靈邁苦塵　金輦大幹　龍衣被身
正坐明堂　衛列禹神　扶登七映　調理玉清

步圜九尺碧地以黃點星以朱爲綱每步
魂魄時一星輒祝一名存一神後亦如之
燒香左右飛斗六辰之道約其步之修阻
凡雙足一步不可至星當緣綱爲丁綱令
至星上雙足可也雙足步星不可及者復
雙足緣綱令隻足據綱可也隻足躡也雙
足步也躡綱也蹈星綱空位爲仙王

六星祕諱

朱光帝堯昌明　此六星祕諱知之神仙臨星憶之關洞房之光集萬天之正炁



第一寶光玉玄上眞道君治丹玉瓊華藥闕

初登第一星時脱履席外先前左足以右
足根並前足右二指捻大拇指根紋垂左
手三咽氣存玉玄上眞道君著丹錦朱袍
狀如嬰兒在天星藥闕中口吐紫炁注我
百骸煥然金光與空等無異色我當忘形

煥然太極　神光流金　丹華紫闕　上上高尊
化玉孩子　開我金門　紫霄鬱回　洞煥九清
渺冥虛觀　恍惚忘形　主生帝宮　爲至道根
右名曰謁星玉玄
第二丹精玄明寶室上眞道君治七寶蘂金

華闕登第二星時以右手按山源以左手
按兩眉之交三九過閉炁七息存寶室上
眞道君著紫綉羽袍腰流金鈴狀如嬰兒
坐丹牀道君兩手携南斗六星如絳弦貫
流珠丹光煥徹擲入我泥丸中令定位照

我身神森然如纍目瞳祝曰

身浮丹綱　履登神精　寶室眞王　呼吸風雷

繙珠糅卿　飛景泥丸　紫黄轉回　金房条宣

俯控億空　形載飛龍

右名曰丹精鍊生

第三靈瑶寶曜赤天上眞道君治金洞虹城

丹英光闕登茀三星時以手掩兩耳俯存

我足下周回五百里轉如車輪有紫雲合

沸如釜中湯聲沸氣鼓數百千里雷星光

中有嬰兒無衣長六分自星中跳入我口

中下極紫戶祝曰

朱烟洞合　星光交纏　黄滛髙空　鎭衛赤天

通我心神　化景玉仙　乗炁涵風　身入玉房

笑辱廡彙　垂蒙帝軒　調丹布黄　眞宰眞君

右名曰飛眞化形

第四景明碧虛眞王天德上眞道君治九靈

粹極紫陽朗訣金明玉闕登第四星時垂

手左右握都關目閉炁登星在星闕如蓮

花見道君柔形嬰兒著緑錦寶衣手柄金

鉞坐青玉之𥇒座口吐青炁入我肝中九

過思肝中之氣化成寶珠光流威明六有
童子巾青帔玄手援玉琴其聲滲然透一
體內間關平怡良久祝曰
天魂九靈　火弟木兄　生光滋流　鬱葱精明
道君柄鉞　童子鼓琴　青烟妙微　薰我神窻
面見紫皇　錫我帝臺　虎書金廓　建候九清
金形飛空　神道一寘
右名曰凝精華童
第五極眞太玄寶仙玉皇太上上眞道君治
紫暉霞陽洞神玉關登第五星時叉手當

星踐卯酉七通閉炁次以手鳴腦戶令習

習有聲思見風雷水火勃發左右我因藏

氣星光之心忘形棄生不知所之又憶我

身忽成嬰兒著朱花綉帔溶溶於內祝曰

眞極亦化　化極歸眞　水火風雷　役使萬灵

忘我生死　徹知幽冥　念失氣寐　天地一迳相

以憶所至　湛然之身　胎形芳雅　仁德囘元

超神劫初　與混茫并

右名曰攝生遯眞

第六紫宸絳房玄玄大帝王眞上德道君治

光玉玄臺六華雲關登第六星時正身向圖再拜閉炁思星出一龍龍作珠色霏光紫霞散照無外六星魂魄及以神身遶手笑接乘龍高尚昇碧霄藥彩億萬之程上合空洞無眞之眞再拜祝曰

六氣浩蕩　爲道爲玄　神物無常　隨作遁遷
我入天一　混化精輪　萬萬離合　長獲勝先
燕登金關　縡簡帝眞　畏囊陰陽　再光再冐
聖人神人　是空是塵

右名曰攝眞六龍

步祝都竟貯圖函中燒香乃復六星之南辰
朱綱上道以授高眞之得道者翱翔玉清
玉帝高靈上清丹華紫靈眞女始學赤君
赤君授我於丹玉瓊闕絳臺鳳軒之闈得
之者位爲仙卿行之者爲太上眞人矣盟

用金珠六枚絳紋六十尺以贄告南辰奉
禮六眞慢之者不得爲仙三官考魂赴至
道之精眞玄之毋也

太上飛步南斗太微玉經

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

傷六

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

五老上眞仙都君受聖君命授青童君青童君以傳王遠遊使下教骨相玄名有仙籍之人應得此文者

方諸東宮東海青童大君清齋於靈樹丹闕黃房之內三年時乘碧霞三靈流景雲輿建帶飛青翠羽龍帔從桑林千眞上詣上清金闕請受靈書紫文上經金闕中有四帝君其後聖君處其左居太空瓊臺丹玕之殿侍女衆眞三萬人毒龍雷虎玃天之獸備門抱關蛟蛇千尋衛於墻析飛馬奔雀大翅之鳥叩

啄奮爪陳于廣庭天威煥赫流元八朗風鼓
玄旍迴舞旎蓋玉樹激音琳草作籟衆吹雲
歌鳳鳴青泰神妃合唱鵬舞鸞邁青童既到
匍匐而前捧首北面而言曰小臣梵湄敢獻
言於聖帝明皇几前在昔統拔太虛領宰飛

眞察五靈之廣肆司玄師之逸觀騰濯清陽
鳴鈴素町朗秀三觀菴藹妙覺廓落靈囿濯
瀾青谷是以逡巡長羅高步玄差齊九鸞於
閬崿之墟放流光於寘華之上浪達雙玄窮
標靈觀沖漠靜於龍空藏毫芒於丹室啓神

扉而委化隨形遷而散累是其時也纓楮披
越神氣微羙蕭脫五神流綀空洞鱗躍碧津
慷慨條暢雖自足於八觀實無閡於霄映矣
顧念眞才未啓靈璞寢磨欲使風灑蘭林奏
籟雲涯發拔七奕剖凝喻幽不審靈書紫文
可得而下教手于時後聖君方擁机外化高
拂遐想方注筆於大洞玄經以教授諸上眞
左卿及靈童玉女數百人也既不耳青童之
陳辭又未暫輟詠於視矣於是青童君重啓
伏膝進行固請不已爾乃聖君良久推机偃

處忽爾長歎曰苦辭玄達精誠眾悟子用心
之至矣於是指點虛域有憖焉之容也爰乃
引雲鈞之琴撫而彈之清靈響桑激落百音
瓊振九虛徹朗太霄而歌大洞神州之章凝
魂之曲玄詩靈藻天韻希微領照沖氣類音

清徽其辭曰
玄虛上清氣三素凌華濛淵嚮啓靈扉七門
扇羽童翳落丹霄觀清寥寘運彰有覺悟玄
會涯棲飛太空陽臺太洞野幽逷英芝光遺
界翳虛輪絕宅自寘通高會玄扆闕寒首朝

玉皇神映朱靈音虛鼓響瓊鐘九鑾縱雲軿
逍遙紫霞峯丹陵啓碧室緑庭披五房金闕
煥嵯峨藹沫木蓋刀上清宮味此日月華盼彼
無形方玄致三靈覺蕭條劫仞中何爲當塗
坐五難乘子胥何不御赤嬰乘我泥丸公不
死亦不生不始亦不終
於是聖君吟歌畢顧引青童使坐設流霞之
漿鐶剛之果赤樹白子絳木青實乃命五老
上真仙都左公開紫藥玉笈雲錦之囊出靈
書紫文上經以付青童君下授付玄宮玉名

當爲眞人者青童君退席稽首拜而受之以
還方諸東宮
靈書紫文上經是後聖李君自少學道所受
修行要文者也乃太微天帝紫微上眞天帝
玉清君二天帝口傳之訣爲眞之法上皇大
度要事皆料拔撰集施行祝說先後相比條

例相次爲一卷刻以紫玉爲簡青金爲文於
是龜母案筆眞童拂筵天妃侍香玉童結編
名之曰靈書紫文上經以付五老上眞仙都
左公藏於紫蘂玉笈盛以雲錦之囊兼侍文者

命玉女十人在文之左右侍聖君列紀者命
玉童十人並司察有書之道士言功糺罪上
聞上清玄中先師大過被考於三官小過奪
紀以促年大罪禍及於三祖小罪止身以受
殃輕慢則神去污穢則文藏也學仙者開視
靈文皆當起拜盥手燒香也天靈司察可不
慎敬矣諸非傳授皆不得妄說篇目說則犯
泄漏天文之科
上清金闕靈書紫文採飲飛根吞日氣之法
昔受之於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

水母之經也當常見日初出之時乃對日東
向叩齒九通畢心中陰呪呼日魂之名日中
五帝之字曰日魂朱景照韜緑映廻霞赤童
玄炎飈像凡心祝呼此十六字畢仍瞑目握
固存見日中五色流霞皆來接一身下至兩
足又存令五色上至頭頂於是日光流霞五
色俱來入口中又日光流霞之中自復有紫氣
大如目童者累重數十炫煥在五光之中名
之曰飛根水母也並俱與五氣來入口中向
日吞霞作四十五咽氣咽氣畢又咽液九過

畢又叩齒九通微呪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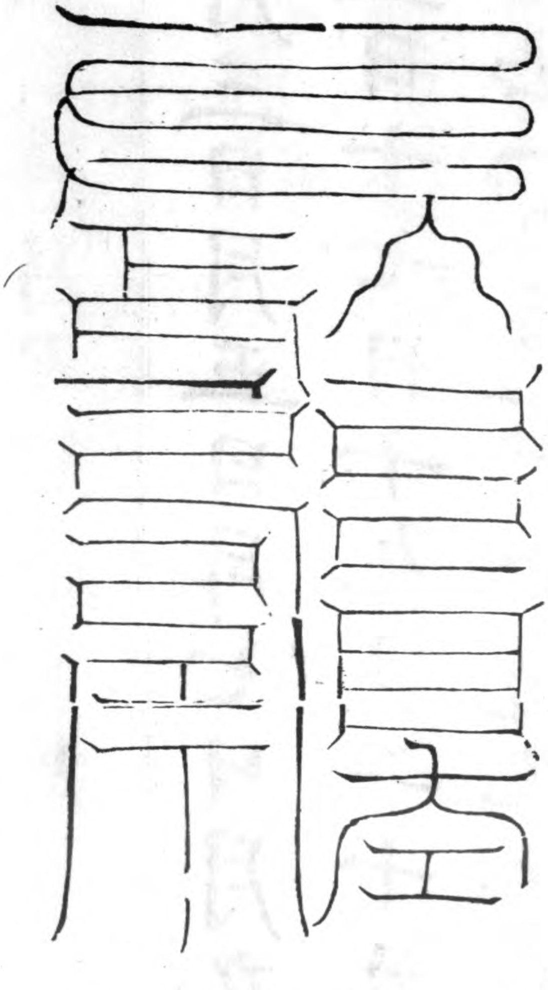
赤盧丹氣圓天育精剛以受柔炎夾陰英日辰元景號曰大明九陽齊化二煙俱生凝魂和魄五氣之精中生五帝乘光御形採飛以虛轂根得盈首巾龍華披朱帶青纓烏流玄霞映上清賜書玉簡金閣刻名飲食朝華與眞合靈飛仙太微上昇紫庭畢向日再拜

眞仙之中萬人已上無有一人知日魂之名者矣此道玄妙非血食臭骸可得聽聞者也天陰無日可於室中所卧潔處存而爲之清

修道士精通上感若都可不待見日而修之
也若道士休粮山林長齋五嶽絶塵人間遠
思清真者得日日飲日根之霞吞太陽之精
則立覺體生玉澤面有流光也如甚不外累人
事未獲靜形浮遊世路心拘榮網甚不要以月
朔月三日月五日月七日月九日月十三日
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五日夜而爲之
如上法一月之中十過也此日是日魂下接
飛根盈滿水毋辟夢之時也行之十八年上
清當鍊以金真瑩以玉光位爲玉皇飛行太

空乘華三素以映天下

太微飲日氣開明靈符



若不能常以月晦夜半書符若要不可失奇月晦也

右月晦夜半朱書青紙上東向呑之以先告日魂也臨飲符時閉氣左手執符心祝曰

太微丹書名曰開明致日上魂來化其形乎

旦嚴裝發自圓庭飛華水母日根金精紫映
流光號爲五靈祝畢乃飲符
上清金關靈書紫文採飲陰華呑月精之
法昔受之於太微天帝君一名黃氣陽精
藏天隱月之經也當思見月初出之時也
陽六 五
乃對月西向叩齒十通畢心中陰祝呼月
魄之名月中五夫人之字曰
月魄曖蕭芬豔翳寥婉虛靈蘭鬱華結翹淳
金清熒昊容臺標
凡心祝呼此二十四字畢乃瞑目握固存

見月中五色流精皆來接一身下至兩足
又存令五氣上至頭頂於是月光流精五
色倶來入口中又月光精之中自復有黃
氣大如目童者累重數十相隨在月精光
五色之中名曰飛黃月華之精也並倶與

五氣來入口中向月吞精作五十咽畢咽
液十過畢又叩齒十通微祝曰
黃清玄暉元陰上氣散蔚寒飈條靈斂胃虛
波瀾頹挺濯渟器月精夜景玄宮上貴五君
夫人各保母位赤子飛入嬰兒續至迴陰三

合光玄萬方和魂制魄五胎流通乘霞飛精
逸虛於東首結靈雲景華招風左帶龍符右
佩虎章鳳羽朱帔玉佩金璫鸞樹結阿號曰
木王神墓控根有虧有充明精內映玄水吐
梁賜書玉札刻名雲房飲食月華與眞合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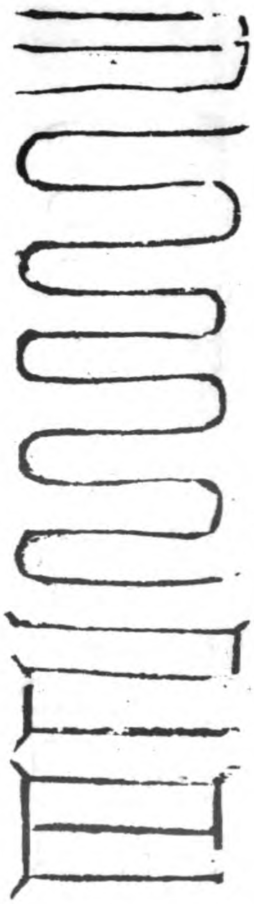
飛仙紫微上朝太皇

祝畢向月再拜存日月坐立任所便耳仙
官之中無有一人知月魄之名者矣其眞
人當時有知之者若天陰無月可於室中
為之施行要訣如飲日光法夕夕為之則

立覺體生光照目有飛精也要法月二日四日六日八日十日十四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一月之中十一過亦足成仙也此日之夕是陰陽之合三炁盈溢月水結華黄神下接之時也行之一十八年上清當鍊魂易魄映以玉光乘玄纏景飛行太空

紫微飲月精太玄陰生符

若不能常以月晦夜半書符者要不



可失偶月晦也正
月為奇二月為偶

右月晦夜半黃書青紙上東向飲之先以
告月魄也是時當先飲開明靈符也飲月
符閉炁右手執符心祝曰

紫微黃書名曰太玄致以月華水養魄和魂方
中嚴事發自玄關藏天隱月五靈夫人飛光
九道映朗泥丸 祝畢乃飲符

太微靈書紫文拘三魂之法

月三日月十三日月二十三日夕是此時

也三魂不定爽靈浮遊胎光放形幽精擾
喚其爽靈胎光幽精三君是三魂之神名
也其夕皆棄身遊遨飈逝本室或為他魂
外鬼所見留制或為魅物所得收録或不
得還反離形放質或犯於外魂二氣共戰
皆躁競赤子使為他念去來無形心悲意
悶也道士皆當拘而留之使無遊逸矣拘
留之法當安眠向上下枕伸足交手心上
瞑目閉氣三息叩齒三通存心有赤氣如
雞子從內仰上出於目中從目中出外赤

氣轉大覆身下流身體上至頭頂變而成火因以繞身使帀一身令内外洞徹有如然炭之狀都畢其時當覺體中小熱乃又叩齒三通畢存呼三魂名爽靈胎光幽精三神急住因微祝曰

太微玄宫中黄始青内錬三魂胎光安寧神寶玉室與我俱生不得妄動鑒者太靈若欲飛行唯得詣太極上清若欲飢渴唯得飲徊水玉精

太微靈書紫文制七魄之法

月朔月望月晦夕是此時也七魄流蕩遊走穢濁或交通血食往鬼來魅或與死尸共相關入或淫惑赤子聚姦伐宅或言人之罪詣三官河伯或變爲魍魎使人厭魅或將鬼入身呼邪殺質諸殘病生人皆魄之罪樂人之死皆魄之性欲人之敗皆魄之疾道士當制而勵之鍊而變之御而正之攝而威之其第一魄名尸狗第二魄名伏矢第三魄名雀陰第四魄名吞賊第五魄名非毒第六魄名除穢第七魄名臭肺

此皆七魄之陰名也身中之濁鬼也制檢之法當正卧去枕伸足兩手掌心掩兩耳令指端相接交於項中閉息七過叩齒七通存鼻端有白氣如小豆須臾漸大以冠身九重下至兩足上至頭上旣畢於是白氣忽又變成天獸使兩青龍在兩目中兩白虎在兩鼻孔中皆向外朱雀在心上向人口蒼龜在左足下靈蛇在右足下兩耳中有玉女著玄錦衣當耳門兩手各把火光良久都畢又咽液七過叩齒七通呼七

魄名畢乃徵祝曰

素氣九回制魄邪凶天獸守門嬌女執關鍊魄和柔與我相安不得妄動看察形源若汝飢渴聽飲月黃日丹

右祝誦都畢於是七魄內閉相守受制若常行之則魄濁下消反善合形上和三宮與元合靈人一身有三元宮神命門有玄關大君及三魂之神合七神皆在形中欲令人長生仁慈大吉之君也其七魄亦受生於一身而與身爲攻伐之賊故當制之

道士徒知求仙之方而不知制魄之道亦不免於徒勞三元宮所在其上元宮泥丸中也其神赤子字三元先一名帝卿中元宮絳房中心是也其神真人字子南丹一名中光堅下元丹田宮臍下三寸也其神嬰兒字元陽昌一名谷下玄此三一之神矣欲拘制魂魄時皆先陰呼其名存三神皆玉色金光有嬰孩之貌中上二元皆衣赤下元衣黃頭如嬰兒始生之狀也行道服氣時亦存呼名字命門臍也玄關是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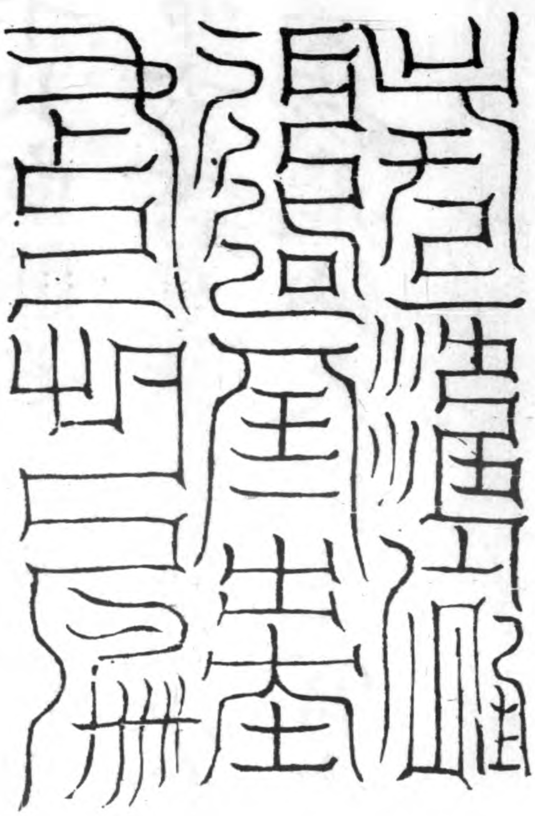
生胞腸之通路也其中有生宫宫内有大
君名桃康字合延著朱衣巾紫蓉冠當
命門其三魂神侍側焉大君常手執天皇
象符以合注元氣補胎反胞暮卧先閉氣
二十四息乃心祝大君名三通因咽液五

十過又三叩齒微祝曰
胎靈大神皇綱天君手執胞符首冠紫冠黄
廻赤轉上精命門化神反生六合相因形骸
光澤玉女棲身
畢能常行之十八年大君將能左激三田

右御三氣田化成飛轝氣化成玄龍仰役二十四神俯使魂靈呼陽官六甲召陰官六丁千乘萬騎白日升天皆桃君之感致也

太微天帝君天皇象符

傷六



十

一名帝君九廻元五通八間符若禮祝於別室當先書此符盛以錦囊佩之然後乃得行之

右天皇象符以付生宮大君桃康合延合

元上氣理胞運精朱書青紙月旦月望夜
半北向服之以左手執符閉氣心祝曰
天帝玄書皇象靈符以合元氣運精反胞萬
年嬰孩飛仙天樞生宮大君披丹建朱首戴
紫蓉與我同謀
畢乃服服畢起再拜服符時於所寢牀上
也
若道士有行還精之道回黃轉赤朝精灌
命注津漱液使男女共丹面生玉澤者宜
知大君之名要服象符以不老矣若徒行

事而不知神名還精而不知服此符不見其祝說不測其宮府所注者雖獲千歲之壽故自歸尸於太陰徒積歷紀之生故應還骨於三官也道士暮卧常存大君爲祝說之法朔望服符以運胎精之益者如此亦成仙人可不煩男女還補之術也然御女以要飛騰回氣以求天仙嶮巇甚於水火殺伐速於斧斲自非灰心抱一之性殆不可以此取喪失者也中方行之所謂吞鉤而欲喉咽不傷當可得耶生宮大神君

忌人食生血忌燒六畜毛忌燒葫蒜皮葉
及諸葷菜輩皆伐亂胎氣臭傷嬰神愼之
焉

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 廿

洞神八帝妙精經

傷七

洞神八帝妙精經

齋持八戒法

帝君曰一切動靜去來云爲善惡之數要申三五名同事異前後互行更相統攝終歸一源一源窈冥深邃眇邈難可卒至緣歷遂多多法以治多欲欲多不可須祛防遏斷除使之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則有欲非其欲矣欲以益物己無復須己無復須所須足矣足矣在己無損於他他無所損己又益焉益物非以求增增

損都自無矣我無增損增在物物順物自益非我益之也物逆物自損非我損之也損益非我我爲損益之主主非我求求我是物使感生化化物物順順以守靜爲先靜能安動動以緣靜安定安定之階以齋爲本齋以齊整爲急急以齊整身心身心齊整保無亂敗敗起多端大略有八一者殺生自活二者盜他自供三者淫欲放意四者妄語爲能五者醉酒恣適六者雜卧高廣大牀七者競戲香愛華飾八者躭著歌舞作倡勵心之子學聖

眞仙不爲此八事則八敗無從起八敗無從
起則八成自然立立久不失延年保命神通
洞達智慧淵汪能隱能顯與世和光是故齋
者受持八戒不殺則怨報之敗不起慈仁長
壽之成自立不盜則窮苦卑退之敗不起富

饒廉讓之成自立不淫則孤獨憂傷之敗不
起貞素蕭邈之成自立不妄語則欺誣枉濫
之敗不起悟愉貞確之成自立不醉則昏迷
荒狂之敗不起智慧聰達之成自立不卧高
廣大牀則癡渾死懼之敗不起清淨無畏之

成自立不香愛華飾則纏縛毀廢之敗不起
光鮮解脫之成自立不歌舞作倡則悲怨搖
蕩之敗不起和音柔暢之成自立此敗不起
此成自立如影隨形未嘗謬矣能使八敗不
起八成自立修齋持戒佩服神符思眞行道
通而無窮顯驗必速皆如所期也

三皇三一經

三皇所受要在三一太一眞一玄一是謂三
一者也號爲三元元炁生神神炁降人人成
神矣

頭上上元神字元先太一君也非心也天神也心守之合天也與天合號神人此神之號南極老人下在太一宫中人頂上直下三寸名太極宫一號太一常以平旦日出日中甲午之日呼之曰南極元先太一君甚欲得神丹長生之道因瞋目念心中太一童子衣絳衣其炁色正赤黄如日九十息頃止

心中中元神字玄堅太一帝極君也在脾中脾爲玉堂一曰玉房太一偃息宫養兆身常以雞鳴食時日昳黄昏戊辰戊戌己未己丑之日呼之曰中

極玄堅太一君某欲得真人黄庭神仙之道因瞑目念黄炁滿胃中脾上有一人五十息頃止

臍下下元神字玄妙北極谷玄道母也腎爲雙合宮對上南極常以夜半時甲子戊子丙子庚故號北極

子壬子之日呼之曰北極谷玄道母某欲得金液醴泉可飲食者因瞑目念腎間有白炁中有神龜龜上有玄女右有司命左有司録見之呼曰司録六丁玉女削某死籍更著長生玉曆呼神法皆重言之然後道某欲得長生也能知三神字依

日時修之可延年可不死可變化可神仙此
三神者天神道君三元貴神人之先也常念
勿忘獨靜心存見神赤貌若在衆中見神衣
冠各有服色了了然焉太一者胞胎之精變
化之主魂魄生於胎神命炁生於胞府變合
帝君混化爲人故太一之神生之母也帝君
之尊生之父也父母本合號曰元炁應化分
形號曰父母母稱太一名務猶收字歸會昌
又名解明一名寄頞知此名字愼勿告人存
之在身長生不死帝君名逢凌梵字履昌靈

神夫人知者形不入地玉童玉女侍入九天
天神是此帝君之子帝君治太極宫紫房與
太一混合亦號太一元君非男非女光明妙
絶或爲老君或爲嬰兒應感無窮變化無極
也

陽歌九章

齋直持戒守一和神精感遐徹九天帝皇遣
神童來下侍衛録圖并命玄女詠陽歌九章
以宣通妙炁布吉消凶學者行道廵廻之時
宜習誦之以會神契也

清韻陽歌梵　飄飄徹十方　青青萬卉耀
携我造九重　西統抗音調　感悟東王公
元洞啓運首　始陽萌萬芽　和風振瓊條
高林耀雲羅　句芒勸植善　日羽煥東遐
仙賢遊玄圃　飛梵起瑤笳

控景太霞室　齊輪九天庭　衆仙抗飛梵
陽歌時流聲　自非靈人德　焉能禮仙真
惠和陰陽歌　二儀禀于天　棲憇志仙飛
不樂時所牽　未覺凌虛遠　超超已高玄
悟歎馳競子　不知養命根

鬱巳盛陽茂　吟詠南金梁　融風拂林表
朱鳳互來翔　鳴梵乘虛起　逍遙奏九章
結駕素林秀　命節和金鐘　鳳吟八音和
眞華耀玉容　陽歌仙房上　飛簫兼來從
吾我自相韻　誰能明契中
遊浪崐蓬杪　迢迢戲玄都　泠泠高仙客
窈窕詠陽歌　齊聲九絃唱　德合妙音和
明燈續長夜　玄旲照幽堂　飛梵鳳林表
清風拂玉璫　陽歌交來唱　四軒耀朱光
烈烈廣寒庭　遼遼讌仙室　玄賓唱陽歌

八景披雲出　鍊沐含陽精　長梵詠太一
自非篤志賢　安能好遥逸

九皇圖

初天皇

天皇君長九寸

傷七

披青錦帔著青
錦裙戴九天寶
冠執飛仙玉策

初地皇

地皇君長九寸披

初人皇

白錦帔著素錦裙
戴三晨玉冠執
元皇定録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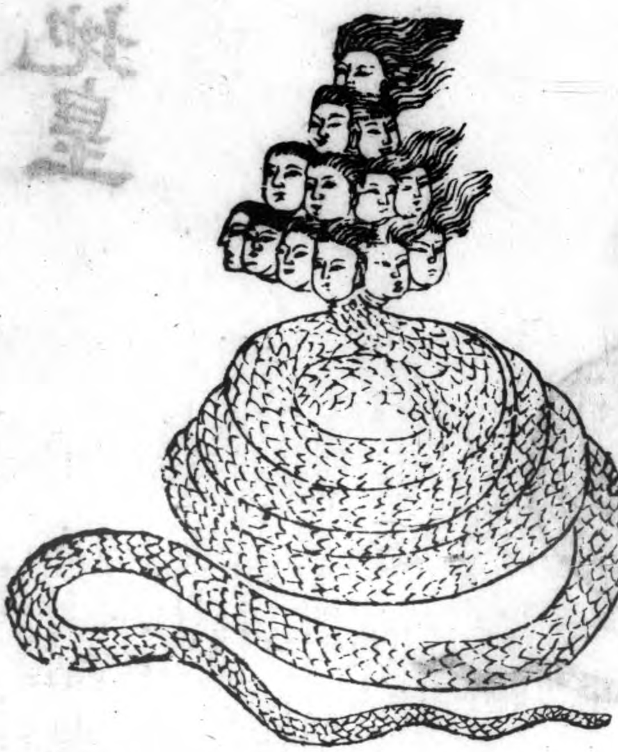
人皇君長九寸披
黃錦帔著黃錦裙
戴七色寶冠執
上皇保命玉策

右初三皇是虛無空之變化應感同人同
而又異學士存之男女不得和混勿履殗

穢有犯考由左官三年不犯神降對言授
長生之訣登三清之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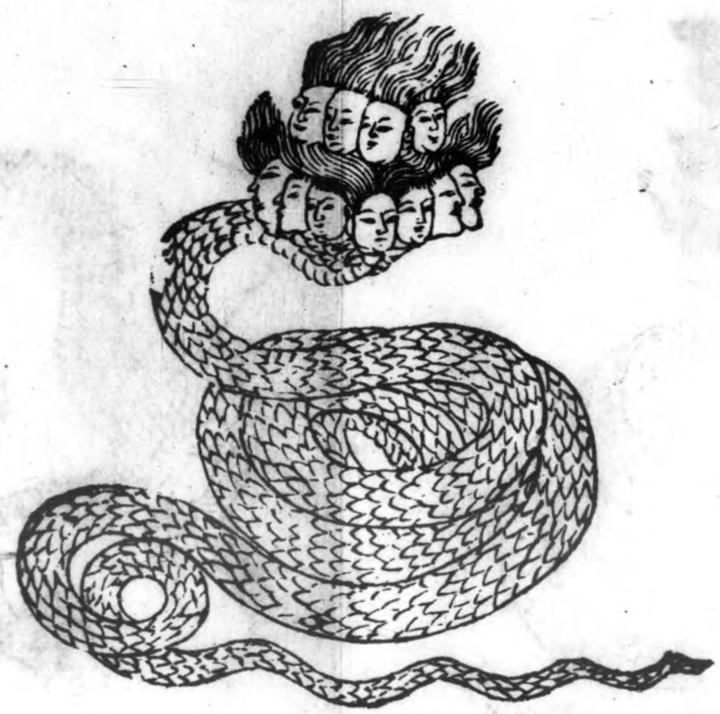
中天皇

天皇君人面蛇身十三
頭平初元年十一月八



日出治姓望名獲字罣
將從青雲中陣兵萬萬
九千人主治雲中百二
十魃鬼千二百遊行鬼
賊萬二千陰邪之彪

中地皇



地皇君人面蛇身十一頭太始元年七月五日出治姓嶽名鏗字紫元將五嶽嶽兵萬萬九千人主治八荒四極三河四海山川溪谷龍蛇龜鼈黿鼉老鬽為人作精祟者

中人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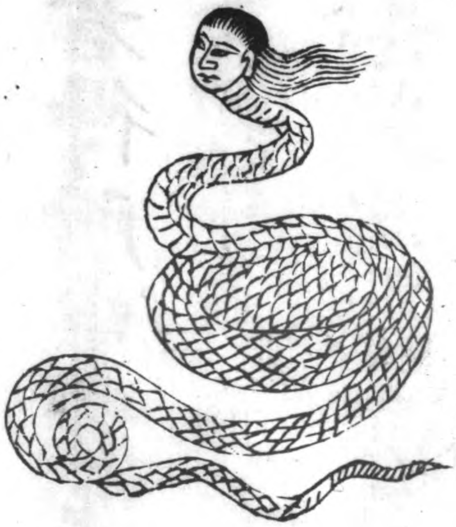
人皇君人面龍身九頭太
平元年正月三日出治姓
愷名胡桃子丈生將天地
水三官兵萬萬九千人主
治一切七世父母三曾五
六
祖三鬼五神內外男女傷
死客亡墮水產乳惡禽
猛獸木石所殺刑獄刀
兵之鬼為人作精祟者

石中三皇是玄元始之應變學士齋戒傳

道行法救患消災存思啓告請此皇君將
從兵士與中天大將軍一人三五大將軍
三人兵士各百萬衆一合同集齊心并力
率其身中吏兵各典所主宣行神炁布散
威風助其收治逆鬼惡吏凶人悉皆誅戮

奉承禁忌蕩除六天故炁精魔咸即降伏
使神役鬼應心即驗所治者愈所召者到
所求者得所申者通功成事立以爲効信

後天皇



天皇君人面蛇
身姓風名庖犧
號太昊

後地皇

地皇君人面蛇
身姓雲名女媧
號女皇

後人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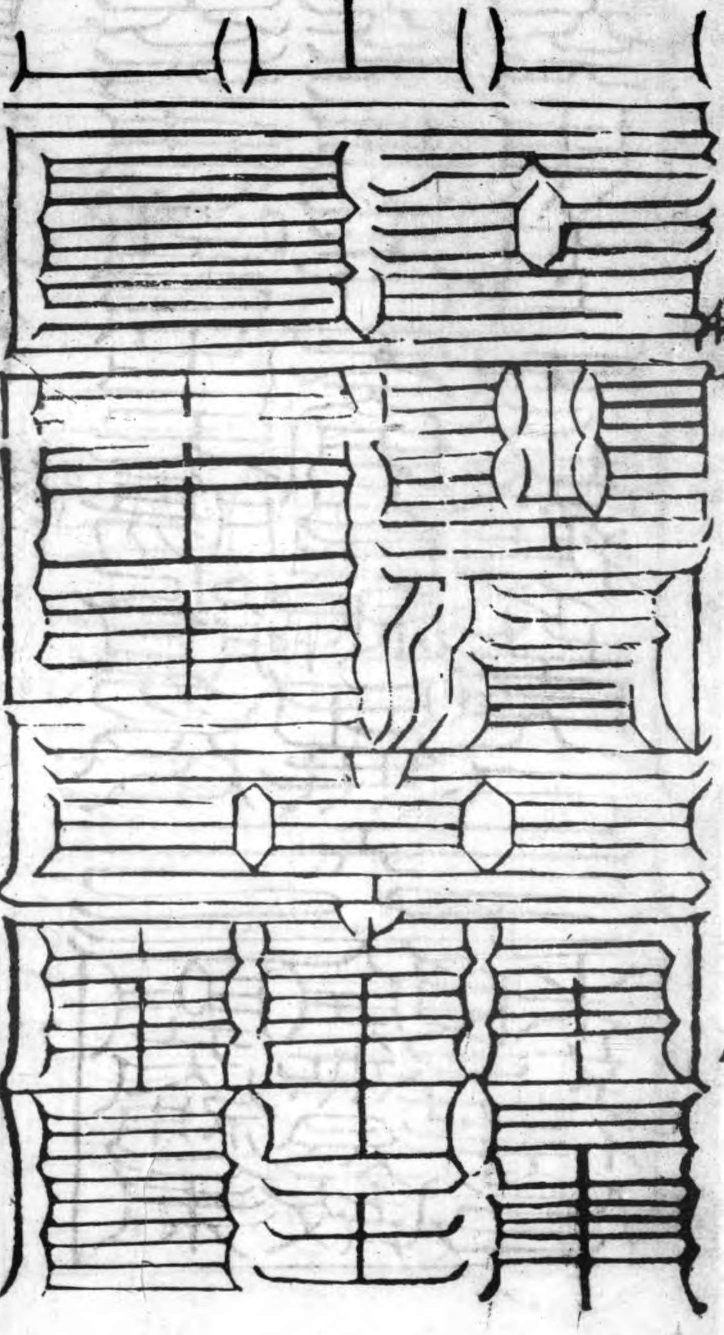
人皇君牛面人
身姓姜名神農
號炎帝

右後三皇玄元始三炁化爲三元變爲三
台應形以異率異歸同學士建功象効三
台仁禮信義智爲五通通此五德三五炁
和八達六通成眞聖也
右九皇君其神本一其應則殊引初及中
階級亦異至於極詣故復還同也初皇不

言爲化中皇微言以教後後皇結繩而治學士諦識九皇先學後三須能結繩次至微言乃極無言與道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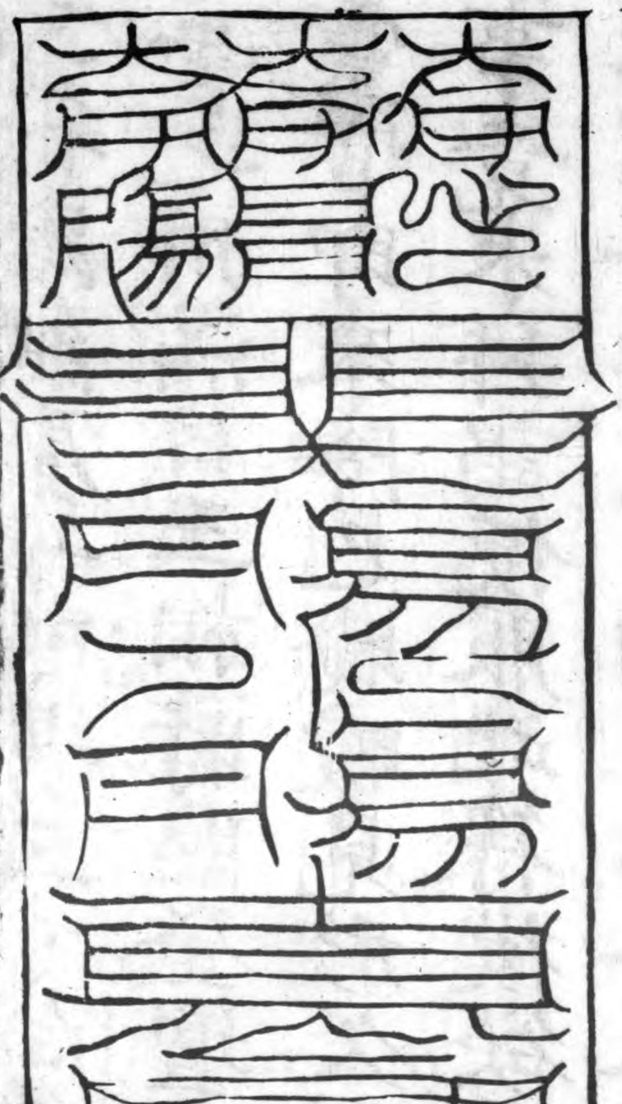
招真降靈符

天皇招真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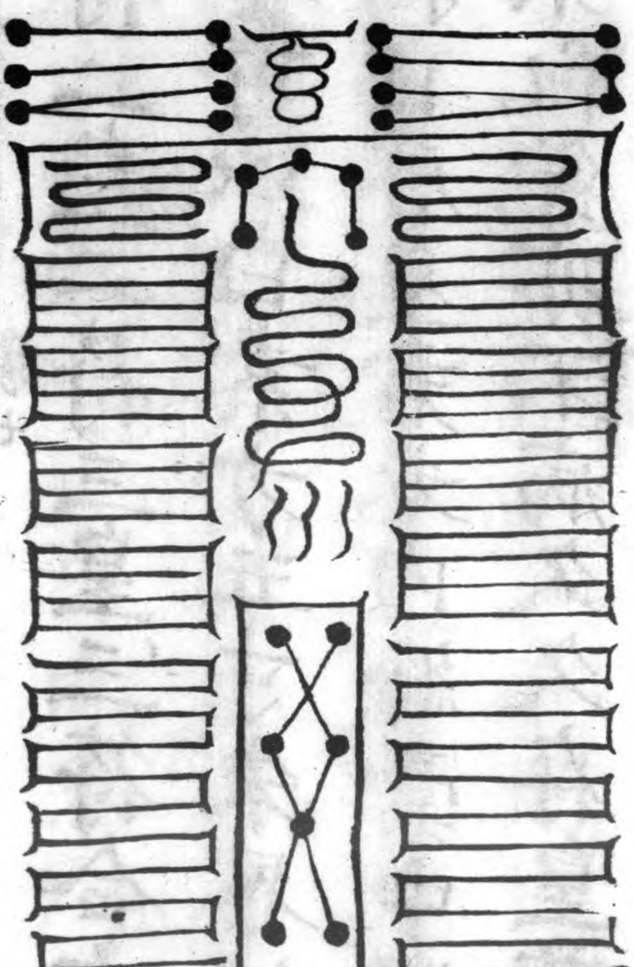
地皇招真符

人皇招真符



右三符薄紙廣一寸長三寸向皇屬方朱
筆書之用滿日王相時臨登壇水服之眞
神靈官即來降已曨矇見形久則分明也
受事竟未拜謁便服此符後欲服食復向
屬以次呑之亦可向東以水服之一皇一
符二皇二符三皇三符合六符也未能服
食可以白素方五寸朱界緑書之清齋王
相日啓皇君巻内絳囊中綴之心前失食
不飢飽亦不病久久存皇君神烝降符中
眞靈附兆身必成神仙矣

昇天符



右一符以竹中白衣方三寸青筆向王書之受道畢行功竟欲昇天先服此符乃飛去也昔衛叔卿授李少君登天之日傳

凡學道修眞功行未備不能通神洞見禍福皆當沐浴浣濯閑居燒香讀經覽圖鍊戒思

省身心首過改惡其同志人獨建立善有同
好者共相勸勵損已濟物守本崇源憑怙三
尊乞功德成就欲驗法自試施用皇文或傳
授啓告招眞降靈皆先靜寂定心清齋服符
安卧求夢訣判吉凶登壇入室有疑勿行當
如精潔久久有徵愼勿褊促冒疑强行人神
相誤殃考無原詳審諦憶無負今言

西城要訣三皇天文内大字 西城仙人施用

立成隱之玄丘之陰帛公記
錄天漢元年正月三日受

西城仙人王君曰天地合德乃共長存然其

中含妙資陰陽之眞陽布於外則品物咸章陰湊乎內則鬼神致妙斯乎咸章乃群品鼓動致乎存妙然後衆物可彈苟得其法則祅精可使若獲玄數神祇立至一不精不愼更爲損害

帛公曰前漢太初二年王君明授余大道之訣使燒香清齋三日三夜乃見告

仙人曰無名之名蓋我之宅有名之名樂我之稟無作之作令我之德有貨之貨罷我之賊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讒此

三者禍之車也小則危身大則殘家
仙人曰少不學道眞年衰更心營巳病方事
醫臨死乃求生譬渴乃穿井飢乃趍起耕俱
無及矣必反窈冥
仙人曰夫欲學道修眞延壽長生當避諸禁
忌如左

禁無施洩命夭沒　禁無大食烝脉閉
禁無大飲膀胱急　禁無大温消髓骨
禁無大寒傷肌肉　禁無寒食生病結
禁無涕唾失肌汁　禁無久視令目曦

禁無久聽聰明閉　禁無久泣神悲感
禁無卒呼驚魂魄　禁無內念志恍惚
禁無恚怒神不樂

仙人曰人但知食可以療飢不知學道可以
療死人但知飲可以止渴不知修道可以止
命人但知容媚爲好不知存神以益壽人但
知良藥可去病不知服食已助己人但知夜
可以逃身而不知爲藏形之數人但知僻側
之避難不肯爲變化之法人但知請求天命
不知留己則生身道深則知方養至則命通

仙人曰太陰之草名曰鉤吻得如食之入口便死太陽之草名曰黃精得如食之可以長生而世俗之徒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但畏鉤吻之毒不知黃精延命但知畏死不知尋生此六溺之夫五濁之徒爾若能棲心事外始可與言求生於是告小丹法用雄黃栢子拘魂制魄之方用籤之如左治栢子千下細簁去滓松脂十斤以和栢子雄黃一斤色如赤李者合藥中復擣如法蒸藥一日引之如飴正坐北向平旦頓服五丸百日

之後與神交

又小丹法

用水銀丹砂雄黃凡三物各使分等治和以白蜜丸如大豆清旦早起無雲霧日東向服七丸漱以華水一日再服服之三年身有光長服可不死

拘魂法

夫拘魂制魄三一當分泥丸絳宮丹田三者一體之靈府暮卧思存日如徑一尺鏡大使去面五寸遊於泥丸三府之間朝存月大小

法度如存日此道使人心堅神正魂魄不邪乃令妖精畏之百鬼可得而制者也余復受此法乃頓伏不起師曰法淺未足總邪余乃稽首有言於仙人曰少以不才羈累世業三隅未返遠尋生途妄存道旨于今十年然後

知聖妙之法不死之驗已微灼矣夫鳥獸觀幽房而慼高宇是人之所安積川重淵魚鼈之所便人民之所惡方之於己唯道是親既受玄旨治身之方當奉以施行與身同處而意猶鑽仰心雖未盡在昔嘗聞役使鬼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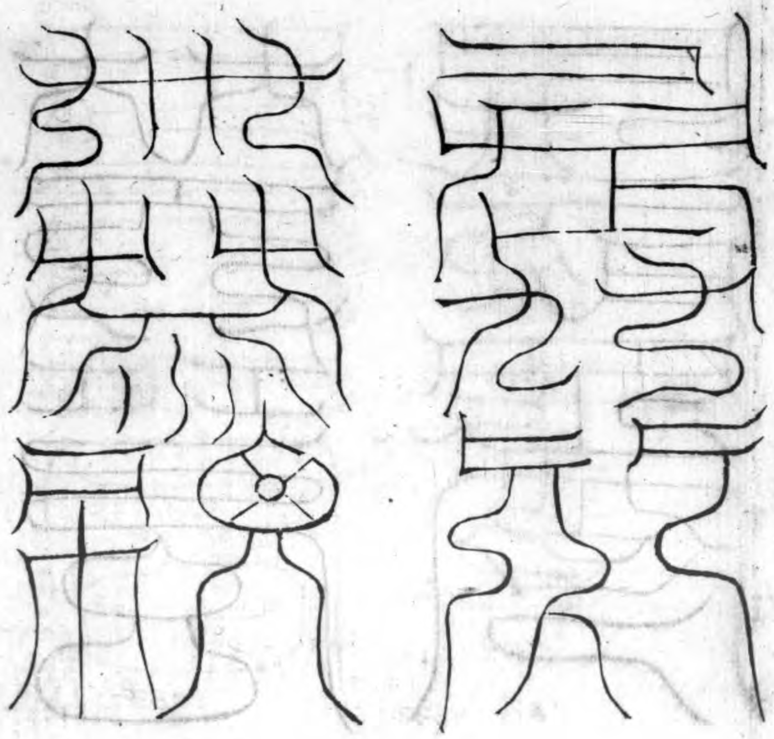
數召致百靈之法安坐則羣邪立湊施發則千祇合和未審則逆察冥漠有害乃咄嗟却禍實聞其法未覩其文然天地有常道德而弗教也猶扁鵲不以人死而棄其針也願蒙啓悟以開其心師乃使余還坐見語子未可教大道後三年將語子也乃退席却反執巾櫛三年竟未及啓白師曰汝可成也可更齋三日燒香沐浴告汝要道三皇天文大字太清中經金液神丹之法汝泄非其人滅族父母之鬼受刑於玄丘也余拜曰昔卞和斷足

而不釋璞者識眞之諦也今賜一言更生之願謹無泄矣

仙人曰皇文乃是三皇以前鳥跡之始大章者也三皇安業則天和地靜紀綱陰陽維制鬼神伏辜萬精與身俱生乃王母之所玩貴仙官之所崇仰眞寶文者也世世有此文者少有之者泰玄仙都九老仙君輒遣一直符衛此眞文書白錄者有過可不愼哉有之者但以贊行朝夕正心拜敬斯經則可享其所盡五兵五毒災禍之鬼一不敢視若施用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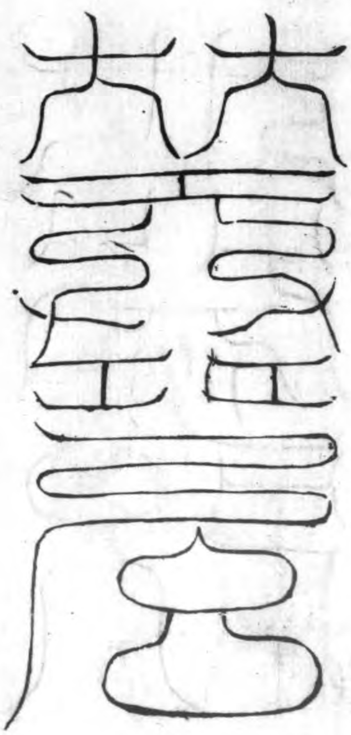
豈可論邪今爲䟽禁忌節度仙官校録致人
罪考如左子勤而戒之
授經非其人自說及天文罪至有天文罪至
族刑死父母之鬼受罰於太玄都
授經齋三日受經齋三日燒香沐浴禮拜而
施用如不爾者身面生瘡
授經後而不相愛受經後而不相親使鬼召
神無度鞭撻衆精無巳九天丈人使亂其胷
心及四肢血傷志向終敗
受經畢至甲子日夜西向存三皇文三卷相

去一尺許畢乃起向西三拜大字存於東方
一拜衣不借人違之者神不附體求道無應
修道之科也奉之者昌反之者必亡余伏受
節度畢師出懷中立成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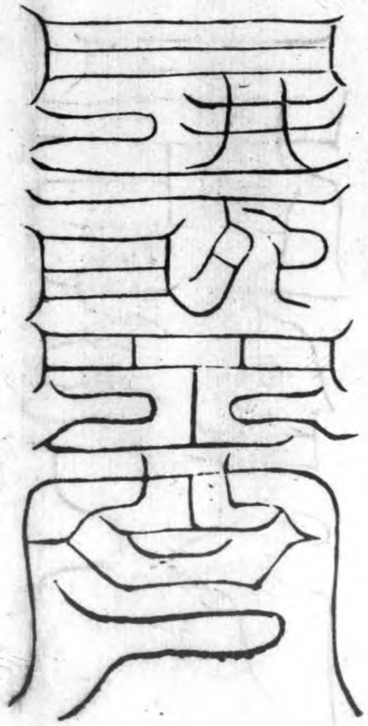


高上名靜齋五日丹
書帛五寸蓋藉靖室
中呂高士太和食頭
立形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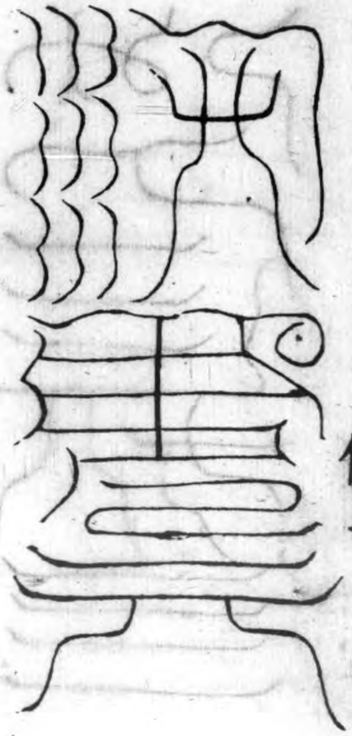
天皇名召司命青書
絲一尺清齋七日著
應中食項司命形見
可問吉凶勿久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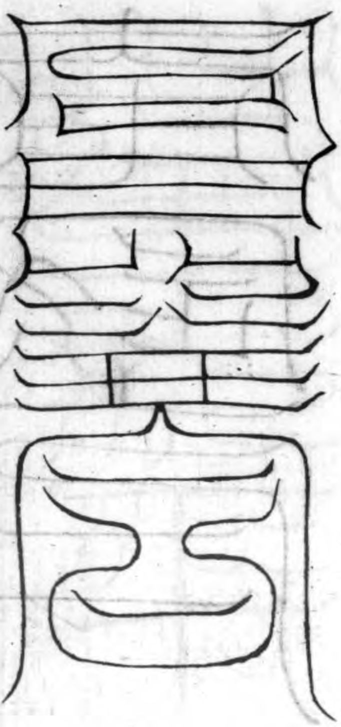
高天名可召司録如召司命法婦女帶淫目心閉



太上名可召司陰亦如召司命法書帶此符辟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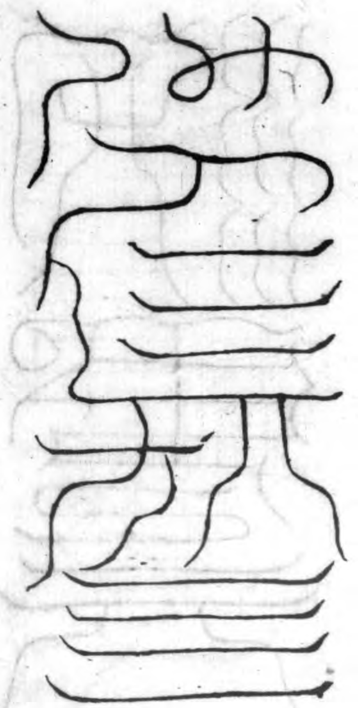


皇天名可召司危告齋三日赤書青著淨屋中司危立至可問吉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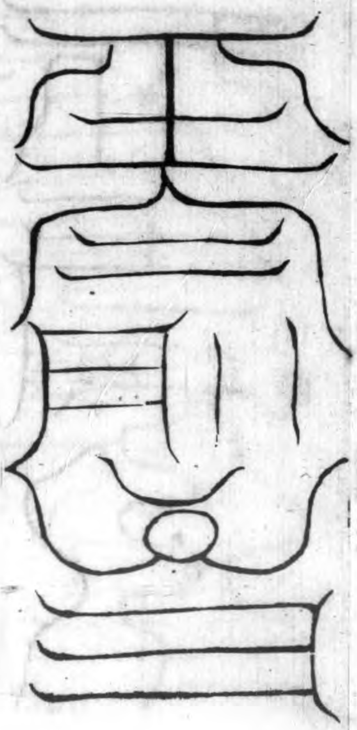


蒼天名可召天神齋五日丹書素五寸以丹著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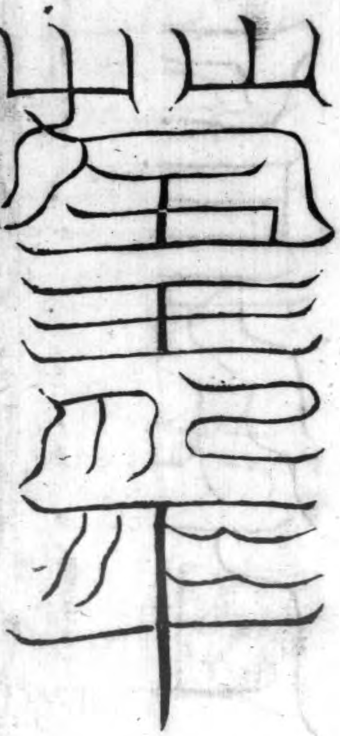
高皇名可召河伯如
召山神法著水中河
伯立至可問水旱



上帝名可召大丞相
告齋三十日丹書黃
著室中立至可問立
身可否吉凶



天帝名可召九天父
母齋如丞相法問我
後世及求願帶此書
無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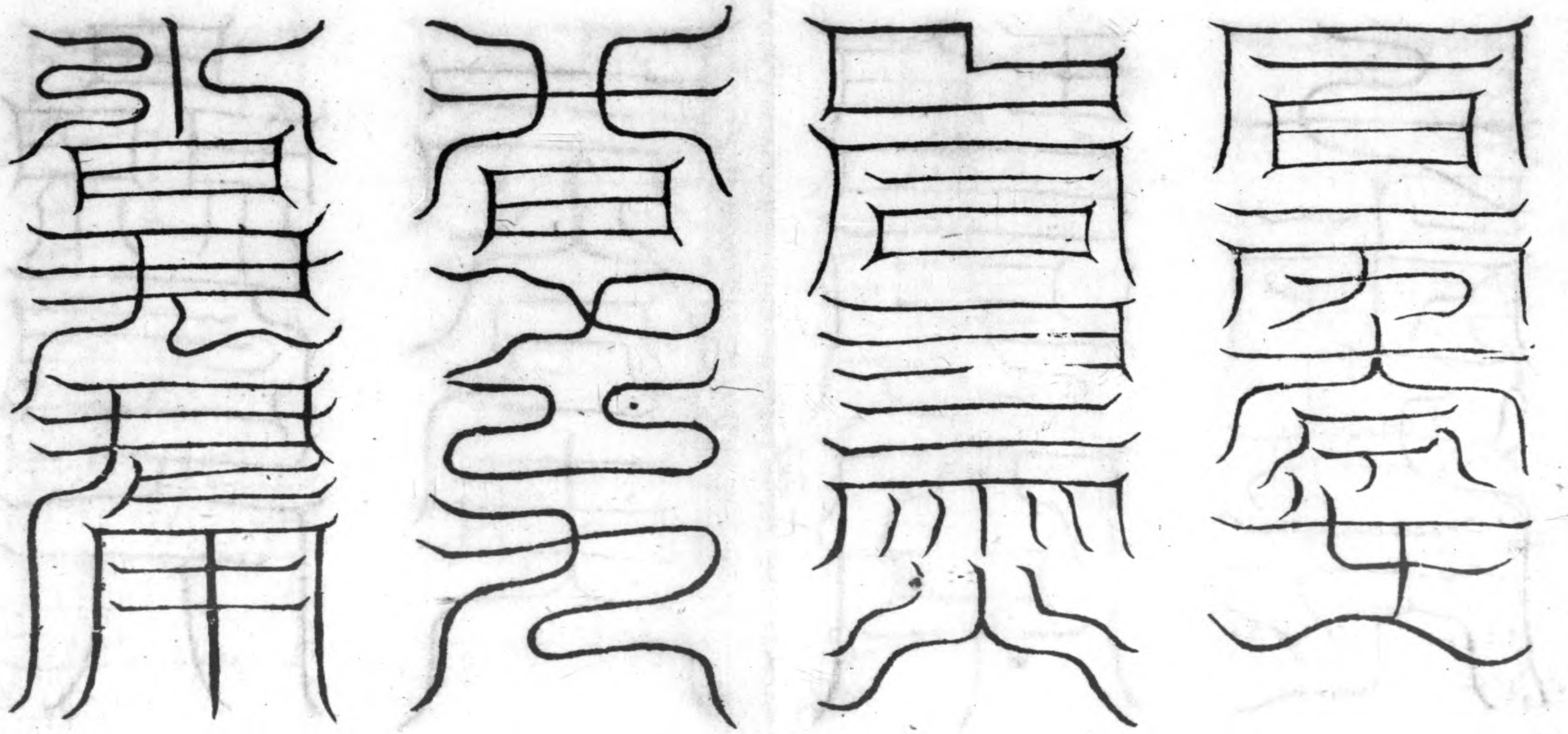
齋四日丹書紙上召
六丁於室中

齋四日召日月將軍於宅中

齋五日召日遊

齋五日召蜚廉

齋七日召天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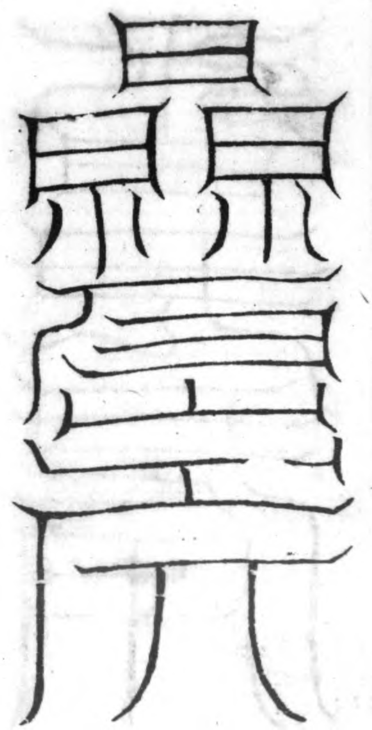


齋五日召社公

齋六日召土公

齋五日召阡陌亭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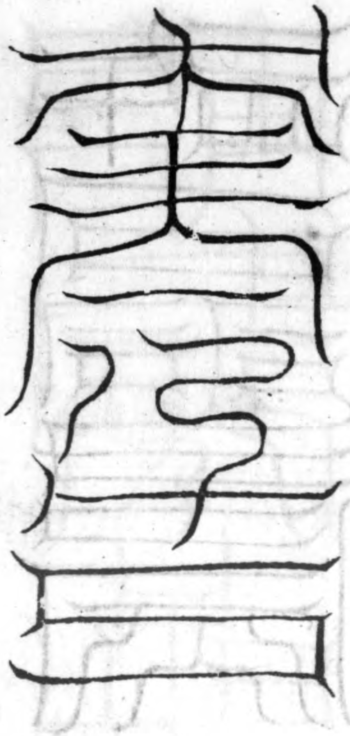
齋五日召百邪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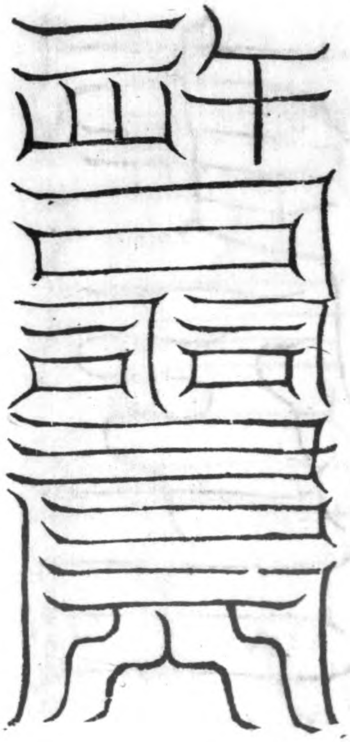
齋五日召門丞戶尉

齋五日召下蛇之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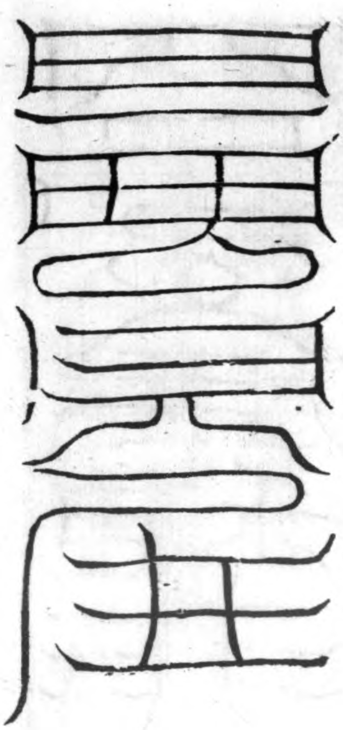
齋五日召河中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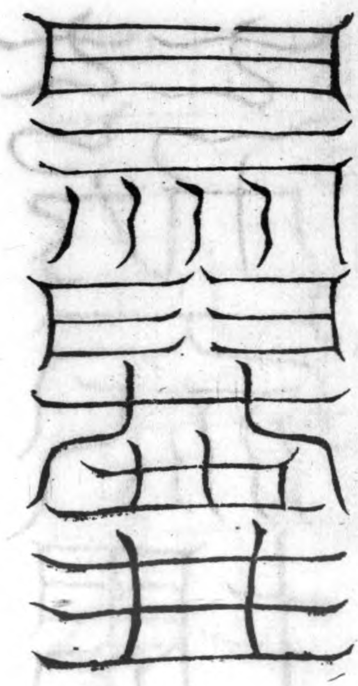
齋五日召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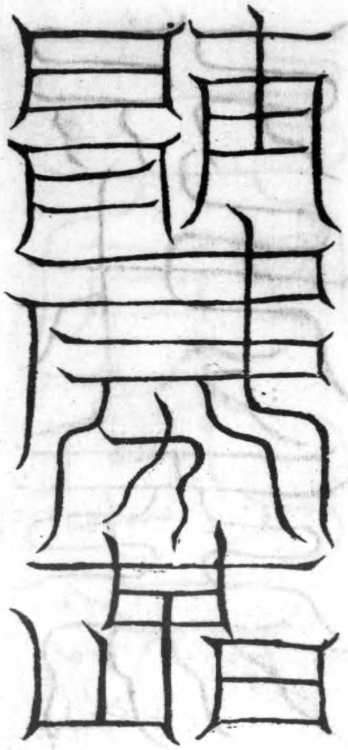
齋七日召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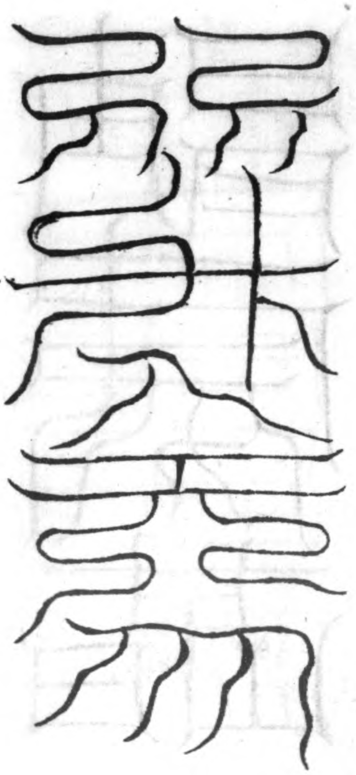
齋三日召魂神魄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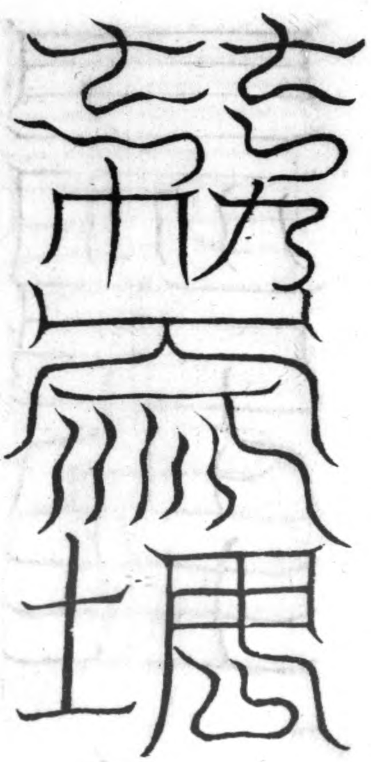
齋五日召百鳥之精
鳥頭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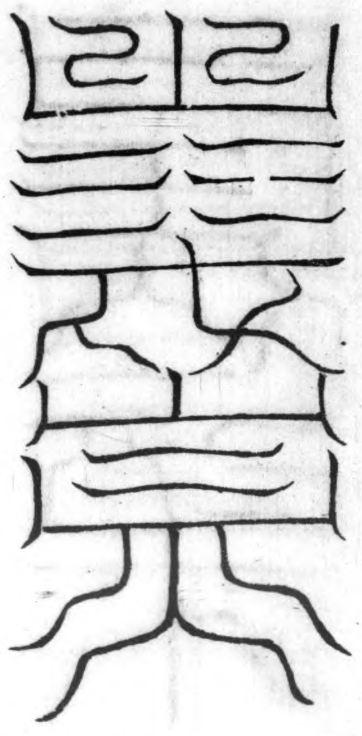
齋四日召地中百精
之神



齋七日召九天録史



齋七日召九天扶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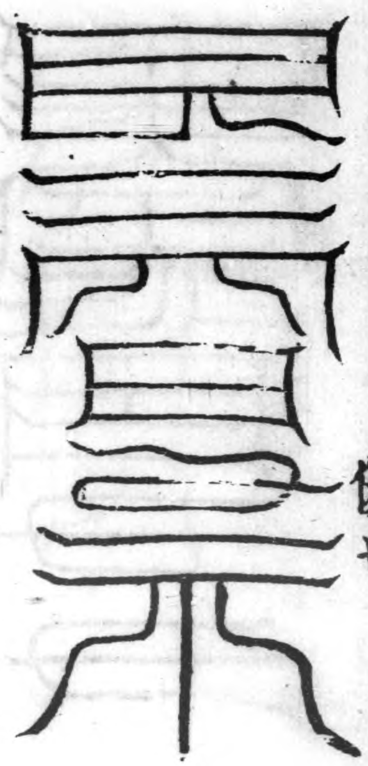


齋九日召北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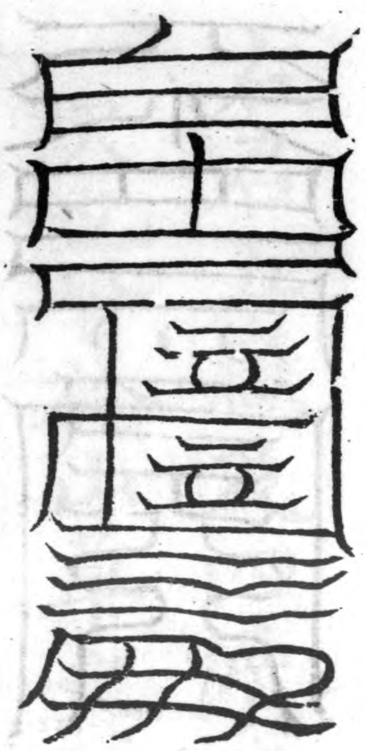
齋九日召南斗

齋二十日召百里精

齋十日召東嶽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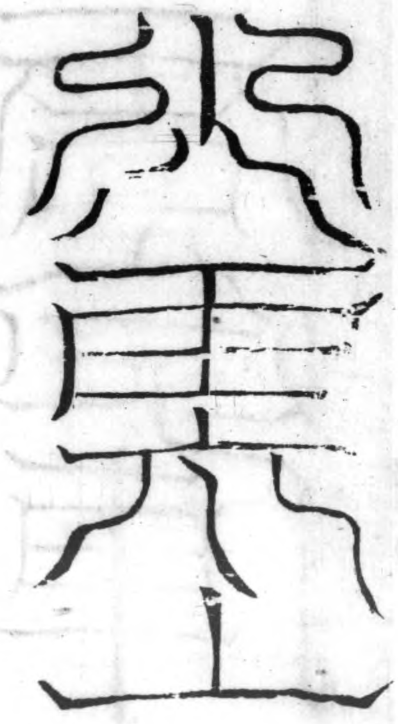
齋十日召西嶽君



齋十日召南嶽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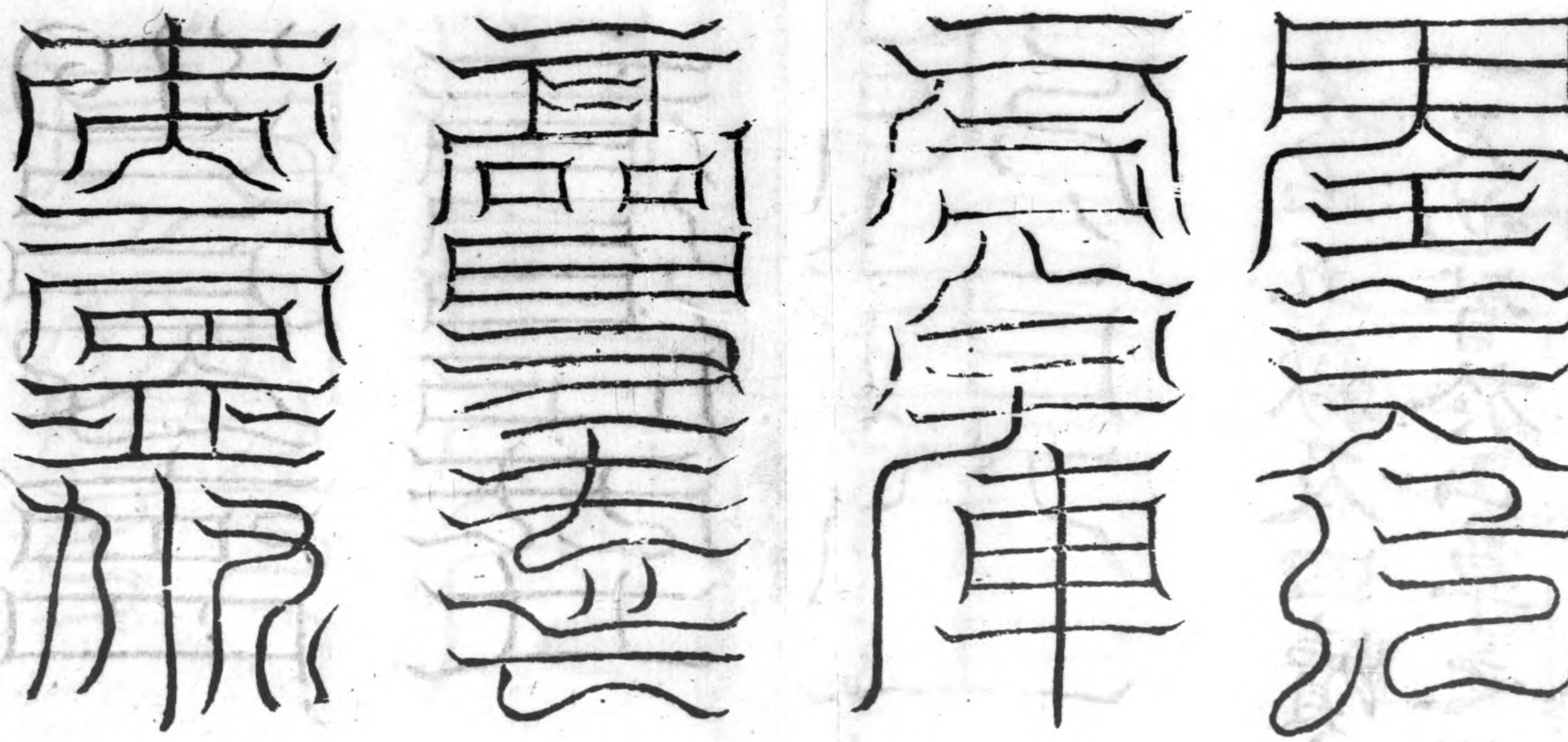
齋十日召北嶽君

召中嶽君主丹欲作
神丹先召問一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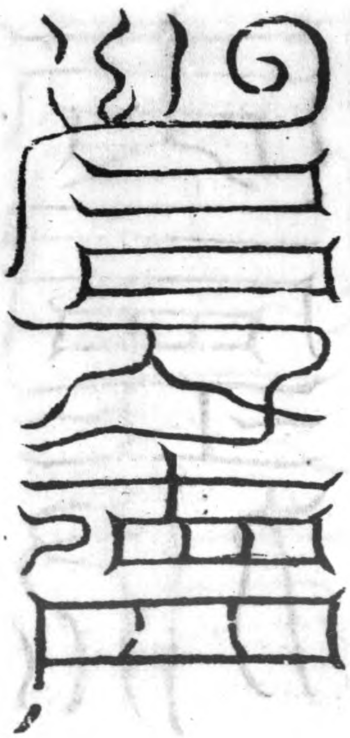


召四瀆夫人齋日同

右召五嶽及四瀆皆丹書若東嶽君用青
一尺也皆於山草之間通不令人見召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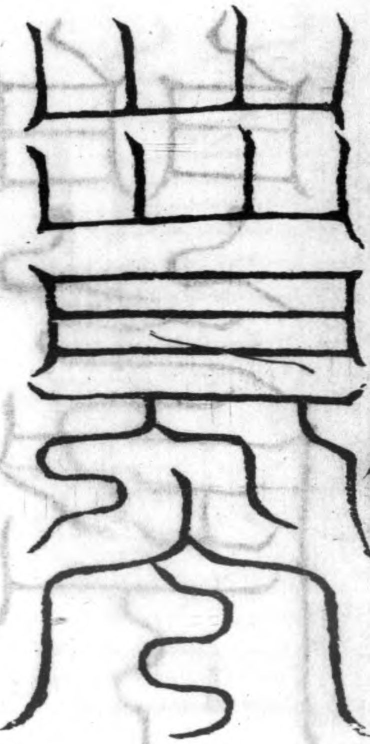


齋七日召河中夫人
丹書絳水上
齋六日召六甲父母
丹書帛於陰室
齋五日召北君夫魁
綱主者
齋十日召南海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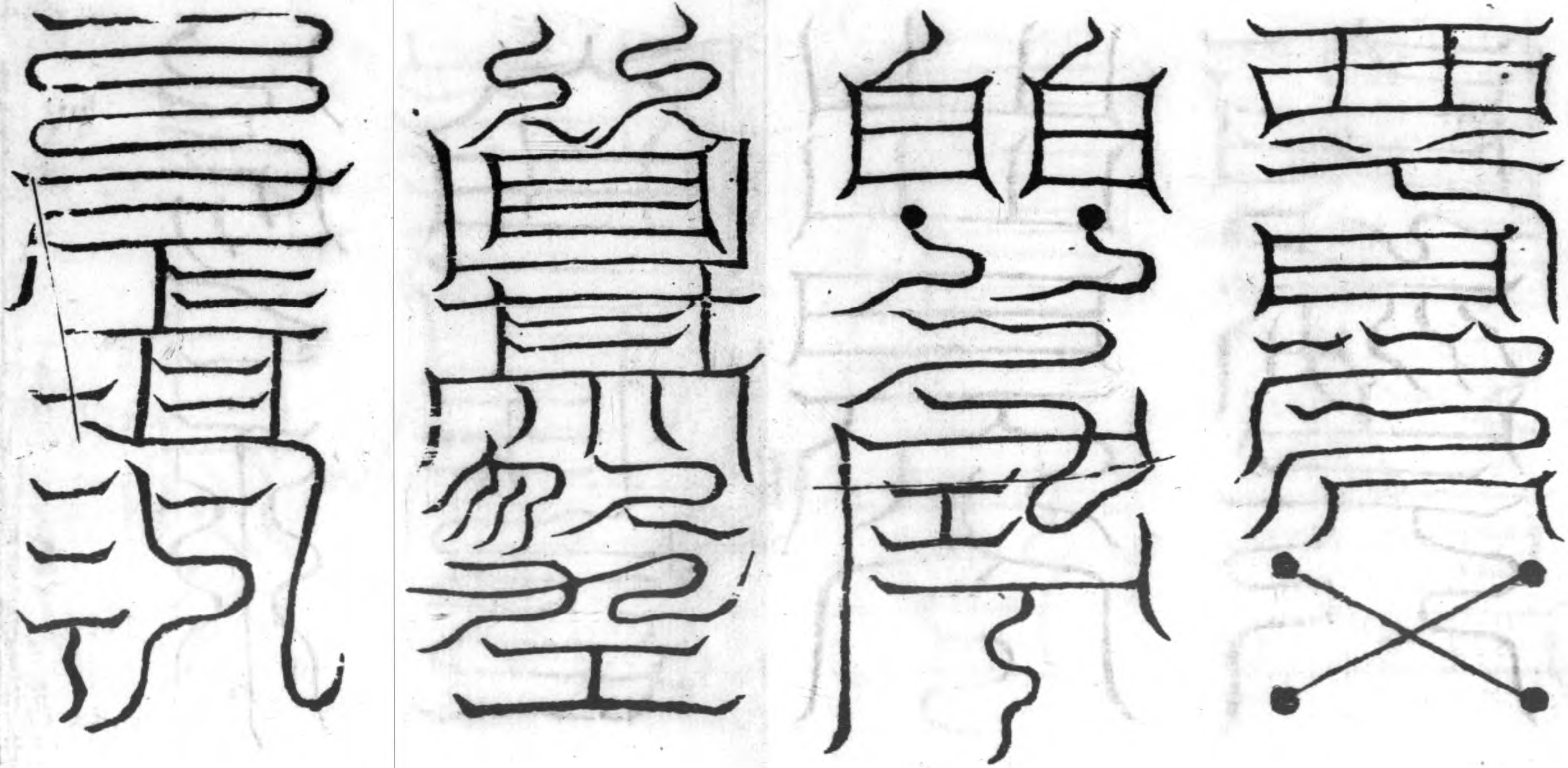
齋十月召高仙君

齋五日召平山大王



齋十日召蓬萊地主

齋七日召高仙玉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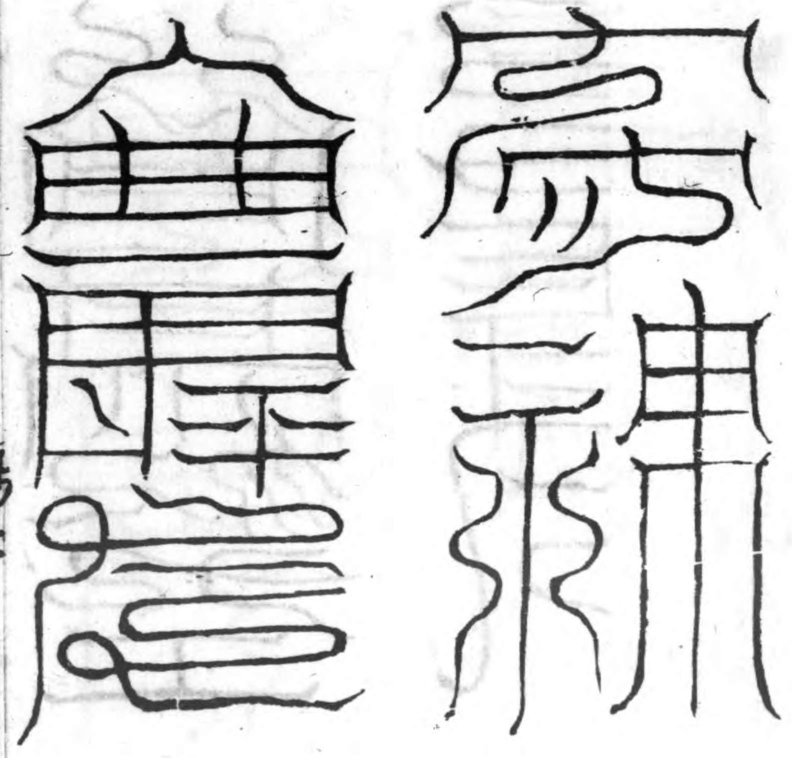


齋百日召王母青書
帛一尺於淨屋之中
拜而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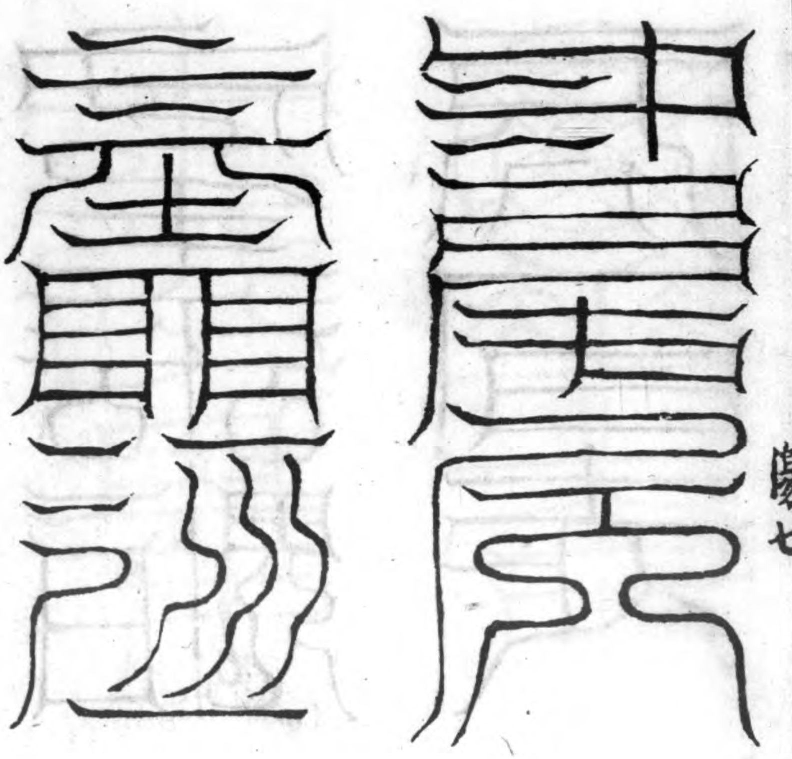
齋七日召衡山世子

齋七日召都官司命
夫人主變化先召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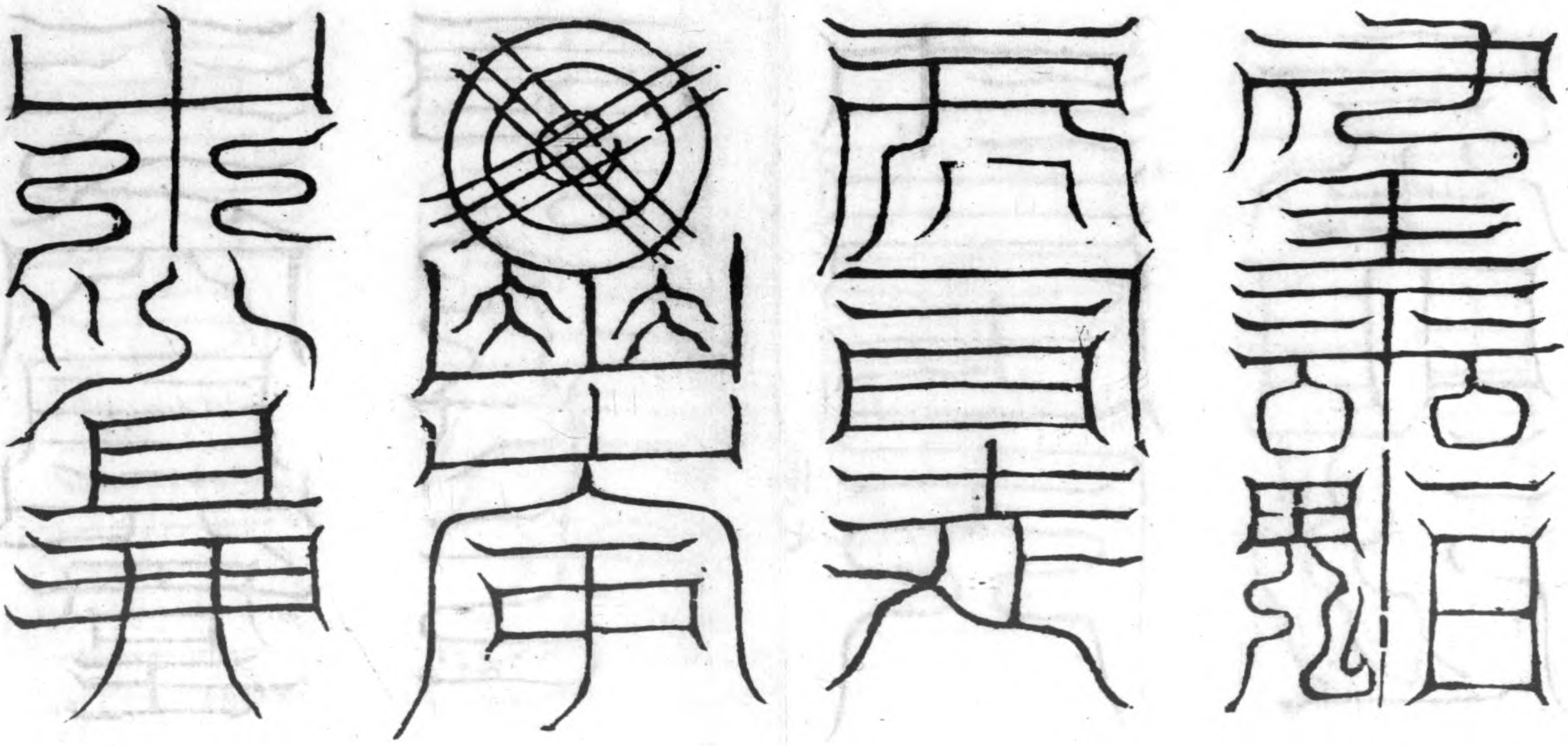
齋百日召九天父母
之世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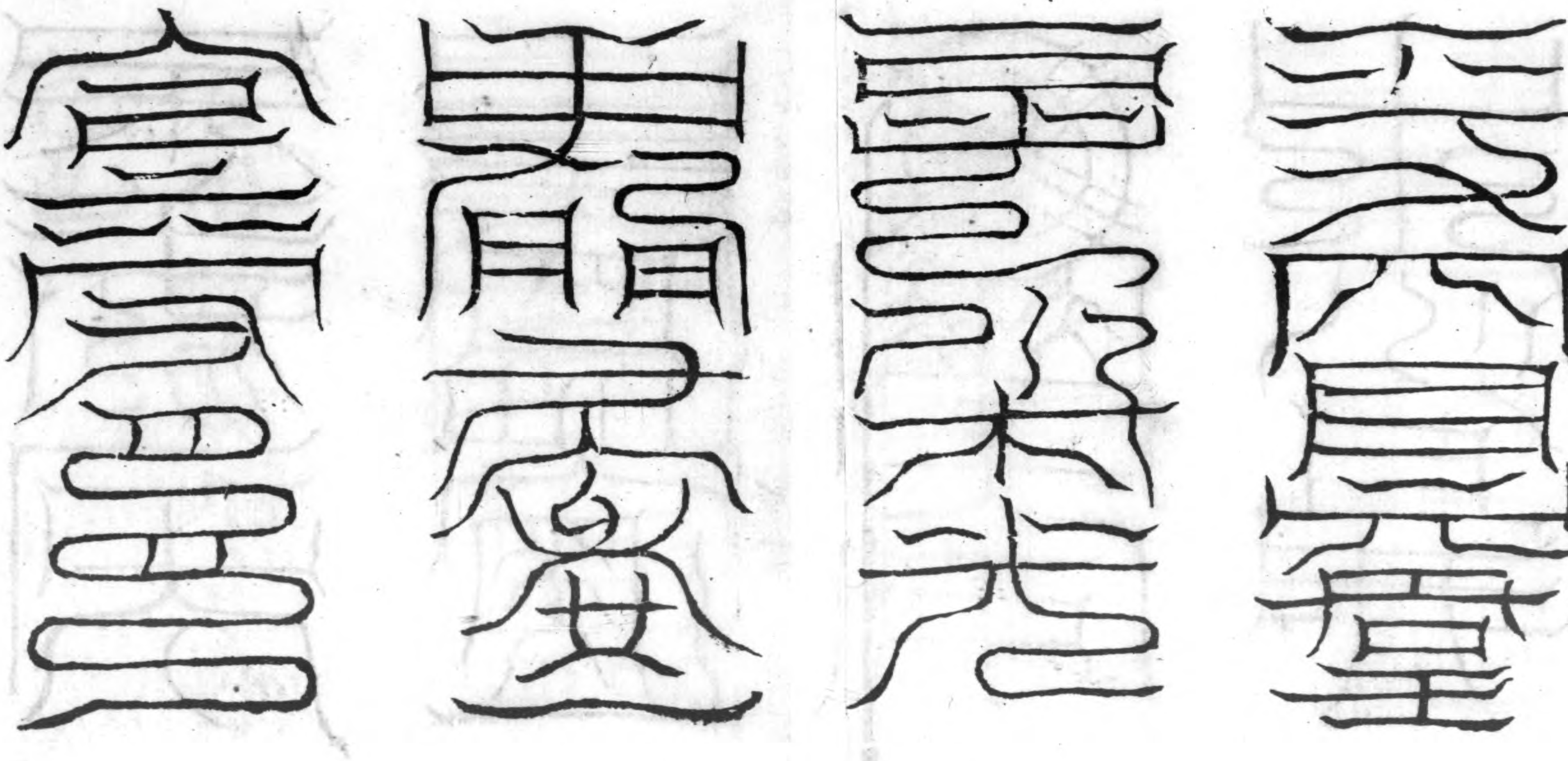
齋百日召黃山大伯
中明子
齋二十日召鬼使使
如人隨所向也



齋三十日召虎豹之
精於山中丹書楓木一
尺廣四寸精亦人也
齋十日召百草之精
丹書絳一尺於草間
亦人也



齋五日召百木之精
冊書黄一尺於林間
齋九日召河中将軍
齋千日召海中三大
夫
齋七日召源瀆攝都
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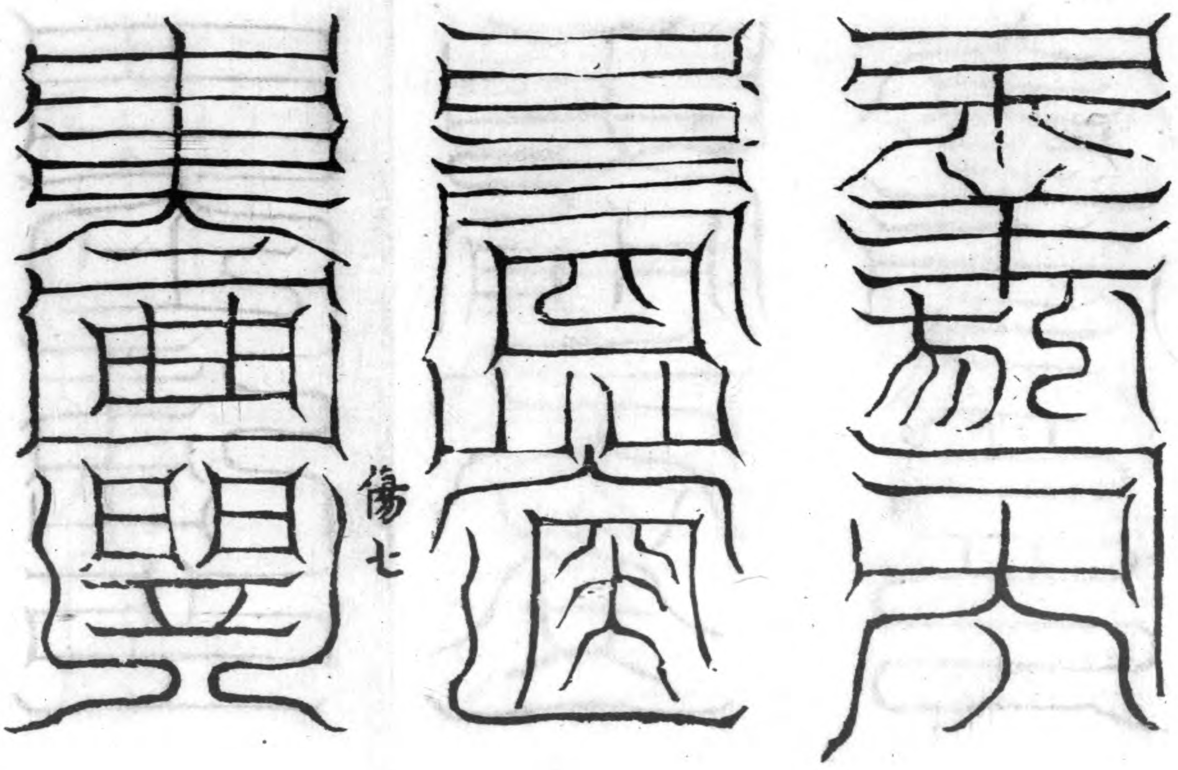


齋五十日召北斗父
母

齋百日召西嶽父母

齋百日召東嶽父母

齋百日召南嶽父母



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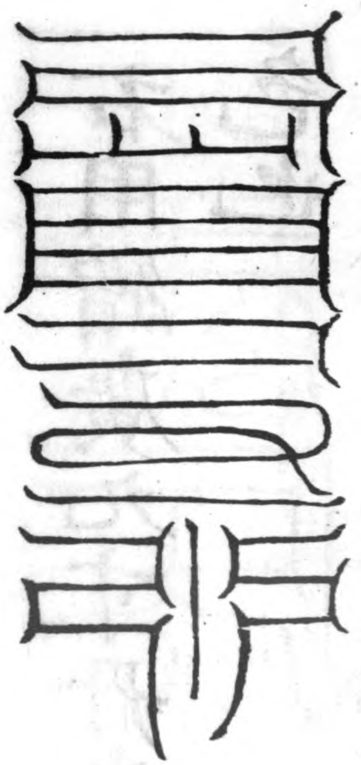
齋百日召北嶽父母

齋百日召中嶽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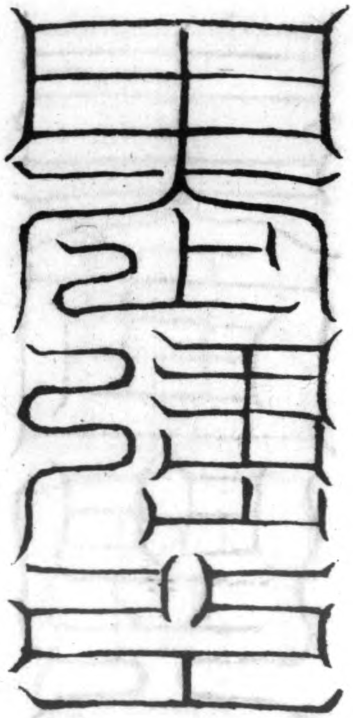
二十

齋五十四日召四瀆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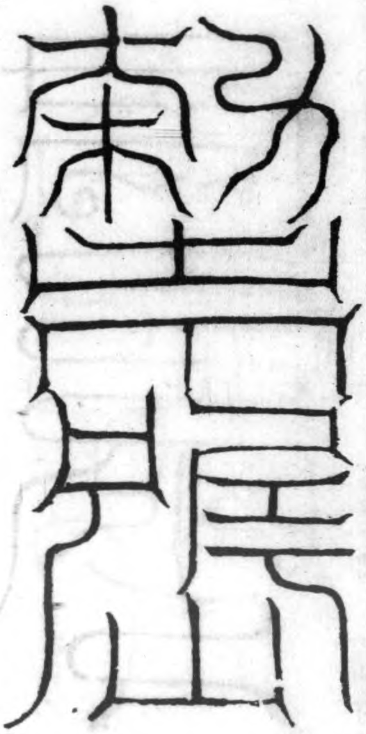
右用繒廣九寸丹書於室中隨方面所用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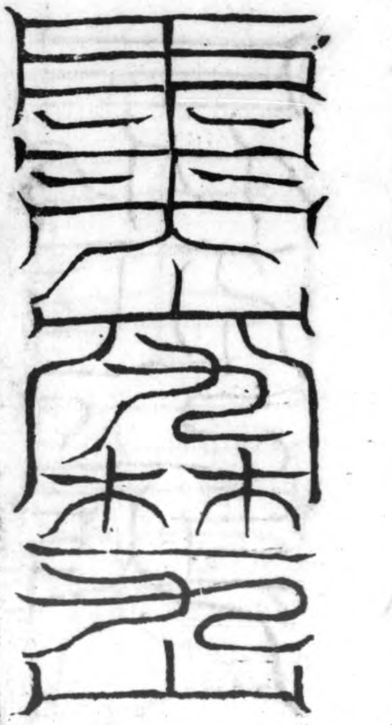
齋三十日召三河夕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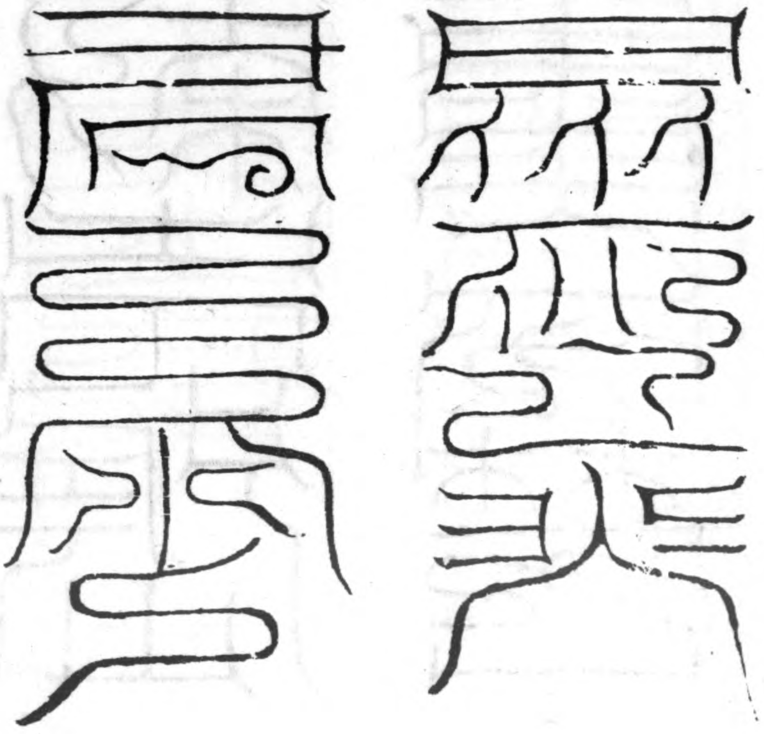
齋二十日召九江夫人



齋五日召天門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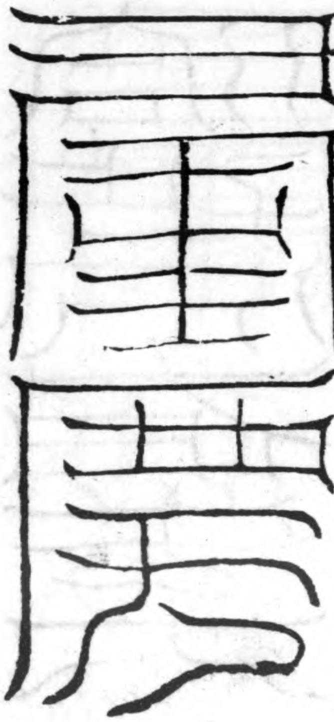
齋九日召百靈魍魎可取役使



齋十三日召三公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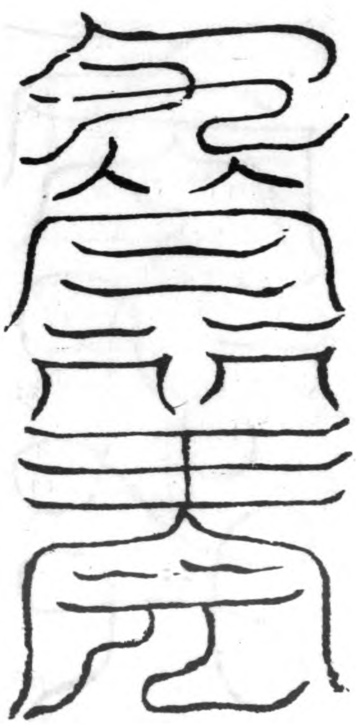
齋百日召東王父丹
書碧於淨室廣一尺
八寸謌而與之

齋百日召天皇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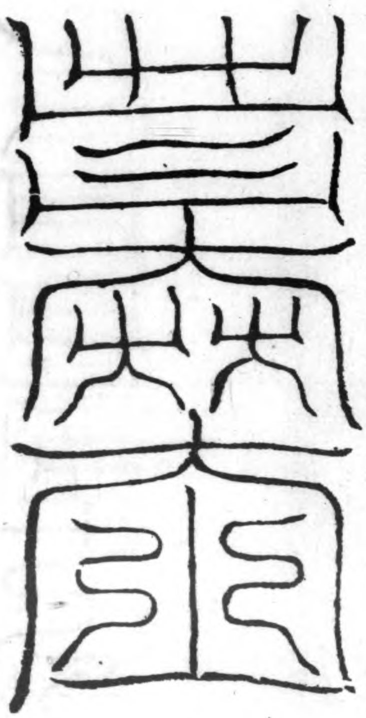


齋百日召人皇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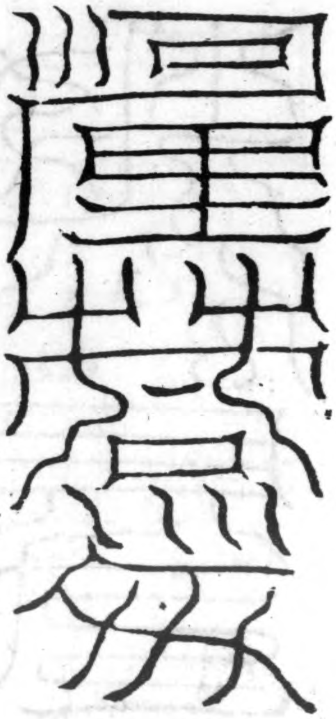
齋百日召地皇君帶
此於心前令人髮不
白延年長生



齋百日召九都仙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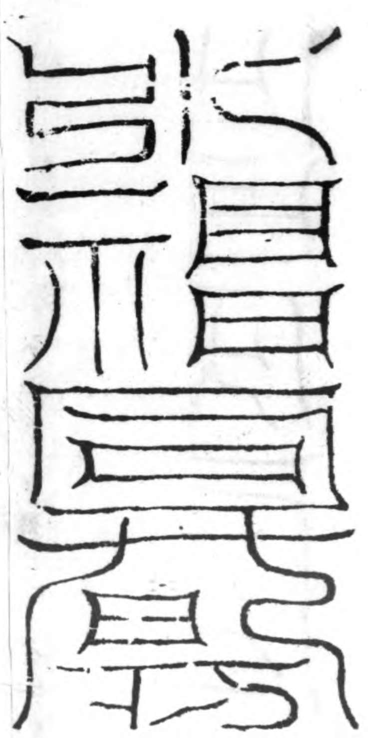


齋百日召太山君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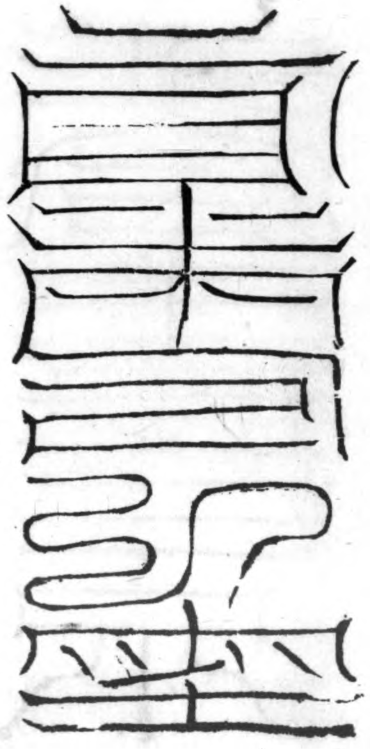


齋百日召天帝遊女

齋三十日召東越三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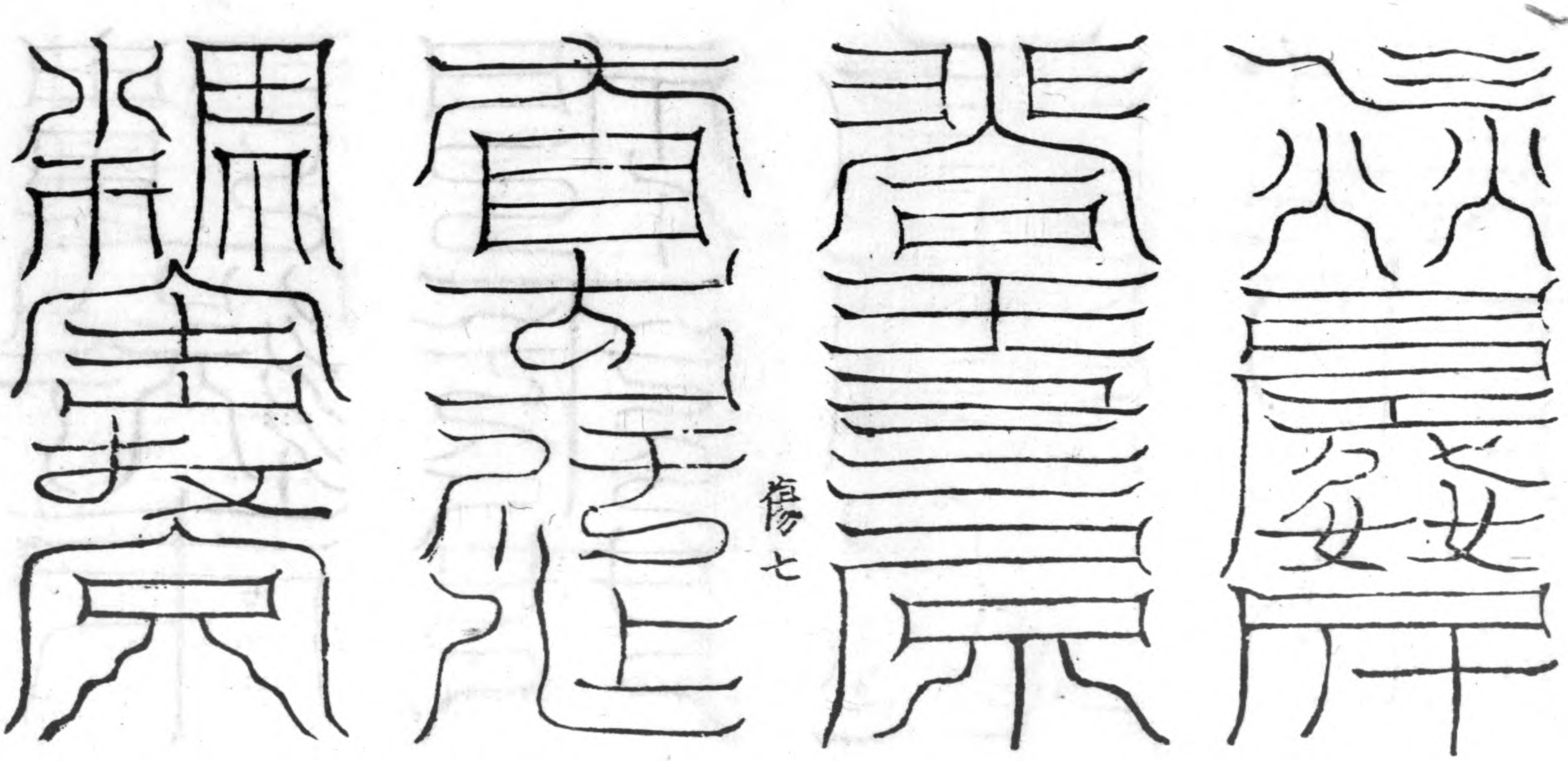


齋五十日召洛水將軍



齋十日召地胇丈人

齋三十日召土地百鬼師以供使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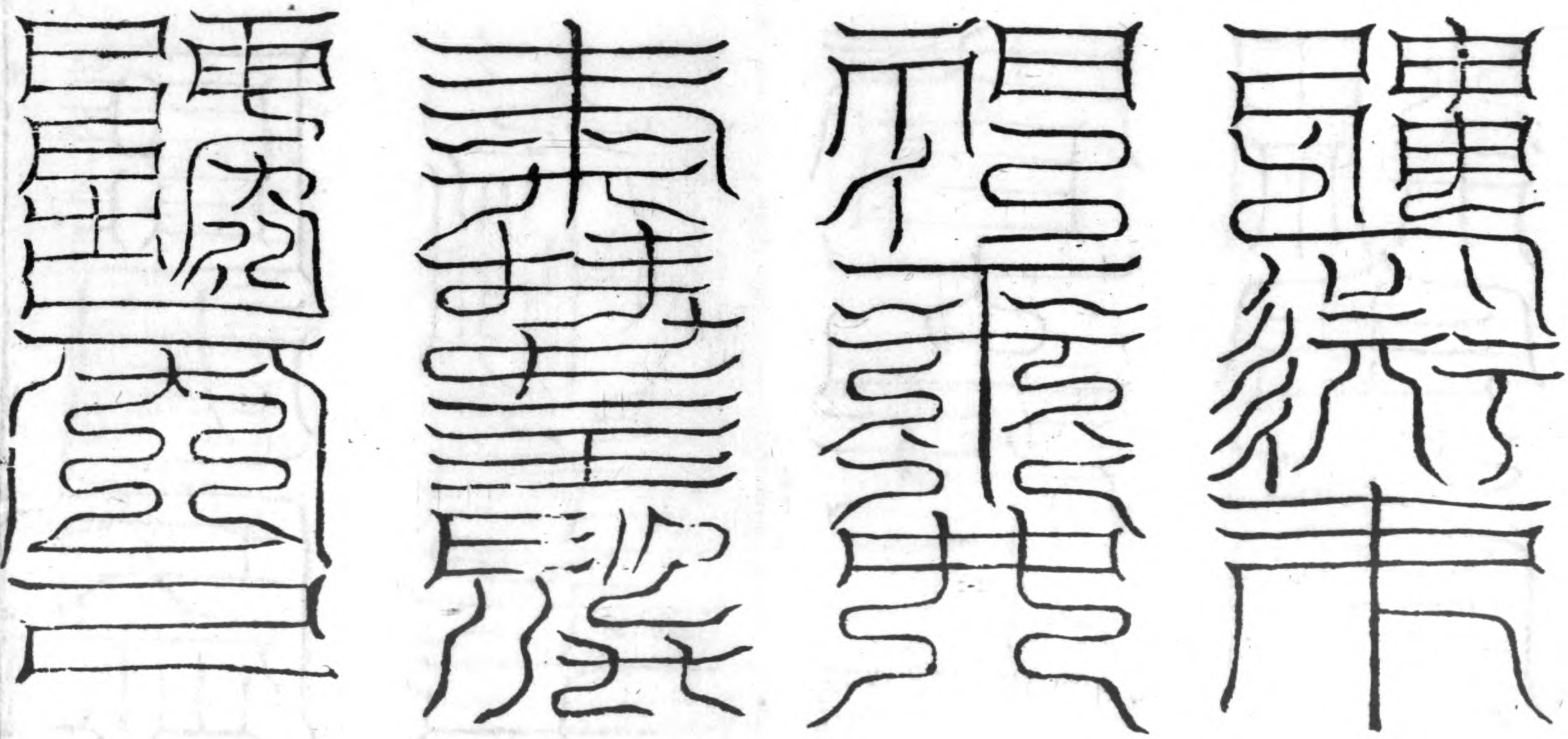


齋七日召土地百傷
亦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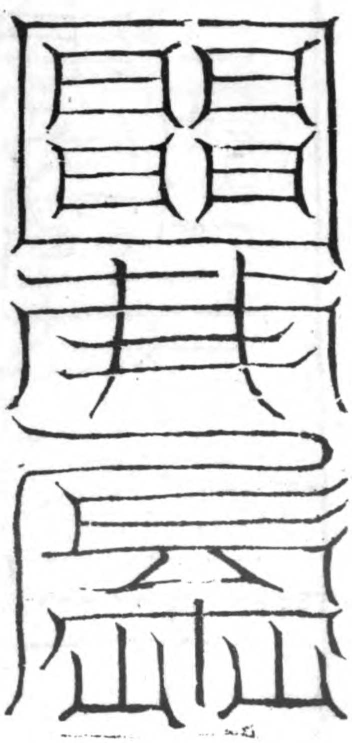
齋十日召玉女子安

齋三十日召高皇太
祖符著衣領中人爲
之服

齋三十日召高上聖
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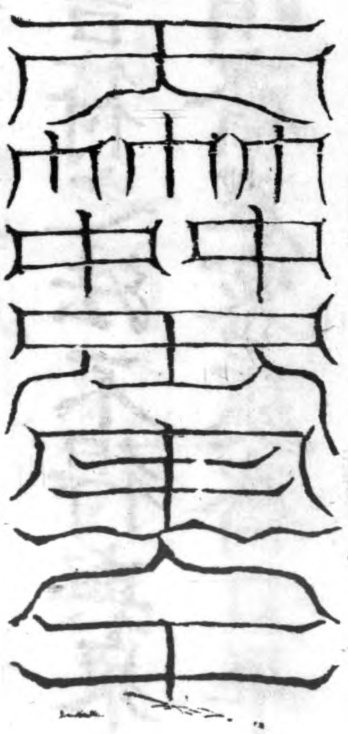


齋百日召司陰世祖
齋三十日召西海趙
天人
齋九十日召九烝丈
人入山帶此蛇蝎遠
人一里
齋七日召正一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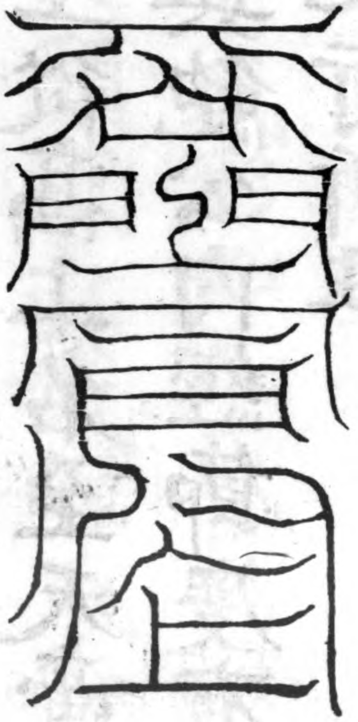


齋二十日召西嶽世子

齋三十日召太一丈人



齋三十日召已世祖父母埋符於門死者不還家



齋三十日召咤水王南嶽郎二人俱

上從高上名至天帝名合九行下注所施召
與鮑公内經節度有異若棲王君施行當從
九行所注
書符之法不得與衆共筆共墨共硯皆燒香
清齋在密處齋日畢夜於潔宅淨屋之中隨
月建仙衣服而召之召天神者以字向上召
五嶽三河江海百地之靈皆以字向地倚立
須史則或覩所召到矣天地神祇及山川之
精或形如人或鳥獸頭人身或鳥獸龍蛇身
人頭或長或短或香或臭或媚美色或可畏

惡當正色靜躬不得恐怯然後接事而問之彼亦登時答對又天神來不得久留當即遣之問非其道亦殺人皆丹書繏廣一尺二寸長亦同書不得中息而語也若已疏用五色節度廣狹之制一如之其無注記用繒色長短廣狹者一如丹書繏廣長尺二置以室中室中或家人經死罨穢殗或㿉乳婦或六畜生產皆爲不整雖齋戒精勤而天靈不至也

抱朴密言

抱朴子曰洪闡五濁之世則眞源不立譬於

清水流乎濁波之川不得獨激其鏡灼矣按
天文所召體在其家家自無緣都無有十餘
日不見穢汙者也如此當不如意已分明矣
例欲在山唯獨處不交人也好齋而待之必
如反掌也洪以咸和元年四月戊午於所居
陽七　二十四
西養特牛近二十頭時既有荒飢家道迍否
又縣多虎災不可防遏虎來侵損群牛前後
百日已六七頭矣爾乃出別止告齋十日棲
法召高山君使斷暴虎之害夜乃行事頃久
乃見一人著黃單衣戴進賢冠冠上又有赤

鳥形長短中人手指可長一尺許昂昂甚有
威儀自稱爲高山地主吾因有言令斷虎害
見答唯唯虎取牛時此居皃球先射之中髀
箭登時折在肉中尋竹中死虎果髀破又得
球箭鐵益審明也自後一里虎暴遂絶初受

此文唯先召高山君耳自後數召土公社公
及小鬼或河瀆之小神皆如言登時到但洪
精誠微薄心未專正未敢自信難召天皇世
祖五嶽十將三天九仙之大神恐不得宜序
而禍見及也三皇文及大字皆仙人王君所

集撰抄撮次第爲一卷可桉而用之徃聞鮑
南海説天文三皇大字有四萬言洪所見者
疑少鮑云是三天八會郡方文也隨其所用
桉而集之此所撰立成當不盡也鮑云彌演
天道與眞人參情當歸其本也要召役施行

皆當詳而獲福寧可輕哉桉科不敬交致罪
考何況召致失據乎鮑君不以洪淺薄乃見
授三文要道但才極凡流遂不能究洞神鬼
之幽耳長房賀然談昌慱生方展趙准並役
使鬼神撻戮萬靈而此數子亦因術驕奢不

正其身遂並不獲其終豈不悲哉人間之交
猶存冲卑以自先持時有不免於罪罰者況
爲鬼神主者當使心形不負於毫末適乃過
半耳而可縱恣其本性邪洪甞聞李先生道
經之宗李先生自說往在瀛洲詣董仲君仲
君有九天大有經四卷小有經四卷字方二
寸落落踈秀卷大如五寸竹椄目錄云有百
萬言先生疑其文少字多仲君言此文非世
上文也乃三天八會之大章也一字有三十
三字東西上下隨形所用分集之指擿大有

上數字見授眞上宿之奧典也以此方三皇
內文天文大字何緣四卷無四萬言也又鮑
先生節解説三皇大字抄出大小有文而別
名之耳如是而論盖了了也又齋日當以三
皇大字著左右也心常正思慕眞靈象也又

宜傍存六甲直符今日甲子直符王文卿也

洞神八帝妙精經

七經同卷

内觀經　說了心經　内丹經　真定經
内日用妙經　外日用妙經　因緣經

傷八

七經同卷

太上老君內觀經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

太上老君內丹經

太上內丹守一真定經

太上老君內日用妙經

太上老君外日用妙經

太上說轉輪五道宿命因緣經

傷八

太上老君内觀經

老君曰天地媾精陰陽布化萬物以生承其宿業分靈道一父母和合人受其生始一月爲胞精血凝也二月成胎形兆胚也三月陽神爲三魂動而生也四月陰靈爲七魄靜鎮形也五月五行分藏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腑用滋靈也七月七精開竅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眞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精也十月炁足萬象成也元和哺食時不停也太一帝君在頭曰泥丸君總衆神也照生識

神人之魂也司命處心納生死也元英居左制三魂也白元居右拘七魄也桃孩住臍深精根也照諸百節生百神也所以周身神不空也元炁入鼻灌泥丸也所以神明形固安也運動住止關其心也所以謂生有由然也

予內觀之歷歷分也心者禁也一身之主心能禁制使形神不邪也心則神也變化不測故無定形所以五藏藏五神魂在肝魄在肺精在腎志在脾神在心所以字殊隨處名也心者火也南方太陽之精主火上爲熒惑下

應心也色赤三葉如蓮花神明依泊從所名也其神也非青非黃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曲非直非柔非剛非厚非薄非圓非方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正放之則狂清淨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

暗迷一方但能虛寂生道自常永保無爲其身則昌也以其無形莫之能名禍福吉凶悉由之矣所以聖人立君臣明賞罰置官僚制法度正以教人人以難伏唯在於心心若清淨則萬禍不生所以流浪生死沉淪惡道皆

由心也妄想憎愛取捨去來染著聚結漸自
纏繞轉轉繫縛不能解脫便至滅亡由如牛
馬引重趍泥轉增陷没不能自出遂至於死
人亦如是始生之時神元清靜湛然無雜既
受納有形形染六情眼則貪色耳則殢聲口
則耽味鼻則受馨意隨健羨身欲肥輕從此
流浪莫能自悟聖人慈念設法教化使内觀
已身澄其心也
老君曰諦觀此身從虛無中來因緣運會積
精聚炁乗華降神和合受生法天像地含陰

吐陽分錯五行以應四時眼爲日月髮爲星辰眉爲華蓋頭爲崐崘布列宮闕安置精神萬物之中人最爲靈性命合道人當愛之内觀其身惟人尊焉而不自貴妄染諸塵不淨臭穢濁亂形神熟觀物我何踈何親守道長生爲善保眞世愚役役徒自苦辛也

老君曰從道受分謂之命自一稟形謂之性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出謂之志事無不知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慧動而營身謂之魂靜而鎮形謂之魄流行

骨肉謂之血保神養炁謂之精炁清而駛謂之榮炁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神謂之身萬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閡謂之質狀貌可則謂之體大小有分謂之軀衆思不測謂之神邈然應化謂之靈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身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情變化不測通神群生在人之身則爲神明所謂心也所以教人修道則修心也教人修心則修道也道不可見因生而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則道廢道廢

則生亡生道合一則長生不死羽化神仙人不能長保者以其不能内觀於心故也内觀不遺生道長存

老君曰人所以流浪惡道沉淪滓穢縁六情起妄而生六識六識分别繫縛憎愛去來取捨染著煩惱與道長隔所以内觀六識因起六欲識從何起識自慾起慾從何起慾自識起妄想顛倒而生有識亦曰自然又名無爲本來虛靜元無有識有識分别起諸邪見邪見既興盡是煩惱展轉纏縛流浪生死永失

於道矣

老君曰道無生死而形有生死所以言生死者屬形不屬道也形所以生者由得其道也形所以死者由失其道也人能存生守道則長存不亡也

老君曰人能常清靜其心則道自來居道自來居則神明存身神明存身則生不忘也人常欲生而不能虛心人常惡死而不能保神亦由欲貴而不用道欲富而不求寶欲速而足不行欲肥而食不飽也

老君曰道以心得心以道明心明則道降道降則心通神明之在身由火之因卮也明從火起火自炷發炷因油潤油藉卮停四者若廢明何生焉亦如明緣神照神託心存心由形有形以道全一物不足明何依焉所以謂之神明者眼見耳聞意知心覺分別物理細微悉知由神以明故曰神明也

老君曰虛心者遣其實也無心者除其有也定心者令不動也安心者使不危也靜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使不邪也清心者使不濁

也淨心者使不穢也此皆以有令使除也四見者心直者不反覆也心平者無高低也心明者無暗昧也心通者無窒礙也此皆本自照者也粗言數者餘可思也

老君曰知道易信道難信道易行道難行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守而不失乃常存也

老君曰道也者不可言傳口受而得之常虛心靜神道自來居愚者不知勞其形苦其心役其志躁其神而道愈遠而神愈悲背道求

道當慎擇焉
老君曰道貴長存保神固根精炁不散純白不分形神合道飛昇崐崘先天以生後天以存出入無間不由其門吹陰煦陽制魄拘魂億歲眷屬千載子孫黃塵四起騎羊真人金堂玉室送故迎新
老君曰內觀之道靜神定心亂想不起邪妄不侵固身及物閉目思尋表裏虛寂神道微深外藏萬境內察一心了然明靜靜亂俱息念念相系深根寧極湛然常住杳冥難測憂

患永消是非莫識

老君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故我求道無不

受持千經萬術惟在心也

太上老君内觀經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

若夫修道先觀其心心爲神主動靜從心心動無靜不動了眞心爲禍本心爲道宗不動不靜無想無存無心無動有動從心了心眞性了性眞心心無所住住無所心了無執住

無執轉眞空無空處空處了眞
老君曰吾從無量刧來觀心得道乃至虛無
有何所得爲諸衆生強名得道
老君曰吾觀衆生不了其心徒勞浩刧虛役
其神於心無了永刧沉淪依吾
聖教逍遥抱眞　偈八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

太上老君內丹經

老君曰夫學長生久視不死之道先須理心正行然後習氣道則有三上有還丹金液中有神水華池下有五金八石術亦有三上有神仙抱一中有富國安民下有强兵戰勝若得其一萬事畢矣神仙抱一者玉爐烜赫姹女端嚴嬰兒含嬌深根固蔕五行匹配八卦相連此之謂上也富國安民者龍盤金鼎虎繞丹田黑白眞金鉛汞至寶水火旣濟日月騰輝一片火輪九年丹竈此之謂中也强兵

戰勝者一殿恢張三峯蒼翠表夫妻之心意
放龍虎以往來兩湊玄關一泥丸道此之謂
下也
老君曰夫煉大丹者精勤功行清靜身心僻
靜深山幽玄石洞絕於雞犬斷却是非不覩
外物不聽外聲一心內守無勞外求大凡修
道必先修心修心者令心不動心不動者內
景不出外景不入內外安靜神定炁和元炁
自降此乃眞仙之道也
老君曰聖人以身爲國以心爲君心正則萬

法皆從心亂則萬法皆廢復以精氣爲民民安則國覇民散則國廢

老君曰修生之法保身之道因氣安精因精養神神不離身身乃長徤凡修大道利於生靈之性發人智見使人達道得天冲虛之氣也

老君曰心有所愛不用深愛心有所憎不用深憎如覺偏頗即隨改正處富者勿謂長富居貧者勿謂長貧貧富之中常當奉道道不在煩心不可亂勿思衣食勿思嗜慾勿思名

利勿思榮辱抱一守中自然之道也
老君曰夫煉大丹者固守爐竈返老還童功
成行滿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髓一年
益氣二年益精三年益脉四年益肉五年益
髓六年益筋七年益髮八年益骨九年益變

形神身中有三萬六千精光神居身不散身
化爲仙足下雲生頂中鶴舞號曰長生修功
不怠關節相連五臟堅固内炁不出外炁不
入寒暑不侵兵刃不傷昇騰變化壽齊天地
玉女侍衛玉童相隨上佐

玉皇下度黎庶號曰真人

老君曰玄中有玄是我命命中有命是我形形中有形是我精精中有精是我氣氣中有氣是我神神中有神是我自然之道也

老君曰長生之體久視之門洗心易行乃成正真然除想化物要淨六根邪魔遠離衆病無因通幽顯聖無不成真須明恍惚轉彌帝君太上曰自己三清何勞上望自己老君何勞外覓知之修煉謂之聖人矣

太上老君内丹經

太上內丹守一眞定經

南嶽七金寶山慶華紫光天母傳

仰聞
大道混沌始分分立天地日月經緯交合元
氣陰陽之精道法生成保命養形世人茫昧
貪慾天生今傳聖義兆當敬行
元始上帝告諸新學衆眞曰我有妙道久秘
發言夫動二以爲陰靜一以爲陽二則有變
一則守常知常悟明抱一契靈兆欲久視當
服金晶定神御氣眞息綿綿綿綿綿綿存之玄中

之玄中田流火陰魄上迎坎離交固變化自然惟定爲本是名靈根光明赫奕自照乾坤緑腸丹髓萬世長存陰去陽純白日超昇於是

玉宸大道君曰此爲一身之寶萬氣之母兆得其母六子生焉兆當精思其義守其眞定自然形神俱妙與道爲一與天爲徒道莫大焉是時新學諸眞聞是妙道退居靜室專一靜思反其太初成至眞道

太上內丹守一眞定經

太上老君内日用妙經

夫日用者飲食則定禁口獨坐莫起一念萬事俱忘存神定意口唇相粘牙齒相著眼不視物耳不聽聲一心内守調息綿綿微微輕出似有如無莫教間斷自然心火下降腎水上昇口内甜津自生靈眞付體自知長生之路十二時辰常要清靜靈臺無物爲之清一念不起爲之靜身是炁之宅心是神之舍意行則神行神行則炁散意住則神住神住則氣聚五行眞氣結成刀圭自然身中有聲行

處坐卧常覺身體如風之行腹内如雷之鳴冲和氣透醍醐灌頂自飲刀圭耳聽仙音無絃之曲不撫而自聲不鼓而自鳴神炁相結如男子懷孕得觀内境神自言語是虛無之宅與聖同居煉就九轉結成大丹神自出入與天地齊年日月同明脫離生滅矣每日体教有損失十二時辰常要清靜炁是神之母神是炁之子如鷄抱卵切要存神養炁能無離乎妙哉玄之又玄人身中有七寶事爲富國安民精炁血滿也精是水銀血是黄金炁

是美玉髓是水晶腦是靈砂腎是琿璖心是
珊瑚此是七寶歸身不散煉就大藥萬神盡
登仙矣

太上老君內日用妙經

太上老君外日用妙經

敬天地　重日月　懼國法　依王道

孝父母　上謙讓　下和睦　好事行

惡事止　成人學　破人斷　高知危

滿知溢　靜常安　儉常足　慎無憂

忍無辱 去奢華 務真實 掩人非
揚人德 行方便 和隣里 親賢善
遠聲色 貧守分 富施惠 行平等
休倚勢 長克己 莫嫉妬 少慳貪
除狡猾 逢寬解 積人行 許不違
話有信 念孤寡 濟貧困 救危難
積陰德 行慈惠 休殺生 聽忠言
莫欺心 依此行 可超昇

太上說轉輪五道宿命因緣經

爾時
太上老君在迦維羅衛國精舍中與諸天仙
地仙仙童玉女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九月
長齋一時訖竟從神舍中出往到舍衛國祇
樹下給孤獨園二國中間有一大樹名尸俱
類高一千八百六十里枝葉方圓覆六百三
十里其樹上有子數千萬石食之甘香其味
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衆病自愈耳目精
明吾坐樹下是諸仙等取果食之

左玄真人告諸仙等吾觀天地萬物各有宿
命因緣諸仙等即前作禮長跪白
天尊言曰何等宿命因緣此諸弟子願聞也
唯具演說開化未聞真人答曰善哉若有樂
聞者一心諦聽
道言夫人作福亦如此樹小小漸大收子無
限人今生在世豪貴爲帝王國主諸侯方伯
此人先身從禮拜三寶中來今身爲人大富
財物無量者此人先身從布施中來今身爲
人長壽無有疾病者此人先身從持戒中來

今身爲人端正顔色潔白暉容第一手足柔耎衆人見之皆各喜悅視之無厭者此人先身從忍辱中來今身爲人精進無有懈怠者此人先身從福德精進中來今身爲人安詳言行審諦者此人先身從精思中來今身爲人聰明達解經法讚揚妙法開悟愚蒙人聞其言莫不諮受宣明爲珍者此人先身從智慧中來今身爲人音聲清徹者此人先身從歌詠三寶中來今身爲人潔淨無有疾病者此人先身從慈心中來諸仙等上白

天尊曰云何爲慈心
左玄真人答曰一慈念衆生如母愛子二慈
念世間一切衆生各得自在三解道意心常
歡喜四爲一切不犯衆惡此是爲慈心也
道言今身爲人姝美者此人先身恭敬人故
今身爲人醜陋者此人先身喜嗔恚故今身

爲人無所知者此人先身不學問故今身爲
人顚愚闇塞者此人先身不教人故今身爲
人瘖瘂者此人先身無辜謗毀人故今身爲
人聾盲者此人先身不喜看經不肯聽經故

令身爲人奴婢者此人先身負債不償亦不禮三寶故令身爲人醜黑者此人先身遮翳光明故令身生在倮國人中者此人先身輕衣裸露唐突精舍故令身生在馬蹄人國中者此人先身布施作福還悔惜心故令身生

麞麅鹿中者此人先身奮驚恐人故令身墮在龍中者此人先身喜相調戲故令身生惡瘡癩疾難瘥醫藥不治苦毒難言者此人先身無辜鞭打衆生故令身爲人所憎人不欲見見不歡悅者此人先身見人不歡喜故令

身爲人人見歡喜敬念者此人先身見人喜
悅故今身爲人數遭縣官繫閉牢獄飭核其
身枷鎖在體者此人先身無辜籠罩繫縛衆
生不得縱意故今身爲人兇鈌者此人先身
坐釣魚口鈌故如此之罪不可不愼也

道言今世愚人聞人好言善語心不樂聞於
中兩舌亂人非是者此人後世當作食音荅耳
狗若世人聞經心不聽採者後生當墮驢中
若世人慳貪獨食者後生墮餓鬼之中得生
出世或爲獨身或爲人貪窮飢餓衣不蓋形

食不供口若世人好食自噉惡食施人者後
死當作豬𤞐蟯蜋之中若世人刼奪人財物
生剥脱人衣服者後死當墮羊中人還生剥
其皮償其宿罪若世人喜殺一生捕魚者後
死爲水上蜉蝣之蟲朝生暮死若世人無辜
盜取人財物者後死出世當生奴婢牛馬之
中若世人喜婬人婦女不避三光者死逕入
地獄之中男抱銅柱女卧鐵牀後得出世必
生鷄鴨之中若世人好妄語傳人善事以作
惡言者死逕入地獄洋銅灌口拔出其舌以

牛犁之後得生世當作鵄梟惡鳥人聞其聲
莫不驚怖皆言變恠衆口呪之必令其死若
世人喜酒躭醉者杞三十六失死墮泥犁之
中後生出世愚癡甚無所知若世人夫婦不
相和順數共鬪爭更相驅遣者後生墮鳩鴿

之中若世人貪人力者後生當作象形
道言若世人爲州郡令長者廪食於官奉於
禄爵或私侵於民鞭打搥杖逼强輸送告訴
無所考劾繫録不得寛縱此人罪重死逕入
地獄之中神經百痛數千萬劫罪畢出世當

作水牛貫穿其鼻牽車挽重大棒打之償其宿罪

道言令身爲人不沐浴者此人先身從豬㹠蟯蜋中來今身爲人慳貪不讓譏辭多聲者此人先身從惡狗中來今身爲人狠戾自用意者此人先身從羊中來今身爲人言不安詳不能忍事者此人先身從獼猴中來今身爲人身體腥臭者此人先身從魚鱉中來今身爲人趨惡行毒心者此人先身從蝮蛇中來今身爲人好作美食殺害衆生無有慈心

者此人先身從豺狼虎豹中來今身生在邊
方六夷國中者此人先身不信道法故今身
爲人背傴者此人先身禮拜三寶不申背故
今身爲人疾病多有鍼灸者此人先身作大
醫師爲人鍼灸或瘥或劇而無功効便取他
物直之故
道言今身爲人安序文身直理多智開暢妙
義人所尊貴者此人先身宣通眞義從諸天
中來今身爲人學問清徹聰明不貪者此人
先身積福無量劫中來今身爲人絜白花色

了了者此人先身常喜持旛華奉上三寳中來今身爲人身體口氣香潔者此人先身行無有過口無有惡今故如此也今身爲人被燒死者此人先身常喜放火燒殺衆生之故今身爲人溺水死者此人先身無辜以衆生投擲水中故今身爲人自縊死者此人先身無辜以繩索繫衆生故今身爲人被遭惡虎毒蛇死者此人先身無辜受貸殺人故今身爲人被天雷霹靂死者此人先身爲行多惡欺罵長者陵慢父毋汚穢三先故今身爲人

孤獨至老無有兒子者此人先身常陰懷惡
憎娟他人兒孫故今身爲人生而短命胞胎
傷墮出世未已而早夭終在三塗數千萬劫
可得出也
道言今身爲人眼目眇者此人先身常不喜
看經文收拭老人眼目中來今身爲人巧匠
興造觀治工巧者此人先身從諸天宮殿中
來今身爲人明徹解了妙音者此人先身常
喜聽受經法教人中來今身爲人盲聾六根
不具者此人常好狎人及衆生故今身爲人

早失父母孤獨者此人先身殺人父母故生於分離各異鄉土為人下賤奴婢驅使者此人先身常好作劫賊或破人家或要路斷道捉人打拍縛束轉賣役人父母懊惱肝心寸絶至死無益今償宿罪如此之故

左玄真人曰吾見宿世以來罪福如此明可愼之

道言凡人作功德者皆應身自行香福食及以轉經不請人食而不盡願者如借人食豈自得飽著乎善思作福為惠也

左玄真人曰燒香行道齋戒誦經然燈續明盡願以為常法布施得福並達智慧無所罣礙諸神將接萬惡皆消衆魔不敢復當懈怠之人無有精進心者一朝疾病無有吉利方欲燒香便云作福諸惡以降衆魔守前競來作諸變怪以是之故常當精進罪福隨人如影響也

道言植種福田如尸俱類樹本種幾根也諸仙等即前作禮上白

太上言本一根小小漸大收子無限

太上語諸仙曰施一得萬倍言豈虛也道乃頌曰

賢者好布施　天神自扶將　施一得萬倍

安樂壽命長　今日施善人　其福不可量

皆當得仙道　度脫諸十方

太上告諸仙人等世人無智生死肉眼不知罪福吾以道眼覩無數劫來至于今日罪福報應由如掌中視寶珠瑠璃內外無有狐疑

諸天仙人等即起整頓衣服作禮上白

太上曰演說斯義未能解悟願賜開諭

太上曰此名爲五道輪轉宿命因緣報應經若善男子善女人能誦詠宣傳者功德無量

是時

左玄眞人與諸天仙人等世間人民聞說是經皆大歡喜因緣各起圍遶三帀稽首作禮

而退

太上說轉輪五道宿命因緣經

太上化道度世仙經

傷九

太上化道度世仙經

化道品第一

爾時太上於无極元年歲次癸丑十月七日

詣太清宮中七寶殿内論至眞妙道是時

太上告左玄眞人曰太初混沌天地始分陰

陽造化萬物含靈

太初者混沌之始也混沌者天地分立之

先也以太初爲祖始分天地配合陰陽立

其五行分其四時之造化以發生萬物也

强名曰道

道乃天地陰陽之母五行萬物之宗道之
无形故强名曰道也
恍惚爲形
恍惚者澄湛之意也謂大道視之无象聽
之无聲遠之无則近之无依故以恍惚爲

象以虛无爲形
隨之有理勤志皆明
大道無形其理幽遠若不志勤難明妙理
守終如始功行乃成
修道之人施其功行守終如初大之與小

無不成矣
持齋奉戒淡泊爲門
人以齋爲戒以戒爲行齋戒爲行用淡泊
爲根也
身心清靜無愛無憎
神好靜而以身心是非撓之太上以心無
心以身無身乃虛心而實性無身而有神
以神性共聚乃爲聖道之質也以虛無爲
體何有憎愛
六慾不賊

六慾者眼耳鼻舌心意也常以舌貪其味眼觀其色耳聽其聲鼻嗅其香心意繫其事欲緣情逐物亂其身心皆六根之賊者也

萬神乃遵

人身中有三萬六千之神俱好生而不好死若人守其玄元之理達無爲之道身無穢汚萬神豈不遵伏也

修心鍊性是吾本身

修心者以心無心也鍊性者以性無性也

太上乃清靜虛無之神玄元至德之尊凡
人去其情滐外其是非守其大道之理豈
不為一體本身

吾身非道因道成真

身非道者爲道乃虛無身則有象道在人
身如石中之火不擊本無故身非道也擊
之有象故因道成真者也

暗合天地杳杳冥冥

杳冥者清虛寂湛之象也為天地萬物因
道而生道無形體乃暗合在杳冥虛無之

中矣
陽形質晝夜俱分
天無形象以晝夜爲本道無形象以功行
齋戒爲根
四時爲信運轉古今
四時者春夏秋冬也天以四時爲信道以
神化爲應自元始至今豈有失乎
不言善應萬物皆賔
天之不言以陰陽四時善應萬物禀時而
生殺自然可不爲賔伏者乎

體之曰道依者爲眞
天地之機四時之情若人體之運用依而
於身修鍊三千功行成就變凡爲聖乃昇
眞也

五行品第二

五行造化陰陽至精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乃造化萬物配合
陰陽爲天地萬物之精華者也
木火金水四象爲名
四象以道名也嬰兒姹女金公黄婆也

青龍左遶白虎右馴朱雀前立玄武後迎
青龍屬木爲肝在左白虎屬金爲肺在右
朱雀屬火爲心在前玄武屬水爲腎在後
此乃五行之所主也
丙丁甲乙壬癸庚辛

乃四方之正名也
東方九炁萬物發生南方三炁長養之神西
方七炁素皓收成北方五炁玄天歸根
東方九炁者四時之首也謂之曰和風乃
發生萬物者也南方三炁者謂之炎風乃

萬物之長養也西方七炁者謂之金風也
萬物之衰殺也北方五炁者謂之寒風乃
萬物之休息各歸根本此乃四炁之志也

各旺八九陰陽合形

各旺八九者爲五行逐四時各旺七十二
日也乃曰七十二候也凡五日爲一小候

七十二日爲一大候焉立春木旺七十二
日立夏火旺七十二日立秋金旺七十二
日立冬水旺七十二日金木水火四時共
旺二百八十八日之數者也

中央戊己四季獨尊

中央戊己者土也乃中央一十二炁爲五行萬物之統領也土無正位以四季而獨尊也遂四時而各旺一十八日也爲土能和養萬物以中央爲尊也春旺薹花一十八日夏旺槐花一十八日秋旺菊花一十八日冬旺柰凍花一十八日四季共旺七十二日乃五行配合共成三百六十日爲一年之歲也

地爲五嶽天應五星人有五藏一體各分

金木水火土五行爲五星五嶽五藏皆同一體也各分其類也地之五嶽著東方青帝乃發生萬物以東嶽泰山爲五嶽之長也南方赤帝長養萬物嶽曰衡山西方白帝主於收殺嶽曰華山北方黑帝萬物之

功成歸本嶽曰恒山中央黃帝主和養萬物嶽曰嵩山此乃地之五行也天應五星者東方木德歲星君南方火德熒惑星君西方金德太白星君北方水德辰星君中央土德鎮星君也此乃天之五行也人之

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肝應其木主於春屬東方甲乙心主火應於夏屬南方丙丁肺主金應於秋屬西方庚辛腎主水應於冬屬北方壬癸脾主土應於四季屬中央戊己此乃人之五行也天道萬物之造化皆不離於五行也

天地與人元同一根

天地萬物皆稟其一炁而成形以五行爲主用之本也

純濁爲地天性輕清

清炁爲天濁炁爲地清處其上濁處其下
乃以二炁各歸其本也
地濁無發天清無崩
天乃輕清虛無爲象地以濁重純實爲形
用其五行陰陽爲信乃不言而四時自運
用其萬物爲本乃不栽而生殺自然此二
象之無爲豈有崩發者也
人之生死患害色身
天地萬物根本皆一人物有生滅者爲人
物有生有死生乃死之根死乃生之本也

物之有生則成其象有象而乃爲色身色
身患害情性有違有違則有滅也天地無
生無滅爲情性無爲也凡人在天地之中
從其六根深專著非好其邪淫貪愛名利
以心神散亂失於大道不固身命任四時

推遷五行相賊禍患病苦以至死亡而不
悟也那知妙道包含於天地統制萬物恩
惠於蠢動養育於有情湛湛歷劫長存無
不濟給者也

隨天順地正道長存

人若稟天地自然之理五行造化之機審察四時之運用乃治國之用可以國安民豐克清四海治家之用可以家豐禮義恩及親隣國主得之可以協和萬邦統攝百寮侯伯得之可以執法稟正農事不亂庶人得之可以忠良智朴非事無叅修身得之可以去凡作聖壽同天地永劫長存矣

玄理品第三

無象曰道合理爲玄

妙道無象以天爲本也覓道測其天理天

理合作玄機玄機悟用成功功滿却同於
道也
春秋冬夏四季相連
道之至理如天運四時乃法則之機本也
周天列宿日月運行

周天者一年之數也列宿者二十八宿天
有上清十二宮內列其宿躔躔度地分十
二地分皆以星宿上下照臨如日分十二
時以時內分刻以大道虛无暗合天理分
度法則皆居一也日月之循環陰陽時刻

豈有分別

氣候時節體道自然

氣候者一年有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凡十五日爲一氣五日爲一候一年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皆以節令相應也體道者爲四時氣候時刻乃用道之本天地造化之機若執天而行道陰陽氣候時刻在身施用而體道於自然者也

雲騰雨施風雷不潛

雲者地氣也地氣出而騰於天天氣相合

而成雨也爲天陽地陰陰陽相合而降甘雨也萬物潤澤長養皆不出於水也風者五行之和氣也和而無剛乃遂其四時之情性生殺萬物剛柔相勝四時以此爲情萬物以此爲造化天地以此爲常雲雨以此爲車馬也雷者陰陽二炁相擊也爲地炁屬陰天炁屬陽以立春之後陽氣盛旺炎熱在上陰氣純冷上衝故冷熱相交而成聲冬天無雷者爲立秋之後陽氣漸衰陰氣盛旺陽氣消敗而無炎熱陰氣盛旺

純冷上升故雷無聲也此二象匹配乃妙道施用風雷不潛乃陰陽搆合者也

晝夜百刻遭匝成年

凡一日一夜一百刻也以刻成時以時成日以日成月以月成年也如人有喘息之

數一刻有一百三十五息十刻一千三百五十息百刻一萬三千五百息乃以息而刻同也天有晝夜百刻爲陰陽統領之機人有吐納喘息爲用功匹配之理至人若明妙道作用天道豈有分別者也

帝道神化感應同天

帝道者道泰德勝之象也神化者陰陽不測之祥也以道泰而有祥感應合於天也天之道泰以感陰陽順序四季無差風雨應時爲天之祥也聖人道泰以感邦國太平賢臣輔佐天神應現爲國之祥也修身之道泰以感長生久視清淨無爲神䰟變化爲身之祥也乃帝道神化感應居一也

根生一祖枝分六源

根生一祖者混元一炁也萬物皆禀一炁

而生二二炁而成形也以一炁爲根祖也
枝分六源者爲六炁也爲五行之所主也
天有六氣乃四時風雨人有六氣者爲噓
氣屬肝外應木時應春卦應震呵氣屬心
外應火時應夏卦應离呬氣主肺外應金

時應秋卦應兊吹氣主腎外應水時應冬
卦應坎呼氣主脾外應土時應四季也嘻
氣主三焦外應風此乃六氣所主也修鍊
之士不可不明

火龍戲水金虎綿綿

火龍者舌也一名赤龍爲舌主於心心屬
南方丙丁火乃火龍也戲水者爲口中之
津液也舌下有脉名曰玉泉内有神水華
池又名瓊漿玉液乃玉華之真醴也此水
非氣而不至氣非水而不行太上乃鹿駕

羊車神仙謂之瓊漿玉液凡人謂之津唾
也凡鍊金丹以爲根本也金虎者金主於
西方名曰白虎内主於肺肺主於氣也凡
鍊丹之用以氣行而津注津注而氣盈氣
盈則神旺神旺則身輕以依時候用功大

以九年功滿而神變神變而形住形住而氣住氣住而凡身聖凡身聖而萬神俱侍乃以昇騰變化身入無爲也

五行顛倒四季循環

五行顛倒者金木水火土相交如水上火下金木間隔翻騰往來以顛倒之義也四季循環者如春夏秋冬也以如天運四時而造化萬物春夏秋冬四季而循環氣候旺衰加減餘閏週流復始乃循環之義也大道之理天地之機天道運轉豈有二乎

凡人修鍊用功法不可執自以智宜鑒之以法不應其天理之運用皆以小術執之有誤於人難逃生死也以大道之開合統領四時陰陽分配節氣刻候生育萬物包含於天地用法不一何以同天地之壽者也

乾坤至理宇宙機權

凡大道之作用與天地一體以五行眞氣之運動同四時而往還故言乾坤宇宙之機理也

寂靜爲妙烹鍊則玄

寂靜者以去其是非無有滐著薄食淡味心無外亂乃修養之基也烹鍊者以稟天地之理以陰陽媾合五行匹配四象分別用水火相交金木浮沈混合萬神烹鍊之功也

餐津服炁畢成飛仙

人口中之津液乃天地之至寶五行之秀氣也能長養萬物潤澤軀體乃因津而養血以血而養精因精而養氣因氣而養神

因神以養命故鍊金丹以津液為本也服氣者五行之正氣也天地以有四時晝夜為用人以五臟氣脉為根若人依妙理運用常餐津服氣功行滿畢飛升金闕也往返於虛無者矣

愚者自迷悟者有緣

愚迷之人共浮世之利害繫深身心豈知大道之有學虛無有理也達悟之人雖未得其至理性先樂其虛無詳天地四時運用有理審萬物造化生殺有情若以志討

於仙經咸獲於妙法以功成果滿身證無爲之道故神仙有緣也

訣曰常以子後午前面南端坐存神握固鳴鐘鼓各三十六通乃用四時旺氣爲頭循環五氣吐氣納津一季各吐納七十二口并土共九十口如一季三月四季共成三百六十口畢又加五口象一年三百六十餘五日之約乃爲一功又依頭週而復始三功一閏加三十口如同三年一閏也數內常無差錯漸以加功而自然食味減

退以飢則氣渴則津五穀氣衰真氣旺九
年神化也

太上老君説天妃救苦靈驗經

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仰啓勑封號無極　仁慈輔斗至靈神
威容顯現大海中　德廣徧施天下仰
護國救民無壅滯　扶危救險在須叟
或遊天界或人間　或徧波濤并地府
邪魔鬼魅總歸依　魍魎妖精皆潛伏
變凶爲吉如彈指　賜福消災若殄殲
凡人有禱捧金爐　一切歸心從懇禱

至心歸命禮

浦沱勝境興化湄州靈應威德非常孝感神

通廣大救厄而平波息浪扶危而起死迴生
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勑封護國庇民明著妙
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啓請呪

奉請三天都總管　九天遊奕不曾停
上聖天妃功護國　勑封靈惠衛朝廷
頭戴花冠乘鳳輦　身披暈服仗龍形
東列西華排鬼將　南征北討助神兵
劒佩斗牛光凛冽　簡書勑命掃妖精
威容顯現人欽仰　心運慈悲雨露均

救民護國施恩德　祛害除災利澤興
威德周圓通上界　垂慈降世度群生
山河社稷永安鎮　雨順風調保太平
散影分輝遍三界　人間天上日月明
天龍鬼神咸恭敬　奉勅皆令達上清

我今誓願永受持　一心歸命奉眞經

奉禮呪

陰德始生　陽光吉貞　威容烜赫　救度生民
斬鬼除魔　速達上清　三台來護　衆聖皆迎
戴天履地　步斗魁罡　無憂不滅　無願不成

誦持神呪　道炁長存

爾時

太上老君在無極境界觀見大洋濵渤河瀆川源四海九江五湖水澤蛟蜃魚龍出沒變化精妖鬼恠千狀萬端有諸衆生或以興商買賣採寶求珍出使遐荒交通異域外邦進貢上國頒恩輸運錢粮進納貢賦舟船往復風水不便潮勢洶湧驚濤倉卒或風雷震擊雨雹滂沱其諸鬼神乘此陰陽變化翻覆舟船損人性命橫被傷殺無由解脫以致捉生

代死怨怒上衝何由救免於是廣救眞人上
白
天尊曰斗中有妙行玉女於昔刼以來修諸
妙行誓揚正化廣濟衆生普令安樂於是
天尊乃命妙行玉女降生人間救民疾苦乃
於甲申之歲三月二十三日辰時降生世間
生而通靈長而神異精修妙行示大神通救
度生民願與一切含靈解厄消災扶難拔苦
功圓果滿白日上升土神社主奏上三天於
是

老君勑下輔斗昭孝純正靈應孚濟護國庇
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於是天妃聽宣
法音弘是願言自今以後若有行商坐賈買
賣求財或農工伎藝種作經營或行兵布陣
或產難不分或官非撓聒或口舌所侵多諸

惱害或疾病纏綿無有休息但能起恭敬心
稱吾名者我即應時孚感令得所願遂心所
謀如意吾常遊行天界徧察人間以致地府
泉源江河海上一切去處令諸所求悉皆遂
願於是廣救眞人闡是願言稽首歸依而說

偈曰

勑封輔斗　顯跡威靈　飛符走印　統領天丁
收捕奸盜　斬滅妖精　扶危濟險　護助天兵
邪魔永殄　疾病安寧　敬順者泰　橫逆者傾
厭息火盜　斷絕邪冥　東西南北　四方肅清
神威震肅　家國咸寧

英烈天妃　善慶明時　遊行三界　徧察靈祇
風雷衛護　兵將維持　中臨人世　爲殄災非
下通地府　徧告神司　枉橫者戮　殺人者誅
施人者愛　謀人者追　一心歸仰　萬物咸熙

急急如律令

爾時天妃聞說偈巳稽首

天尊道前而說誓言一者誓救舟船達于彼

岸二者誓護客商咸令安樂三者祛逐邪祟

永得消除四者蕩滅災速家門清淨五者搜

捕奸盜屏跡潜形六者收斬惡人誅鋤强梗

七者救民護國民稱太平八者釋罪解愆雖

諸報對九者扶持產難毋子安全十者庇護

良民免遭横逆十一者衛護法界風雨順時

十二者凡有歸向保佑安寧十三者修學至

入功行果滿十四者求官進職爵祿亨通十
五者過去超生九幽息對是時
老君聞天妃誓言乃勑玄妙玉女錫以無極
輔斗助政普濟天妃之號賜珠冠雲履玉珮
寶圭緋衣青綬龍車鳳輦佩劒持印前後導
從部衛精嚴黃蜂兵帥白馬將軍丁壬使者

攫香大聖晏公大神有千里眼之察奸順風
耳之報事青衣童子水部判官佐助威靈顯
揚正化世間若有男女恭敬信禮稱其名號
或修齋設醮建置道場或清淨家庭或江河

水上轉誦是經一徧乃至百徧千徧即得袪除災難殄滅邪魔疾病自痊官災永息行兵臨陣凶惡自離囚獄之中自然清泰賊寇不侵惡言無害田蚕百倍牛畜孳生財祿盈餘經營獲利行商坐賈採寶求珍海途平善無諸驚恐求官作事遂意稱心是時天尊說是經畢天龍鬼神咸願護持於是廣救眞人復說偈曰

金闕聖后　勑封輔斗　天人顯跡　嶽瀆毓秀

三月建辰　下弦應候　護國靈長　嵩呼萬壽

福不臻　何難不救　與道合眞　玉皇眷佑
依經轉誦　魔靈束首　燒香散花　修齋設醮
應有急難　即當虔告　如法受持　無不應驗
急急如律令
眞后斗仙　位列九天　上佐金闕　下及泉源
七元使者　道合自然　人間皈仰　福報無邊
昊天罔極　降福綿延
英烈天妃　應感無方　人間天上　咸敬其名
貞風顯佑　國土清平　臣令遵奉　永保利貞
是時廣救說是偈已妙行天妃稽首

天尊奉辭而退三界靈祇天龍神鬼咸生歡
喜信受奉行

天妃救苦靈符

勅符呪曰

輔斗眞人　感應化生　一符一水　救濟萬民
除災去障　永保安寧　急急如律令

齊天聖后　北斗降身　三界顯跡　巨海通靈
神通變化　順濟稱名　三十二相　相貌端成
隨念隨應　至聖至靈　威光顯赫　護國庇民
海風吹浪　至祝降臨　一心瞻仰　顯現真身
虛空出現　統領天兵　威神下降　鬼伏神驚

莆田土主　聖化竹林　北斗大聖　驅逐邪精
消災散禍　家國安寧　急急如律令
右天妃靈符如有急告焚香念前呪七遍
書此符用井花水磨乳香調服自然安好
無不應驗

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妙經

共

上老[illegible]說長生益算妙經

文二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太上老君說長生益筭妙經

太上老君昔在禪黎國土碧落天中見有男女抱病困厄壽不以理便當夭化筭未應全太上老君以他心智洞究玄妙垂顏顧視即召十方天官五嶽眞君長生司命侍從左右同會七寶琉璃之座諸天宮主筭六甲符圖天神地祇無鞅數衆俱來稽首長跪作禮端簡恭肅受命教誨

道言下界之人信道者穊不知求生爲惡日積其來以久不識眞君致招衆禍恒嬰六疾

太上哀念兆庶即命東極長生真君以召六
甲主筭神人各有無量騎乘遊行國界持經
教誨命受天人示其愚蒙賜其符籙佩服身
中轉經益筭齋戒爲常冀續年命免脫諸難
若有至心男女受持供養燒香灑掃情無猒

倦晝夜翹勤尊敬三寶大慈廣濟救護危厄
苦毒蒙原除魔消患滅惡澄清甲子將軍王
文卿從官一百三十九人生我益筭萬二千
道所護人身得蒙成就真神鎮心除其惡疾
甲戌將軍展子江從官一百三十五人生我

益筭萬二千道所護人身體中除患却禍甲
申將軍扈文長從官一百三十一人養我益
筭萬二千道救護人身還魂復魄甲午將軍
衛上卿從官一百三十九人與我益筭萬二
千道保護人身一百二十歲之期甲辰將軍

孟非卿從官一百三十五人扶我益筭萬二
千道守護人身不令見惡甲寅將軍明文章
從官一百三十一人救我益筭萬二千道衛
護人身斷諸惡魔六十甲子三元道秦君萬
生益筭君若有命盡者大聖之恩能益其壽

萬道下生與我增筭道能覆愛道能救護道
能生成道能育養若人筭盡者是道能益一
萬二千九百九十九筭與道齊堅天地合德
萬物滋榮其道能生真君下世與我長生益
我壽筭禀氣長存一萬二千七百種道下生

護人若疾病之者韓君丈人明醫玉女直符
小吏四萬八千人俱來救治若有魔邪袄魅
侵婬者大慈耀明等三千五百真人俱時破
魔翦罰殃祥百禍崩消道化無窮與我益筭
三千道守護人身命得堅彊勇猛精進五百

諸仙下生與我益筭萬道護人身命九億萬
歲常得正道敷生大聖興隆益我年筭我壽
自然百千萬道常護人身開智慧門通達無
礙萬道下生為我益筭三萬五千道保護人
身威儀備足衆魔摧䦨九千萬衆眞人神童
與我益筭乘三千聖道救我所願爾時
太上老君及諸眞人仙童文始先生德然等
同趣眞宗普為益筭衛護我身萬二千道神
符打鍛衆魔蠱毒山林社稷倚託形聲假稱
神勢盡令收滅

太上神符打鍜衆魔風王竈君殘殃水龍之
神土公害氣咸使鎖亡六甲神符打鍜五瘟
六耗惡夢歌吟野道呪詛魑魅魍魎血氣之
鬼盡令除蕩此經尊妙威力難稱衆經之王
降魔滅儓最爲第一勤修至理德流一乘大

福普可慎勿輕宣行之如法祕而奉焉必當
存念道不虛言能依命者諸惡莫干毀削罪
録解散愆儺身康宅寧萬災絶源貪狼星主
惡氣巨門星主悲聲屍禄存星主百鬼文曲星
主口舌廉貞星主惡夢武曲星主官事破軍

星主魁耗左輔主星主人命筭右弼主星主

冤神三台星護人身命

第一惡星第二良星第三辟星第四熒惑星

第五危星銷災度難辟除天下疫氣疾病奸

非娟妒妨亂之鬼速去千萬里之外急急如

太上老君律令

第一開心符第二益筭符第三護身命符第

四金木水火土不相剋符第五主生人阿姖

死鬼虛耗神符所生之法一切惡物見符當

自散滅急急如律令

六甲將軍在上元甲子正月一日
太上老君與天師以漢安元年於蜀都五月
壬午在赤石城崖舍之中折石爲信奉道之
民若有壽終筭盡年衰月厄當自沐浴燒香
齋戒存心開我

太上神符保護萬姓百年無關若歲月日時
衰忌當佩神符無有衰厄大道眞符授與其
人過災度厄增年益筭受符之後壽命延長
九億萬道符護身命願壽登一百二十歲筭
得備足三官丹田眞氣充滿身有光明諸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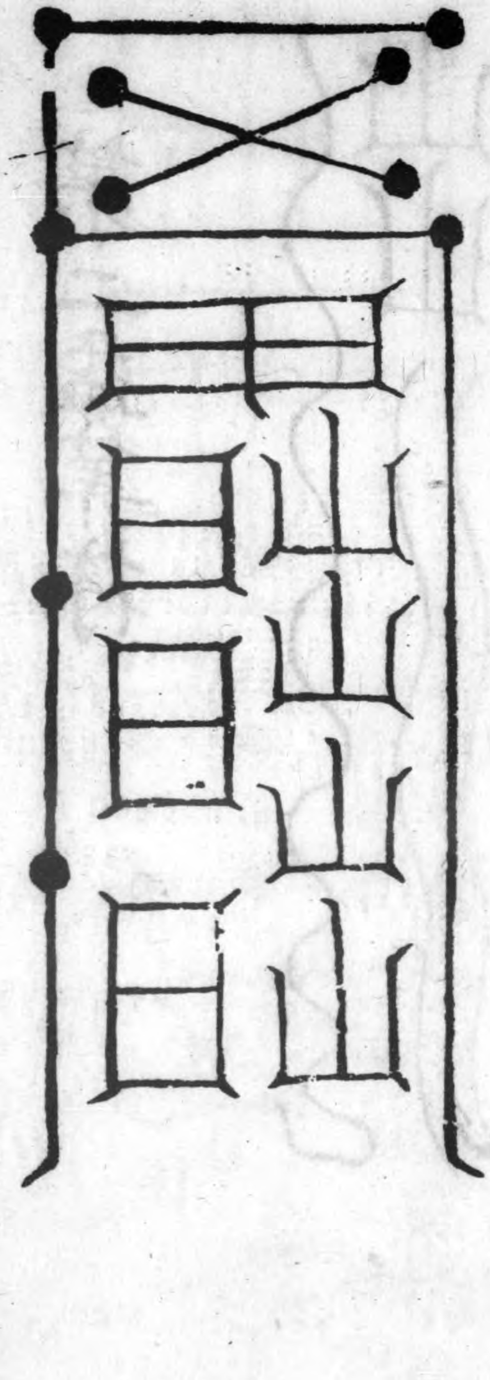
生我諸經載我日月照我玉光映我陰陽長
我四時養我五芝蔭我五雲蓋我五眞護我
六甲生我五帝助我五音樂我五兵翼我星
辰覆我眞聖衛我仙人扶我玉女侍我青龍
引我白虎俠我公侯吏人愛我百姓敬我萬
民營我長者順我鄉里欽我弓箭刀兵盜賊
離我虎狼蚖蛇蟲獸避我五毒蠱道避我弟
子佩符之後天開四通百鬼伏從墮水不溺
履火不燒出入吉慶不逢禍殃四海五嶽將
軍所護天道備衛萬法俱宣

太上神經賢聖衛我良藥餉我洞究吉凶神
符護我百鬼避我仙道念我天門通我地戶
開我清泉飲我神人達我風伯送我雨師除
道當吾符者死背吾符者亡符䵄娼妒耗害
田蠶之鬼符䵄死喪新舊哭泣雌雄破殃復
連之鬼符䵄山林社稷田君殘殂之鬼符䵄
遊光精魅百怪之鬼符䵄赤舌呪詛盟誓之
鬼符䵄比舍起屋動土尸疰之鬼符䵄日遊
土氣禁忌之鬼符䵄腥血傷亡客死之鬼符
䵄兵死獄死之鬼符䵄男女殃殃之鬼符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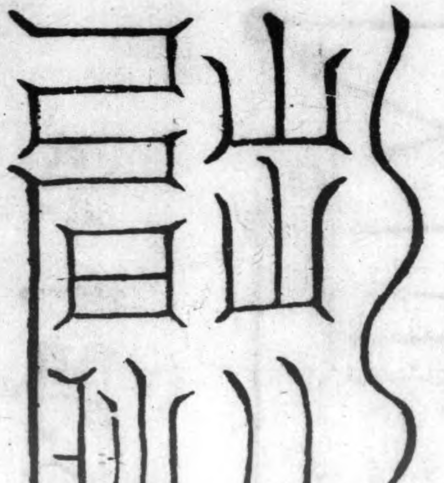
無辜枉殺人之鬼弟子令受
大道神符行流動靜四道開通寢不惡夢善
瑞日臻所求所願皆得遂心千道萬法正真
之威如符所勑急急如
太上道君律令

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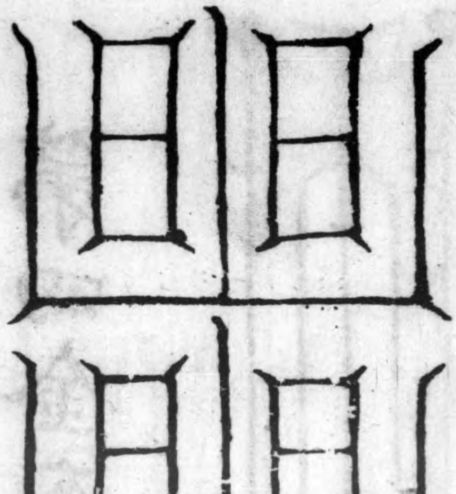
第一開心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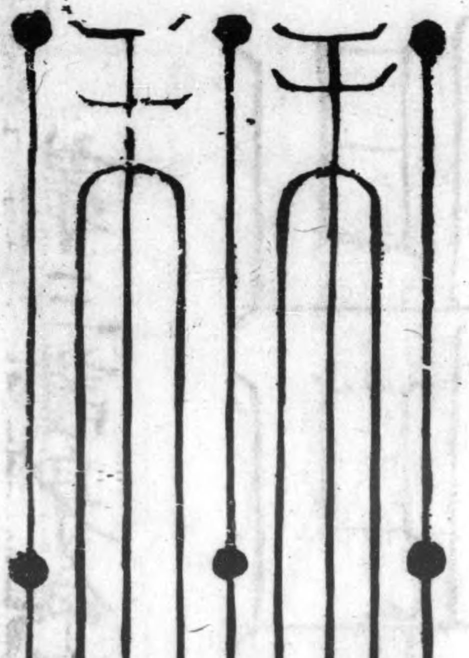
第二益筭符



第三護身命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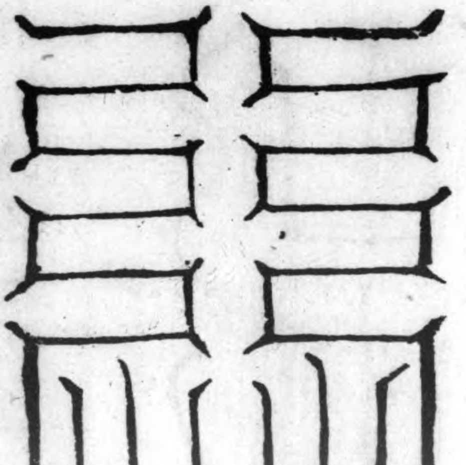


第四金木水火土不相剋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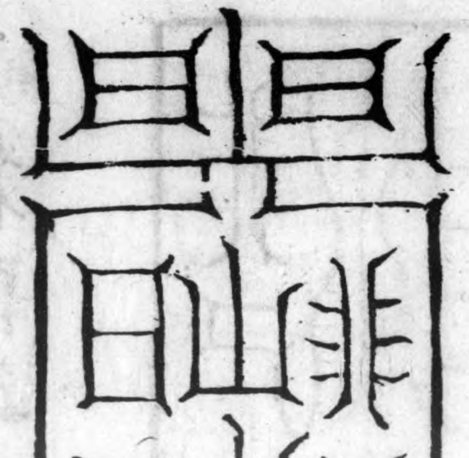


第五主人生阿姖死鬼魖耗神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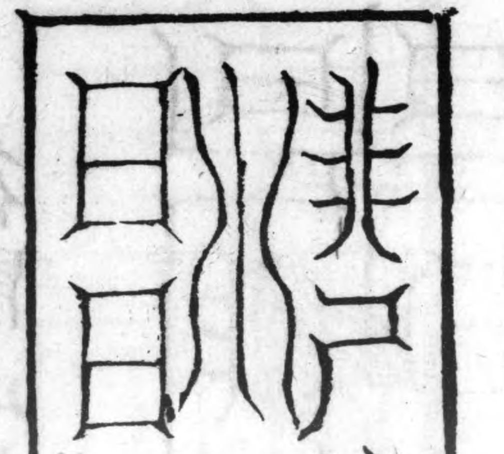
符猒遊光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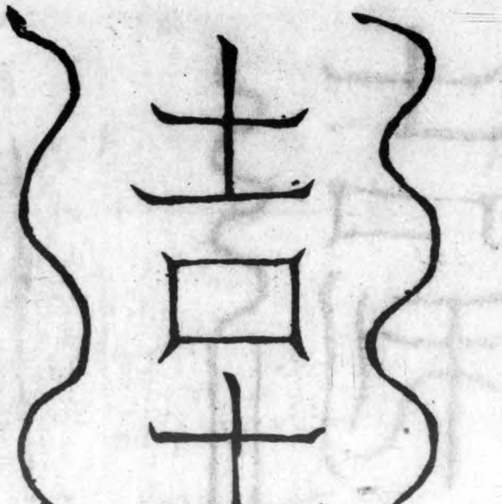
符猒山林之鬼



符敕五土之鬼



符敕遊止土氣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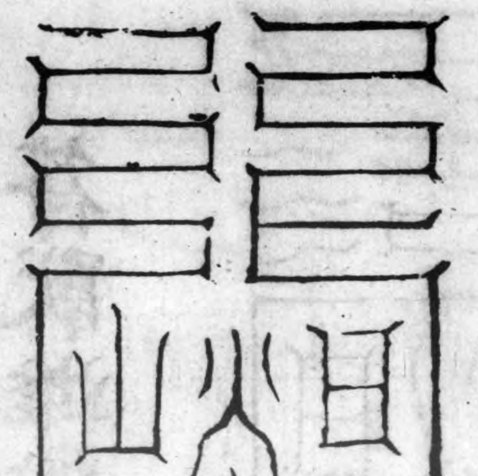


符獸客死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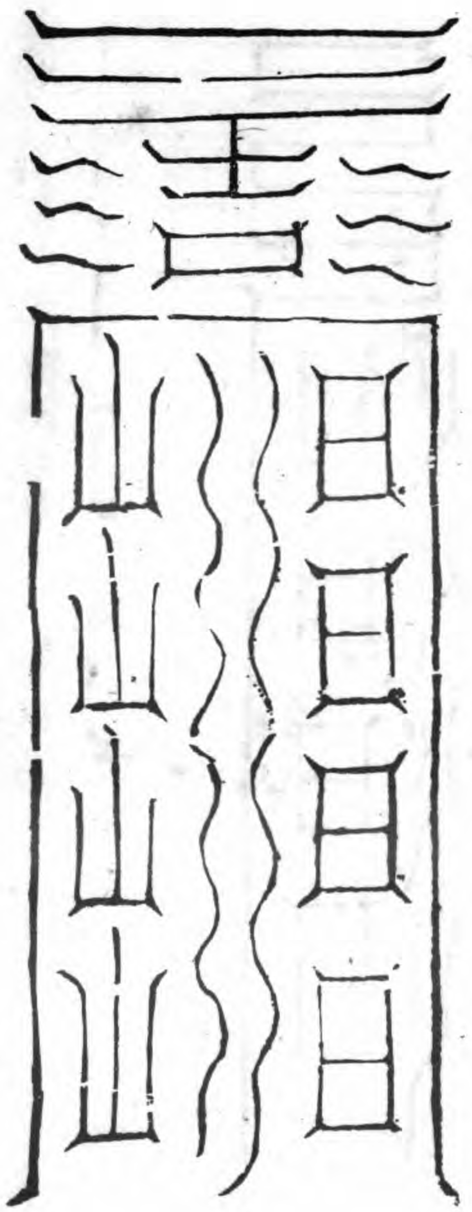
符獸獄死之鬼

符猒無辜之鬼

符猒赤舌之鬼



符厭雌雄之鬼



符厭腥死之鬼

太上老君說長生益筭妙經

三經同卷

妙本福壽真經

呪詛經受生經

女二

三經同卷

太上洞神三元妙本福壽真經

太上老君說解釋咒詛經

太上老君說五斗金章受生經

太上洞神三元妙本福壽真經

開明三景章

爾時

大聖祖玄元道德天尊太上老君在太清仙境紫微天宮時諸天天帝諸大天仙三元帝

眞無鞅仙聖列班朝元天丁力士金童玉女
侍衛羅列時有通玄至德大眞人出班奏曰
臣聞五太初分一眞造化兩儀健運五炁生
成皆由三元宰御三官統轄至四維八極三
界十方山川海嶽聖凡人物禽獸龍魚草木

昆蟲飛潛動植盈虛消息生生化化無有不
屬三元主運凡居境域上至帝王下及兆民
榮顯與衰冨壽康寧吉凶成敗禍福災眚皆
屬三元定分臣愚不知三元帝眞何因何德
掌握樞機古今運化歷劫常存靈感報應善

惡公私毫杪不差惟願大慈細微開示使諳
天人明了通達修崇皈向奏畢九拜長跪端
珪拱聽時
太上於金光中寂無音響端然微笑默視
無上文始妙道天尊金闕帝君時帝君默契
太上密旨誡告通玄至德大真人曰吾聞無
始無元先天先地道非常道而視之不見名
無可名而聽之莫聞玄之又玄希夷微之密
契妙兮極妙虛靜極以冥符三元潛溟溟涬
涬之中五太胎寂寂寥寥之內中至真於鴻

洞宰太一於混元不有不空無聲無象妙有
無有卓然如在眞無不無湛兮若存强名象
帝之先寓號元皇之始自太極肇而三元造
化從混沌鑿而一炁生成三極建中二儀定
位帝宰乎綱維神御乎樞紐故天始凝水地
統其源氤氳混一元炁中融化鈞寥運生意
綿存故三元帝君職任宰御巡歷考校凡仙
官眞人天神地祇水母三界萬靈君臣人物
善惡悉主隸焉

天官誠運章

原夫天官體精一而中正純粹主健運而元亨利貞雷震風飄雲行雨施有無無有消息如環鈞陶造化融一炁生生不窮升降屈伸運四時綿綿不息正令行乎少昊至仁發乎暘谷鼓舞仁風草木山川咸秀麗化融元炁飛潛動植悉冲和孔德成莫大之神功玄仁變無窮之妙用主天曹大生之柄宰天府元化之機帝德無方真功罔極凡天下山嶽府君城隍社令主職假司一切不正神祇存亡人物悉屬考校黜陟賞罰焉

地官厚本章

道乃萬物之奥坤爲羣類之基地官融五太于窈窈冥冥之中坤宰育萬有于化化生生之内上承天道體至柔而動則剛中藴元黄用極廣而微之博包括八荒十擴乘載四海九州含萬象而化光全生生之妙體貫九泉之脉絡總密密之玄機山澤通氣會風雲于幽谷地天妙合激雷電于太空東至扶桑西及細柳南極南維北屆北都中載岱嶽名山上御崑崙仙境推盪陰陽之復姤晦彰日月

之夷升否塞則成冬之收藏泰亨則發春之
化育無情有情之物總理中黃巨象微相之
形咸生厚土故后土功高莫極中帝德厚無
疆凡人素履行藏悉承厚載之德死生安止
咸庇含弘之恩凡世間九州八荒山川原野
不正神祇妖魔魍魎幽爽猖亡為人民患害
者悉屬考校罰滅及無情有情生成長育悉
隸造造造化化焉

水官歸源章

夫水官者大道一源弘通萬派聖德淵澄于

滄海神功寂湛于瑤池深潛莫睽之鴻濛冲漠未鑿之混沌湣茫莫測滔騰混于太空澄澈無涯靜止息于先地能柔能順用莫之既可方可圓深不可量實滿而不自盈往來而不失信其質柔而體至剛其性下而公用平

其海藏也韞金玉珠珍其源流也育鯤龍魚蝦細無不入大無不包神其變化則傾山倒嶽攻其堅強則貫金透石道濟天下載萬斛之巨舟光澤世間印千川之皎月體之若此升降自然故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至神

如天歷千古而無變汪洋清潔溥博柔和與天地大通共虛空同體滋生萬物澤育羣生柰凡流莫曉洪澤之恩徒爲望洋之嘆凡江海河瀆川源溪澗井谷潭池龍宮海藏一切水淵神毋毒龍蛟蜃魚鱉水怪諸妖與人爲害者咸隸考校伐戮焉

三元體妙章

夫先天太玄至真混元中黃之元炁洞淵清澤之元精暘谷青華之妙道三元若此人亦如然若夫世間善信賢良夙植功德得聞如

上妙微米消幻妄清靜身心淵毓元精綿息
元炁寂照元神混神炁精冲凝天谷復無極
至真之妙道刼運長存獲無量壽受無量福
真聖功玄德不可思議吾代奉
太上慈慧妙音宣揚重説三元呪曰

大哉玄元始　妙道自然然　真陽冥赫赫
真陰窈玄玄　真宰冲漠眹　極肇生諸天
元皇祈五太　建極主三元　三元融五炁
造化人坤乾　三才氣混混　萬物生生焉
惟人最慧貴　真性體意天　無為至清靜

秉彝道德全　純粹如玉瑩　剛明體金堅
如坤柔厚德　如水善方圓　性本無生滅
心生戒倚偏　四非縱八識　愛惡生妄緣
苦海浪翻復　滾滾喪眞源　太上闡慈救
强道作法船　濟人登道岸　無奈人狂顛
渾流無定止　甘心墮幽泉　輪回諸苦趣
長刧業火然　暴棄不自悔　執昧深可憐
心息無生滅　心清罪業蠲　心空超八識
心淨絕諸愆　心純無妄偽　心明光慧圓
心通無障礙　心了樂象先　但肯回心正

火中生金蓮　迷昧爲下鬼　明悟登上仙
寶固精神炁　三元復本然　無量大功德
妙微難言宣　洗心志專精　齋心至敬誠
誠誠中應感　自然感利貞　不空眞妙象
無色無臭聲　神化妙難測　寂明中洞明
釋一切罪厄　消一切災迍　行止常清吉
福祿壽康寧　三元微妙道　如意大光亨
稽首誠不二　敬信力尊行　心君常安泰
天下永和平

三官慈誓章

時三元三官帝君聞是經竟即九禮太上道前端珪而誓曰臣然主任三元巡訪考校常清靜體道無爲自然亦不自知巳美今聞如上法音誓願傳教世間凡良善男女有能受持三元齋戒澡沐身心誦味是經敬持眞呪精進力行臣如

太上勑命普告諸天仙聖三元官曹攸司三界十方神祇等如有世間持誦是經呪者隨其誠意即爲赴感護衛拯救水火兵盜病患生產船栰苦厄災傷宥釋夙生見在一切寃

愆罪障保其精進無上至眞妙道即令夙疾
普消精神清健形質康安增延福壽奏畢再
拜是時通玄至德大眞人與諸天天帝天仙
三元仙聖無鞅仙眞同聲讚詠歷劫未聞如
上妙旨得悟三元大本三官願力皆眞歡至
樂天樂雍肅清音妙韻天花天香馥朗十方
仙聖神眞恭禮各復元所普願人天敬信奉
行

太上洞神三元妙本福壽眞經

本元天性清寂虛明了無慾情安有善惡
心念一起邪正區分嘗聞上古君臣民物
皆真真實實朴朴純純初無貳心咸有一
德自然三元融暢一性慧靈中古以來尚
機智聰明流心情妄貪嗔好勝嫉妬好爭
詐偽奸邪驕奢欺昧了無覺知終不改悔
人慾甚而天性喪矣致兇枉罹禍良善受
殃告屈無伸以其上下邪氣交征感生疫
癘兵兇飢荒奸盜鬼神陰毒魔怪興妖災
害並生以至病疾傷殘性命夭折苦哉我

太上慈憫上帝降衷職任三官天曹府司每遇三元巡訪考校昭彰功罪伸理曲直赦罪救苦解厄拯危有功德者賜福禄壽以至子孫賢哲榮顯作罪業者罰戮勦除以至子孫愚頑淩替聖明公直報應如響

自然而然萬無一失此經太上妙玄三元道德大體妙用聖力神功俾夫志士修眞明本反朴還淳復上古之玄風證至眞之妙道僕受授古本校正分章使夫易曉玄理精明道心上祝

皇圖永固聖壽遐昌次願善信齋心誦持誠意修奉無不負
太上聖慈道濟天下三官顯力福祐人間仲庵王居士一見誠誦喜躍發心勸緣繡梓普化人天同歸正道豈小補哉泰定甲子陽至日金闕紫衣玄一高士臣苗善時頓首敬序

太上老君說解釋呪詛經

爾時
太上老君在于闐國中仙度之所語尹喜曰
上古之時人民淳朴心行正直稟性柔和不
相嫉妬末世浮澆人心狡詐不修善行唯習

凶惡不奉大道倚托邪神作法呪詛專害人
命是時尹喜眞人稽首再拜上告
太上老君曰憫念蒼生沈淪下鬼寃被考劾
寃無依倚願賜解脫之法使諸衆生免遭枉
横

老君語尹喜曰汝當諦聽吾所說者切見中古之人專行厭禱便於天下地上邪鬼廟社之中書其形像書其姓名庚甲私竊呪誓以水噴灑以脚踐踏努目張口種種形勢專行無道枉害良善若自作若教他作者令受其殃善男子善女人或被惡人呪詛厭禱者皆當香湯沐浴建立道場請三洞道士轉誦此經功德不可思議其病即瘥若男若女被人呪詛便可解釋免沈身命奉請五方五帝部從兵馬各九百萬人爲第子某於四面八方

上下中央翦除邪魅不祥之鬼令弟子福壽
延長即說呪曰
大法堂堂　天圓地方　天有九柱　地有九梁
猒呪之人　自受其殃　六柱三梁　猒蠱消亡
三梁六柱　還其本主　六甲六乙　猒蠱速出
六丙六丁　猒蠱不行　六戊六己　猒蠱不起
六庚六辛　猒蠱不眞　六壬六癸　猒蠱自死
呪詛速解　急急如律令
奉請三五將軍八風使者九州杜令萬古將
軍兵士百千萬衆追取猒蠱五音之人三魂

七鬼付北陰天獄呪詛惡人精意撒越神志猖狂頭破作七分一如律令

吾今所說解除呪詛厭魅經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此經為人轉誦救治病難度脫衆災令得安樂身強體輕福壽延長永無災障冤家債主速蒙消釋魅害驅除三尸墮落得道成真是時

老君而作偈曰

我昔遊中國　位登無上天　今來入竺國
教化諸衆生　九十有六種　其中各有緣

令其敬信者　展轉自相傳　精進心不退
得生無上天　有誦此經處　斯人壽命延
百靈來護衛　萬病悉皆痊　見世得安樂
身如金石堅　至真無上法　消災福自然
太上老君曰無始以來諸仙聖衆救度群生
便得安寧驅蕩妖邪解釋呪詛凶殃散滅吉
瑞扶持是時大聖衆眞歡喜踴躍咸願受持
稽首叩頭作禮而退
太上老君說解釋呪詛經

太上老君說五斗金章受生經

爾時

太上老君在太清境上大赤天中黃金殿內召五老帝君及東斗注筭君南斗上生君西斗記名君北斗落死君中斗總監君九天生神君九天注生君九天注祿君九天掌籍掌筭君九天財庫祿庫君九天消災散禍君九天聖母九天太一元君九天監生大神北斗七元星君南斗六司星君本命元辰建生星斗君各隨本部功曹靈官金童玉女無量聖

衆一時同會稽首禮拜燒香散花步虛旋繞
長跪道前諦聽法言
太上老君廣宣要妙告示五方五老一切聖
衆曰吾昔於混沌之中天地未分元化體一
布氣十方成就萬象生天生地負陰抱陽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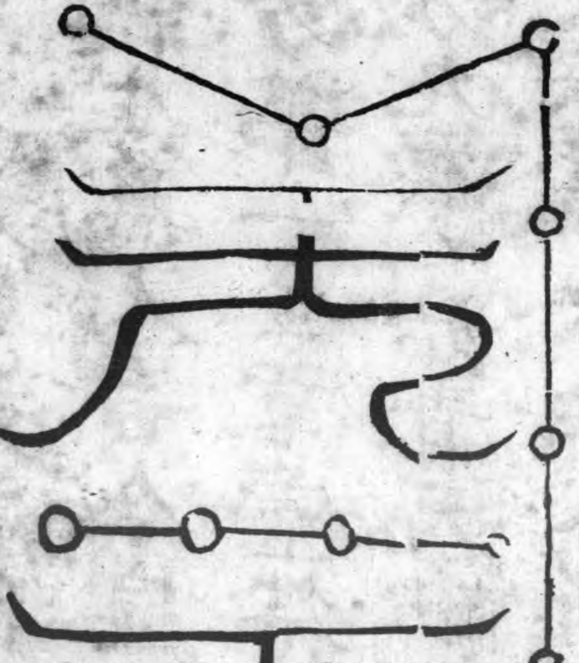
氣上升化生諸天陰氣下降化生諸地陽之
餘氣化爲男子陰之餘氣化爲女人陰陽二
氣混合自然生生化化乃有人倫既有人倫
宿命因緣有善有惡有長有短有貴有賤有
富有貧善惡之報如影逐形如響應聲作善

善應作惡惡成種蘭得香種粟得粮爲善降
祥爲惡降殃一切因緣皆由福業且人生下
土命係
上天人之生也頂天履地有陰有陽各有五
行正氣各有五斗所管本命元辰十二相屬
且甲乙生人東斗注生丙丁生人南斗注生
戊己生人中斗注生庚辛生人西斗注生壬
癸生人北斗注生注生之時各禀五行眞氣
眞氣混合結秀成胎受胎十月周回十方十
方生氣包羅元始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

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爲妙道妙道在人不可輕失失之甚易保之甚難多迷眞道多逐邪源多好婬殺多好貪嗔多沉地獄多失人身受生之時五斗星君九天聖衆注生注祿注富注貧注長注短注吉注凶皆由衆生自作自受若人在世

之日心崇大道供養天尊孝順父母和同六親不嫉不妬不貪不婬或持齋戒或作善緣或受三戒五戒十戒十二可從戒十四持身戒二十四戒三十六戒七十二戒一百八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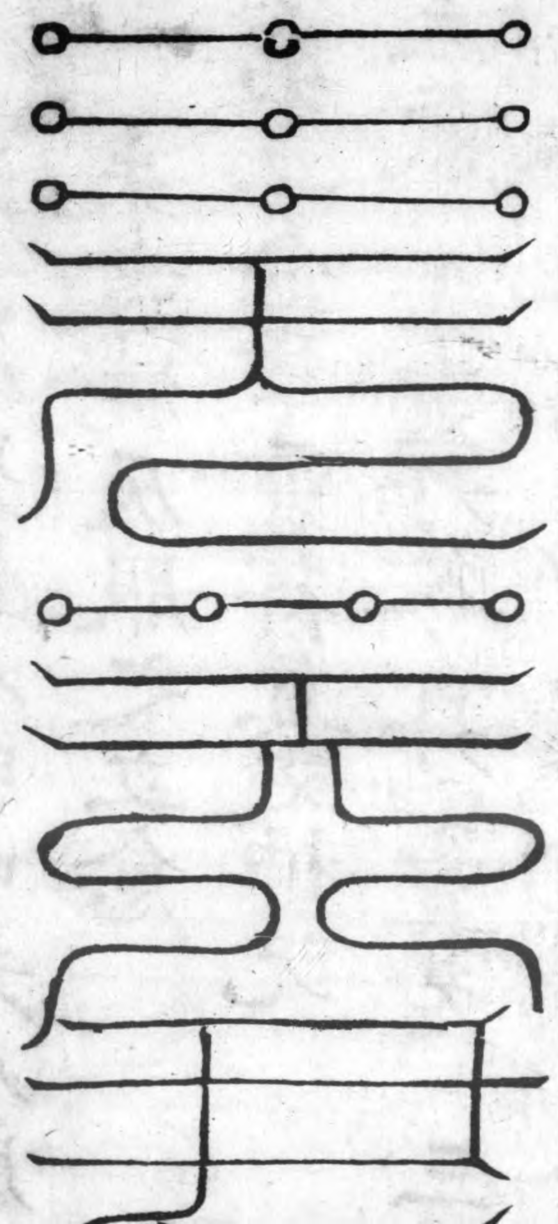
三百大戒或修上清齋金籙齋三元齋三七
齋庚申齋甲子齋本命齋如是齋戒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受持之者名係天人世世生生
不失人身富貴聰明人中殊勝五體具足十
相端嚴且人之生也皆受
五方五老帝君各降眞氣金章靈符混合自
然化生爲人吾今宣說
東方第一金章靈符眞文神呪
東方九炁　始青天中　青靈始老　九炁天君
眞人按筆　下注人身　木德結秀　會道合眞



此章靈符鎮人肝中若人肝受病以
朱書燒灰服之立愈

南方第二金章靈符眞文神呪

南方三氣　赤靈丹天　丹靈眞老　三氣天君
司命司録　絳闕尊神　火德明秀　會道合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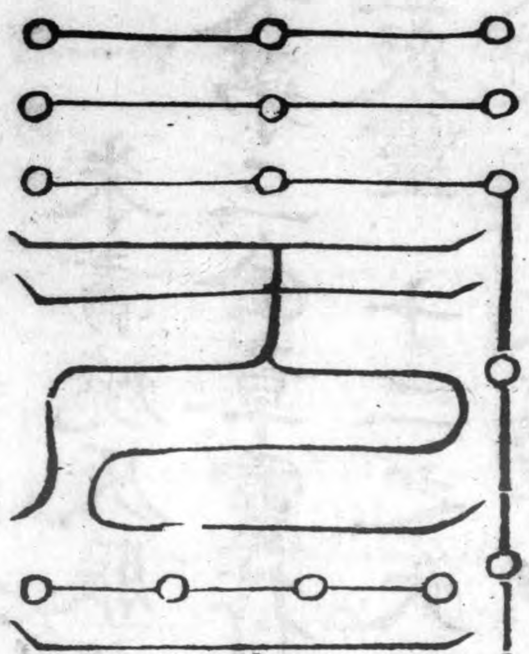
女二

土二

此章靈符鎮人心中若人心受病以
朱書燒灰服之立愈

中央第三金章靈符眞文神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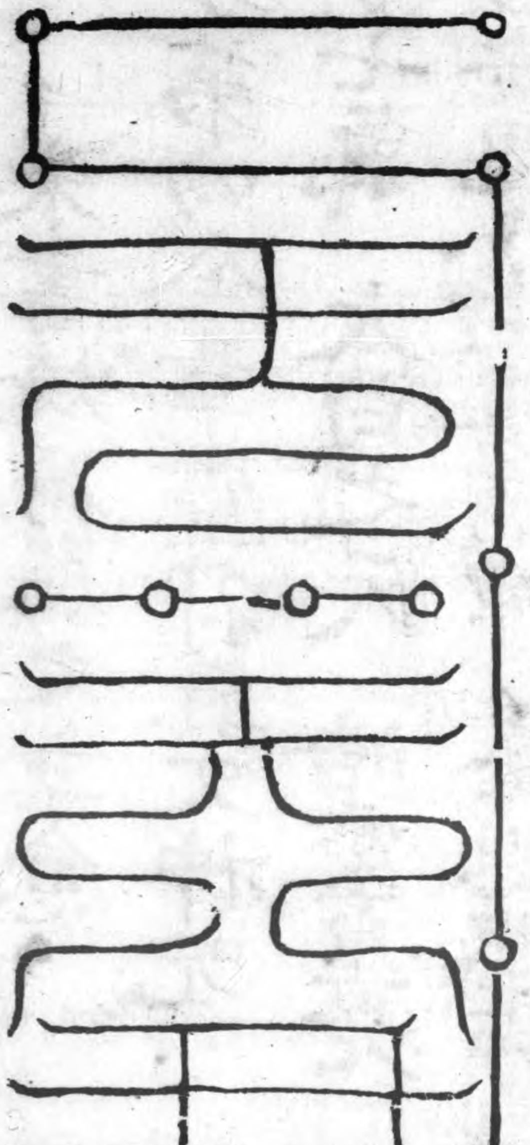
總監衆靈　十二之天　元靈元老　十二天君
都録校籍　主鎮脾神　土德鎮秀　會道合眞



此章靈符鎮人脾中若人脾受病以
朱書燒灰服之立愈

西方第四金章靈符眞文神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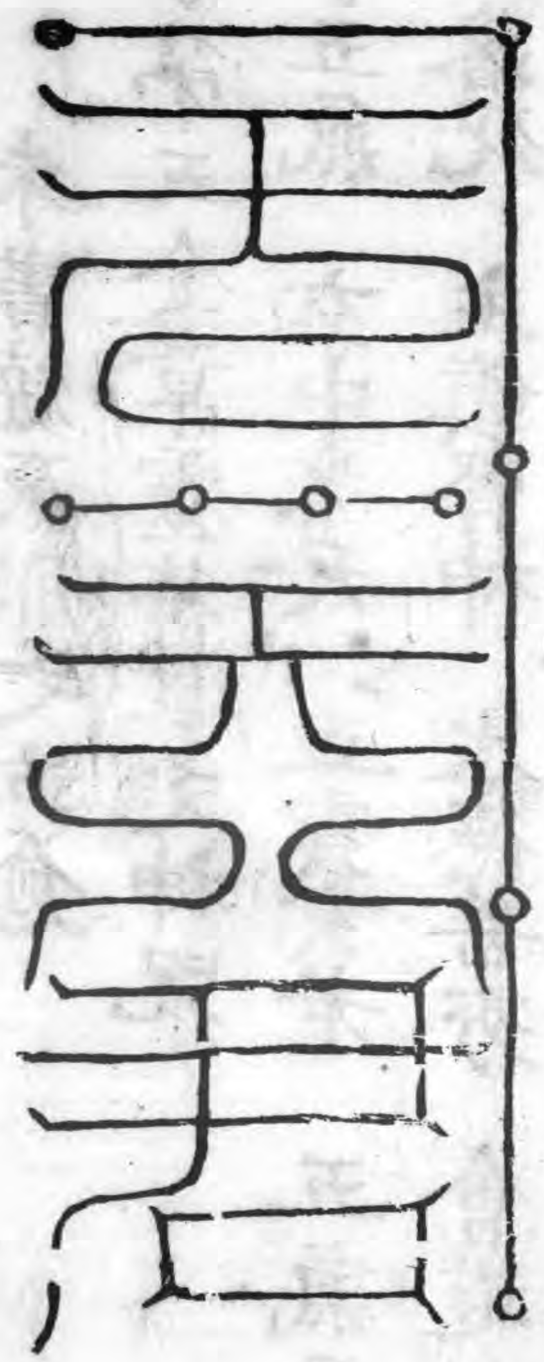
西方七氣　太白之天　皓靈皇老　七氣天君
記名安魄　主鎮肺神　金德堅秀　會道合眞



此章靈符鎮人肺中若人肺受病以
朱書燒灰服之立愈

北方第五金章靈符眞文神呪

北方五氣　玄中之天　五靈玄老　五氣天君
追生落死　主鎮腎神　水德善秀　會道合眞



此章靈符鎮人腎中若人腎受病以
朱書燒灰服之立愈

爾時
老君再說此五方真文神呪即召五方五斗
星君降此靈符真文神呪各授五斗星君即
以金書玉篆各依其方總得受持注生世人
以此靈文安鎮五臟各鎮人身凡人性命皆
由九天生氣五斗星君本命元辰主掌靈神
若復有人能知根本但遇三元五臘本命生
辰北斗下日嚴置壇場隨力章醮供養五方
五老乃吾化身注生聖衆五斗星君本命元
辰醮獻錢財以荅衆真注我生身得生中國
得遇大道廕佑之恩當生之時天曹地府願
許本命錢且甲乙生人命屬東斗九氣為人
受生之時曾許本命銀錢九萬貫文丙丁生

人命屬南斗三氣爲人受生之時曾許本命
銀錢三萬貫文戊巳生人命屬中斗一十二
氣爲人受生之時曾許本命銀錢一十二萬
貫文庚辛生人命屬西斗七氣爲人受生之
時曾許本命銀錢七萬貫文壬癸生人命屬

北斗五氣爲人受生之時曾許本命銀錢五
萬貫文若有善信男女種諸善根善根不斷
世世爲人當須醮送五本命錢天曹地府各
有明文十二本命十二庫神
子生之人第一庫中　辰生之人第二庫中

申生之人第三庫中　亥生之人第四庫中
卯生之人第五庫中　未生之人第六庫中
寅生之人第七庫中　午生之人第八庫中
戌生之人第九庫中　巳生之人第十庫中
酉生之人第十一庫中　丑生之人第十二庫中

乃是生人各有財禄命庫若人本命之日依
此燒醮了足別無少欠即得見世安樂出入
通達吉無不利所願如心自有本命星官常
垂廕佑使保天年過世之時不失人身得生
富貴文武星臨財星禄星五福照曜身命胎

宮安樂長壽不值惡緣若有男女生身果薄
無力章醮可於本命之日請正一道士或一
或二或三或五或於宮觀或就家庭持誦五
斗金章寶經或以自願持誦每誦一遍折錢
一萬貫文又志心持念托化受生天尊或千

或萬當來托生人中三世長爲男子之身五
體全備十相端嚴一切恭敬得遇無上正真
之道是時五方五老帝君五斗星君南斗六
司星君北斗七元星君九天聖衆本命星官
元辰星官功曹靈官金童玉女一會神仙得

聞

老君說此眞經一時歡喜禮謝玄元各願受持時時有始老帝君出班長跪而作是偈稽首禮謝珍重而退

稽首眞元無上尊　一心信奉不思議
如斯妙法未曾聞　今日今時盡得之
能爲黑暗開光明　能爲疾病作良醫
妙哉神呪五靈符　誓願歸依各受持

太上老君說五斗金章受生經

共卌十

二經同巻

消魔護國經
護國消魔經

女三

二經同卷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上中下

太上說紫微神兵護國消魔經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上

開度品第一

爾時

元始天尊與諸天天帝十方至真無極大聖妙行眞人十方得道諸大聖衆金童玉女太

上三師侍衛衆眞在玄都玉京山紫微宮内
說法廣度一切衆生是時日月光照天地寧
閑天尊放五色光明遍照諸天無極世界上
至三十二天下至幽冥地獄神光照耀普濟
無窮令幽顯衆生咸得安穩受諸快樂無有

疾傷天香普熏祥風聿布飢飡金飯渴飲玉
漿餓鬼窮魂皆得滿足神魂超度業報悉原
地獄寧閑仙階漸陟速得離苦面覲天尊上
生華胥常居法會是時衆中有一眞人名曰
無極即從座起身披霞帔手執玉英嚴整衣

冠恭敬作禮禮畢冥心長跪稽首上白
天尊曰臣幸因前福得預斯會聞天尊金口
敷闡妙門悉令大地幽顯一切衆生咸得安
穩臣今觀見下方國土一切人民有種種諸
惡或被水災或逢火難或有饑饉或有劫賊
或遭時疫或遇大旱五穀不熟草木焦枯國
界不安人民驚懼種種罪累憂懸在心思欲
救之爲無方便臣今發願救理衆生上黷高
眞曲垂方便道之利用生育爲先乞濟衆生
令免斯厄是時

元始天尊語無極眞人曰善哉善哉子今能
為大地一切衆生發大誓願作大利益至心
救護令免災厄利物之功深矣遠矣我令勅
九天總統三界大魔三五將軍六甲神將天
丁力士妙行眞人慈悲眞人玉清眞人洞皇
眞人百千萬衆玉清神童二十萬衆天靈赤
官功曹主簿長生司馬韓君丈人八百萬衆
天仙地仙三十萬衆威劍神王攝毒神王消
魔神王食邪神王破魔神王飛仙神王百千
萬衆禁戒三師雲雷風雨閃電諸神遊歷世

間救諸厄難凡有衆生若遇水火之厄但能
冥心至禱開轉此經若遇賊盜當轉此經若
遭時疫當轉此經若遇大旱當轉此經國界
不安當轉此經五穀不熟當轉此經萬事不
諧當轉此經此經若有書寫供養之人自感
九天總統三界大魔三五將軍六甲神將天
丁力士妙行真人慈悲王清洞皇真人王清
神童功曹主簿長生司馬天仙神仙威劍神
王消魔攝毒食邪食鬼破魔收瘟飛仙神王
禁戒三師風伯雨師雷公電毋千乘萬騎浮

空而來雲集轉經之所乃獲無量之福是諸
惡毒悉皆消滅是諸惡賊悉皆破散是諸疫
毒自得消除水災火厄自然止息國界不安
當得寧靜四夷歸湊異國來朝疫病差除口
舌消滅官横枷鎖速得解散伏連斷絕邪魔

不興是時無極眞人又白
天尊曰天下之内一切衆生時遭炎旱如此
熱惱作何方法乃得風雨調和五穀豐熟
天尊語無極眞人曰子今受吾教法勤而行
之可於高山或在水岸或在洞穴巖前或在

清淨之地或於觀宇或在家庭建立壇場安
置尊像懸諸旛蓋五色旌幢雜色寶蓋燃燈
燒香沐浴齋戒以諸花果供養廣爲演說啓
設壇場轉經行道上獻
三清上聖玉皇大天帝十方靈寶無量天尊
三十二天帝天父地母三官五帝九天五斗
九曜衆星及諸仙衆一切靈官并諸龍神作
大利益天尊當遣飛天神王五帝大魔風伯
雨師興雷動霧巡遶世界須史之間即令風
雨應祈江河溪澗上下田疇令得普潤草木

叢林一切花果五穀之類悉皆生成枝葉茂
盛
元始天尊即說讚曰
北風飄飄至　西雲鬱鬱來　南丹鳳凰翔
東九龍徘徊　真人奉天符　部領天雨雷
來蓋嵬崙上　普潤諸苦萎
是時無極真人重告
天尊曰臣從無量刼來稀見難遇今日得聞
微妙經典及救治一切衆生種種變化不可
思議是經當何名之臣等如何受持

天尊曰此經名曰
太上靈寶天公消魔護國經開度品子好宣
傳恭敬頂戴若有愚人輕賤當墮惡道長夜
受苦是時座中天人仙衆悉皆奉受作禮而
去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上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中

應機品第二

爾時

太上老君於太清仙境靈寶殿中憑几而坐手執玉麈說法度人尹喜真人十方仙衆金童玉女執節捧香列侍左右時有頂門金闕郎中引一靈官捧一朱書青函於瑤池前奏對奏訖進函逡巡而返於是尹喜真人前進作禮上白

老君曰喜侍太上迄至于今凡是衆仙朝會

諸天敷奏自有眞儀適見金闕郎中引一靈官至瑶池前奏對進函逡巡而去喜愚昧不敏伏願聖慈曲垂宣示

老君曰汝能發問吾願應機此乃世間劒州臨津縣奉道佩籙修金丹弟子王法進修靈寶天公道場齋一日一夜言功拜章飛龍驛騎騰達上奏至于頂門是時金闕郎中依儀引見故也

老君曰夫天公齋者出於九等齋科告謝之格所以世間善信男女悟大道生成感乾坤

覆載三元上燭五行下溢寒暑相推水火相
濟分五土之利順四時之宜上奉天眞下溢
長幼一家富樂萬類從心神明護門邪精伏
匿每六齋十直之月選擇良辰精潔宅宇法
天像地懸像掛旛建設道場中設三清玉皇
次設十方上聖五方五帝三元三官三十二
天天皇地后諸天列宿三界群仙風伯雨師
雷公電母虛空監察太歲尊神伏羲神農左
社右稷財庫保命延生名山大川五嶽四瀆
四直使者土地靈官奏事監官衞壇場將吏

一家精潔冥樹至誠請正一三洞法師或三
人五人七人或一日或三日以時新五果茶
酒香華蘋藻齋羞淨巾鎮信銀錢雲馬命米
紋繒然燈燒香依法行道壇場告畢言功賞
真拜表投詞仰祈福祐以憑四直使者上章
詞靈官奏事監官驛龍騎吏騰逵章表上奏
三清三清録言舉功遷善勑下三官九府五
帝考官彼境仙官城隍社令司命司録土地
之神咸奉天符擁護修齋之所以此之故故
有是馬尹喜真人與諸仙衆一切禮謝重白

老君曰靈寳天公齋者果感靈驗深不可詳
未委此齋由何而有喜愚未悟願聞聖言
老君曰吾昔在三清境上觀見世間一切衆
生因時澆灕大樸漸散下民失道邪風勃行
不敬二儀猷患風雨棄賤百穀枉費絲綿不

孝不慈不仁不義專事邪教妄祀鬼神嫉賢
妬能慳貪婬欲不崇大道害物傷生致使鬼
神害盈天地降喪水火相繼五穀不溢疫毒
流行瘟魔競起萬民塗炭怨天尤地哀懸衆
生不悟罪福遂說三十六部尊經演三洞上

清寶符設九等齋科述九轉丹訣俾一切衆生因經悟道佩籙除邪持齋感真修真錬行歸真得道乃至長生夫三十六部尊經者太上靈寶洞真十二部也太上靈寶洞玄十二部也太上靈寶洞神十二部也凡三十六部計一百八十八萬四千二百二十卷洞真十二部者言天地造化陰陽出沒九轉還丹金液錬形飛仙之道也洞玄十二部者言消災治病謝過祈禳濟度薦拔存亡之道也洞神十二部者言治國治家修身之道也三洞靈

符者上清部中法部正一部也九等齋科者
三九二十七等也太眞齋金籙齋玉籙齋明
眞齋自然齋黃籙齋三元齋塗炭齋洞神齋
神咒齋九天齋指教齋正一齋天寶齋九幽
齋五鍊齋太平齋太一齋八帝齋三皇齋上

清齋大洞齋金房齋北帝齋五帝齋化胡齋
靈寶齋天公齋皆因其事隨而修之惟金籙
玉籙九天齋者是
帝王之齋非臣庶所修也黃籙齋者則廣救
三塗遐被群有薦拔存殁也靈寶天公齋者

則荷大道生成酬乾坤覆載解百生過咎祈
未來福祥希風雨順時百穀豐稔除瘟滅毒
降福延齡凡修此齋者切須滌慮凝神劾心
誠懇福德立降如響應聲也是時
老君重謂尹喜曰昔我祖師
太上元始天尊與玉晨大道君處三清之上
觀見西域于闐等八十一國禀西方金精之
氣其臭羶其性獷烈貌婬好殺殘害生靈不
君不臣不父不子酷虐無量罪業轉深吾受
元始大道金口之言令往西域化胡至函谷

關汝爲關吏吾見汝性命合道專一崇〻其遂
授金丹於汝千日功就期於大蜀青羊肆與
汝白日昇天經歷九天上朝
玉皇汝雖得道未曉
元始大道微妙通變之由汝當至心當爲汝
說昔天地未分日月未明星辰未敷萬物未
眹浩浩蕩蕩沌沌濛濛於是
元始天尊生於天地之先無祖無宗凝然獨
化無名無象微妙玄通變化無窮深不可測
遂生一氣孕育五行五行相生遂生天地天

地既判動植流形故天得一氣上澄爲天地得一氣下凝爲地中和一氣化生萬靈百生於陽精月生於陰魄安東斗於東方五行屬木主春發生設南斗於南方五行屬火主夏長養布西斗於西方五行屬金主秋成熟建北斗於北方五行屬水主冬收藏排中斗於中央五行屬土主於四季萬物得土自然化生五斗既數衆星列位天文垂象而豈徒哉明顯水火金丹之道見之者昌爾時老君而說讃曰

天地之前　元始上仙　無宗無祖　獨化凝然
孕生一氣　五行爲先　濁氣爲地　清氣爲天
中和爲人　散爲山川　星辰列布　日月高懸
木星東上　金星西邊　北斗坎位　南斗離偏
春夏秋冬　遞互推遷　金白水生　與木相連
火生真土　相逆相憐　九還七返　配之在天
見之者昌　鍊之者仙　至道深妙　玄之又玄
老君曰元始天尊以一炁生三炁三炁生九
炁三炁者玄元始也以玄一之炁化爲玉清
聖境大羅之天鬱鬱樓寶殿玄都玉京紫微宮

闕太上元始天尊都焉號龍漢之劫又以元
一之氣化爲上清眞境禹餘之天玉樓瓊殿
寶樹爲林玉晨大道君都焉時號赤明中劫
是時太上道君師資元始天尊元始天尊於
始青天中召十方無極聖衆於寶林之內證

度說法傳道又以太始一之炁化爲太清仙境
珠樓金闕七寶爲殿是吾之處也時號開皇
今劫吾又師資玉晨大道君其三清三聖各
相去一劫化生號三清上境大羅天中玄都
玉京也又三炁各生三炁化成九炁以成九

天三清之外又列九天九天帝君居焉九天
仙號曰
第一鬱單無量天
第二上上禪善無量壽天
第三梵監須延天
第四寂然兜術天
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
第六洞元化應聲天
第七靈化梵輔天
第八高虛清明天

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

九天之外別有三十二天三十二天帝居焉

東方八天仙號曰

太皇黃曾天　太明玉完天　清明何童天

玄胎平育天　虛無越衡天　太極濛翳天

元明文舉天　上明七曜摩夷天

南方八天仙號曰

赤明和陽天　玄明恭華天　耀明宗飄天

竺落皇笳天　虛明堂曜天　觀明端靖天

玄明恭慶天　太煥極瑤天

西方八天仙號曰

元載孔昇天　太安皇崖天　顯定極風天

始皇孝芒天　太皇翁重浮容天

無思江由天　上揲阮樂天　無極曇誓天

北方八天仙號曰

皓庭霄度天　淵通元洞天　太文翰寵妙成天

太素秀樂禁上天　太虛无上常融天　太釋玉隆騰勝天

龍變梵度天　太極平育賈奕天

雖有諸天猶拘刧運於是玉晨道君撰元始
靈書四篇凝雲作篆每字方廣一丈八角垂

芒一篇鎮東方八天一篇鎮南方八天一篇
鎮西方八天一篇鎮北方八天以此保制劫
運使天長存

東方八天靈書曰

亶婁阿薈　無惒觀音　須延明首　法攬菩曇
稼那阿奕　忽訶流吟　華都曲麗　鮮善育臻
荅落大梵　散煙慶雲　飛灑玊都　明魔上門
無行上首　回蹠流玄　阿陀龍羅　四象吁員

南方八天靈書曰

南閻洞浮　玊眸詵詵　梵形落空　九靈推前

凙洛菩臺　緑羅大千　渺莽九醜　韶謠緣邅
雲上九都　飛生自騫　那育郁馥　摩羅法輪
霐持無鏡　攬姿運容　馥朗廓奕　神纓自宮

西方八天靈書曰

刀利禪猷　婆泥砼通　宛藪滌色　太砂之堂

流羅梵萌　景蔚蕭嵎　易邈無寂　宛首少都
阿濫郁竺　華莫延由　九開自辯　阿那品首
無量扶蓋　浮羅合神　王誕長桑　栢空度仙

北方八天靈書曰

玃無自育　九日導乾　坤母東覆　形攝上玄

陁羅育邈　眇氣合雲　飛天大醜　總監上天
沙陁刧量　龍漢璅鮮　碧落浮黎　空歌保珍
惡奕無品　洞妙自真　元梵恢漠　幽寂度人
由是日月運行星辰列照五行迭用四序調
流一晝一夜一寒一暑雷公電母風伯雨師
仰順天常各司其局讚曰
玄元始炁　自道而生　三炁變化　化爲玉京
瓊樓玉殿　寶樹崢嶸　大羅天主　三清都焉
三清仕師　三刧乃全　三炁仍引　又生九天
九天應變　三十二天　七寶爲殿　鎮玉之篇

保制刧運　使天長年　日月運轉　星宿聯綿
五行無忒　四氣相宣　一晝一夜　無黨無偏
雷公電母　風伯雨師　奉承天命　各司其司
玉燭既調　萬物咸滋　至道天地　功深無私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中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下

統御品第三

老君曰天公者天道公平無私也天父地母玉皇大天帝也天地萬物既備元始大道退居無爲遂命玉皇統御三界覆

育蒼生公平無私也命地母爲地后勑天官
司天曹勑地官司地府勑水官司水府又列
四瀆五嶽名山大川洞府福地各勑仙官而
主領又遣司命司録日遊月行年月日時四
直使者虛空監察當境主司土地山神分司

列職巡遶天下糾察是非故人間天子法象
天地乃於中原建邦設都外布九州百郡四
夷八蠻設春夏秋冬四時之官三公九卿文
武百僚分司列職統御天下夫天子者非世
間之人也禀真元精一之炁歷代降生在仙

爲上仙在宿爲上宿皆受大道玉皇之命承
運而下降承運而上昇皆天之歷數也是故
北辰在上而衆星拱之天上有帝座星后妃
星太子星庶子星三台星内座四輔星諸侯
星君基星臣基星民基星文星武星下有萬
物上應萬星天地實大道之子萬物實大道
之孫大道爲天地之始二儀爲萬物之根陰
陽升降天地氣通然後播種百穀普濟蒼生
大道乾坤功深莫測潛養萬物不德不仁萬
物知歸其功不宰故齋直以報大道天地之

恩讚曰

天父地母　后土玉皇　天地旣立　二清退藏

玉皇承命　統御萬方　天地水府　三官主張

嶽瀆洞府　衆仙之房　司命司錄　日遊月行

年月日時　四直神王　巡遊天下　糾察不祥

人間天子　建國立邦　仰觀俯察　乃搆明堂

法天象地　背陰向陽　九州萬國　四夷遐荒

三台四輔　文武百僚　分司列職　以收萬方

無爲無事　凝冕垂裳　上仙上宿　下爲帝王

承天歷數　上下無常　北辰在上　三台在旁

后妃太子　諸侯百王　天子穆穆　諸侯煌煌
下育群品　上奉天蒼　功格天地　降福降祥
雲行雨施　普潤無疆　百穀有收　萬物無傷
大濟衆生　千倉萬箱　大道天地　玄功無量
故設天齋　以賀平康

老君曰夫人者皆稟妙道天地之氣而生故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肉象土骨象石氣象風
血象水眼象日月髮象草木聽象原洞言象
雷呌㰦象晝寐象夜行象雲坐象山喜象晴
怒象雨五臟象五行四肢象四氣九竅象洞

究以應陽之數也且人生四肢五臟六腑動
靜喜怒旣象天地豈不是妙道天地之氣所
生哉

老君曰凡人受胎即天降司命司錄常來擁
護以至生下男則萬神稱善女則萬神唱恭
籍係三元名書上帝東斗注筭西斗記名北
斗落死南斗上生元辰保命中斗延齡夫道
生之至德畜之五行成之髙天覆之厚地載
之日月照之星辰祐之神明護之四氣運之
風雨潤之絲綿衣之人倫奉之大樂和之大

禮檢之大君臨之大道天地生育之功妙矣哉大矣哉至矣哉凡厥衆生若悟此者咸宜至心奉道篤敬天地父母日月星辰上順天常下分地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爲臣克忠爲君克聖大道垂祐天地降祥金液鍊形長生父視若輕侮大道不敬天地棄賤五穀枉費絲綿背道崇邪嬉慾殺害訶風罵雨訾毀經文者則道不生天不覆地不載日月不照星辰不祐神明不護四氣不運風雨不調五穀不養絲綿不衣人倫不奉大樂不和大禮

不檢大君不臨貧窮下賤疾病纏綿受業將盡司殺來誅既謝人寰沉淪地獄受諸苦掠痛毒難忍熱抱銅柱寒卧鐵床鋸鍘刀傷吞火食炭求墮惡趣無有出期吾今爲汝及一切衆生說此妙經敬而奉之勤而行之即說

讚曰

大道乾坤　生育爲理　人及萬物　咸稟一氣
言之爲常　驗之乃貴　頭圓象天　足方象地
肉土骨石　氣風血水　聲象雷鳴　髮象草矣
陰霾爲怒　晴明象喜　晝則象寤　夜則象寐

動似雲行　坐如山止　五臟四肢　五行四然
擾擾蒼生　戴髮含齒　大道乾坤　生爾育爾
一切衆生　退而自省　男女媾精　胞胎始營
司命司録　衛而降靈　父之天氣　母之地精
十月脫胎　子母分形　男則覆生　女則偃生
男則萬神稱善　女則萬神怡情　上係天曹　中係星辰
三元掌籍　五帝司迎　東斗主筭　西斗記名
北斗落死　南斗上生　元辰保命　中斗延齡
道德生育　天地覆載　三元照曜　晝夜相代
四時五行　物無不賴　五穀資生　絲綿被體

和之以樂　撿之以禮　天子穆穆　人倫濟濟
天地大道　功深無裏　上孝父母　下友兄弟
用天之道　亦無災沴　勤奉天地　長生罔逝
反此而行　致遠恐泥　貧窮下賤　疾病迍滯
贓滿罪定　司殺來制　沉淪地獄　永謝人世
萬劫受殃　莫之可計　善男善女　邪心永誓
老君曰言此經尊貴乃衆生謝過祈恩修眞
之要可以本命元辰四時八節六齋十直之
日或禳水旱或祈五穀或祈福祐或謝過消
災或解呪詛隨其所願虔心至禱請正一三

洞法師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七人隨力建
功轉誦此經修齋行道福德立降消諸不祥
或於三春天地發生之時或於秋冬萬物成
熟之際燒香修奉開轉此經以荷大道天地
生育之功天能聽卑道能通感録茲至禱感
賜福祥玄理深微威恩莫測敬之哉敬之哉
凡修天公齋直須齋潔預禁葷辛掃洒宮院
是事精潔大道天地鑒録誠懇切忌使當用
之物及孝子孕婦雞犬僧尼不潔之物犯傷
天眞大道天地賞罰無私恭慢之應威不可

當凡齋科供養之具直須事事豐足若稍輕
慢上帝不歆反成殃累一切男女敬而慎之
此天公勅邪神呪若有信心奉道善信男女
凡欲持誦先須燒香頂禮冥心
三清上眞諸天天帝天父地母日直香官土

地靈祇然後叩齒三通誦之七遍自然靈應
感徹天眞護持百邪不干萬罪消滅也
太上說經既已尹喜眞人及侍衛仙衆一時
頂禮恭敬再拜勤而奉行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下 終

太上說紫微神兵護國消魔經

爾時

太上老君以上皇二年建辰之月八日於紫微上宮爲大梵天帝四極高眞九天元生三天眞皇說紫微神呪靈寶大有自然神兵護國消魔品時開皇甲申數極百六天地不閉災氣流行五穀不豐人相謀害兵災四起國人不安其有積善積德之人修眞之士超度洪厄位列仙官凡夫不學不顧宿命不遵經法是非紛亂四見昏迷六情所染心不自尋

造惡之時無所畏懼此蓋衆生業感故使其
然是時酆都六洞諸天魔鬼晝伏夜出變現
醜惡之形其鬼魔各將眷屬行五種瘟病患
者昏死鬼氣衝人變爲疾疹是時牧宰群品
文武兆庶鎮山壓野馳迸驚怖男號女哭悲
苦切楚時感動上天

天尊觀見慜念蒼生受諸苦惱乃勑虛危二
宿託精應變以真爲父以元爲母以始爲姓
三氣降於廣靈之宮化爲大塊形如混沌上
出九光精熒耀日霞彩煥爛影射太微常有

玉女金童巨虬獅子四直符吏守護聖胎至
建申之月上七之辰其胎自坼若大雷震脫
落紫胞洞應玉形聳身五百丈自云眞武之
神披髮皂袍仗劍穿靴神兵符吏雷公電母
四直使者捧從其身是時
天尊令眞武於酆都山降伏鬼魔眞武奉
天尊勅遂令北酆殺鬼天猷副將部領神霄
大兵九炁功曹三天玉女七炁神君五靈眞
宰黃甲大神天兵符吏百千萬衆與六洞鬼
魔大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鬼主又以坎離之

氣化蒼龜巨虵欲施變現真武以神力摧伏
攝於足下真武復遣金鈴擲火大神念伏魔
之章噓氣出口化大火輪乃燒鬼衆毛髮焦
爛妖力無施回心悔過乃發大願歸命至真
是時真武遣天兵符吏乃鎖鬼衆送於酆都

大洞
天尊言陰極告變陽數之來或則黃星聚彩
赤符表瑞紫氣衝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大
電遶樞然後稟嶽降靈誕星孕輔而成曆數
乃有天下也聖君出世賢臣輔弼奸邪伏匿

五兵銷偃九穀豐登慈孝日生人民樂業眞
君有功於世爲民除害德動上穹
天尊遣金華玉童繡衣使者賫九龍符命下
詔曰汝有鹹毒伐惡之功可封爲北極總統
玄天大將是時大聖馭蒼龍朝謝

三清爾時下界眞仙及諸聖衆翹仰雲路顧
眄神光目送霞飈拜辭眞帝須臾之頃天垂
紫雲地起輕霧雲霧交合唯聞天樂漸漸高
遠會中大衆各還本土一依金口宣揚道化
流布寶經四天之下皆蒙眞祐福德無盡求

當奉行

太上說紫微神兵護國消魔經 終

共双十

三經同卷

日月混元經
日月混常經

安四

二經同卷

太上日月混元經

太上洞神五星諸宿日月混常經

太上日月混元經

乾坤坎離剛柔配合四者相包謂之槖籥二四三五一天地之精二八之數相應天符會于鼎中鼎爲天地爲神室乾坤爲明堂藥物爲日月爲夫妻故爲君臣陰陽節候其火隨

爻之動漸契於四時合於陰陽五行相尅更
爲父母春秋既分刑德並會是以黃鍾建子
陽左至巳蕤賓建午陰右至亥從一至九數
終即復更始也炎火既張嬰兒聲悲昇降奔
突屢欲翔飛競競惕惕戒慎不虧謹於動靜

若夫君驕臣佞賞罰不中璇璣失度寒暑不
時災害自生若君聖臣正天地清寧日月炳
煥道烝隆昌王化太平寒暑順律斗樞應節
五行八卦庶事修明銖兩既克巳諧剛柔調
節候矣無失時矣玄輝五色變化無常霏霏

微微形奮皎雪凝霜狎獵魚鱗闌干鍾乳結華巉巖玲瓏銅柱陰陽得配恬澹相處雲則從龍風則從虎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水性潤下火氣炎上天地坎離自然之狀黿定鼉凝氣貫秋霜昏昏混沌南北不分排陰立陽從

一至九先白後黃赤黑表裏色變更紫光華赫然九轉純陽五方葢足歸彼厚土而成還丹流形金石致火一年志士服食金砂九還須臾變化風馳霧散百骸九竅四肢五臟搜索陰葢乃立正陽如水之解而歸太玄昧者

何知遇則不迷若宿蘊機性則自契真理志
節堅貞咸當曉悟性蒙意拙懷疑不信蓋積
殃深質厚終不聞昭昭之義不可欺誑學者
悟之膭予忘焉
太上日月混元經　終

太上洞神五星諸宿日月混常經

北斗之星太一之精常以四孟元日爲卜人遊於聚落之處識度談論與常人異儻度心求問者無不應耳

木歲星之精其性仁常以立春後甲乙日遊

於寺觀爲人端正中形少髭鬢衣緑衣裳參
問禪侶談玄詰難理無所敵恭敬和雅貌殊
衆人目精明朗好齒口善接對知者尋而問
之以禮待之言論有所求者但以心事白之
無不從允若求錢財俯對以仁常取辰日伏
於東嶽
火熒惑星之精其性禮立夏後以丙丁日爲朱
衣童子好顔色形容端正衣異色之錦異花
之綾耳目聰俊多儀範揖讓進退舉止合儀
言語分明好與小兒同羣偶謳謠邑中之事

警覺先知識者而問之好人求心事俯對以
禮是人皆得從志常以未日伏於南嶽
土鎮星之精其性信常以四季及季夏土王
戊己日遊於市肆酒店衣黃衣形狀殊異好
美飲食自齎持訪人同食有遇者得飲食錢
物求者如請以常多奇道理遊行李下常欲
濟人遇者子孫富貴錢財日自資長常以辰
日伏於嵩山
金太白星之精其性義立秋後庚辛日遊於
女色之家衣白衣長大善音樂能言語有寶

物遺人識者求之無不稱遂或爲老人騎白馬亦有執樂器求之亦願與人常以戊日伏於華山

水辰星之精其性智常以壬癸日遊於溪澗幽奇之處或臺榭之上蒼黑色衣服執尺書吟詠優遊自樂言語詼諧多道理識者求之以文書術數授與人常以戊己日伏於恒山

日者太陽之精常以四孟丁巳日遊於大澤中衣黃赤衣乗驄馬獨行歌唱自娛樂馬上有文書囊如識者以此日澤中訪之道禮義

書不死之術行大郡好女之家有遇者必得
仙術耳
月者太陰之精常以辛酉日爲女好色能言
語善行出好容儀獨遊閙中識者多間兵機
奇勝之術亦廣濟人遇者國王好愛自然得

好官職一生貴富亦愛與人寶物常以丙子
日伏於軍旅之中慱慈廣愛求之者皆如意
自於别處得錢衣物三年之内稱意富貴覺
是巳上七精者常以禮待賔接一生富貴官
職稱意所求皆得有所得者即是度世不死

之術
角星之精常以立春後寅卯日遊於寺觀中
形少髭鬢參問禪理理無所敵或遊於酒肆
自飲樂衣青蒼衣識者求之多示人養生播
種之術

亢氐房三星之精常以寅卯日同行衣青蒼
衣皆乘驄馬遊於人衆中或大齋會處容貌
殊異頭上微有紫氣即是求之多與人救世
之術不令貧苦
心尾箕三星之精常以辰日同衣黃衣或爲

道士遊於寺觀中每自手中皆執一色異物
身形端正少言語識者求之示人醫術方藥
是此七星之精往見但能識察者求之皆得
隨意自然富貴亦令人多精神聰明智利
井鬼二星之精常以巳日爲師僧端正執珠
如意遊於忠孝之家好事及貴人家求好飲
食及酒與之不求自得富貴此日陰陽合者
定生貴子所求皆得自通亦好妙巧功於外
人亦無所求取矣
柳星二星之精常以甲午日作道士好精神

能言語愛以道術不死之法謗人求者皆得
白日上昇其形中衣黃白衣衣下更有珠衣
賞識者以禮待之若生不敬之心即遇賊敗
張翼軫三星之精同爲老人衣黃衣騎黃牛
執酒器遊於大豎聚落求之者多遺人酒飲

者求爲地仙不死若言語辭識即生不具之
子三年内破家者敬仰即生貴子錢財日自
資生長凡蔔七星之神精遇者不爲重臣即
爲當世術士遇者一月内肥白充溢錢財不
求自得賢人哲士不求自至皆得遇之

奎婁胃三星之精為美少年奇文足巧衣帛
不定乘好白馬亦是馳騁常以申酉日遊於
聚落好將珍寶物相隨識者求之皆得所與
遺好果子喫喫者不死若女人喫即生貴子
重臣奇才

昴畢二星之精常以庚子日為少年善音樂
或執樂器遊於貴人重臣之門生才藝貴子
者生女子即為妃后好飲酒與者大富

觜參二星之精常以戊戌日為童子好姿顏
多婿好乘驢衣黃衣手中執金銀器花葉形

狀與時人不同遇者求之皆得所欲即自然
得好官職好妻妾好衣裳常有人自然遺之
蓋非力也凡此七星之精所到人家累世不
貧識之不死所求如意若不以禮待之三年
之內家破人亡生不具目之子亦令人生賊

惡子

斗牛二星之精常以壬子日爲老母好顏色
衣青黑色衣能言語妙祇對持好衣裳賣好
遊善人之家及好事家所得則乃敬重之若
衣之入朝即天子好愛官職不求自得女人

衣之即生貴子聰明多藝地下金銀不求自
得之
女星之精常以癸巳日爲少女可年二十已
來容貌無比鮮衣服妙行步能梳掠善化人
遊於聚落以度男子得遇者時得富貴爲國

重臣不出三年君自徵召若非理秪對言語
干黷不出三年患大疾合者若有求術即得
太陰玄女不死之術白日上昇
虛危室壁四星之精常以癸丑日爲尼師將
顏色衣鮮潔衣服遊於聚落或至人家門戶

廣說譬喻以度男子得遇者當年田蠶六畜家業日日貧長生貴子必爲重臣大富貴不求目得鬚髮不白意有所求若不隨意者一年之內家破人亡生無目之子凡前七星遇者得一切欽敬有所欲者即應一切不求自

得老者反少

凡前諸宿之精識者多矣但諸宿之精所臨分野及至聖明官長所治之邦亦皆見此太公識太白之精李斯識鎮星之精諸葛亮識熒惑之精得兵機祕要之訣黃帝識太陰月

之精白日上昇張良識歲星之精及太白之精韓信識角亢之精李靖識南方七星之精得萬勝兵訣雷公之式曹操識日精李淳風識東方七星之精通玄象識氣候若遍論識者甚多矣自古及今非一人而得之文煩不

能具載尋往往見之見者自然聰明皆自富貴識度與常人不同即須在意

太上洞神五星諸宿日月混常經

共拾

三經同卷

妙始經
浩元經

女五

二經同卷

太上妙始經

太上浩元經

太上妙始經

太上老君曰道出於無形無名無聲無色無味淡然以虛無爲宗自然爲生以清微玄元之氣爲本有無極之功無表無裏亦無上下無有前後無爲一體先天地而生其要妙廣

遠彌漫不可得名故字之曰道合則爲元氣散則天地天地三千六百億萬歲一合會數窮於三五七九而天地壽盡壽盡之時陽精化爲火陰精化爲水先以火燒其上至六天下至九地然後以水平之混而歸一復三千

六百億萬歲一開方復分別元氣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天玄而清地本而黃太陽之精爲日太陰之精爲月復分日月之精爲星辰二十八宿天有四時五行六甲十二時天地之氣交合然後人民禽獸草木蝖行蠕動森然

皆生乃有五嶽四瀆三十六山興雲布雨置立三皇五帝胤胄百姓更相產孺如此元氣一合一開無有窮極從始至終益已數千百萬歲開合不可復計天地終訖之時萬物形像皆成虛無惟真人道士功德無量能千變萬化鍊易其形在九天玄元之上乃解窮天地數千百萬變易有此無極之氣耳當此之時惟有神明元氣元氣以道為先故天下莫大於道夫天地六合其外如雞子又似車輪元氣繞之如日之暈元精之所散也六合中

央廣方各一萬八千里此山盡黃金瑠璃水精爲之上宮室草木禽獸皆有七寶之形其上即天帝之所主主録天下三萬六千神萬物死皆屬之崑崙山上復有九天九天都名耳有數千萬重天但大域窮於九九是數之極也諸天宮室皆懸在空虛中言天中人皆有空虛之身能飛行目能徹視耳能徹聽變化三天是無上正真道界最有功德乃得生此天中此天以下各隨功德多少所生各有重界崑崙山以下有九地地下有一重水水

下有風如是風水之地各各有九重更相擎
持令之地動者是風水揺也王者有大功德
若有寃酷故天地爲之動鬼神爲之感此九
地之下各有諸鬼宮府及諸地獄九天中亦
有獄九天之上仙聖所住九天之下鬼神之
所住即是令之邪官邪僞之所統其中各有
君王更相主録無有毫差也天門在西北地
戸在東南天門地戸正相對之神東名曰鈞
天有八十一國縱廣八萬一千里令之土國
也山之南名曰炎天有六十四國縱廣六萬

四千里山之西名曰素天有四十九國縱廣
四萬九千里山之北名曰玄天有二十五國
縱廣二萬五千里如此四天之民土界各異
別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三十六山彼三天所
生不同在人罪福故書所不載自今及古天

生聖人不使書說正在此一國土君臣父子
尊卑善惡此天之民最苦耕織賦役有飢渴
疾病官府死生之痛人生時能備道科或死
七日後皆生諸天中福舍安穩之處長在道
氣氣中無復謫罰福流子孫能解脫七世重

罪若下生人中必爲豪貴子孫生時惟惡無善死時入地獄考治魂魄苦痛備至歸罪謫罪以力償人若出爲人必生下賤癡愚之中崐崘四天以外有鐵圍山山外有日月所不照名曰八冥界則泰山府君之位統領諸獄人死歸之簡録罪福然後分遣其人入於諸獄中獄中有鑊湯轉輪銅柱鐵錐刀劒諸苦痛不可具言過此九天九地崐崘四方六合窮此此外惟有元氣周帀虛無所復有聖賢所不能辯地氣黃黃主中央故崐崘山者如

車轂六合施之也今之日月出從湯谷湯谷
中有木名扶桑日出時上其上半天而行暮
沒時入濛汜濛汜湯谷皆水名耳與地一重
水相通故令地與日月相逮而行出入長短
虧盈機衡之數從此而始天地死生變化窮

六合之內一生一死輾轉相起誡子欲離三
官憂苦但當備持法戒存師念道道不欺人
道常在世間世世救度一切衆生或爲帝王
或爲下吏或爲凡人或爲躓人或爲乞兒或
爲禽獸或爲老物或爲星辰故人莫能知之

諸賢者若能行善無惡功德備足者可得白日昇天尸解神仙自不能爾命過壽終其當歸死人有宿命不可怨道也又諸天中之人身長丈三人之形長八尺以還鬼之形長五尺以還人與天地正等有三萬六千神萬八千宮府三百六十機關故十月而生取天地十方數也人面有五嶽四瀆之形有八卦五行六甲十二辰有四象四象者風水火土也合此四氣然後成人故人生必受父母陰陽和合萬神具足乃得爲胎生胞衣中謂之羅

網羅網未脫之時皆識昔日由來一生能啼之後入人道則盡忘之也故能來動揺血脉骨肉温暖此皆四象之所爲也故死時氣絶風去身冷火去血聚水停堅强土住也六畜亦受陰陽五行但不盡備知以爲下賤耳人生之時有和氣合其形死之時勁風解其身也故曰生死也故諸天道之法自然是以人生之時施行善惡而罪福自應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子當思眞念一可道遇此也故其法清嚴不可妄施道常在人間不去須臾

但人不知之耳月月朔十五日月晦此三日天
帝當遣六部都録使者案行天下主書人之
善惡可不慎之可不慎之
老子曰吾自開闢巳來所說諸經有數百萬
卷或有藏在蘭臺玉函石室之中祕不出世

者不可計數至周幽王時衰亂吾乃至函谷
關教關令尹喜道術喜得道爲眞人將尹喜
西入胡國先至罽賔閣崛山中行道爲國王
所燒不以爲困道見虛空之身項負日光體
有金剛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國王服受其道

復爲胡作四萬言經名曰般若波羅蜜道德
五千文三十品復與尹喜舍衛國四月八日
化生爲王國太子年十五去國學道道成曰
釋迦佛佛胡語漢言仙也關令尹喜易名曰
阿難沙門弟子學其法者千二百五十人稱
菩薩菩薩者胡類今之道民也教化胡畢以
五月十五日尸解託入泥丸泥丸無爲也道
無常名無有常形或稱釋迦文佛或稱維摩
詰或稱轉輪王如此分身別氣輾轉教化化
有萬端故明法効其形立浮屠作泥人美乘

木象也還漢中而號太上大道無爲太上者
言無復過其上者老君言先天地而生有無
極之氣故稱老也道法無爲樂生惡殺以慈
心爲大世人不知乃殺生禱祀以求生棄無
爲之事更作有爲之業故令世人疫癘縱廣

疾病彌起不時太平吾當演出正一盟威之
道統領八極四海之内三萬六千神群仙兵
馬將吏軍士六丁八史等威伏群邪降魔伏
鬼皆上就眞一天上天下無復爲邪祆惡群
魔一朝罷息道之教化以師爲主故授張鎭

南正一之法令世世子孫執持文教化諭萬
民布置男女道士化領民庶天地變易之時
道當點持名籙更相救度諸賢者明聽經戒
道之本起三洞經戒科律甚衆恐人不能悉
備故出盟威正法以救凡俗今以相示子宜
慎之

太上浩元經

老君曰浩元太眞君子之身上下三宫保營精神熈融視息吐吸新陳修實求固位爲仙人洞房玲瓏上下相通金鑪玉几鎭其中却入三寸哺玄穹還居中田移絳宫堅守靈闕泉淵融修此三者長雄雄朱衣靈賔熈且冲子能行之命無窮巾金素蓋成堅剛下益玄池漬晛房中起靈臺堅明堂調治神効修太倉精氣周遊五神强呼吸不輟昇蒼蒼上元童子神之精絳衣赤幘居黄庭南極老人丽

修營存神安性得長生下元之神名谷玄北
極真人道之先守帝金神五藏王常持玉七
坐金牀攬精哺一生金黃靈龜玉女居中央
左録右命挾兩傍役使六丁驅百殃削去死
籍命延長醴泉可飲盛玉漿恬惔無爲志不

褭玉扇金籥靜多扉呼吸中和生細徵還真
反朴幼子機絶愛棄欲神自歸滑澤精液輝
常輝易氣易髓上生肥道成形化身高飛心
靈倏忽過九園安神定魄修此道鍊思沖神
是吾寶太真神丹成已久靈顔幼色常鮮好

三一習氣固靈根調五通七神之尊恢廓幽
關道衆源雄雄氣崿修崐崘上宫朱裏宜以
緼中宫赤幘儼而存下宫丹衣守精門審能
行之齊乾坤

太上浩元經

混元八景真經卷一之二

女六

混元八景眞經卷之一 二同卷 女六

混元眞人曰夫天地以前混沌之初萬彙未萌空而無洞只是虛無虛無之中有景氣景氣極而生杳冥杳冥極方有潤濕潤濕之極始結成霧露霧露之極方變水水流霧下其水滿流水者陰氣陰極始生陽氣陽氣漸上炎熱方結爲火火從水生水火相交即漸相覆二物交泰各生積氣積氣所生陰陽相鍊其數滿足始結爲混沌混沌既就方爲一氣一氣所萌方爲天地之母混沌者從虛氣而

生也方立陰陽產五行立四象混元氣極混沌始分便生元始元始既生便分積清之氣爲天積濁之氣爲地天地既立乃輕清上爲天重濁下爲地其輕清雖然屬陽却內生陰氣陰氣下降爲地其重濁雖然屬陰却內生

陽氣陽氣上騰爲天始天降地騰水火相交陰陽相戰交氣極足方結就太丹太陽是也其陽被天地運轉至有金氣金氣屬陰運轉氣足始生太陰月是也自後日月交泰陰陽相鍊其數滿足漸生星辰自上古至今不離

天降地騰陰陽相交日月相合真氣生産萬
物萬物之中惟人最靈最貴所以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其人并萬物須稟陰陽五行
運轉數足方可成就學道者若不知下手於
根源來處怎得道成人若依元本修行一依

天地陰陽五行水火交泰運轉修養内外相
應真氣滿足何愁不至神至聖至神仙也神
仙之道亦有三等每等又分三等三三始九
故有九等神仙且上三等神仙者要行觀天
之道則一依天地初生之行度氣候滿足方

可命長也其功爲最難謂此道須得不犯破
三奇者可依天地行度内外相應大功了畢
得成上等眞人之位也如少年曾犯破三奇
者却採奪離龍元宮陽精補之如舊却修觀
天大功之道滿足方爲中等眞人之位如更

不用採奪只將見在精氣神候滿足方爲下
三等地仙矣以上三品九等神仙之外且有
自然金丹金丹者是天地所生其金丹滿世
皆有但世人不曉上天秘隱之術學道者萬
萬人俱難遇此乃是内金液大還丹也更有

丹藥之中最爲上丹也夫內金丹是金液還丹也不出古文諸丹中最爲第一遇此然後從無入有不用人修若所遇則採之服食便可得眞人之位也內金丹者先採日魂月魄合陰陽養用而成凡內金丹者自有五行四象相尅抽添否泰七十二候二十四氣四時八節天地運動相鍊方得成就內金液還丹也其丹亦如爛櫻桃在離龍金堂內成之三千六百時天符數足方可成熟採取有日有時此丹上天隱秘最爲難遇自軒轅之後得

道神仙皆服此丹得離囂塵名爲眞仙也後
若有知命學道之人遇至人指訣得成此丹
更加脩功鍊德造善一切虛事勿行功行滿
足得遇此丹若不除舊乖立有禍生前功盡
毀遇此丹者上有三清上聖及諸洞神仙立

便知聞須是萬般捨棄去除三毒先以潔淨
腸胃揀得將來用淨室一間四面燒香不住
拜求志告發誓上清並無外意方可服之點
化凡軀服一粒萬病消除服二粒散入遍體
服三粒行如奔馬服四粒鬢白變黑服五粒

老者還童服六粒顏貌如嬰兒服七粒意去
便到百神來迎服至八粒身有紅光足下雲
生服至九粒羽化爲上等真人萬般無礙如
金液還丹者內外有兩般外還丹者是日魂
月魄爲首東方木精爲根西方金精爲本兩
般生就黃芽若立爐鼎擇地築壇採得真氣
入鼎中從無入有氣候無差五日一候三候
一氣一月兩氣十二月二十四氣四時八節
水火中氣晦朔弦望陰陽交泰依天地造化
之功奪氣候滿足開壇取藥服之長生也此

是外丹之驗也只如修身之法丹成爲妙諸
丹藥中萬萬人修之不見成就者蓋其爲法
功夫難於修養所以千萬人中未有一人了
畢也唯有内丹者天地自然成就只是採日
時用機採得將來依法服之便爲長生之人
也如要還此丹者至誠燒香上告三清頻祝
老君啓南辰北斗日月星辰重發大願萬事
俱捨一心志求不得退心須望遭遇此丹只
在目前至人不遠若有的實知命不苟之人
道心不退積善圓滿必遇至人指訣天機也

後方入混沌之源其經顯露至七分令人省
會大半神仙事跡先用三機初機命機天機
次用三乘三乘者上乘中乘下乘都行九品
九品者金丹三品大藥三品大功三品大數
十二教十二教者金丹有三大藥有三大功
有三超乘有三實緣在下此者從虛無入至
混沌生天地日月星辰人物等世界風雲氣
候及物皆從混沌而生也混者濁也沌者昏
也混沌之形狀如雞子上圓下方初分之際
散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分生人居其中杳杳

冥冥其中有氣若明牕隙中塵也其塵言有又無形質言無又眼觀有景將此有無分立二儀二儀交合產出陰陽陰陽相乘而立三才三才分四象四象列五行五行生萬物故三才者天地人也同一氣而生故問曰人與天地既同禀一氣而生何謂天不崩地不陷而人有死生其謂何也答曰天者陽氣也輕清之氣輕清之外更無輕清獨處於輕清之位故曰天也地者陰氣也重濁之氣重濁之外更無重濁獨處於重濁之位故曰地也人者

冲和也非濁非清非重非輕如人修輕清之行即生歸於天如作重濁之因即死歸於地故云陽即是生陰即是死天不崩者元是輕清之氣從輕清而有質其氣純陽氣候所爲只是順陽運陰故天之長久也如却還行逆

氣務爲重濁氣盡而自然崩也天元從輕清而有質豈能返行於重濁乎故知天不崩也地不陷者元是積重濁之氣從重濁而立體其氣純陰氣候所爲只順陰而運陽故地之長久也如却返行順氣務於輕清氣盡而自

然陷也地元從重濁而有形豈能返行於輕
清乎故知地不陷也人有生死者蓋失其元
和之氣不務根源將自本元純陽眞性只爲
世利貪役心機使神氣疲敗精魂漸散既使
氣減精羸氣盡而自然死也人處於世只爲
聲色利名而用機貪求但是有作爲有形質
之物盡屬於陰也人之所行只務於陰故數
盡至死而歸於地所以有死即有生人之既
死四大各歸來處五行眞氣各歸本方且人
元是五行陰陽眞氣所化生而成死則歸於

四大其眞氣不能壞故散而各歸於本位本位者人之五藏也若遇陰陽氣合復變化成人故知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苗有生即有死若無生即無死人能將本元眞氣順合天道而修行莫差常度則當德合天地不差其理即無生死既無生死即是神仙也如達天機生死自免問曰人欲求長生不死效天地之機不死可得否答曰然陽消陰補物極元補若達根源長生有路若不依根本而修則千悞萬悞矣且人生天地之間不能効天地

之長久者何謂也蓋謂修行不正而有錯路致有生死若見不死之道何處更有死生也既乃不生即免於死既無生無死即同天地之長久也問曰何謂路正錯答曰但世人處事皆失本元之氣犯破三竒亂役神思乖於

制御世人本是神仙之體反變爲凡庶既爲凡庶無緣得長生久視直至亡形此大錯也若本元無漏神氣無虧三竒晝夜分明神魂安然無着於世與天地同德日月齊明此謂正也問曰如學人曾犯破元神不拘深淺若

遇至人指教了達天機依法而修死可去否答曰犯者破也爲犯破元神元神既破其神亡也元神既亡則氣不能足自然不合天地之行動也縱使强爲亦不可行也曰如有至人先曾有犯而後悟者如何曰但先修身然後養命此眞理也夫修身者爲曾犯破元神則氣精不全却候修得眞氣具足神氣俱全方可養命而致神仙也爲精氣神不足便將眞理而行之此强爲之其道難成矣蓋爲內外氣不能相合是理不正也問曰何謂得內

外氣相合與天地不差答曰天地者稟一氣
而成且人亦是稟一氣而生人與天地皆同
一氣而生是何內外氣不相合蓋人未悟之
時犯破元神使內氣不足故不能合於外氣
但將破漏神精速宜修攝令如舊敗失之氣
養令都全然後依本法而修自然內氣合於
外氣問曰人身破壞如何修攝答曰然上文
舉陽消陰補物極元補只如在世萬物皆不
離於金木水火土而成形質假令因木而成
器者物致於毀壞但將木而修必得全於依

舊若金木火土而修之此乃異類不可爲也假令因土而立者物致於毁壞但將土而修之必復得全於元用金木水火而修皆各氣而不同故不可行也萬物皆効之故曰物極元補只爲人有毁壞但究根源而補氣無不足矣人但修令神氣精足方可養命而致神仙也如神氣精不足而用真理亦難成矣不見根源妄爲修作皆是異類不可行也根者本也本者基也乃是人立身命之基爲之根本也故曰本立而道生又本者元也元者一

也元一之氣故曰本元是父一點真精傳神
受氣氣隨神而行承母一點真氣二氣相乘
方成於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立乾坤無不備也
元一者是生人之根本也根本者是真陰真

陽也人從此而得生既知人從陰陽而得生
至於毀敗失了三奇但却依陰陽之根源來
處而修所失者神氣精自然而足何謂推窮
所敗之身元從陰陽而得至於毀壞令却用
陰陽氣補失了者神氣精自令依舊人能令

精氣神全於身內氣自合於外氣若得內外
氣合即便壽同天地更能知於養命修鍊不
久便登神仙問曰雖知毀壞之身從陰陽二
氣而得却令取陰陽之氣用修於身其理即
明其法如何答曰然大凡修道必先修身身

著修全然後養命而致神仙修身之法者是
爲微妙之機奪神仙之妙用微機暗取陰陽
眞氣補攝毀敗之軀令却全於根本根本與
天地合同不差分毫既令修得本元神氣自
足神氣既足依本法而修故得長生神仙者

也本法者天機也天機本法並依陰陽運動
執其氣候而行運動乾坤抽添鉛汞出入往
來貫串與内外相應莫令差錯功修一載以
具靈通功修二載以具超凡功修三載㕙號
神仙修身之道法陰陽氣候五行規則並在

下卷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一

混元八景眞經卷之二

勸後學得理者先須修身然後養命必致神仙也如人身不修元氣不足便得眞理而行亦不能達也謂內氣不足與外氣不貫串相合故其爲道難得達也問曰上文陽消陰補

其元一之氣一者是父之一點眞精傳神受氣乘母之一點眞氣二氣相乘乃成於形只如二氣相乘即是凝珠一顆精從何處造化氣從甚處變遍奪天地造化而成人答曰然父者木也精者火也二象元是一氣木即爲

主火即爲用母者金也氣者水也金即爲主
水即爲用父與母精與氣此四者元是四象
遇土即相生不遇土則相尅母之元宮者眞
土也四象至此宮自然相順共聚爲寶也各
具本性而生性意智慧金者性也木者意也
水者智也火者慧也金將本性外立西方内
生肺藏木將本意外立東方内生肝藏水將
本智外立北方内生腎藏火將本慧外立南
方内生心藏土無位無正形隨旺四季象立
中宮内生脾藏腎主骨肝主筋脾主肉心主

血脈主皮毛肝主目脾主唇肺主鼻腎主耳
心主舌膽爲肝府小腸爲心府大腸爲肺府
膀胱爲腎府胃口爲脾府此五位各具本位
氣用立於本方具前神故得身體全備是五
行生萬物之理也人之血肉骨髓皮毛筋齒

皆自性意智慧而生何謂也此蓋爲從無入
有以立陰陽陰陽分四象四象入中央具五
行自然奪天地造化萬物從而生焉人能達
此反取陰陽眞氣補攝毀敗之軀受五行造
化氣足自然達於聖位但是人身元從無入

有無功而成功非是容易而得之今却依根本而修自凡入聖蓋從有作實非難也已上所論却依法作用即三十日氣備三百日造化成便得體象俱備身既得就神氣精用為主也神者土氣也氣者金水之氣也精者火木之氣也此乃謂之三奇神氣精然隨母之榮衛經絡周身引行至中宮鬲元宮於母雙乳下十日內生膜一重其膜上生金液白膏三十日內其膏滿溢奔湊而出流入元宮灌溉所聚者神氣精也四十日內又生膜一重

至六十日第二重膏滿足奔湊而出流入元宮第三重膜閉留爲積至七十日膜生三重九日膏滿第三重膏滿奔湊而出流入元宮第四重膜閉留爲積自後每三十日生一重閉一重三百日內生膜九重閉盡九重然後三百日奪天地造化血肉筋骨皮毛並就故膜不生身既得成而降生於世然後取積乳九重用爲食一年食乳三重三年食乳九重盡方得神全氣備也既得體備氣全方取百味五辛之物而用爲食自口而入過十二重

樓肺乃受之傳於腎腎傳於肝肝傳於心心傳於脾脾者土也能生萬物能殺萬物殺者殺五辛百味之滓化歸大小便是也生者生百味五辛之津歸於元宮却是父之一點眞精所住之處故曰元宮在臍下三寸方圓四

寸名曰大海之中有神龜左鼻能收右鼻能出中取脾藏所生百味五辛之津轉行周天數足却於右鼻中出自坎宮上朝於舌下二竅中出左爲玉液右號華池起於舌聚嚼至濃候滿口復咽至十二重樓肺復受之蓋經

元宫神龜行周天數足更不行於諸藏惟傳於心心有三毛七孔別有一穴號曰聚涎穴其穴有三竅其涎自中竅所傳灌漑一身洗滌五藏左竅行榮右竅行衛一名榮衛二名龍虎三名人中血脉此血脉度人皮毛下行周天數足方化爲血血中血化爲肉肉中肉化爲筋筋中筋化爲骨骨中骨化爲髓髓運即成精前自十二重樓後自太和玉枕已上九宫中出者皆精也自巳下三百六十骨節間皆是髓只如陰陽運動必先動其神然後

動其氣後方動其精精降則陰陽相合是生身之根本也人能達此機依法而修的是修真之要也

問曰上文舉人身初受父母一點眞氣三十日氣備又言三百日造化方得體象俱全而降生於世承金液白膏之力方活於身今已細思三十日氣備依根本造化之功如何作用三百日造化之法如何施攝次後三年金液白膏又從何而得答曰然昔天地未分受大道眞氣而入於中元先分陰陽次立三才

乃分四象次具五行配六律生七氣變八卦成九宮森羅萬象用日月分晝夜百刻十二時中用刻漏爲準已上事三十日氣備三百日體象俱全此自道也從秒至分從分至刻從刻定時從時立日從日定候從候定節從節

六六

十二

定氣氣上立年已上大定用刻漏爲準也人初受父母真氣於交感穴一同天地造化三十日氣備暗奪天地三百日造化方得體象俱全白膏金液是三百日積聚之物若達此機依法而修行可作神仙也所有三十日結

氣之功三百日造化之法並在下卷該載玄機今既略備依法子細論之爲人曾犯破三奇元神不能具足故於中卷内先論修身養命補氣全神是天地徵機生人妙旨故將此法備於下卷如後之學者但先修身然後養命功若不闕無不準的如得者慎勿輕泄天機若容易輕泄立招殃禍永沉下鬼切在珍重寶惜非人勿泄戒之慎之

混元八景眞經卷之二　共收十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三

女七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三

混元眞人曰自爲問答所喻事理言說不盡若統其說恐學人難曉是故並論根元問難令人省會天機秘隱大功大藥金丹細分之法著在五卷之内

問曰上文舉陽消陰補物極元補令人細尋根本依本來處修之又見世間萬物有情無情以及於人自無形而生有形無質而至有質形質既具暗取天地五行之氣用質於身故得體備氣全卻被陰陽五行返逆其氣不

合於天道而行動漸令衰朽以至凋殘何謂
也答曰知世中萬物不可謂長而無長可接
不可謂短而無短可截故知長短高下各有
所宜既至於宜謂之定定而久不修謂之極
極而久不修必致於毀既至於毀時但修於

根源依元本而修必得合於天地況世中萬
物雖有形質不具於靈通故不能致於斯也
萬物之中惟人最貴最靈至於毀敗任自亡
形尚不能尋究根源用修於身何況異類乎
令留此書於世令後人知有長生之路不死

之門若能依法而修無不至神仙者也
問曰前卷內云爲人曾犯破元氣不能合於
天地運動令人先修其身然後養命須自究
本源知本元依法而作用無一不準的其理何
謂答曰然修身者須見天道眞氣運動機宜
夫天道眞氣者有聚有散有往有來人之眞
氣亦然也只如人身初得暗合天地機宜且
人之眞氣亦然有聚有散有往有來聚則元
宮爲寶散即周身爲氣若欲修身但投天地
氣候相合而用自然准驗若不見天地機宜

雖得根源而修多不能遂蓋為真氣聚散往來不定其細分並在後卷凡欲修身先須除病無病即身安身安即神寧身患即神亂只為人身有患者自然神不寧自身與神尚不能寧何由更取外氣合於內氣安能準的也

但先令身無病患然後依法而修自然準驗也夫人之疾病皆因五藏不和榮衛難通致使患生但先修身令自身氣順氣順則神明然後調和五藏次治榮衛使氣往來莫虧常則無令有滯氣順則五藏相生氣逆則五藏

相尅氣順則有病自除氣逆則無病生病五藏氣順榮衛周行往來無滯五藏氣逆百脉俱滯榮衛難通故知神亂則周身神氣皆亂何由更能取外神氣乎今備將降氣除病之理具載于後

法曰但看時候刻漏不差即便起功先導引四肢經絡次舒展手足令百節開通然後動撼渾身使氣往來無滯若學人曾遇明師者知戌亥子三時是施功之時也故宜安置安置既定陰氣自旺陰氣既旺人即寢寐人既

寢卧於床枕氣脉滯於百節故先引氣令往來無滯方用其功神當自明矣夫神明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晴朗之謂明舉意動機之謂神應用不差之謂明只謂人處於世不論大小所求之事無有不遂者此蓋用神明矣如求之不遂者蓋用神之不明也如求之不遂者是用神不神故不明也神不明者是人機不徼妙也若人用機徼妙萬神皆明萬事皆成意無不遂也既得意遂謂之神明若用神明先用其神端然正坐絶慮忘思候神

與氣俱定乃鼻納口呵鼻納者收清氣也口呵者出濁氣也人食百味五辛皆有刑尅腐人五藏使人患生清被濁而渾之清自難見故呵濁之氣淘濁畢令心氣只於鼻出入鼻中出入者輕清之氣也輕清之氣者陽也口中出入者重濁之氣也重濁之氣者陰也鼻爲天門口爲地戶口通五藏五藏所出者只是穢濁之氣鼻通六腑六腑所出者只是輕清之氣清濁兩路各别而行故只令鼻中氣自往來恐濁氣渾於清氣所有鼻中取氣

只須是緩緩綿綿不令耳聞乃爲要妙使輕清之氣經營五藏榮衛周身沖開四肢百節變滯通行使無阻塞若夫從天門自在出入即不能通遊百關肢節故須綿綿出入但初淘濁畢閉了地戶留了天門令神與氣相守

只抱元陽是守一之道也候百脉骨節通暢關節俱開往來流利然後取百味五辛已成之津鍊爲神水添入元宫爲寶是抽添之理也取者取元宫經脾藏所生百味飲食五辛之津引元陽真氣令神氣隨榮衛而運行自

夾脊雙關通於腦前至頂門而往返降眞氣
下入口便漱咽歸十二重樓入肺乃傳於腎
腎傳於肝肝傳於心心傳於脾脾之所受更
無殺之物俱生入於元宮養於神龜所受其
神龜然則有白丹砂上朝於舌下五行生殺

三度五行生殺化爲神水遂以三五經修鍊
成寶更不復傳諸藏惟傳於心心有三毛七
竅別有一穴號曰聚涎穴有三竅其涎自中
竅所傳復入於藏之左右竅所傳度入皮膚
下化爲榮衛行周天數足化爲血血化爲肉

肉化爲筋筋化爲骨骨化爲髓髓運成精鍊入元宮爲寶此爲真一是水中金也此金三度經五行生殺號曰三五一也鍊成一氣故號爲一又三者木也木應爲春萬物自春而發生木者陽也天也五者土也萬物無不由土而生土者陰也地也木精真氣就於土土將來精鍊爲至寶是三五一也夫三五一者乃天地之機微生身之妙旨若達此機可以超凡入聖上達仙都也

問曰應推窮人身所立蓋自虛無體象從何

處得答曰蓋因龍虎相合鉛汞交併非小小
之事大道天地萬物之緣成相投氣合於中
元得成體象若論龍虎根元六合之內無有
離此而出也若達此真的根元神仙如觀掌
內且龍生汞虎生鉛真鉛真汞若得相伏道

合自然但將鉛汞法而修無不準也所有龍
虎鉛汞釋爲下文
問曰願聞修真之妙理答曰然上文舉令人
究根元依本元而修且人是父母真氣所化
木是人之父也土是人之母也父母真氣返

變成人便是三五一也此是眞的立身之根
元也人但使五藏相順榮衛流行通暢無諸
疾病後乃修身無不凖也
問曰且人父母眞氣所化暗奪天地造化成
人何不依本根元而修却取陰陽眞氣奪天
地造化用修於身無不至神仙者也又究根
元始於體象俱備身形三百日氣足降世爲
人厥號嬰兒東西未離南北不分修何法而
立於體得何氣而養於身荅曰且嬰兒者無
思無慮無著無貪饑寒之外更無一事故得

神定氣寧漸如殊聖以立於身只此法也得
氣者得母積乳之氣也是人本出於陰陽二
氣二氣者四象也一氣生二象二象生四象
交加於中宮故備五行五行共聚奪天地造
化成人三十日内立就乾坤世界於母雙乳

下生金液之津取用為食餘者留于積乳三
百日積乳九重此降世而要食用此積乳之
氣自然增長學人若達三百日天地造化之
大功者但依本法而修自然達於神仙超凡
入聖若要修身者但依本法先令氣順無諸

疾病便乃修修身修身者豈忘元基哉所有修身結氣之功一切細微妙用機法並是玄奧之機述在後卷

問曰上文舉凡夫欲養命先須修身去除疾病令人將津液鍊爲神水返鍊神水爲寶寶者藥也元宫有藥有病自除遂便依法而修

女七

六

八津液津液又不能爲神水神水又不能爲不一寶惟當法不正惟當錯用功答曰法無不正一功亦不錯蓋五藏眞氣未能相順故致如斯但先將五藏眞氣制令相順五藏眞氣順

則將津液三返鍊爲神水神水返鍊爲藥若
五藏氣逆於榮衛亦不能順行更何況鍊氣
爲寶乎
問曰五藏如何得氣順願聞法要答曰內即
五藏外即五行但究五行元立之機依法元
立而用修五藏自然相順也五行者金木水
火土也木者位居甲乙純行陽道生自丙寅
卦主震其象青龍也謂自水而得氣故象青
龍也氣數九九氣足即生火其治丙丁火數
二卦主爲離其象朱雀禽中陰也陰者爲受

青龍之氣也此二象只是一氣木是主火爲
用也金者位處西方庚辛純行陰道生自壬
申卦主爲兌其象白虎也爲從土而得氣故
象是虎也氣數七七氣是合得水其治壬癸
氣數五卦主爲坎其象玄武坎中陽也陽者

爲受白虎之精也此二象只是一氣金即爲
主水即爲用也金木水火若成四象遇土而
相生不遇土而相尅土者處於中央戊己是
帝之位土數五具五德旺於四季解制四象
其氣能生殺萬物故云土者是五行之首也

五行者蓋從陰陽所出人之五藏豈離於父
母所生當本受於父母精血二氣交感被土
制之方乃成形父精者真木火也母血者真
金水也母之元宮者真土也金木水火被土
制之不能散失各具本性生性意智慧而具
四象配入中央乃立五行五行即五藏方可
生萬物萬物者即是人之筋骨皮毛以及萬
神故得俱備成人人若能返取陰陽真氣合
造化修攝於身何慮不作神仙也已上並略
言之此是五藏所得之位也但却依此根本

而修必得五藏相順有病自除既能無病方可修身身既得安然後養命無不致神仙也

問曰五行根源所立並知子細如何是修五藏之法答曰夫修五藏真氣者須見五行之的稍不精研徒勞施工無由得遂也五行之實的者於九竅內驗之事無不準也何以知之緣五藏外通九竅肝通於兩目心通於舌脾通於口肺通於鼻腎通於耳下通於二陰共爲九竅九竅既有滯則知五藏不順也五藏和平而氣無滯則九竅俱通利既無壅滯

即便無病既無疾病即便無死既是不死即便長生此是於九竅中驗也又驗五藏中有無疾病氣候的驗各具本色而見是爲驗也假令肝青心赤肺白腎黑脾黄使五藏氣候鍊得本色現於面部是爲的驗也且如肝藏

之氣肝應東方甲乙木其色青但依肝家獨法作用莫令諸藏氣相雜行持畢取而驗之只見青色更無諸色所現是爲肝藏氣順也餘四藏皆依此例如五藏各現作用畢各驗本藏氣候如不作本位之色是爲不順也如

應本色而現是爲已順也如是五藏的驗氣候飢寒自如功至此飢寒尚不能著何更有外邪中風及一切惡而能爲病乎既是無病死亦無門人既不死即是長生此是五藏的驗法如後學人能將五藏氣順用得見的驗則爲地仙也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四

女八

三機

初機之法共五篇陰陽等三元四象五行生數成數氣數氣候分三等及合內外逆順

命機之法共八篇論太陰太陽眞氣逐日下時聚散去住貫串分內外應用丹藥功運次第造化

天機之法共五篇論合文立壇象分刻漏定日月交合去住弦望晦朔四季變易五日一候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時內外相會行

持通計二十八篇初機法三乘之道即有三乘九品出身並各不同上有上道三品行抱一守中莫非龍汞鉛之金丹也中有中道三品行神水華池莫非虎鉛龍汞之大藥也下有下道三品行運精採氣莫非乾汞坤鉛之大功也已上九品立身之肇基皆自鉛汞

而成鉛汞者天地萬物之宗祖也又汞者本出於木是木之精又鉛者自曰金而有是金之氣木即是龍金即是虎古仙歌曰若識金精得之長生金精是鉛汞會成丹鉛汞相投

神仙可求鉛汞相凝道無不成若遇真鉛可以身延又云下士若達真鉛汞歷盡春秋萬萬年故非鉛汞不能立之鉛汞者是真陰真陽也方是真道

乾汞坤鉛下乘三品出身大功章

乾汞者父之精坤鉛者母之氣二氣暗合陰陽交會機宜奪造化成人又父者木也精者火也母者金也氣者水也金木水火謂之四象土制之共聚爲寶其數滿二十四氣隨榮衛運轉周身日用九十六度其數又滿三百

八十四陰陽氣足準此三十日氣圓三百日
形體俱備降世為人人能返用生身二氣施
攝於身奪天地造化受陰陽氣數滿足變凡
入聖故曰乾汞坤鉛之大功大功者蓋人因
乾汞坤鉛之二氣合而成形今却投造化修
鍊乾汞坤鉛氣滿謂之神符神符氣備謂之

白雪白雪氣備反變乾汞坤鉛入於至道故
曰大功人若自生身無破犯元神神與氣全
達大功之機修鍊功圓是為下乘上品住世
號曰神仙若中年已破犯可半得大功之機

修鍊功圓是爲下乘中品住世號曰地仙若老年之極其神氣破犯三分之二而得大功初機修鍊功圓是爲下乘下品得滿於常壽脫殼得爲地仙此是下乘三品之位也

虎鉛龍汞中乘三品大藥氣章

虎鉛者白虎之眞氣也白虎者金也金者陰也陰者眞陰也又鉛者白虎中眞氣所聚之物故曰虎鉛龍汞者青龍之眞精也青龍者木也木者陽也陽者眞陽也又汞者青龍中精眞氣所成之物故曰龍汞也龍汞與虎鉛

相合得土恩育三百日造化爲黃芽黃芽氣既備變凡爲聖故曰大藥且如龍與汞龍屬木汞屬火火之氣數滿三木之氣數滿九三與九共十二也虎與鉛者虎屬金鉛屬水金之氣數滿七水之氣數滿五五與七共十二

四象之氣共二十四以應一月之用又龍位居卯而虎位居酉卯酉之位金七氣木九氣合數得十六應一斤之用卯即是木木即是陽也酉即是金金即是陰也陰中有三陽神神氣精陽中有三陰神神氣精三陽三陰共

得六神外象即六爻配金木二氣爲八節八卦也每卦又復出八卦共八八六十四數卦次復準此相生相合而生三百八十四爻主身之神既生已上神足是身自有主故曰虎鉛龍汞之大藥且大藥者是太陰真氣爲萬物之母世中萬類皆不離毋氣而生故暗奪天地造化交合之機宜又取太陰真氣合太陽真氣交合得中央真土恩育氣備謂之黄芽黄芽氣備謂之大藥若自身元無觸犯神與氣全得大藥之機若修鍊功圓是中乘上

品號曰中乘上仙若中年已下犯之可半得大藥之機修鍊功圓是中乘中品號曰中乘神仙若老之極甚而犯三分之二而後得大藥之機修鍊功圓是中乘下品號曰長壽地仙此是中乘三品之位也

龍虎乘上乘三品金丹章

龍鉛者龍本無鉛自虎而有蓋取白虎真鉛歸青龍元宮投陰陽交合時火候運用氣足化爲玄珠此珠雖是四象之氣獨體未能變化復入白虎元宮恩育故曰龍鉛也虎汞者

虎本無汞自龍而生充取白虎真鉛伏住青
龍真汞其龍汞既受虎鉛制伏以備陰陽之
氣後復入白虎元宮故曰虎汞也又二十四
氣此二氣合四象備二十四神光玄珠已備
二十四氣復入白虎元宮又備二十四氣乃

兩度受四象灌溉五行造化氣備號曰金丹
人得之便爲天仙此是神仙之上道也故曰
龍鉛虎汞之金丹且始金丹是太陽之真氣
受真鉛結伏氣備成玄珠復入白虎元宮蓋
因金得氣而生故謂之金丹號曰水中金三

百日造化既足大小如櫻桃色如鮮血紅紫射人有光艷蓋從金而產故謂之金丹若得此丹上曰上乘天仙中曰中乘神仙下曰下乘大仙若將三等鉛汞齊施修鍊功圓超三乘位達於上境謂之真君上爲上清上位真君中爲上清中位真君下爲上清下位真君下士若達三乘鉛歷盡春秋萬萬年巳上三乘分出九品超乘又分三位共十二數故有十二分入於乾汞坤鉛理也

陰陽三元四象五行生成氣候氣數

法則相合持氣章

夫行持者與內外氣候相合作用不差無不達也陰數一百九十二陽數一百九十二共得三百八十四三元者天地人各位三十六共得一百八并四象金七水五木九火三共

得二十四兼中宮土氣數五以五五呼四象入中宮共得一百二十則候者天地日月交合行用氣候周身氣一帀却從元宮上朝於舌下津生滿口爲一候也此蓋緣先從脾藏生殺百味五辛之物殺者殺穢濁之滓而入

大小二事生者生百味五辛之津入於元宮神龜所受於左鼻中收百味五辛之津轉行周天數足於右鼻中出自坎宮上朝舌下二竅中之津液滿口號曰一候如强漱取者宮氣多不全不入元宮此爲不足之氣故須知氣候但依法行持陰陽三元四象五行數足無不違也但候滿口津液咽歸十二重樓肺先受之肺爲萬物之母萬物皆因母氣而生故始傳於肺肺者西方之正氣生數四五行乘之得九氣數七但候行七轉於腎腎者北

方之正氣生數一乘之得六氣數五但行五
轉轉於肝肝者東方之正氣生數三乘之得
八氣數九但行九轉傳於心心者火也南方
之正氣生數二乘之得七氣數三但行三轉
傳於脾此是子母相傳自然之道且如四象

滿二十四氣數五五呼四象俱入中宮得五
行之氣號曰一周天凡行四象之氣須是依
行氣之法但將六門俱閉候極不任便方用
力咽之每咽分三咽送氣直至元宮令神龜
左鼻納之却候氣匀返想神龜右鼻出散分

周身上朝於舌下及夾脊雙關通於腦返再
咽閉氣候力極不任復咽之準前送至元宮
令神龜左鼻中納一名運氣二名行火三名
通行榮衛凡欲行氣先須行火假令行之肺
先行火一度故得肺氣通入百關肢節無不

至處肺行七轉又行火一度要通腎藏之氣
腎行五轉又行火一度要通肝藏之氣肝行
九轉又行火一度要通心藏之氣心行三轉
準法行火五度四象俱受中宮大乘之炁方
得備四象五行生成氣數周足故曰周天

四象俱備陰陽氣足入造化氣章

且如四象得備二十四氣但依時候如法行持一十六周天共得三百八十四備陰陽氣數滿足內外自合根本立身造化之理皆天地未分稟陰陽而生之所自亦自陰陽而有

今既得備陰陽氣滿足何慮身無主掌身既有主掌自然久視且陰陽立三才分四象四象列五行五行生六律六律分七政七政變八卦八卦變八八六十四卦每卦分六爻神合三百八十四爻神亦補陰陽氣足外即生

三百八十四爻神內即生三百八十四主身精光神遞互相生外備森羅萬象一萬二千形影神一萬二千出入神一萬二千真氣神內備三萬六千神此是天地造化自然之道若至身神氣無差不曾破犯捉天地造化作

用無差內外自然相合若曾犯破及老殘不可行之爲當年少曾以歌歡恣慾而使元神枯敗氣羸精弱內氣與外氣不能相合若得此玄機者但令專心靜念全神合時候行持雖不致神仙亦能住世滿於常壽旣滿氣不

能進自盡而死矣爲脫殼之地仙此蓋修攝之時無元修身養命之機只有聚性全神之法且如人當初受二氣成人身其氣於身各有程限程限既盡遂不能進故致於死又身是氣之舍氣是身之主主去室空室空身壞主無存處故凡修行先須修身補氣候身與氣全然後可養命無不達也若不見修身補氣之法只得養命之機將見在神氣聚身苟不能進則氣盡而死但只性識不散脫殼而爲地仙如復有老而悟者但先修身補氣然

後養命自然超達

老用少氣補攝章

老陰奪少陽陰命自然昌老陽奪少陰陽齡死不侵人若悟此法者可以救老得少返老還童老既致少更有何異道但依根本而修之自然返老歸少根本者眞氣也眞氣若得存留變化爲神仙眞氣若少復返爲人根宗只一氣爲種感陰陽造化復變爲根種故無窮盡人若本元眞氣無破犯捉天地造化行持可爲神仙也若有毀敗將見在神氣行持

可超常壽爲地仙也若能將眞氣施設於身
依日月交合作用受造化氣足自然通靈若
毀之極甚者取黑鉛鑛一十六兩已下取鉛
畢將鑛爲鑪鉛鑛者西方正氣白金是也其
鑛鑪上等用五斤以下用四十五斤中用九

十斤上用五斤每日一用應五日一候若四
十五斤四十五日一用應四十五一節若九
十斤九十日一用應九十日一季之節候且
如五日一用緣恩養五日氣候爲藥四十五
日復用者四十五日氣候並爲藥也九十日

一用者九十日氣候並總爲藥每用從冬至日接一陽生起首須是逐日換鑪又須要好者不犯九醜十惡體潤性柔者方可爲鑪鑪有八門九竅其氣上下通行其要有三路三路氣出上中下三門三門中氣不犯五日自然盈溢四十五日盈溢至甚九十日氣至極蓋自然也上中二門取食用下一門行氣運用爲奪鼎鑪之氣返取修身故須擇身無病氣盛體潤性柔氣和者堪用也和柔性快者上好也修之三年超凡爲地仙也且人雖曾

犯破已又不可犯之俱盡犯之旣盡人即自死人旣未死蓋有見在神氣爲主但將見在神氣修令堅固候滿常壽脫殼爲地仙若又能補益而修者定證神仙也入虎鉛龍汞理矣

眞五行定命氣章

夫人立命須認五行解定金鎖養就玄珠存神於元宮伏氣於腎內回精上朝於太和此入聖之門也五行者眞五行也非東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五行也此五行者蓋是配象

有名無形五行真象名具形體又非人之五藏人之五藏亦是真五行結就也惟土無正形生成造化皆因土也外生天地內備人身真金者人之母也真木者人之父也真水者金之氣也真火者木之精也真土者母之元宮也四象生炁聚入元宮得土制之造化成人人身四象氣聚五行造化無一物不成形質既要修行但只依根本造化神仙自然而出故須認得五行定却金鎖金鎖者謂得真鉛伏住真汞共聚爲寶金鉛結伏其汞故曰

玄珠金鎖二氣結伏造化爲珠存神爲元宮
謂四象眞氣生就萬神致於元宮也存養伏
氣於腎內者謂玄珠備二十四氣復生三百
八十四氣將此氣伏於腎內謂之伏氣回精
上朝者令身內神氣隨榮衛運轉往來造化
爲回精之道又曰金精

二氣相合法兼結氣功章

夫二氣者虎鉛龍汞也虎鉛者聚即元宮爲
寶散即周身爲氣氣來即聚氣聚即合氣散
即運故不得有差失結氣者二氣相見其氣

方結假令朔後一日癸時太陰氣來依時取
鉛眞氣降鉛亦降取歸青龍元宮豈獨一氣
而得備乎故得二氣方能備也又虎鉛者是
白金之眞氣取白金一十四兩已下十三兩
已上於靜室內香水浴過用藥昏却本性候

時至而取之如常不令外氣所犯如犯外氣
者不入元宮隨滓而出如依時取得眞鉛便
令二氣相合結之若是癸時取得丑時便合
如取得復令金木相會尅受金之所尅其情
必動情既動則眞氣降眞氣降欲則泄制令

勿泄則二氣自然相合也次後日時準此又
結氣者爲眞鉛結住眞汞謂四象五行備也
是人立身之根本也且人身之立三十日氣
備三百日造化方得成形此立身之處本位
元住白虎元宮坤家所住坤者眞土也四象

眞氣得土爲主故不能毀壞尚自毀損不一
何況令反取二氣致青龍元宮此住處其氣
無類故别有三十日恩養法三百日造化機
若達此機得天地造化何慮此身不作神仙
也三十日恩養者二氣相合結氣之後不得

更有作用及諸思慮專遣同道二人則候時刻內外相合得四象氣足入至中宮滿陰陽正數極致三十月自然凝結如行氣候不滿及數不足氣難得備故須專志恩養三十日以後三百日亦足天地造化合內外行動無不違也

五行各現本色與內外相應章

凡行五藏氣者看逐季月日與內外相合行持且如肝藏屬木旺春三月內選甲乙日時端坐正身絕慮忘思密閑地戶大啓天門

出入綿綿不令奔逸一心使榮衛運轉肝藏
氣自夾脊雙關上通致腦自頂門而下降入
口中咽漱歸十二重樓先傳於肺肺傳於腎
腎傳於肝肝傳於心心傳於脾脾傳入於元
宫神龜所受神龜行周天數足自奔而流上
歸舌下二竅中出其色青是肝家一藏眞氣
順也餘四藏倣此且如肝藏氣初行之時於
春三月内甲乙日時起首此巳上並是肝家
行旺則無諸藏氣雜只獨以本氣榮衛周身
徑路五藏周天數足生得者氣用資於身其

中至精納於元宮亦是五行生殺其氣在本位不復出至春三月再選甲乙日時乃復施行之於元宮積者肝藏真氣復出再經五藏榮衛周身故致本湊而出現者別無異色只是純青之氣餘四藏倣此若得五藏各具本色而現是爲的驗也

定金鎖章

金鎖法者取白虎首經謂之真鉛二七十四二八十六并三五十五乃爲上也取時須潔淨莫令外氣所犯如犯外氣不入元宮隨滓

而出又金者西方之眞氣眞氣者眞鉛也鉛者白虎之眞氣窟宅又鎖者鎖閉也閉青龍眞氣不令散失使無漏泄也青龍眞氣者眞汞也眞汞者是青龍至精之窟宅也龍虎至精是四象眞氣所化故無形質且鉛汞者各具本體土能制之其氣得鉛汞方立體象共爲二氣二氣相逢自然成寶也故用機密暗取白虎眞鉛歸青龍元宮所有鉛者本是白虎元宮所住之物却歸青龍元宮惟不受所犯故住青龍元宮元宮既有眞鉛鉛能制汞

汞既逢鉛自然相戀更不散失而爲曰金鎖也入龍鉛虎汞理矣

混元八景眞經卷之四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五

女九

混元八景眞經卷之五

生玄珠章

玄珠法者取白金一十四兩至一斤已下須是不經鍊者可用如得復令金木相會心須不亂無求別意又用陰陽數爲之綱紀九九之數足則是如木覺欲敗使金制不令動然後閉目偃脊縮腹翕氣十指如鉤上搐元氣更不得動搖神思良久候定乃再爲之再準前法制令靑龍眞氣不泄歸於元宮準此依時行十六度結爲玄珠又玄珠者是四象眞

氣共聚而成夫四象者自金木而有矣木即是青龍龍即是陽金即是虎虎即是陰陰中有眞精是鉛陽中有眞精是汞鉛能住汞汞又戀鉛鉛汞相投自然相感玄珠無不就也故先用密機取眞鉛返歸青龍元宮住故汞亦自然留住也又鉛汞者是龍虎至精之靈

宅龍虎氣若得鉛汞自然共聚爲之感結號爲玄珠爲何知緣先結伏眞鉛在青龍元宮後復令金木相會木受金尅性情必動動則氣降降則欲泄制之不令出泄又不能返本

位而不能飛騰復爲根祖故却入宮與汞相合結爲玄珠成就於臍下大熱如火燒鍋釜也

玄珠結金丹章

再令金木相會須是細意審詳候金虎情極動而意動不可禁制十分急奔於木然後放玄珠過入交感宮其宮屬土方具五行三十日氣圓方得體象俱足乃奪天地三百日造化上下俱全可得成就號曰金丹十月滿足自左乳脇下而生大小如櫻桃體如鮮血紅

紫有光彩射人此金丹也當時白虎受得玄珠於交感究此與常時氣不同大忌憂喜寒熱恐怒飢飽爭競如有此犯必致毀壞也然須日常安付不令毀動專候丹氣圓臨欲落時用淨器收之香水浴過結就氣備淨心上

壇捧丹從地戶而上遶壇三帀面北而立仰謝太上老君太上道君太上元始天尊吞之永鎮元宮故曰存神住氣回精上朝於腦令上下氣遍丹氣往來自然造化暗換筋骨皮毛入於聖道緣金丹者能變換法界乾坤超

凡入聖使通上下氣關節俱開金丹氣往來暗換凡軀變爲仙體人得食者三年之内凡體變盡厥號眞人飛昇自在上朝元始天尊的不謬焉故用三萬六千精光神一萬二千形影神一萬二千眞氣神一萬二千出入神隨從侍衛縱横自在此蓋是陰陽二氣所出二氣主於四象四象立五行五行生萬物萬物者萬神也

金液白膏成立大道章

金液白膏者是四象眞氣所化者也四象者

龍虎相合鉛汞結伏配入中宮而具五行又
龍虎者眞陰眞陽陽中有三陰神氣精陰中
有三陽神氣精即坎艮震巽離兊陰中有三
陽中有三共爲六配龍虎爲八毎一八又生
八八六十四卦内生六十四神毎卦有六神

爻合三百八十四爻身内生三百八十四神
毎一陰神一陽神相合復生三百八十四神
故生周身三萬六千神此葢即陰陽所生四
象四象生五行五行生萬物只如人身初受
二氣於母腹中三十日氣備於雙乳下生膜

上出金液之津是爲金液白膏也既得此膏灌溉自然奪天地造化方得成人身既欲修身豈離金液白膏乎且如人初受二氣於母元宫便去雙乳下生金液白膏今返受二氣於自己元宫金液白膏從何處出然金液白膏是陰陽五行眞氣造化但將陰陽五行之氣聚其白膏自然生也如陰陽氣聚得五行眞氣從丹田中生自坎宫上朝舌下二竅中出將金液白膏鍊陰陽三元五行數足凝結爲白膏也其膏便隨榮衞運轉經絡周身至

元宮灌漑所聚者神氣精也此神氣精乗此白膏元氣流轉通靈暗奪天地造化换於筋骨皮毛三年變盡凡體立出一箇神仙的不謬矣且如金丹大藥採氣及一切氣皆不離於金液白膏變化者也且後來學人未識天地根本而且將此見在神氣精修金丹依法施爲能知其法功若不𫟋亦能超於常壽變改衰顏何况更從根本而修則成神仙如觀掌矣

日月交合時日去住法章

夫人修攝者須明日月行動何謂也緣天地以日月爲用人以榮衛爲用學人但依內日月爲外日月轉動不差即便壽同天地且天地交以律呂五行之氣日月交合以產萬物而生成日月交而氣不交反爲身田之害日月行而氣不行令人漸漸衰老疾病但將榮衛效日月之行動主掌於身內無由得成衰老自然久視長生只如天長地久者蓋日月星三奇主張夫日月星者是天地至精號曰三奇晝若無日夜若無月星何處更存乎天

地也人之三竒者神氣精也人若神去精竭

氣絶何處更存乎人也神者榮衛之氣榮即

是日衛即是月如外日月會内便使氣合如

外日月行内便使氣行自然壽同天地不更

衰老如更能鍊丹藥無不至天地者也又日

月行動者三十日各有一法太陽一日十二

時只應九時三時不應三十日共得三百六

十時内應二百七十時九十時不應且太陰

三十日只明二十四日前後共六日不現緣

太陰生於申其氣逆行至戌亥子三宫是純

陰之所在太陰之密室三十日內前三日後三日太陰行至本宮不出本宮戌亥子三宮是也至本宮而住故不明也太陽生於寅順行至戌亥子三宮於太陰位次遇二氣相交故不應從二十七日至初三日共六日之內

爲日月交姤時故太陰不明太陽不應至本宮而住故不明也學人如得氣備着使內與外相合但當日月交時榮衛亦交日月行時榮衛亦行是內外相合也前三日後三日太陰辰時方與太陽別太陰元宮至本宮前四

日至八日後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太陽丑時與太陰別太陰前三日初出於庚上後二十七日漸沒前八日至二十三日太陽癸時與太陰別太陰氣圓故盛明於世日月氣候共運天地氣候不差分杪故得天長地久學人但依此法令榮衛合日月運動於身氣候不差即便壽同天地日月也此三十日內日月榮衛所治之法也

三元立命日月氣交合太陰真氣降

逐日下時作用章

每行此功於朔後一日至三日癸時起功至戌時住四日至八日丑時起功戌時住九日至二十三日艮時起功至戌時住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丑時起功至戌時住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癸時起功至戌時住此爲太陰與太陽一日十二時中戌亥子相合人之榮衞亦然也故遇此三時須是住功令榮衞交合已上行運轉功須是氣候足方可再行先從肺藏行之逐藏並須通肺氣入中宫三十五口滿七轉傳腎腎入中宫三十五口傳肝肝

入中宮二十五口滿傳入心心入中宮十五口滿傳入脾藏得一百二十口正數謂之一周天便閉氣候力極不任咽送至元宮一曰行火二曰通氣三要助於榮衛行滿一十六周天爲一功一日十二時九時行功三時住

功滿一十六轉得陰陽氣備至三十日內其氣凝實三百日造化自全但依此功自然準的夫太陰眞氣者白虎眞鉛也是萬物之母遇太陽眞氣降亦降太陰眞氣伏亦伏即降爲杳冥杳冥之内太陰眞氣所住也太陰氣

降有時有日若日時不合而用者萬萬中無
一得道也蓋緣太陰真氣伏降何須若意强
求但令依其氣降日時大事無不成也每朔
前二十八日至朔後初三日此六日是太陰
交合日故太陽真氣降來往六日各逐日下
功有時朔後一日與三十日癸時真氣來至
丑時聚艮時散初二日與二十九日子時真
氣來癸時聚丑時散初三日與二十八日壬
時來子時聚癸時散凡取真鉛須候氣來即
取氣聚則合氣散則運若差毫釐即功無益

只如人運丹與見在神氣並須氣來即取氣聚即合氣散即運來而不取氣滯聚而不合氣謝散而不運氣堪此暗敗之形體也若不見此機空有萬種行持皆取死之輩也

起功定立壇象氣章

夫立壇理者正天地之氣候也候作天地之初機者日月五星也日月者太陰太陽也五星者五行也若日月五星運轉天地氣候不差則四時自然成規矩也人之樞機者榮衛五藏也若得榮衛五藏合度即四時無不應

候日月五行分行七氣榮衛五藏亦行七氣也則循環三百六十日合得一周天之數立五日一候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氣五日一候者爲六十甲子神行事每一日分十二辰故立十二時者得六十時六甲神氣周遍數足乃從五甲子神復用故曰五日一候三百六十日共得七十二候人崇得氣候不差亦然也四十五日一節者謂一日有十二時六時陰六時陽配晝夜爲節即爲八卦此八卦是一日之用神也人亦有十二位元神名

六陰神六陽神配合榮衛爲八卦亦是一日之用神也四十五日合得三百六十時正數故謂之一節三百六十時共得八節九十日爲一氣者謂四十五日得三百六十神之氣用九十日共得七百二十故謂之一氣三百

六十日共有四氣人亦然也若能用榮衛五藏運轉周身往來無滯合天地運動於身自然分五日一候四十五日爲節九十日爲一氣與天之氣不差分秒無不達也葢爲不知天地之氣候行動運轉身田眞氣曾犯破元

神神氣不足故與外氣不能相合人若無犯破者神與氣全只投此機用依日月氣候交合定刻漏不差無不達也若人曾犯破元神者捉得根本來處而修却補令氣備神全精足依法而修無不達也

定十二時分刻漏四象眞氣聚散章

夫天地運轉者以刻漏爲準起功定位分刻漏之綱者一日分定百刻百刻者於十二時上分配子午卯酉四位各分九刻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各分八刻四九三十六八八

六十四共計一百刻定晝夜氣候從子爲一陽起首是陽氣生之始也午後爲一陰是陰氣長之初也至卯爲盛陽之至也子者位應北方壬癸水卦主坎其象玄武水神也午者位合南方丙丁火卦主離其象朱雀火神也

卯者位應東方甲乙木卦主震其象青龍木神也酉者位應西方庚辛金卦主兌其象白虎金神也此四象者生成世界長立乾坤爲天地之主謂之四象故於本位各占九刻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管八刻此八者謂八卦

爲四象之輔佐隨四氣而行休旺凡行三元
正氣須推刻爲憑若一刻有差則眞氣不能
凝結且如朔後三十日是天地氣合以日月
運轉生成於萬物之中合得天地氣候各遂
本性隨順陰陽變化只如人身初受四象眞

氣凝結充實奪天地造化成人若不暗合陰
陽交感機宜如何得四象凝結聚成若內外
機宜相合自然從無入有造化成人是知人
身難得令將有質之軀奪天地陰陽造化氣
候性情往來升降聚散合刻漏造化修鍊此

理甚易且如朔後一日與三十日癸時太陰
眞氣降來便將内氣與外氣相合若不見定
刻漏之法則癸時從何而準定且癸在子後
丑前各以心中爲準此見必有差也子管九
刻丑管八刻但於子後四刻半即屬癸時太
陰眞氣降來接氣降便取癸後四刻屬丑管
眞氣聚也便合丑後四刻屬艮管其氣散也
接散而便運轉次後百刻準此作用故天地
造化以刻漏爲準則此也

奪三十日積閏大功章

謂三年之内有積閏三十日奪積閏爲三十
日大功此法出於三年之外若到此者神仙
不遠且爲小徑之捷利所言三十日大功者
謂三年内有一閏盖天地造化氣滿内有積
盛之氣三年内可積三十日號曰餘閏氣倍

法修功便將三十日天地氣俱備三百日造
化萬象俱全只如人初受氣於母腹中亦三
十日形體俱備三百日造化形象俱圓然後
降世爲人又三年乳哺可得成形若解將此
三十日餘氣依法而修持三十日便得真性

凝聚立具靈通故曰大功若此功就可以坐在立亡飛靈走聖入戶穿窻隨意立至故法曰須得同道三人缺一不可為緣下功至十五日已後則真性欲離於殼也故須得一人只在於身畔逐時呼喚時中定刻漏逐刻滄

女九 十

喃若或失刻應是不同也何謂本元真性離凡軀殼然後復醒當時二氣聚日造化之事從無入有以成身形然後降世欲効玄機身法修鍊要作神仙及降世後被榮衛氣障迷更不記修身造化機法真性既離凡軀而後

復性身受濁染恐不回來故須一人遂時呼
喚真性既聞人呼喚知身下功却又回來至
二十日已後遂日真性自現本形離體忽有
忽無至二十六日體象未形謂之太易太易者
合也方合有無至二十七日元氣始萌謂之
太初初者萌也初覺有體至二十八日形氣
方端的謂之太始方端的者真性始具形端
至二十九日形體變有質謂之太素真形已
具於形質素白而現至三十日真性形質已
具謂之太極形質極備真性脫質成形往來

無障到此雖知未達於神仙實小聖之利便也如修此法須依刻漏為準所有刻漏法細分在前凡下功處須是四顧寬容平廣立壇三層所有壇理亦分在前壇象及定刻圖又目於後去層壇外定十二位分各於本位上

依本數定一周計一百刻專令一人在壇心坐遂刻報應假令春三月甲子日後夜半子時起功緣亥管八刻子管九刻前三刻又犯榮衛交正子時又失刻須是亥後三刻半屬子管子後四刻半又屬丑管丑後四刻又屬

寅管須是呼喚哺食取白膏爲用白膏者取頭首生兒者也乳汁每升管白沙蜜二斤射香半兩朱砂一兩乳香半兩龍腦半兩已上共細研爲散入甆瓮子中取白米淨淘浴用麵拌匀入甑中藥瓮子内蒸熟爲度從下功日每日十二時每時食一匙至五日後逐日加半匙至十日後加兩匙至十五日加至兩匙半至二十日加至三匙已後不加二十六日已後真性離身現本形能談論到此時大功顯驗也

混元八景眞經卷之五

共[illegible]

老子像名經卷一之二

女十

老子像名經卷之一 卷二同 女十

爾時高上老子與十方眞人十部威神無量等衆遊歷十方無極世界宣揚敎化見諸衆生廣造十方諸惡重罪孤魂塗炭受諸苦惱出闇入明一死一生流曳十方地獄之中或墮東方風雷地獄或入南方爐炭地獄或在西方金鏟地獄或處北方寒氷地獄或落東北鑊湯地獄或墜東南銅柱地獄或陷西南屠割地獄或役西北火車地獄或投上方火坑地獄或沉下方糞穢地獄受種種之罪隨

業不同身首糜碎分張異處晝夜拷掠無時
暫停深懸衆生受之苦今當説此十方天
尊應化靈像一千一百六十名號欲令十方
無極世界一切衆生敬禮稱揚悔過滅惡生
福長善汝等衆眞各宜諦聽於是
高上老子告東方普濟眞人及諸仙衆東方
九氣無極世界九十天尊靈像名號禮之者
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東方普慈護國天尊

至心信禮大忍無礙天尊

至心信禮東華上相天尊

至心信禮青宮演化天尊

至心信禮仙靈妙寶天尊

至心信禮含和虛極天尊

至心信禮九天積善天尊

至心信禮皇上真老天尊

至心信禮元靈隱耀天尊

至心信禮金闕玉虛天尊

至心信禮凝心玄應天尊

至心信禮靈都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玄靈至德天尊

至心信禮高上太虛天尊

至心信禮圓通妙極天尊

至心信禮開明真相天尊

至心信禮寶勝元和天尊

至心信禮法藏圓極天尊

至心信禮玄明真定天尊

至心信禮衆智成滿天尊

至心信禮金華上相天尊

至心信禮真行明因天尊

至心信禮威光實際天尊
至心信禮開通信悟天尊
至心信禮慧解智明天尊
至心信禮紫虛上極天尊
至心信禮靈心普照天尊
至心信禮惠源廣潤天尊
至心信禮正覺垂訓天尊
至心信禮真智照極天尊
至心信禮仙度妙寶天尊
至心信禮紫陽靈應天尊

至心信禮妙意無邊天尊
至心信禮金光善慧天尊
至心信禮玄虛眞行天尊
至心信禮慧空度脫天尊
至心信禮裝嚴玄覺天尊

至心信禮靈感遍通天尊
至心信禮虛皇降照天尊
至心信禮妙極眞源天尊
至心信禮玄應慧明天尊
至心信禮寶相眞陽天尊

至心信禮凝神湛照天尊
至心信禮法雲普潤天尊
至心信禮虛明遠覽天尊
至心信禮法相圓滿天尊
至心信禮妙意端嚴天尊
至心信禮本際玄微天尊
至心信禮冲眞寂照天尊
至心信禮妙樂威光天尊
至心信禮普照幽明天尊
至心信禮法緣無盡天尊

至心信禮隨機赴感天尊

至心信禮正智玄虛天尊

至心信禮慧目流光天尊

至心信禮瓊華炳曜天尊

至心信禮浮香遠覽天尊

至心信禮飛雲廣覆天尊

至心信禮普度樂王天尊

至心信禮海空慧解天尊

至心信禮慈悲與樂天尊

至心信禮虛皇普濟天尊

至心信禮法燈朗照天尊
至心信禮高上太虛天尊
至心信禮大悲拔苦天尊
至心信禮上德慈救天尊
至心信禮安住至樂天尊

至心信禮玄和妙寶天尊
至心信禮無爲定慧天尊
至心信禮玄虛嚴淨天尊
至心信禮慈悲善濟天尊
至心信禮慧量應物天尊

至心信禮裝嚴素德天尊

至心信禮虛玄至極天尊

至心信禮妙本自然天尊

至心信禮慈悲救護天尊

至心信禮無名寶相天尊

至心信禮法雲垂蔭天尊

至心信禮慈恩廣化天尊

至心信禮玄津普潤天尊

至心信禮靈和善積天尊

至心信禮大慧凝湛天尊

至心信禮廣開戒定天尊
至心信禮囑累法寶天尊
至心信禮冥神洞照天尊
至心信禮崇仙開化天尊
至心信禮大弘正法天尊
十五
至心信禮法橋普度天尊
至心信禮德藏包含天尊
至心信禮權變應見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是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
無量徒衆並處東方九氣無極世界之中廣

演大乘敷說道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
離苦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東方普濟眞人及諸仙衆
汝等若能導化十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若
男若女咸共歸誠至心敬禮稱揚讃歎東方
九氣無極世界九十天尊靈像名號能滅衆
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傲忽三寶不生肅敬
之罪違經破戒去善就惡之罪輕慢師主不
依盟約之罪欺心負信違理不償之罪惡口
非法呪詛罵詈之罪醉酒酗鬬淩忽公私之

罪潛行諜惡陰賊害人之罪憎嗔内
喜外之罪讒毁善人牽入邪徑之罪損善長
惡面從背違之罪如是東方十惡之罪無量
無邊不可記憶今能一心發露懺悔願除此
十罪者則不爲東方十直之神天帝使者録

其罪目上奏天曹命過之後不墮東方無極
世界風雷地獄之中生死身神當免雷霆霹
靂之難後生人中快樂無極於是普濟眞人
及諸仙衆一心頂禮敬奉教言
老子像名經卷之一

老子像名經卷之二

爾時高上老子告南方普度真人及諸仙衆南方三氣無極世界有三十天尊靈像名號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南方炁德大慈天尊

至心信禮炎光靈耀天尊

至心信禮南極朱陵天尊

至心信禮南上嚴淨天尊

至心信禮無相長生天尊

至心信禮丹靈定慧天尊

至心信禮丹元光妙天尊
至心信禮朱明法本天尊
至心信禮慧命凝常天尊
至心信禮感光度脫天尊
至心信禮法身出世天尊
至心信禮無礙自在天尊
至心信禮巧說法相天尊
至心信禮增益慧解天尊
至心信禮善權化物天尊
至心信禮至寂澄明天尊

至心信禮智德無等天尊

至心信禮太微應號天尊

至心信禮玄通定相天尊

至心信禮洞鑒幽明天尊

至心信禮梵明弘教天尊

至心信禮安樂勝報天尊

至心信禮昇玄至極天尊

至心信禮妙光寶勝天尊

至心信禮中和大慧天尊

至心信禮一乘虛極天尊

至心信禮玄宗誕應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威化天尊
至心信禮玄暉妙覺天尊
至心信禮冥神洞晏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是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無量徒衆並處南方三氣無極世界之中廣演大乘敷說道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離苦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南方普度真人及諸仙衆汝等若能導化南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若

男若女咸共歸誠至心信禮稱揚讚歎南方
三氣無極世界三十天尊靈像名號能滅衆
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誹謗眞經謂爲邪說
之罪忘師傳授不遵教誨之罪占候圖讖妄
說吉凶之罪詃誘良善壓爲奴婢之罪放情
縱欲浪行非法之罪剥脫行人取其衣服之
罪偷竊三寶常住法具之罪發掘塚墓劫剥
死人之罪祕惜經書不肯傳授之罪妬人富
有願令衰耗之罪如是南方十惡無量無邊
之罪不可記憶今能一心發露懺悔除此十

罪不爲南方十直之神太一使者録其罪目
上奏天曹命過之後不墮南方無極世界鑪
炭地獄之中生死身神長免灼爛苦痛之憂
後生人中快樂無極於是普度眞人及諸仙
衆一心頂禮信奉教言

老子像名經卷之二

美千鳥名所圖會 卷之二

共扶

老子像名經卷三之四

女土

老子像名經卷之三四卷同

爾時高上老子告西方慈悲真人及諸仙衆西方七氣無極世界有七十天尊靈像名號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西方金映護魂天尊

至心信禮西靈慧照天尊

至心信禮西極顯真天尊

至心信禮玄真九老天尊

至心信禮上聖十華天尊

至心信禮四虛普照天尊

至心信禮真元七映天尊
至心信禮三素皓靈天尊
至心信禮金門演教天尊
至心信禮太華上極天尊
至心信禮空洞虛皇天尊

至心信禮玄光度世天尊
至心信禮九空太素天尊
至心信禮靈耀八景天尊
至心信禮七覺照疑天尊
至心信禮三素光明天尊

至心信禮大洞景華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真如天尊
至心信禮元和寶勝天尊
至心信禮定光命録天尊
至心信禮皓華素德天尊

至心信禮妙寶淨光天尊
至心信禮真明虛極天尊
至心信禮冲和靈應天尊
至心信禮太玄高上天尊
至心信禮虛極妙靈天尊

至心信禮寶花元梵天尊
至心信禮淨藏祕景天尊
至心信禮宗師度脫天尊
至心信禮玄素總德天尊
至心信禮太華應運天尊

至心信禮高皇玉帝天尊
至心信禮勝光寶曜天尊
至心信禮高聖玄景天尊
至心信禮中皇真際天尊
至心信禮元洞玉晨天尊

至心信禮高上太一天尊
至心信禮至極明宮天尊
至心信禮玉虛挺相天尊
至心信禮總眞元洞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應見天尊
至心信禮玄覽照幽天尊
至心信禮通遠深淵天尊
至心信禮金容顯相天尊
至心信禮垂形散景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四朗天尊

至心信禮洞元積感天尊

至心信禮高玄總衆天尊

至心信禮浩明梵寶天尊

至心信禮金光七素天尊

至心信禮玉皇真極天尊

至心信禮玄上太微天尊

至心信禮洞慧虛容天尊

至心信禮明機流覽天尊

至心信禮尋真大洞天尊

至心信禮凝神會聖天尊

至心信禮真玄太一天尊
至心信禮淨滿保光天尊
至心信禮大乘景德天尊
至心信禮耀明高上天尊
至心信禮普息緣照天尊
至心信禮玉潤流輝天尊
至心信禮上華元一天尊
至心信禮六空洞府天尊
至心信禮七變元和天尊
至心信禮五劫開化天尊

至心信禮含光祕景天尊
至心信禮清都證極天尊
至心信禮靈化洞空天尊
至心信禮冲虛入妙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是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無量徒衆並處西方七氣無極世界之中廣演大乘敷說道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離苦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西方慈悲眞人及諸仙衆汝等若能導化西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若

男若女咸共歸誠至心信禮稱揚讚歎西方
七氣無極世界七十天尊靈像名號能滅衆
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言無信實詭誑之罪
嫉妬他人勝已之罪恃其勢力欺凌貧賤之
罪口善心惡面喜意嗔之罪巧文曲判枉抑

直道之罪呵叱尊卑輕侮老病之罪傳人惡
語以成嗔恨之罪五形不隱露於三光之罪
無故嫌恨妄相責罰之罪言語調弄初喜後
怒之罪如是西方十惡之罪無量無邊不可
記憶今能一心發露懺悔除此十罪不爲西方

十直之神録其罪目上奏天曹命過之後不墮西方無極世界金鎚鐵杖地獄之中生死身神長免鞭撻之患後生人中快樂無極於是慈悲真人及諸仙衆一心頂禮信奉教言

老子像名經卷之三

老子像名經卷之四

爾時高上老子告北方救苦眞人及諸仙衆北方五氣無極世界有五十天尊靈像名號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北方延壽保命天尊

至心信禮北極明耀天尊

至心信禮玄虛太極天尊

至心信禮紫度虛皇天尊

至心信禮金眞應福天尊

至心信禮瓊華十善天尊

至心信禮玄徵隱耀天尊
至心信禮高眞太寶天尊
至心信禮玄和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紫晨降福天尊
至心信禮上慧弘慈天尊
至心信禮寶寂幽源天尊
至心信禮靈光正德天尊
至心信禮還淳示像天尊
至心信禮安神寂照天尊
至心信禮紫極元君天尊

至心信禮玄眞妙寶天尊
至心信禮四達無礙天尊
至心信禮六辨虛疑天尊
至心信禮明暉景秀天尊
至心信禮圓光炳耀天尊

至心信禮金暎流眞天尊
至心信禮玄上紫虛天尊
至心信禮太徽極妙天尊
至心信禮靈光空相天尊
至心信禮無上景皇天尊

至心信禮虛明洞慧天尊

至心信禮寶玄流化天尊

至心信禮澄神保劫天尊

至心信禮妙智湛常天尊

至心信禮五靈玄德天尊

至心信禮罽賓闡化天尊

至心信禮六度凝神天尊

至心信禮高元上相天尊

至心信禮普光弘濟天尊

至心信禮凝玄高上天尊

至心信禮耀景元和天尊
至心信禮弘明寶相天尊
至心信禮空慧無滯天尊
至心信禮重光萬善天尊
至心信禮含和遠暢天尊
至心信禮遊虛常樂天尊
至心信禮端嚴上德天尊
至心信禮明霞遍知天尊
至心信禮秉眞導化天尊
至心信禮靈化機感天尊

一

至心信禮通玄釋滯天尊

至心信禮德意無上天尊

至心信禮虛皇演聖天尊

至心信禮大哀廣濟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是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無量徒衆並處北方五氣無極世界之中廣演大乘敷說道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離苦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北方救苦眞人及諸仙衆汝等若能導化北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若

男若女咸共歸誠至心信禮稱揚讚歎北方
五氣無極世界五十天尊靈像名號能滅衆
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殺他含血衆生之罪
不肯施散營建功德之罪啖食衆生以爲滋
味之罪鷹犬遊獵殺害衆生之罪放火燒山
傷殺蠢蠕之罪見人疾病不生憐愍救治之
罪要路掘坑墜人手足之罪恣施棘刺斷人
要路行蹤之罪偷人妻子詃誘奴婢之罪盜
人尊像鍾磬雜物之罪如是北方十惡之罪
無量無邊不可記憶令能一心發露懺悔除

此十罪不爲北方十直之神北斗司殺之鬼録其罪目上奏天曹命過之後不墜北方無極世界寒氷溟泠地獄之中長免露卧氷牀苦痛之患後生人中快樂無極於是救苦眞人及諸仙衆一心頂禮敬奉

六十七

教言

老子像名經卷之四

老子像名經卷之五

女十二

老子像名經卷之五　　廿十二

爾時高上老子告東北慈敬真人及諸仙衆東北梵氣無極世界有一百二十天尊靈像名號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東北方慈忍救苦天尊

至心信禮元靈高聖天尊

至心信禮中皇太一天尊

至心信禮梵氣彌綸天尊

至心信禮黃庭太保天尊

至心信禮三素洞神天尊

至心信禮大哀慜苦天尊

至心信禮霞光朗耀天尊

至心信禮中玄正一天尊

至心信禮黃房洞晏天尊

至心信禮高上虛無天尊

至心信禮玄微太寶天尊

至心信禮黃庭九炁天尊

至心信禮靈威救苦天尊

至心信禮八明浩氣天尊

至心信禮玄真上景天尊

至心信禮太呈勝妙天尊
至心信禮靈光保命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通導天尊
至心信禮飛華慶善天尊
至心信禮回光至極天尊

至心信禮應像飛光天尊
至心信禮無心妙體天尊
至心信禮六度真容天尊
至心信禮興隆道相天尊
至心信禮高真觀妙天尊

至心信禮流變延真天尊

至心信禮妙樂難勝天尊

至心信禮元靈一氣天尊

至心信禮玄靈八素天尊

至心信禮真老福慶天尊

至心信禮青真妙覺天尊

至心信禮碧霞始老天尊

至心信禮玄和淨德天尊

至心信禮太空至德天尊

至心信禮明真四極天尊

至心信禮自然虛極天尊
至心信禮積慶元和天尊
至心信禮廣運慈善天尊
至心信禮萬福普護天尊
至心信禮慈善廣濟天尊
至心信禮明賢慈愛天尊
至心信禮開度福道天尊
至心信禮垂光慈廕天尊
至心信禮八達常善天尊
至心信禮六合通明天尊

至心信禮開度憂惱天尊
至心信禮乘烟太帝天尊
至心信禮七元八會天尊
至心信禮太丹三素天尊
至心信禮元和寶相天尊

至心信禮太眞高上天尊
至心信禮瓊光靈耀天尊
至心信禮通玄眞定天尊
至心信禮中和善寂天尊
至心信禮崇愛延光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太明天尊

至心信禮靈眞流光天尊

至心信禮文微至極天尊

至心信禮景德太丹天尊

至心信禮通光普照天尊

至心信禮玄機妙應天尊

至心信禮金眞流映天尊

至心信禮玉光耀彩天尊

至心信禮揮光振景天尊

至心信禮滅魔度脫天尊

至心信禮祕景長生天尊
至心信禮通眞解滯天尊
至心信禮垂光景耀天尊
至心信禮太華定相天尊
至心信禮內景含和天尊
至心信禮通靈回化天尊
至心信禮飛步九空天尊
至心信禮步紀七元天尊
至心信禮豁落長耀天尊
至心信禮七耀延靈天尊

至心信禮混成開化天尊
至心信禮通明四洞天尊
至心信禮啓明無極天尊
至心信禮空玄明梵天尊
至心信禮太空玄隱天尊

至心信禮靈都集慶天尊
至心信禮景雲普被天尊
至心信禮洞浮七耀天尊
至心信禮靈光四照天尊
至心信禮保命護魂天尊

至心信禮洞空圓極天尊
至心信禮演法開化天尊
至心信禮丹華皓映天尊
至心信禮流輝帝一天尊
至心信禮洞啓幽玄天尊
至心信禮玄普靈耀天尊
至心信禮神光遠鑒天尊
至心信禮紫庭會聖天尊
至心信禮匠導衆眞天尊
至心信禮廣運玄化天尊

至心信禮靈源普潤天尊
至心信禮崇眞演教天尊
至心信禮安化太玄天尊
至心信禮耀景棲眞天尊
至心信禮寶耀洞明天尊

至心信禮八景回晨天尊
至心信禮圓景耀霞天尊
至心信禮明光晨極天尊
至心信禮靈源廣洽天尊
至心信禮金光玄耀天尊

至心信禮弘眞度物天尊

至心信禮總御衆眞天尊

至心信禮法明靈鑒天尊

至心信禮太霄耀景天尊

至心信禮結朗重明天尊

至心信禮啓眞玄素天尊

至心信禮混化變生天尊

至心信禮思玄會寂天尊

至心信禮靈光晧映天尊

至心信禮華光流耀天尊

至心信禮慧源玄暢天尊
至心信禮凝虛善寂天尊
至心信禮法光寶相天尊
至心信禮玄光普照天尊
高上老子曰此天尊等並各身作眞金妙色
項負飛艷圓光頭戴通天芙蓉七寶華冠建
雲光流耀華簪體佩五雲雜色錦帔著丹霞
流彩長裙足躡雙珠景光方屨各與天龍猛
卒地仙道士控制魔王護法眞人持地金剛
天丁力士侍香玉童散花玉女五色師子負

弩神王各爲十部羽從於是天尊乘虛步煙
同遊東北無極世界之中廣度一切有罪衆
生令入樂道各使得安
爾時高上老子又告東北慈敬眞人及諸仙
衆曰卿等若能勸化東北無極世界一切善

男子善女人悉令送心投欵至心禮敬稱揚
東北梵氣一百二十天尊靈像名號者則滅
除存亡二代從來所犯張羅布網捕獵鳥獸
之罪次滅好放鷹鸇遊捕衆生之罪次滅歲
節告終屠殺六畜以供薦饗之罪次滅横引

清人以令入獄之罪次滅奪人恩愛分隔骨肉之罪次滅刺印奴婢面額以作痕迹之罪次滅敗人婚媾不使和合之罪次滅身體不淨觸突三寶之罪次滅笑人瘨癡風癎疾病之罪次滅扻毛覓疵求人過惡之罪有此東北十惡之罪無量無邊不可測憶之罪今能彈指懺悔滅除此十罪者則不爲東北十直之神太一使者録其罪目上奏天曹則壽終命過之後不墮東北梵氣無極世界鑊湯地獄之中長免鑊湯爛煑之患五體完全六腑

清淨紫房遊縱舟闕閑居耆更生人中作人
師範開化衆生令入法相此則上賴東北梵
氣一百二十天尊之恩下副此等男女送心
投款歸命之誠於是慈敬真人及諸仙衆彈
指頂禮敬奉

教言

老子像名經卷之五

老子像名經卷之六缺

卷之七缺

卷之八缺

共北

老子像名經卷之九

女十三

老子像名經卷之九

爾時高上老子告上方延壽眞人及諸仙衆
上方梵氣無極世界三百二十天尊靈像名
號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上方慈悲救苦天尊

至心信禮嚴淨法忍天尊

至心信禮應變威力天尊

至心信禮無畏梵形天尊

至心信禮大智慧海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法藏天尊

至心信禮大悲萬善天尊
至心信禮玄微自在天尊
至心信禮無邊正覺天尊
至心信禮慈和妙寶天尊
至心信禮端嚴威力天尊

至心信禮光明上德天尊
至心信禮法橋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開顯妙門天尊
至心信禮弘通保命天尊
至心信禮護魂慈救天尊

至心信禮因緣濟度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法喜天尊
至心信禮玉眞慈愛天尊
至心信禮威聖化凡天尊
至心信禮常安定慧天尊
至心信禮洞虛慈念天尊
至心信禮信慧匠成天尊
至心信禮增益勝智天尊
至心信禮功德嚴淨天尊
至心信禮寶光慈救天尊

至心信禮混成長樂天尊

至心信禮普明淨愛天尊

至心信禮兼光善寂天尊

至心信禮增上勝慧天尊

至心信禮相光自在天尊

至心信禮金真度命天尊

至心信禮善定玄通天尊

至心信禮無慈普濟天尊

至心信禮妙賾入微天尊

至心信禮幽寂通冥天尊

至心信禮洞暢高玄天尊
至心信禮長生萬善天尊
至心信禮至虛靜妙天尊
至心信禮真遊高上天尊
至心信禮大洞通真天尊
至心信禮法流遠洽天尊
至心信禮高德寶藏天尊
至心信禮慧成明智天尊
至心信禮善應無疑天尊
至心信禮疑常轉命天尊

至心信禮普光勸善天尊
至心信禮玄德定願天尊
至心信禮總真應見天尊
至心信禮妙成圓行天尊
至心信禮慈悲化度天尊

至心信禮龍德威力天尊
至心信禮應身萬變天尊
至心信禮常施衆善天尊
至心信禮威儀開度天尊
至心信禮真淨善誠天尊

至心信禮洞靈梵度天尊

至心信禮正德保祚天尊

至心信禮幽寂守常天尊

至心信禮淨土開緣天尊

至心信禮善權流布天尊

至心信禮虛明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威德無畏天尊

至心信禮常安妙行天尊

至心信禮隨應勸善天尊

至心信禮稱緣機感天尊

至心信禮大藏妙音天尊
至心信禮寶明法勝天尊
至心信禮智寂嚴光天尊
至心信禮願力無盡天尊
至心信禮普見難勝天尊

至心信禮慧觀日華天尊
至心信禮寶藏月輪天尊
至心信禮淨王滿足天尊
至心信禮能忘辯慧天尊
至心信禮耀明觀照天尊

至心信禮妙積仙梵天尊

至心信禮飛輪步紀天尊

至心信禮法筵化度天尊

至心信禮高玄太素天尊

至心信禮妙色金華天尊

至心信禮靈真太帝天尊

至心信禮勝光普救天尊

至心信禮上智觀空天尊

至心信禮開緣定慧天尊

至心信禮金姿妙相天尊

至心信禮洞元光應天尊
至心信禮萬德齊倫天尊
至心信禮太空洞照天尊
至心信禮虛容善積天尊
至心信禮法王應感天尊
至心信禮法妙守真天尊
至心信禮空解智海天尊
至心信禮飛玄法藏天尊
至心信禮威變神通天尊
至心信禮開明旨要天尊

至心信禮善應空寂天尊
至心信禮無上最勝天尊
至心信禮玄宣至教天尊
至心信禮隨方廣濟天尊
至心信禮真解降魔天尊

至心信禮證空信慧天尊
至心信禮法澤廣霑天尊
至心信禮長存駕景天尊
至心信禮常善化物天尊
至心信禮空洞太無天尊

至心信禮匠成緣會天尊
至心信禮寶智長生天尊
至心信禮元妙本相天尊
至心信禮真性常一天尊
至心信禮玄極凝和天尊
至心信禮流耀辨照天尊
至心信禮真妙澄玄天尊
至心信禮智德慈善天尊
至心信禮法元隨應天尊
至心信禮玄匠莊嚴天尊

至心信禮善導開蒙天尊

至心信禮弘仁上聖天尊

至心信禮無畏善誘天尊

至心信禮宣流妙化天尊

至心信禮運度四生天尊

至心信禮開引法教天尊

至心信禮應世法王天尊

至心信禮寶德周遍天尊

至心信禮機感被緣天尊

至心信禮威雲降福天尊

至心信禮善護無棄天尊

至心信禮慧量眞極天尊

至心信禮仙遊淨妙天尊

至心信禮開劫度人天尊

至心信禮通明滿足天尊

至心信禮玉輝淨慧天尊

至心信禮寶意勝上天尊

至心信禮無極玄微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普壽天尊

至心信禮太玄高勝天尊

至心信禮上德太眞天尊
至心信禮妙顯光相天尊
至心信禮聖智飛玄天尊
至心信禮超登寶海天尊
至心信禮辰光上善天尊
至心信禮鶱林啓聖天尊
至心信禮神眞廣德天尊
至心信禮滿相金容天尊
至心信禮玉華寶照天尊
至心信禮應眞無滯天尊

至心信禮道慧幽微天尊

至心信禮神真無礙天尊

至心信禮玄應自然天尊

至心信禮妙覺大成天尊

至心信禮忘功至賾天尊

至心信禮善慧延生天尊

至心信禮上靈高妙天尊

至心信禮金闕照量天尊

至心信禮普通玄德天尊

至心信禮金剛湛寂天尊

至心信禮空相端嚴天尊
至心信禮虛心致福天尊
至心信禮淨慧德本天尊
至心信禮劫初制度天尊
至心信禮遍覺常淨天尊
至心信禮道機權應天尊
至心信禮眞宰妙樂天尊
至心信禮大洞玄虛天尊
至心信禮至德通慧天尊
至心信禮流布光化天尊

至心信禮威禁萬靈天尊
至心信禮冥同聖智天尊
至心信禮寂寥玄默天尊
至心信禮明威御世天尊
至心信禮大成法利天尊
至心信禮虛皇妙宰天尊
至心信禮靈耀重光天尊
至心信禮智勝眞要天尊
至心信禮含光洞晏天尊
至心信禮會鏡流明天尊

至心信禮高玄隱德天尊
至心信禮冲虛匿景天尊
至心信禮弘救度生天尊
至心信禮大方種智天尊
至心信禮神通普被天尊

至心信禮冲微久視天尊
至心信禮超昇有漏天尊
至心信禮積成玄智天尊
至心信禮騫林示相天尊
至心信禮增益化生天尊

至心信禮寶智虛容天尊
至心信禮洞晏消魔天尊
至心信禮玄虛寶麿天尊
至心信禮妙勝眞淨天尊
至心信禮澄神鍊影天尊
至心信禮靈慶長流天尊
至心信禮制魔威變天尊
至心信禮稱物機緣天尊
至心信禮秉虛匠導天尊
至心信禮玉光淨德天尊

至心信禮威德難勝天尊
至心信禮幽元湛寂天尊
至心信禮玄上靈源天尊
至心信禮冲真會聖天尊
至心信禮愛忍宣教天尊

至心信禮開化導迷天尊
至心信禮黃庭太極天尊
至心信禮降魔救苦天尊
至心信禮寂照虛無天尊
至心信禮正真靈妙天尊

至心信禮默念幽玄天尊
至心信禮紫極太元天尊
至心信禮含光普願天尊
至心信禮太虛衆妙天尊
至心信禮冲徹滿月天尊
至心信禮浩劫元皇天尊
至心信禮救護法王天尊
至心信禮重玄凝寂天尊
至心信禮寶林妙行天尊
至心信禮自在應權天尊

至心信禮遍智真容天尊
至心信禮無名隱德天尊
至心信禮大慈惠愛天尊
至心信禮玄德智藏天尊
至心信禮慧覺妙元天尊
至心信禮慈顏湛相天尊
至心信禮應真太一天尊
至心信禮威光無礙天尊
至心信禮高聖通明天尊
至心信禮玄元誕妙天尊

至心信禮空慧凝常天尊
至心信禮方便善救天尊
至心信禮通真遍應天尊
至心信禮衆善慈施天尊
至心信禮香光忍辱天尊

至心信禮凝神玄覺天尊
至心信禮大慈無我天尊
至心信禮運化微明天尊
至心信禮虛通品量天尊
至心信禮大惠衆善天尊

至心信禮海量無涯天尊
至心信禮光妙高玄天尊
至心信禮常住虛假天尊
至心信禮玄微德本天尊
至心信禮耀靈度命天尊
至心信禮會善開宗天尊
至心信禮妙空眞相天尊
至心信禮含弘品量天尊
至心信禮智藏微達天尊
至心信禮慧解空寂天尊

至心信禮普照幽玄天尊
至心信禮法本虛凝天尊
至心信禮天寶自在天尊
至心信禮智成大滿天尊
至心信禮平等善應天尊

至心信禮開光濟物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救苦天尊
至心信禮靜處玄默天尊
至心信禮清徵證悟天尊
至心信禮淵澄洞照天尊

至心信禮大明空解天尊
至心信禮高清妙慧天尊
至心信禮開緣普救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妙身天尊
至心信禮光相萬變天尊
至心信禮紫虛玄聖天尊
至心信禮飛空智勝天尊
至心信禮玉晨耀景天尊
至心信禮梵寶太虛天尊
至心信禮元靈觀惠天尊

至心信禮海空辯慧天尊
至心信禮尊勝妙光天尊
至心信禮善願普育天尊
至心信禮希微威德天尊
至心信禮慈悲護度天尊
至心信禮端靜梵行天尊
至心信禮善誠清淨天尊
至心信禮仙靈正行天尊
至心信禮慈施興善天尊
至心信禮威力難思天尊

至心信禮隨緣應物天尊

至心信禮常住慧能天尊

至心信禮眞遊本行天尊

至心信禮三乘洞極天尊

至心信禮積念通靈天尊

至心信禮虛皇妙寶天尊

至心信禮常樂獨存天尊

至心信禮彌綸浩劫天尊

至心信禮香林挺相天尊

至心信禮無爲普濟天尊

至心信禮保命上生天尊
至心信禮智德無等天尊
至心信禮道慧高極天尊
至心信禮端嚴淨行天尊
至心信禮平等善救天尊
至心信禮海藏無盡天尊
至心信禮演聖開元天尊
至心信禮延福寶神天尊
至心信禮興隆妙化天尊
至心信禮衆德普見天尊

至心信禮靈音演暢天尊
至心信禮華上度仙天尊
至心信禮金容感應天尊
至心信禮寶意常寂天尊
至心信禮觀照虛无天尊

至心信禮六通證悟天尊
至心信禮照用圓明天尊
至心信禮玄真妙賾天尊
至心信禮分形通德天尊
至心信禮元靈端靜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安漠無爲天尊
至心信禮至真幽寂天尊
至心信禮玄牝虛凝天尊
至心信禮寶頂大成天尊
至心信禮法積光明天尊
至心信禮寶華嚴淨天尊
至心信禮應見常容天尊
至心信禮普照緣感天尊
至心信禮常施威德天尊

至心信禮周行救苦天尊
至心信禮念度羣生天尊
至心信禮入定體常天尊
至心信禮妙音寂響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是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
無量徒衆普處上方無極世界之中廣演大
乘敷說道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離苦
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上方延壽眞人及諸仙衆
汝等若能導化上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道

俗男女咸令歸誠至心敬禮稱揚讚歎上方
梵氣無極世界三百二十天尊靈像名號能
滅衆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身受法戒拜跪
社竈以行祭祀之罪信用師巫邪祀鬼神之
罪好與俗人無法戒者同床坐卧之罪說人

長短隱僻不便之罪男女混雜行諸不軌之
罪假造文狀悞陷善人之罪罵詈天地三光
風雨之罪淩忽官司攻訐長短之罪偷盗三
寶常住法物之罪侵取三寶福地用爲田宅
之罪如是上方十惡之罪無量無邊不可記

憶令能一心發露懺悔除此十罪不爲上方
十直之神上元太一録其罪目上奏天曹命
過之後不墜上方無極世界火坑地獄之中
長免苦痛灼爛之憂後生人中快樂無極於
是延壽眞人及諸仙衆一心頂禮敬奉
教言

老子像名經卷之九

老子像名經卷之十

女十四

老子像名經卷之十

爾時高上老子告下方保命真人及諸仙衆
下方梵氣無極世界一百二十天尊靈像名
號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下方還魂起死天尊

至心信禮妙寶上真天尊

至心信禮開明祖劫天尊

至心信禮普植化生天尊

至心信禮上極妙容天尊

至心信禮梵氣普生天尊

至心信禮周回度世天尊
至心信禮上生保命天尊
至心信禮大慈延壽天尊
至心信禮圓寂證空天尊
至心信禮嚴校主録天尊

至心信禮削除罪謫天尊
至心信禮威權自在天尊
至心信禮超淩上界天尊
至心信禮垂神濟物天尊
至心信禮舟航苦海天尊

至心信禮保舉監生天尊
至心信禮圓明智勝天尊
至心信禮無我慧通天尊
至心信禮緣慈親善天尊
至心信禮威制羣魔天尊

至心信禮乘真御運天尊
至心信禮景化凝玄天尊
至心信禮示見萬像天尊
至心信禮還源歸寂天尊
至心信禮安樂保常天尊

至心信禮全生護命天尊
至心信禮主録保年天尊
至心信禮安鎮含識天尊
至心信禮回靈養素天尊
至心信禮開度宿障天尊

至心信禮保命受生天尊
至心信禮壽窮劫量天尊
至心信禮流演萬範天尊
至心信禮運度八威天尊
至心信禮梵景金眞天尊

至心信禮一氣元綱天尊
至心信禮太皇鬱秀天尊
至心信禮報願生因天尊
至心信禮混合萬靈天尊
至心信禮玄會八寘天尊
至心信禮高真上智天尊
至心信禮浩劫玉虛天尊
至心信禮流津布氣天尊
至心信禮總持衆行天尊
至心信禮元梵度人天尊

至心信禮洞幽凝寂天尊
至心信禮天眞太妙天尊
至心信禮秉願往生天尊
至心信禮慧覺通元天尊
至心信禮太極妙成天尊

至心信禮招眞會聖天尊
至心信禮定光景耀天尊
至心信禮觀明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眞要匠導天尊
至心信禮龍章萬變天尊

至心信禮威光玄感天尊
至心信禮觀緣品景天尊
至心信禮玉眞梵景天尊
至心信禮太明七耀天尊
至心信禮玄素滋光天尊
至心信禮景德冲用天尊
至心信禮巡虛飛步天尊
至心信禮十華上願天尊
至心信禮大安梵度天尊
至心信禮虛明總監天尊

至心信禮神眞妙用天尊
至心信禮周濟忘功天尊
至心信禮玉明玄覺天尊
至心信禮梵氣彌羅天尊
至心信禮通玄萬範天尊
至心信禮十聖回輪天尊
至心信禮長生護度天尊
至心信禮普修萬行天尊
至心信禮延和正化天尊
至心信禮廣運慈善天尊

至心信禮善濟智成天尊
至心信禮遍空懸解天尊
至心信禮玄樞冥寂天尊
至心信禮空慧弘通天尊
至心信禮洞虛會聖天尊

至心信禮建德明和天尊
至心信禮常善救物天尊
至心信禮妙樂無等天尊
至心信禮契寂昇玄天尊
至心信禮興弘德化天尊

至心信禮崇仙尚善天尊
至心信禮敬愛慈忍天尊
至心信禮開濟四生天尊
至心信禮弘宣廣蔭天尊
至心信禮上德普聞天尊
至心信禮玉華流潤天尊
至心信禮大忘辯智天尊
至心信禮明空照寂天尊
至心信禮通慧正信天尊
至心信禮澄神靜域天尊

至心信禮赴感被緣天尊

至心信禮一乘觀照天尊

至心信禮至真玄本天尊

至心信禮洞淵三昧天尊

至心信禮六度大通天尊

至心信禮混元祖劫天尊

至心信禮凝虛太妙天尊

至心信禮冥根弘濟天尊

至心信禮大悲化遠天尊

至心信禮愍念淪墜天尊

至心信禮哀救人天天尊

至心信禮超登浩劫天尊

至心信禮逈出三清天尊

至心信禮大羅凝湛天尊

至心信禮至妙尊勝天尊

至心信禮虚極大通天尊

至心信禮玄宗空解天尊

至心信禮妙勝周應天尊

至心信禮通幽證極天尊

至心信禮遍化世界天尊

至心信禮開元應聖天尊

至心信禮上善玉華天尊

至心信禮寶眞常樂天尊

至心信禮功成息㷀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是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無量徒衆並處下方梵氣無極世界之中廣演大乘敷說道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離苦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下方保命眞人及諸仙衆汝等若能道化下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讚

歎下方梵氣無極世界一百二十天尊靈像
名號能滅衆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棄擲經
書輕毀聖文之罪先嘗齋食以貪口腹之罪
奸邪婬妬分離骨肉之罪擅用三寶竹木種
種法物之罪大斗重秤方便侵人之罪出放
販物過分求利之罪賣買孤虛欺誑賢良之
罪惡口罵詈謗毀良賤比諸畜生之罪宰殺
衆生屠割物命之罪輕慢父母自愛妻兒之
罪如是下方十惡之罪無量無邊不可記憶
今能一心發露懺悔除此十罪不爲下方十

直之神下元太一録其罪目上奏天曹命過
之後不墮下方無極世界糞穢地獄之中長
免臭處之苦後生人中快樂無量於是保命
眞人及諸仙衆一心頂禮敬奉教言
高上老子曰如是十方天尊皆是元始應氣
生死十方安鎮國土教導衆生隨其緣感散
影分身變見無窮與劫輪轉隱顯不恒開度
一切福被萬天若道士女冠及諸男女能發
善心爲人主國王父母妻子已身眷屬七祖
九玄天下地上一切衆生隨其分力金銀珠

玉瓦石銅鐵丹青繡畫造其形像布散十方
遍滿國土禮拜供養立觀度人行道念誦散
華然燈懺悔發願奉誠持齋見世安樂過去
生天獲福無量不可思議若國主有災日月
勃蝕星辰失度水旱不調兆人疫癘兵革四
興當於靈觀玄壇及以宮殿庭關以萬二千
燈作十重千二百盞開八方門使内外圓足
光明朗徹然於其中晝夜禮懺散華燒香歸
命十方一千一百六十靈像名號稱揚念誦
建大寶齋放生布施立百高座講説三洞大

乘妙經即得國土安樂天下太平若公侯牧伯一切人民有衆災危亦當勤行見世世昌熾七祖昇天免脫地獄長夜光明世世罔極長享無爲然燈之法亦可羅列十方千二百盞亦可大建寶輪上安萬二千燈亦可所在立之公侯以千庶人用百皆依此法夜則使燈光不絕晝則息之停散之日皆當廣設大齋行道讚歎言功諸天得福無量不可勝言於是十方眞人及諸徒衆一時稽首稱善而退

老子像名經卷之十

二經同卷

報父母恩重經

女十五

二經同卷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

玄天上帝說報父母恩重經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

爾時

太上老君於西那玉國鬱剎山中敷暢道德

宣闡科戒廣爲十方說因縁事於時隨從五

萬人俱往彼處恭幸遭逢會肇拳叉手禮諸

尊顏問訊既周是時衆中有一眞人名曰海
空智藏出班長跪白
太上曰臣等稟受髮膚皆因父母父母恩深
無由報效惟願大慈愍傷一切如蒙啓訓生
死荷恩爾時

太上惻然良久告海空智藏言善哉善哉子
之所問要乎深矣子可諦聽當爲解說夫形
直者其影必正形不直者其影必斜其聲清
者其響必淨聲不清者其響必濁孝與不孝
其義如是若孝悌者一家之中老少安樂天

人欽仰神明守護子孫相承孝慈不斷招感
孝順以爲其子若不孝者世世相繼一門之
内總是寃家雖爲父子甚於讎敵招五逆以
爲其兒父子兄弟各財異食同園别菓共田
分穀隱藏珍饌喫食如偷雖是人形不如禽

獸神明不佑天下輕欺一生所爲諸不吉利
死入地獄受一切苦罪畢受報爲百勞鳥生
子能飛共食其母百劫之後託生人中聚集
五逆諸不孝縁共爲父子更相殘害死生憂
苦輪轉無窮天下苦痛莫過於此夫人生世

父母爲親非父不生非母不養是以天地覆
蔭寄託母胎氣識相凝懷娠十月縈妊胞重
坐卧失常歲滿月充誕育之候其母恐怖性
命惙然惻怛心神憂喪產孕之日內觸外觸
苦痛交切失聲號叫受大苦惱匍匐戰懼駭

愕驚嗟及至生已手摩其頂墮於草上呱呱
號啼安藏被褥側身三月常畏邪魔之所侵
害飢時須飯非母不哺渴時須飲非母不乳
計飲母乳八斛四升千日提携遮蓋塵垢推
乾就濕嚥苦吐甘非義不親非母不養忽離

欄車出於地上十指爪中食子不淨母或東
西碓磨隣里官私急切不得時還即知我兒
家中啼哭母子天親心性相感分母百骸而
爲兩身氣血相傳兩體無二兒既憶母母即
心驚馳步走歸兩乳湧出還到門外見子庭
中或在欄車或房門際或有人抱或無人抱
或在牀上或在地下或時坐不淨或時把泥
草或尚啼哭或啼哭欲止舉眼見母啼笑嘘
嘻搖頭弄腦曳腹而行嗚乎嗚乎言向其母
母乃爲兒屈身下就長舒兩手拭呤不淨次

噓其口以乳與之含乳看母母嘻嘻其聲母見
兒喜兒見母喜二情思想慈愛親重情親相
念莫過於此二歲三歲弄意始行寒熱屎尿
非母不悉笑時懷喜啼時知嗔唯樂飲食所
餘無願父母行來值他酒座或得餅肉不敢

不食懷挾將歸向與其子十回九回恒常歡
喜一回不得嬌聲佯啼以此爲常嬌生不孝
孝子不嬌必有慈順及年長大朋友相隨年
生少壯躭翫逸樂梳頭摩髮欲得好衣揀擇
精妍持爲其子麤疎弊惡父母自充忽無衣

裳經求四遠傾心南北逐子東西橫簪向頭爲索妻婦情愛偏重其母轉疎私房之中共相笑語父母年老氣力漸衰終朝至暮不來省問獨守空房猶如外客少衣少食飢凍切身手脚胼胝耳聾眼暗單床飄薄度日如年

身既尫羸多饒蟣虱蚊虻嗜體通夕不寐長吟嘆息何罪之有生此不孝之子柱杖巡喚低頭下氣欲伸所欠未盡前言其兒與聲瞋目罵詈回頭却退扶壁而歸搥胸自非流動目腫連聲唱苦不如早亡母告兒言汝初小

時非吾不育飲食遮蔽非吾不養懷汝十月如携重擔氣息奔喘劇於走馳或時寒熱坐卧不安腹皮拆裂心胷填滿髮落消瘦不能飲食臨生産時逆前一月常懷憂怖恐不相離或有時安或有時患當生之日命如風燭

四肢百脉及以五藏或如刀刺或如鉤牽或熱如火或冷如水比當解離或死或生盡世間苦口不能述旣得生已喜懼交集諸苦諸痛不可堪忍三年携抱日夜不離坐卧不淨眠食失時視兒氣色將息飢渴或有疾病父

母心痛鬧子忍苦母不能食心口乾燥萬種
求福黃金白銀衣服玩具心念子可無所吝
惜念汝小時東西隨我不離寸步食亦隨我
眠亦隨我一日無我終日不食一夜無我啼
哭不眠如何長大忽成寬對今雖有汝不如

本無付之於天幽冥當鑒願我早過與你相
離奈何奈何爾時
太上說斯事已即現神變令此大地一切震
動於震動中忽見此方地獄之內無數衆生
足踐刀山手穿劍樹拔出其舌鐵柱剌之酷

痛號哭身體膿爛毛孔之内悉皆流血大小
狼籍流曳楚毒於是海空智藏肅寒毛竪流
淚嗚咽上啓
太上曰斯之罪魂何罪令爾是時
太上告海空智藏言斯罪人也生不慈孝違
棄父母誹謗三寶侮慢出家今之受報塗炭
何極日趣長遠無可如何爾時
太上仍説偈言
善善自會善　惡惡歸惡根　生前不慈孝
死後報何恩　苦哉榮痛毒　往返十八門

非吾三赦日　何得暫蒙原
爾時
太上說此偈已大衆悲號流慟不止便即抗
手彈指於彈指中即令大衆回面顧視盻於
南方即見南宮天堂之内善男女等威儀庠

序華容挺出天厨百味珍玩無有窮者恣形
妍盛娛樂自在智藏歡喜重白道言不審此
人承何福對得處天堂衣食自然受此快樂
爾時
太上答海空智藏言此人生時至心慈孝供

養父母禮敬三寶布施持戒信重出家今受
福慶果報無無窮是時
太上仍說偈曰
前緣至孝慈　供養禮無違　敬信於三寶
無期福會歸　天堂裏容曳　福祉高巍巍
斯樂今無極　由來福慶隨
爾時
太上說斯偈已嘆息良久告海空智藏言善
哉善哉父母恩重昊天罔極嗚呼慈母云何
可報吾憶前世誕於洪氏胞凝神瓊胎之府

積三千七百年逮至上皇重胞李母陰陽數
極八十一年思報母恩至今刼期猶恐不復
何况子等凡流之輩而不報恩竭力盡心尚
虧禮敬况犯上事而有差違諸教戒中不宣
其目三十六部不著斯言千聖萬聖誰不遵

教况子學道而不報恩汝等衆人深宜篤志
外存孝養内藴弘慈粉骨糜身亦不能盡若
有衆生能爲父母書寫此經讀誦受持燒香
禮拜於中元日設大齋醮帀辦名香緣山摘
蘂造諸淨供夙夜慇懃請福祈恩拔度先祖

名報父母養育之恩五逆十惡罪得消滅若
能每月一日日中清齋燒香行道禮拜誦念
轉讀此經罪亦消滅名報父母又於此日當
請高上淨德法師開講此經宣通妙義勸衆
生等發慈孝心如此功德最上第一不可思

議千萬功德不如相勸講誦報恩於其中間
聞此經者忽生孝心供養父母福德無量上
感諸天一切大聖中感幽冥一切靈識下流
後世遠代子孫皆生孝順恭敬不絕爾時大
衆及海空智藏眞人等聞

太上說無上恩重報父母經各懷涕淚受斯語已愈感孝誠刻骨不忘尊敬殷重各還本國稽首奉行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

玄天上帝説報父母恩重經

妙緣無修妙行無積從修有修修緣證妙從積有積積行通妙妙本從無修積自有廣演妙緣顯言勸修烜赫妙行示相有積妙緣妙行既通修積若世衆生一念一動緣行俱在

迷惑本來毀無失有如人父母誕生男女始
相不見託相爲有中有相相化萬狀艱難
苦惱憂慮悲戚悉從相起我既託相日惱父
母令我父母日夕悲酸我相既有父相母相
日漸衰朽緣我相故令我父母始相沉埋父

母男女輪轉無已是此有相同歸苦惱我從
今日從我相中悉滅貪嗔悉破嶮峻持念平
等用報始相使我始相大得快樂無諸苦惱
世世生生託相全具不致衰朽然後滅除始
相令無相著將此無著同滅始相我相始相

悉歸無著相既無著不見不有不起不爲無
礙無障無閉無塞自然去累不墮苦海普願
欽信日持奉行

玄天上帝説報父母恩重經

玄帝報恩聖號

志心皈命禮玄元應化武曲分眞垂念我等
衆生有相託生父母懷躭十月乳哺三年辛
苦百千殷勤寸念令我父母日漸衰朽我今
持念平等悉滅嶮峻貪嗔禮帝爲師祈恩報

本願我見在父母福壽增延過去父母早得超生大聖大慈大仁大孝八十二化報恩教主佑聖眞武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

昔泰清大帝第八十二次化身托聖父淨樂國王聖母妙祥天主降生爲太子纔七歲即離親去國潛身人太和山中修道歷四十二年功成冲舉位鎮北方爲玄天上帝感父母生恩之重故說此經若有善信男女體玄天聖訓以孝道存心持齋三年

禮念聖號一萬八千遍以按道經一藏篇
目之數以答父母三年乳哺之恩有志之
士又能尋詳經義精進道功雖億劫四重
之恩皆可以報而九幽三途之苦亦可以
濟矣豈但報父母之恩而已哉傳曰仙經

萬卷忠孝爲先又曰一子學道則九祖生
天其斯之謂歟玄門嗣教浚儀趙宜眞書

共收

道德真經

慕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真經卷上

慕一

體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

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
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天地之閒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

能爲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慕一

厭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

可識故彊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還淳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

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異俗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毋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

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若思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

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名象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彊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静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

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返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

右第二十八章八十五言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嘶或吹或彊或挫或培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右第二十九章六十言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彊馬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彊物

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右第三十章七十九言

夫美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右第三十一章一百三十五言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右第三十二章七十一言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彊也知足者富也彊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壽也

右第三十三章四十六言

大道汎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右第三十四章七十三言

執大象者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五章四十四言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彊魚不可侻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右第三十六章五十九言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天亦將不欲不欲以靖天下將自正

右第三十七章四十九言

篇上終

道德真經卷下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轝無轝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太
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
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
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偏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

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孰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

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無明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
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
哉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
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

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淳風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

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居位章第六十

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
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
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
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

國詩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
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
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為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
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
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
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恩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後己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

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一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愛己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戒彊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居下柔弱處上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道德真經卷下

道德經古本篇

慕二

道經古本篇上

唐太史令傅奕校定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右第一章五十九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

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
作而不爲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處
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右第二章九十三言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

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
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爲矣

右第三章六十八言

道盅而用之又不滿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

銼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右第四章四十二言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閒其猶槖籥乎虛而不詘動而俞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右第五章四十五言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二十六言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右第七章四十九言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右第八章五十二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㪍音揣量也而梲士活切解也之

不可長保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

右第九章四十一言

載營魄裒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以知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爲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右第十章七十二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右第十一章四十九言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右第十二章四十九言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
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
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苟

吾無身吾有何患乎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

右第十三章八十八言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芴芒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右第十四章一百言

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彊爲之容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靖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

右第十五章九十八言

致虛極守靖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凡物䖐䖐各歸其根歸根曰靖靖曰復命復命曰

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右第十六章六十七言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其次畏
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

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右第十七章四十七言

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僞六親不
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貞臣

右第十八章二十八言

絶聖棄知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也故令有所屬見素褢朴少私寡欲

右第十九章四十七言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衆人熈熈若享太牢若春登臺我獨魄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咳儡儡兮其不足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殊倫切粹也）兮俗人皆昭昭我獨若昏俗人皆

詹詹我獨若閔閔莫昆切集韻閔通作顧淡兮其若海

飄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圖吾

獨欲異於人而貴食母

右第二十章一百三十七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芒惟芴芴

兮芒兮其中有象芒兮芴兮其中有物幽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今及

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奚以知衆甫之然

哉以此

右第二十一章七十一言

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聖人裒一以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也哉誠全而歸之

右第二十二章七十八言

稀言自然故飄風不崇朝驟雨不崇日孰爲此者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得者得者同於得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於道者道

亦得之於得者得亦得之於失者失亦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
右第二十三章九十二言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
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处也
右第二十四章四十八言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寞兮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
彊字之曰道彊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

遠曰返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右第二十五章八十七言

重為輕根靖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

其輜重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四十九言

善行者無徹迹善言者無瑕讁善數者無籌策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

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
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右第二十七章九十七言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黒爲天下式爲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大制無割

右第二十八章八十五言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噤或吹或彊或剉或培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右第二十九章六十言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彊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彊物

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右第三十章七十九言

夫美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右第三十一章一百三十五言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右第三十二章七十一言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彊也知足者富也彊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壽也

右第三十三章四十六言

大道汎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右第三十四章七十三言

執大象者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五章四十四言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彊魚不可侻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右第三十六章五十九言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靖天下將自正

右第三十七章四十九言

篇上終

德經古本篇下

唐太史令傅奕校定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之而無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右第三十八章一百三十一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
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
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
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王侯無以
爲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
爲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轂是其以賤爲
本也非歟故致數轝無轝不欲琭琭若玉落
落若石

右第三十九章一百三十九言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右第四十章二十一言

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
有之曰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
若谷大白若黷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媮質眞
若輸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稀聲大象無
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右第四十一章九十七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裹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彊梁

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

右第四十二章七十九言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矣

右第四十三章四十四言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右第四十四章三十九言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滿若盅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靖勝熱知清靖以為天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四十二言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右第四十六章四十五言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尠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右第四十七章四十言

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將欲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右第四十八章四十八言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爲天下渾渾焉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右第四十九章六十八言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

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

右第五十章八十八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盖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右第五十一章七十二言

天下有始可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

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右第五十二章七十三言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猒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盜夸非道也哉

右第五十三章五十四言

善建者不拔善褒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五十四章八十六言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蜂蠆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嚘(於油)

切氣逆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則彊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右第五十五章八十三言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右第五十六章七十言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知慧而衺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右第五十七章九十二言

其政閔閔其民偆偆其政詧詧其民鈌鈌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衺正復爲奇善復爲祅人之迷也其日固

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
肆光而不耀
右第五十八章七十三言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右第五十九章六十四言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

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右第六十章四十九言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靖勝牡以其靖故爲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於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右第六十一章八十九言

道者萬物之奥也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

保美言可以於市尊言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進此道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右第六十二章八十五言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於其易爲大乎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右第六十三章八十五言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合褢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右第六十四章一百三十一言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也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

右第六十五章七十四言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是以天下樂

推而不猒不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右第六十六章八十五言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以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是謂入死門夫慈以陳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右第六十七章一百五言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也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右第六十八章四十七言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則幾亡吾寶故抗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右第六十九章五十七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

行言有宗事有主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右第七十章五十一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
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吾病

右第七十一章三十二言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猒其
所生夫惟無猒是以無猒是以聖人自知而
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右第七十二章四十八言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默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右第七十三章六十四言

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而殺之孰敢也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稀不自傷其手矣

右第七十四章六十一言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者以其上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

右第七十五章六十三言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彊者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處下柔弱處上

右第七十六章五十九言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
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
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者乎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
賢邪

右第七十七章八十七言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
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
不知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之言云受國之垢

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主正言若反也

右第七十八章七十三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右第七十九章四十一言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

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右第八十章八十五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右第八十一章五十七言

宋徽宗御注西升經卷上

莫三

西昇經序

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道德人所固有也昧者常失之周衰之末民迷日久世道交喪爰有博大真人以本爲精以物爲粗著書二篇言道德之意以覺天下後世之學者復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寔混元之力也聖人之愛人終無已猶慮未足以盡妙又爲關尹言道之要列爲三十九章目曰西昇經觀其辭旨激切勸戒諄複以得一爲要妙以飛昇爲餘事其意蓋使天下後世

徑趨妙本逍遥自得之場故也善救之功於此可見朕萬機之暇遊神太清於道德之旨每著意焉既取二篇爲之訓解於是書不可無述也以意逆志聊爲之說昔吳筠嘗云深於道者無如五千言其餘徒費紙札爾是書蓋與五千言相爲表裏不得不盡心焉政和

御製序

西昇經卷上

西昇章第一

老君西昇開道竺乾

道無手不在雖蠻貊之邦殊方異域何莫由斯道也以先覺覺後覺惟聖人爲可以開明故雖竺乾遠夷亦善救之而不棄也昔仲尼欲居九夷亦是意爾

號古先生

聖人無名應時顯號混元在伏羲時號鬱華子在神農時號大成子在黃帝時號廣

成子至唐虞成周代爲帝師雖名聲異號
皆時出而應之故西入流沙號古先生其
曰古以見信而妙古執古道以御今有也
一本作有古非是

善入無爲不終不始永存綿綿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體道夫何爲哉
我無爲而民自化示無爲者道之體也道
體混成無爲端倪迎之不見其首孰原其
所始隨之不見其後孰要其所終故自古
以固存亘萬世而不絕綿綿者不絕之謂

是以升就道經歷關關令尹喜見氣齋待遇
賓爲說道德列以二篇
聖人之至必有休祥故自東徂西道由函
谷望氣得以見之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
方非虛心致一以尊事之道將不傳關尹
先之以齋戒又致恭盡禮以待遇焉於是
混元爲著書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五千
餘言且告以道之要也
告以道要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聞是故

談以言相然

道要不煩一言該之曰自然而已道經曰道法自然自然之道行之為上不行則不至也道不可聞聞之不若行之聞之徒能言爾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道無問問無應則弗知知乃知知乃不知也故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道雖不可以言傳然道非音聲可求得之不離音聲聖人不得已而言者以物固有所然非言無自而顯必因言以求理則各然於然矣一本作告子道要非

是

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

公孫龍詭辭數萬惠施其書五車多言數

窮離道遠矣茲無他以不聞所謂終身不

言之道不知所謂天下有常然之理一本作不

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

問非是

道深微妙知者不言

子期善聽志在高山流水必得之師文之

鼓琴內不得於心不敢發手而動絃故知

音者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至道之精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豈聲音之粗數默而識之斯可矣奚以夫譊譊爲哉

識音聲悲抑音內惟心令口言者不知樂之音聲安樂悲怨其出不同審音者必外抑其音內思其理然後能造音聲之妙識其所以爲悲所以爲樂奚所事言矧夫道深微妙音之所不能該識無與者烏可以容聲哉夫言心聲也口之所言心之所令也心與道冥湛然常寂雖欲言之有不

可得或動出一發於言其分於道遠矣

道深章第二

老君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

道者萬物之奧其藏深矣既曰深又曰甚奧以見至道之精深之又深不可測究者也唯深也故至虛足以受羣實至無足以該衆有淵乎其不可測豈言之所能論哉

道經曰淵兮似萬物之宗

子雖聞道心不微丹所以然者何書不盡言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至道之精學者不可

以耳聽教者不可以言傳雖勉聞道達耳而已其能造微盡誠契之以心耶蓋世之所貴道者書書不過語而語之所貴者意自非忘言而會以意未見其有得也一本作聞說非是

著經處文學以相然子當實之内念思惟自然之道不與子期喜則稽首再拜敢問學之柰何

聖人著書立言豈好辯哉開明道妙以待後之學者使各審其是而已誠能實之称

之思索以通之殆見超然頓悟一息而神道將爲淩居矣夫何久近之期

善爲章第三

老君曰善爲書術者必緩其文善論達其事者必通其言勉而勤之得道矣

書之作也所以明道唯屬辭不悖於理道術於是乎明誦其書者欲達於理非通其言理何自而顯哉二者在強勉而巳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

之
爲正無處正自歸之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
謂無爲道自然助一
道二正與邪而已邪正不相入如薰蕕不
同器也或正或邪在爲與不爲受與不受
之間爾道之至正無有齊限非方所之可
拘一或執方泥迹不該不徧則正復爲奇
欲邪氣不能襲難矣豈無爲之道哉傳曰
唯無爲幾存
不善於祠鬼自避之

至德之世絶地天通罔有降格故其鬼不神而無出靈響豈淫祀以徼福哉後世典祀無禁非其鬼而祭之者有之欲各守其幽不可得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

不勞於神受命無期

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善攝生者體性抱神其心閑而無事故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傳曰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神形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一本作壽）

無進無退誰與爲謀

出於道而不謀故無出而陽無入而藏傑立乎其中央

爲是致是非自然哉喜則稽首令聞命矣榮辱之來各象其德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豈人爲或使之僞哉孟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愼行章第四

老君曰愼而行之實而懷之吾將遠逝不期自會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故行道不可不愼聖

人懷之衆人辯之其懷之也在於寶之珎之焉苟能此道雖與聖人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曾何交臂失哉

尹喜受言誠深則於關稱疾棄位獨處空閑之室

弈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之況進道者哉宜乎棄位而獨處也蓋棄位則不爲緒使獨處則不與物交以是爲道可謂知所先務矣

恬淡思道歸志守一極虛本無剖析乙密

思作睿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惟以恬養智而不與物交則出於不思道積于厥躬矣然其要在於葆神畜精蓋志者心之所之而神之所寓也一者腎水之數而精之所藏也於斯二者能歸而守之故致虛以要其極造無而守其本道之玄微深妙殆將迎刃而解矣素問所謂虛無恬淡精神內守正與此合

覼縷妙言內意不出誦文萬過精誠思徹行真歸身能通其玄論無極之原故能致心神仙

有妙道斯有妙言言之妙者曲而中微而
顯惟極深研幾用志不分則言之要可得
而知然其始在於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
之故能謹修其身真在於內蓋致一之謂
精自成之謂誠真者精誠之至也夫曰可
見之行不離於真則受於天者物不能易
天下之至妙將無不通也茲無他知道大
原出於無極不特體之又能論之故入於
不死不生與天地相爲長久視羽化飛昇
蓋餘事爾

道象章第五

老君曰道象無形端恍惚亡若存

易曰見乃謂之象道不可見豈形象端倪

之能窮哉經所謂大象無形是巳恍者有

光而無象意其有而非有惚者有一而未

形意其無而非無惛然若亡而存不可以

有無求也經所謂無物之象是巳

譬如種木未生不見枝葉根合會地水火風

四時氣往緣

草木有生而無知其無知與人異其有生

與人同方其未生猶人之胚胎未兆在太
易時也不見枝葉根猶人之氣形質具未
相離也及其萌蘖之生散爲枝葉旁達爲
根猶人會四者之氣以時而往循緣以成
其身也雖然生者生矣而生生者果何物

哉故曰道象無形端恍惚亡若存

氣爲生者地聚合凝稍堅

氣來入身謂之生人之生氣之聚也其始
則氣化而凝既久則形立而堅陰陽之運
其理則然

味異行不等甘苦辛鹹酸

道判而爲陰陽散而爲五行别而爲五味五味之所以異以五行之不等故也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味之所以異也火熯水潤木撓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五行之不等也味則五行也而味味者道也

氣行有多少強弱果不均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

通天下一氣尒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

之殺變化之流也氣之多寡隨量而受故
物之強弱因受而稟猶之大塊噫氣而萬
竅怒號吹萬不同而使之自已聲雖異同
出於風形雖異同出於道
從是異性行而有受形身含養陰陽道隨所

倚為親生道非一類一切人非人
性有剛柔緩急不同故形有羽毛鱗介之
異稟偏于陽者本乎天而親上毗于陰者
本乎地而親下雖類聚羣分之殊情飛走
動植之異狀自有情以至於無情自有形

以至於無形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
致則一也
本出於虛無感激生精神譬如起音者掇絃
手動傳宮商角徵羽口氣呼噏元
天下之實自虛而有天下之有自無而出
道則虛無也道生一一者天下之至精一
生二二者神之所應也天地絪緼萬物資
精神以生而精神生於道猶之金石有聲
不考不鳴及其發手動絃則鼓宮宮動鼓
角角應而五音彰矣

身口意爲本道出上首元本淨在虛靜故曰
道自然五音所動搖遂與樂色連
域於有生百骸九竅五臟六腑體而存焉
是三者有生之本也然身之總括百骸口
之呼吸語默意之善惡是非孰使之者道
爲之本而已形而上者謂之道萬物莫不
首之者也道體至虛而實不能礙至靜而
動不能搖以即染而淨物莫得而先之爾
豈矯拂使之然哉去道既遠湛於人僞五
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與物相轉徙

而不能自解以非自然之真也於動搖言
音不言色於連不言音而言色蓋互見也
散陽以爲明布氣成六根從是有生死道遂
散布分去本而就末散樸以澆淳道變示非
常欲使歸其真

道判而爲陰陽陰陽氣之大者也萬物負
陰抱陽皆道之所布也形質既具六鑿相
攘莫之能止是以生於土而反於土出乎
隱而入乎隱流轉死生之域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此無他逐末忘本離道愈遠散樸

以爲器澩渟而不原故爾夫真常之道無古無今入於不死不生然而物有生滅未可以爲常者道之變也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生道章第六

老君曰告子生道本示子之自然至於萬物生情行相結連如壞復成如滅復生以成五行陰與陽并輾轉變化遂爲物精

生生之謂易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則生生者道也生道之本豈人爲

或使之僞哉自然而已列子曰自生自化
萬物雖本於自然其情之所發行之所行
隨量而受因施而得物有結之不能自解
道則偶而應之爾成於此者虧於彼死於
此者生於彼如環之無端道常自若也別

而爲五行相生相勝散而爲陰陽一往一
來俄然而離形頓革倏爾而因形移易運
轉無已以成變化物由是以生焉莊子曰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吾思是道本出窈冥愚不別知自謂適生子

無道眼安知生靈
經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曰至道之
精窈窈冥冥蓋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
窈冥之中至陰之原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大愚者終身不靈迷道之本原謂適爾而
自生蓋不能目徹而獨見安知天下之至
精物得是以生神得是以靈
天地人物虛無橐盈一從無生同出異名
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
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天地含精萬物化

生而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有萬殊皆本於一一之所起蓋生於無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未可以差殊觀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特名之異耳

是亦本非在所用正所字非字乃知其誠當與明議勿與愚爭

昔之所是今或非之前之所棄後或用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已用則賤當時爲是顧所用爲正

爾道常無名字之曰道道之爲名所假而

行唯知所字非字則不見彼而自見不得
彼而自得反身而誠道之至真知之如視
矣雖然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傳
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
子取正教勿信邪聽何以知邪子爲物傾何
以知愚不察言情爲道問道爲經問經問不
本末知愚冥冥但知求福不知罪嬰但知養
身不知參形
道有正有邪孰爲正中立不倚旁行不流
道之正也孰爲邪以僞勝眞逐物忘返外

正道者皆邪說也夫道者萬物之奧故爲本經者載道之言故爲末愚者暗於大理冥行擿路非特不知本之爲問而末亦不知也以是求福適得戮形爾莊子曰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又曰養形必先之以物物

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嬰兒之姿貴養厚敦忽無就形知非常生無

履大白可令永存

嬰兒氣專志一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故福亦不至禍亦不來其姿悅澤而美好

所貴乎養形者在於含德之厚敦兮若樸
故有嬰兒之色而無罪孽戮形之禍觀諸
嬰兒忽爾自無以成形又因以知生道之
無常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聖人體道雖
明白四達而我獨若昏故能全身遠害而

無人道之患道經於知其雄篇言復歸於
嬰兒而繼之以知其白守其黑意與此合
有何妙意乃欲相傾父子恩深不是相聽
道深微妙與神爲一自道以降粗而非妙
世俗之人不知百順之本而妄求福不知

衛生之經而厚養身相與傾心爲之而莫之止曾何妙意之有而欲爲之夫父子主恩也苟以是詔其子爲人子者亦未可以是而聽從况他人乎

勿復噭嘅遠近笑人掩惡揚善君子所宗

噭呼也記曰無噭應嘅嘆也詩曰嘅其嘆矣夫以先知覺後知貴在循循善誘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不在於噭嘅以強教也非特無益於學者殆將貽笑於遠近矧夫惡稱人之惡樂道人之善固君子之所尊而

行之者歟

邪正章第七

老君曰邪教正言惡應自然故有凶吉應行種根如有所受種核見分

邪正不相入猶方圓之異用也雖設數不倫其吉凶緣類而應若影響然各隨所栽植而受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道別於是言有僞真僞道養形真道養神真神通道能亡能存神能飛形弁能移山形為灰土其何識焉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真偽既分道之所以
判也自券之外皆所謂偽聲色臭味之類
是已徒能養形爾自券之內皆所謂真道
德性命是已神賴以養焉孟子曰體有小
大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真

道養神養其大者也唯知所養則鍊神合
道與道合真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
神飛昇沖舉蓋餘事爾至於挾宇宙旋天
地固所優為豈特移山哉傳曰失吾道者
上見光而下為土養其小者既失真道將

反於土而化臭腐孰能致飛形之妙
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身
爲惱本痛痒寒温意爲形思愁毒憂煩吾拘
於身知爲大患觀古視今誰存形完吾尚白
首衰老熟年

耳欲聽五聲目欲視五色
令人耳聾目盲香味鼻口之所欲納嘗也甘肥
爲腐腸之藥芳馨爲燻喉之煙外則一身
未免陰陽之寇内則志意莫逃人道之患
則以有身爲大患故也蓋有則有盡無則

無窮神獨存而常全形有生而有滅以混
元之聖猶示人以衰老之相況圓於大化
者哉
吾本棄俗厭離世間抱元守一過度神仙
元者棄之本一者形變之始也抱而不脱

守而勿失殆將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豈同
乎流俗合乎汙世
子未能守但坐榮官
至貴足以弃國爵苟知所守視儻來之寄
如陰影集身曾何以是爲榮關尹所以稱

疾而棄位也

子能不動神靈得安子能捐欲舉事能全子

能無爲知子志堅

吉凶悔吝生乎動罪莫大於可欲誠能寂

然不動灑心去欲則神將守形而事無不

通惟淡而無爲至誠不息者可以及此

今爲子說露見敷陳擻析剖判眞僞別分子

當諦受重道因勤

道不可以言傳非言不顯必辯疑解惑斯

而析之道於是乎明仲尼曰吾無隱乎爾

道爲明出經爲學先

道遇明者而後出茍非其人道不虛行經所以載道也學者捨經欲濟乎道猶捨舟欲濟乎瀆也

授與能行不擇富貧教化與樂非有疎親取與能行文與其人學爾教爾不失道真

有教無類初非決擇也要在得人而付之則學者不失已教者不失人

天地章第八

老君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元俱出於太

素虛无之始端髣髴之精光微妙之上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渾淪既判清輕者爲天道生一也濁重者爲地一生二也沖和氣者爲人二生三也以至萬物盈於兩間皆自道而生出於太素無質之先恍惚之中有象窈冥之中有精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傳所謂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是已

譬如萬里坑下有淡流泉視之甚濁微徹見底沙難窈窈而寘寘不知所由然亦如終逝

者不見其靈魂淳陰共和合陽不能顯分列子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摶之不得道之玄妙難識不特若深谷之泉逝者之魂也（一本作終者去）

過往與甫來視譬以見前尚不能了理安能知亡存譬如瘖瘂者不能傳人言爲聾彈宮商其人豈能聞才辯有其智受教如語傳自謂通其情情衷不能冉是故失生本安能知道元

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
也已往之事不及知方來之事未可知適
今之事不能知愚者每如此況知死生之
說乎語以道妙猶使瘖者能言聾者審音
也至於才能辯博之士智足以及之然作

聰明務思慮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求
道於形色名聲不足以得彼之情生之本
道之无惡足以識之
行道章第九
老君曰子若行吾道當知上慧源智亦不獨

生皆須對尚緣

慧以智爲體智以慧爲用大智閑閑小智
閒閒上慧大智也大知觀於遠近因感而
生遇緣而應行其所無事未嘗鑿也豈蔽
於一曲而自私哉

各有行宿本命祿之所聞同道道得之同德
有德根宿世不同學今復與失鄰是以故得
失不樂於道文

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命雖莫之致而至
然其死生貴賤禍福壽夭皆本於宿昔之

所行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顧所行何如爾

貪欲利榮寵能受施念恩勤更以財相厚不哀下窶貧必復多瞋恚無所處定原學不得明

師安能解疑難

貪夫徇財故以富爲是累於厚利列士徇名故以顯爲是累於名高夜以繼日思慮善否滿心戚醮求益不止苦身疾作積而不用貫朽粟腐未嘗貸人而又快一朝之

忿肆少頃之怒與物相刃相靡莫之能止尚知以决定持之耶殊不悟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忿憾爲仁之螣纖悋爲義之蠹也自非明師孰能袪其蔽解其惑安或作焉字

吾道如毫毛誰當能明分上世始以来所更如沙塵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無形端豈特毫毛之微哉自古及今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雖小道必有可觀致

遠則泥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必
多聞見而述乎正道則更事爲多無一物
之不知而聖益聖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
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吾學無所學乃能
明自然

美成在久非一日之積也日往月來勤而
行之則善積成聖矣荀卿曰積善成德神
明自得聖心循焉終乎爲聖雖由學以成
豈蔽於俗學以博溺心哉學在於不學而
已此絶學所以無憂而樂

華要歸其實莖葉如本根爲道歸祖首以知
元始端子當無相啓勿以有相關
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
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
宅經所謂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是已混元

之教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辨物爲德以
復命爲常落其華而實之斂其散而一之
猶四時之有秋冬也無形之祖天下之始
萬物莫不首之者在是焉此豈有迹之可
求哉

西昇經卷上

宋徽宗御注西升經卷中

慕四

重告章第十

老君曰吾重告子子當諦受道以無爲上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而已

德以仁爲主

德無不容仁也

禮以義爲謙

稱物平施適時之宜

施以恩爲友

因惻隱之心推以及物非求報也故其施

博

惠以利爲先

惠者仁之施以利物爲功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

信以效爲首

信將以復其言必有效見焉僞世亦有之雖有以相誘是以知世薄華飾以相拊

至德之世是七者皆本於自然逮德下衰是七者皆出於或使故道隱於小成德傷

於小識禮以僞爲施而求報惠不由心信非中出類皆矯情性以沽名飾智以驚愚豈自然哉

言出飛龍前行在跛鼈後仁義禮信廢道德荒亡腐

飛龍爲速矣言猶在其前跛鼈爲鈍矣行猶在其後則以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故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禮尤在其後禮信且廢道德可知

不以道相稽反以財相輔譬如鑑中影可見

不可取言如響中應風聲豈可聚僞世教如
此如是迷來久
君子徇道小人徇財古之人以稽爲決蓋
相稽以道也周衰之末不知與道相輔而
行而以財相輔是猶摶風捕影而求其實
豈可得哉此無他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

興乎道小惑易方大惑易性矯僞之俗勝
而不明乎自然之真故也經曰民之迷其
日固已久矣
天下之人物誰獨爲常主迷迷以相傳輾轉

相授與邪僞來入真虛無象如有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怒者其誰耶蓋妙
體無偶真常不宰可得矣而不可言傳可
傳矣而不可相授一曲之士指末流爲大
源認陳迹爲至妙以迷傳迷猶醉者之負
醉也殊不知誠正可以入真而邪僞終莫
之能以邪僞入真是以虛无之象爲有而
實非有也
自僞不別真爲貪利徃守非常正復亡癡盲
持自咎如木自出火還復自燒腐

定已然後議人主中可以正外已自爲僞矣其能辯眞僞之歸哉己之爲僞以往守於利而爲貪也以利往則遠於道以利守則失於道既非眞常正亦隨亡此無他於道見疑而冒昧故違人而自遺其咎也何異木生火而還尅木哉陰符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

聖人之辭章第十一

老君曰聖人之辭云

混元博大眞人也吐辭爲經自我作古猶

不自矜而曰聖人之辭則以述而不作故也

道當以法觀如有所生者故曰爲自然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道不可見即法而顯道之與法初無二致入則爲道出則爲法爾天下之物生生不窮而不知所以生者誰耶本諸自然而已道以法顯法以道立豈人爲哉

眼見心爲動

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坎爲耳離爲

目耳目者精神之户牖也一有所覩心斯動出矣陰符曰機在目聖人爲腹不爲目者以此

口則爲心言

言心聲也心之所欲非言不宣口實司之

鼻爲通風氣鼻口風氣門喘息爲宅命身壽立息端譬如穀草木四時氣往縁氣别生者死增減羸病勤

人之所恃者息而息之出入鼻其所自也一呼一吸陰陽寓焉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故命之所宅在是真人息之以踵衆人息之以喉息之本有所立而根深蔕固焉故與天地齊其長久譬之百穀草木資四氣以生植盛則榮衰則悴氣散則生者死矣以是生死有不如無爲安無爲無所行何緣

有咎愆子不貪身形不與有爲怨

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初無死生也物之所以有死生者以失性命之情故也唯無爲然後能安性命之情爲則有成虧成虧分而是非立矣無爲故無敗

曾何咎愆之有世之人未免有爲有以有我故也苟能墮肢體而皆忘外形骸而不有雖無爲而無不爲矣

五行不相尅萬物悉可全萬物無有常成者不久完

成變化行鬼神往來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五行也一往一來更旺更廢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此園於大化者有生必有死而莫能逃也聖人役造化命萬物把握陰陽顛倒五行而不相沴故能存亡自

在而入於不死不生彼既以爲物矣成壞相因欲久而不亡何可得也惟道則萬世而無弊經曰道乃久

三光無明冥天地常昭然

天積氣爾地積形爾日月星宿則積氣中之光耀者人徒見其一往一來一伏一見一晦一明不知昏晝之變明暗自異三光二儀常自若也

觀諸章第十二

老君曰觀諸次爲道存神於想思道氣和三

光念身中所治髮鬚眉象夢寤神明忽往來虛無恬淡不思而得上道也閑邪存誠思則得之其次也蓋神妙物而無方存之則守形而不離神全斯精全精全斯氣全三者和而不爭矣天之三光日月星是也人之三光神氣精是也和三光之道無他返照內觀取足於身而已蓋人一身真君內存五官咸備百骸六藏固有相治者念之不忘則友神明於恍惚之際此其効也髮鬚象夢寤則恍惚若有無之際也

淡泊志無爲念思有想意自謂定無欲不知持念異

淡言不與物交泊言靜止不流志於大道者無思無爲不逐於物不流于動曾何有思想之意蓋有想則相生有思則未免有心也謂是爲定已涉于動矣謂是爲無欲已墮於欲矣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所爲不可有加故自以爲是以不知持念之各異故道有小大之不同也夫念有正有妄過而不留感而後應正念也既往而不

擇未至而逆焉者妄也此存神於想思所
以爲之次
或氣尚麤盛自知尚多事事興則形動動則
外通謀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不久將欲
衰衰者將不壽

夫志氣之帥也心勞於謀智盡於事則氣
有蹶趨之不正而暴盛蓋棄事則形不勞
形休則謀不用一有所謀則機變之巧作
擾擾萬緒自此起矣茶然疲役不知其所
歸欲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不亦難乎至

人不從事於務不相與爲謀滌除外慕玄
覽至理故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也
以身觀聲名物事難可聚以名聲稱號必爲
是所誘皆坐於貪欲貪欲爲殃咎貪者爲大
病習貪來已久合會微漸滋非鍼艾所愈

一節重於一國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
孰親物無常是事無常宜去而不守未嘗
暫止況儻來之寄哉儻來之寄其來不可
圉其去不可止而累於名高者趨名不已
殘生傷性以身爲殉正坐於貪欲故也咎

莫大於欲得則貪者身之大病民迷日久積習既深始微而終盛猶病在膏肓非鍼艾能愈也

還身意所欲清靜而自守大聖之所行不慕人所主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

形之疾其甚者鍼艾不能及性之疾其甚者小道不能化貪欲性之疾爲甚者也將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則清不能汙靜不能染而不知所守矣蓋無爲者聖人之所行貪欲者衆人

之所主行大道之無爲不慕衆人之貪欲則事物形名天下所謂有者可使之無恬淡寂寞天下所謂無者可使之有也

經誡章第十三

老君曰經誡所言法義所推赫赫興盛不如微妙

經以載道無非教誡之言法以顯道有義可以推考類皆以本爲精以物爲粗赫赫興盛物之勢也勢有時而盡深妙元微道之本也道無時而窮以是較其精粗則道

之與物相去遠矣

實不如虛

實則有礙虛則無間

數不如希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踈矣

邪多卒驗疾不如遲

欲速則不達大器晚成美成在久

興者必廢盛者必衰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尚爾況於人乎

聖人絶智而爲無所爲言無所言行無所施

孰能知此

道之要妙雖智大迷非可以智索也離形去智然後同於大通去智與故然後循天之理聖人於言為之際以絶智為先蓋以此爾世豈識哉為無為所謂處無為之事也言無言所謂終身言未嘗言也行無所施所謂事無事也

偶不如奇

獨立不改者道也自道而降有對有待聖人不與物偶而立於獨體道故也

多不如寡

通於一而萬事畢少則得多則惑

孰賢難隨孰仁難可其義少依

世之所謂賢者孰爲賢哉賢者過之於道或不能隨也世之所謂仁者孰爲仁哉仁者失之於道未見其可也仁賢且猶如此道之奥妙依之者鮮蓋可知已

能知無知道之樞機

知之淺矣不知深矣能知無知之知是乃眞知也道之本宗蓋在於此

空虛滅無何用仙飛大道曠蕩無不制圍虛非無也無實而已空其虛則致虛極矣無者有之對因有而著未離於有也滅其無則無無亦無矣夫然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行乎萬物之上其視仙飛不足多也蓋道廣大悉備未始有封包裹六極無有端倪天地之大秋毫之小皆在範圍之内豈止仙飛之一端乎一本作空滅成無可

用仙飛

子能明之所是反非經言審諦孰之能追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下是非特未定也雖然有真是非存焉欲是其所非莫若以明蓋自知者明苟能自知則昔之所是卒而非之所謂真是非者見焉經之所言蓋明是非也夫豈妄哉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非審諦不妄之言孰能追愚惑之非歟

深妙章第十四

老君曰道言深妙經誠乙窊

道深而難測妙而難名經以載道故其勸

戒之言亦玄微而隱密也

天地物類生皆從一子能明之爲知虛實子

著不照顯之不別

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

形物得以生謂之德一者形變之始也自

天地至于萬物皆從此生則天下本在是

焉爲道者當明其本而已蓋通於一而萬

事畢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

無一之能知苟非照之于天而自見雖顯

告之而不悟況微言哉

子志於有無爲所疾爲有所嬰億載無畢無爲故無敗爲則有成虧無爲者道之本有爲者道之病也蓋俗之所爲皆墮於有不能損實以爲通至於外內並韄而不可解者以積習之久故也惟聖人然後爲能

達綢繆

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撮取於畧戒慎勿失悟道以頓行道以漸迷悟出於自性非人力可致行道以積習而成在於謹守而勿失焉蓋道之至妙以悟而後得行道之要

以多聞然後可守也

先捐諸欲勿令意逸

罪莫大於可欲遣其欲則心自靜矣意則
心有所感而生焉無以持之縱或至於敗
禮故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閑居靜處精思齋室

棄事則形不勞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丹書萬卷不如守一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故通於一而萬事畢

經非不達中有虛實言有必無子未能別言

無必有子未能洩但當按行次來次滅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寓言爲廣重言爲真
則書之所言虛實有無特未定也惟得其
所以言者爲能知之僧曰未知姑取正於
書而按行焉則損之又損亦可以致無爲
矣傳曰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道有真僞福有凶吉
有爲則僞無爲則真以僞獲福者凶以真
致福者吉
罪有公私明有纖察

爲不善於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暗之中鬼得而誅之天網恢恢踈而不失曾何纖察之遺哉

占往知來不如樸質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雖有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之明不如樸質者欲復歸於樸故也道經於終篇言鎮之以無名之樸正此意也

虛無章第十五

老君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

道深章曰道深虛無之淵言道爲虛無之本也道經曰道法自然言道降而下法自然也於此言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何也蓋言虛无則自然存其中矣言自然則道在其中矣别而言之裂一爲三合而言之貫三爲一合其無所有則曰虛無無所因則曰自然偶而應之則曰道烏有先後之殊哉

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

易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抱一而成

萬物以精化形一者精之數也原其始則得一以生要其終則抱一而成

得微妙氣化

通天下一氣爾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情以至無情神奇臭腐與時更化皆氣使之然也聚則生散則死盛則榮衰則悴搏之不得幽而難測可謂微妙矣

人有長久之寶不能守也而益欲尊榮者是謂去本生天地之道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物有時而盡何可長也性命之真與生俱生至富國財幷焉豈特隋珠之重哉昧者喪其不貲之樸而矜覽外慕其去本遠矣生天生地道之本也莊子曰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生天生地

恍惚章第十六

老君曰虛無恍惚道之根

虛則無質無則非有恍者有光而無象惚

者有一而未形虛無恍惚而在其中矣莊

子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之

謂本根

萬物共本道之元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元者氣之始道之用也天之生物使之一

本豈二致哉萬物一府同出於道爾莊子

曰萬物與我爲一

在己不亡我默焉

聖人著書立言用意深而勸戒切蓋欲倒置之民返其性情復其初也使天下之人皆能內觀取足不失其在我之真聖人將容爾忘言不可以容聲矣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生置章第十七

老君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物所以生也魂炁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骨骸返其根幾尚何存則亦復歸於無爾生我於虛原始而言

之也置我於無要終而言之也
生我者神殺我者心
神守其形故生神去於形則死人心惟危
僨驕而不可係宵人之離形者心則使之
此致道者所以忘心

夫心意者我之所患也我即無心我何知乎
賊莫大於德有心有心斯有意意者謬心
也人以有身爲大患者以有意存焉爾誠
能心無所知內靜其意吾又何患是以至
人於羊棄意莊子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爲

下

念我未生時無有身也直以積氣聚血成我

身爾我身乃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也

主人安靜神即居之躁動神即去之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一受人之形若

運轉而不能自止者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哉神實妙之子輿曰以神爲馬予因而乘

之豈更加駕焉哉故曰我身乃神之車不特爲

神之車又爲其舍焉蓋身者神之宇所以

形生而不敝者以其保神也全其形而不虧神將來舍矣傳曰七竅者精神之户牖神以身爲舍可知矣身不特爲神舍又爲其主人焉蓋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神未嘗先物也應物而有所麗猶客爲主所覆而受命於主也身爲神之主人可知矣主人安靜則居之形完則神全也躁動則去之質朽則神喪也

是以聖人無常心者欲歸初始返未生也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故能返其性情而復

其初莊子曰既已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
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
人未生時豈有身乎無身當何憂乎當何欲
哉故外其身存其神者精耀留也道德一合
與道通也

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蓋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
天地之委和認而有之皆惑也覩道之人
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四肢百骸將爲
塵垢故外其身而身存神未嘗有所困也

夫然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通乎道合乎德矣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道德一合則德總乎道之所一而無成與毀也唯達者可以語此

爲道章第十八

老君曰古之爲道者莫不由自然故其道常然矣強然之即不然矣夫何故以其有思念故與道反矣

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天下之常然也爲道者居無思

行無慮順其自然無容心焉夫豈益生勸成而有斷鶴續鳧之患哉故其道亘萬世而無弊

是以橐籥之器在其用者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爲不與人爭善人在於天下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焉以其空虛無欲故也

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道幾似之善人之在天下順而不逆應而不藏常處於不爭之地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其猶橐籥也

處重而人不輕處前而人不害其德常歸焉莊子曰行賢而去其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欲者凶害之根無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知其原聖人者去欲而入無以輔其身也

罪莫大於可欲故爲凶害之根天地者形之大也而有形生於無形故爲天地之原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莫知其根也不見天地之純莫知其原也聖人則不然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則以貴愛

其身與道相輔而行故也

色身章第十九

老君曰人皆以聲色滋味爲上樂不知聲色滋味禍之太樸故聖人不欲以歸無欲也好色音聲厚味世俗之所樂也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口不得厚味則大憂以懼殊不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三者身之大患也然目之綦色耳之綦聲口之綦味皆生於有欲罪莫大於可欲而欲者德之累是以聖人欲

不欲而復乎素樸也

道虛章第二十

老君曰道者虛無之物若虛而爲實無而爲有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兮惚言若無而非無若有而非有也既曰虛無而謂之物者即不物之物也道深章言虛無之淵此言虛無之物淵言其體物言其用故繼之曰若虛而爲實無而爲有虛而爲實莊子所謂虛則實是也無而爲有道經所謂兩者

同出而異名是也

天者受一氣蕩蕩而致清氣下化生於萬物而形各異焉

大易既判天得一以清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皆其所資始列子曰天地氤氳萬物化生

是以聖人知道德混沌玄同也亦知天地清靜皆守一也故與天地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而後天道盛矣

德總乎道之所一渾渾沌沌終身不離玄

之又玄衆妙之門也天得是故無爲以之清地得是故無爲以之寧聖人誠能兩間天道雖遠見之以心故明於天而同乎無知通乎道而合乎無體與天爲徒與道爲一而道興乎世矣

以制志意而還思慮者也去而不可逐留而不可遺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將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出思不思而思出於不思矣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不

將不迎應而不藏雖覆却萬物方陳乎前
而不得入其舍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能窮也近在於己人
不見之
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反求諸己萬物咸備
然道在邇而求諸遠是猶目之明能見百
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也
是以君子終日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內知而
抱玄
傳曰內視之謂明反聽之謂聰不視不聽

則目無所見見曉於冥冥耳無所聞聞和於無聲也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不言不食則默而識之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無饑渴之害味人之所不味也凡此無他復以自知抱一而不離故爾

夫欲視亦無所見

聖人見道不見物而視人所不視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經曰聖人爲腹不爲目

欲聽亦無所聞

聞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豈聽之以
耳哉仲尼所以六十而耳順
欲言亦無所道
縱口之所言更無利害故有謂無謂無謂
有而遊乎塵垢之外

欲食亦無所味淡泊寂哉不可得而味也復
歸於無物
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味味
者道也真人其食不甘以道之出口淡乎
其無味也惟返其性情而復其初者能之

道經言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繼之以復歸於無物與此同意

若常能清靜無爲氣自復也返於未生而無身也無爲養身形體全也天地充實長保年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神神化虛道之委也氣化神神化虛道之用也蓋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虛而物不能汙靜而物不能雜淡而無爲將見氣合於神神合於無遊乎物之初外形體而不有矣以其

不自生故能長生所以全其形骸與天地齊其長久莊子曰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入年壽長久矣

哀人章第二十一

老君曰人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舍神舍神不如守身守身長久長存也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身之所以存者在養神神之所以全者在守身謹修其身抱神以靜則人與物化而我獨存長生久視之

道殆不出此

西昇經卷中

宋徽宗御注西升經卷下

慕五

神生章第二十二

老君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

神妙萬物而爲言神生形也身乃神之車神之舍形成神也蓋神去於形謂之死而形非道不生形資神以生故也有生必先無離形而形全者神全神資形以成故也形神之相須猶有無之相爲利用而不可

偏廢惟形神俱妙故與道合真

神常愛人人不愛神

攝汝知一汝魔神將來舍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神之愛人也如此然神好清而心擾之神好靜而欲牽之

矜覽外慕逐物忘返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欲抱神以靜難矣聖人復命之常同乎無知雖聖智亦在所擯故能神全不虧異乎衆人也

常安章第二十三

老君曰聖人常安與天地俱安而鬼神通衆
人皆安其所不安即不安矣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不安
其所安安其所不安安其所安同於道也
故與天地齊其長久而可與祐神所以常
安不安其所安蔽於物也不亡以待盡其
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何安之有
蓋天道減盈滿補虛空毀強盛益衰弱損思
慮歸童蒙塞邪知聖人之樸也
盛極則衰升極則降堅則毀銳則挫自然

之理也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蓋順其自然無容私故也聖人法天損之又損無思無慮蒙以養正復歸嬰兒閑邪存誠智巧不作則以安其所安復乎素樸故也

是以天下尚孝可謂養母常能愛母身乃長久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道者萬物之母而物其子也孝子之養親一舉足一言動不敢忘焉聖人體道猶事親也豈須臾可離

哉

身心章第二十四

老君曰身之虛也而萬物至心之無也而和氣歸

養志者忘形致道者忘心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身無形累之患而物自賔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則心無使氣之強而氣自復故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

惟藏天下於天下者可以語此

故君子之治必先死於國既死不亡其國盛也民不敢散更復充也

士見危致命忠義許國殺身成仁雖死而不亡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國之所以盛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民之所以充也

若能知常施行反也衆人歡樂用生生也動而失之壽命竭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眞常之道誠能知之其所施設則異衆人矣蓋君子樂得其道

小人樂得其欲其所施行若東西之相反也以欲爲樂將以生生適以喪生樂未畢而哀繼之以道爲樂樂則生矣其爲樂可勝計耶莊子曰俗之所樂果有樂無有哉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天下大物哉甚綿綿也冥冥混沌不可知也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有物混成宇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自古固存幽深微妙不可以智知也跂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非有心者所得

遠無心者所得近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
彼知之乃是離之
是以聖人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
託於萬物常以虛爲身亦以無爲心此兩者
同謂之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

玄通是謂道同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豈獨治天下而已哉
以虛爲身以無爲心而一無所託所謂不
物也身心兩忘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

爲一則道將與汝居而合乎大同矣

無思章第二十五

老君曰智士無思慮之變常空虛無爲恬靜修其形體而萬物育焉

天下何思何慮大智觀於遠近以天下觀

天下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以全其形生故精神四達並流上際下蟠化育萬物不可爲象

變者貪天下之珍以快其情然後兵革四起禍生於内國動亂者而民勞疲也

道經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莊子曰擿玉毀珠小盜不起夫國以民爲本民勞去者國立廢矣所謂出其無極之寶入賊利斧戟也是以聖人無爲無事欲安其國民也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不知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猶出無極之寶而入賊之利斧戟也聖人無爲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豈務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哉

故曰子能知一萬事畢無心德留而鬼神伏矣

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知德者得也通於一而得之者以無心故也萬事皆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亦出乎吾心而已無心之心可與祐神故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

我命章第二十六

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我不視不聽不知神不出身與道同久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
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
通天下一氣爾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能
知守之則無不治矣列子曰天地與我並
生類也
非効衆人行善非行仁義非行忠信非行恭
敬非行愛欲萬物即利來
為善無近名故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

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欽中達彼兼愛無私利萬物而無所不利非有心也

常滲泊無爲大道歸也故神人無光聖人無名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道德之至也故聖人休焉古之人蔽其光而不露晦其名而不彰入於神通於聖蓋體諸此

兵者章第二十七

老君曰兵者天下之凶事也非國之寶寶之

者而不用也用之者動有亡國失民之患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國之寶然天生五材闕
一不可雖存所寶豈得已而用之不知出
此而樂殺人好攻戰豈爲民父母之道哉
傳曰黷武無烈

是以聖人懷微妙抱樸質而不敢爲與天下
交爭焉雖有猛獸不能據也雖有蜂蠆蟲蛇
不能螫也雖有兵刃弗能害也以其積德玄
通故也是以天下莫能害焉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體道夫何爲哉

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爭焉此無他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故忤物而不慴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而物莫之能傷也莊子曰人能虛巳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柔弱章第二十八

老君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夫柔之生剛弱之生強而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從生者乎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氣始於太初而道在太極之先則氣本於道也弱者道之用自天地以至萬物皆本於是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是故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

自然者道之根本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不離無無因有著有無異用皆同於虛虛非無也無實而已虛無之宗道實妙之三者名雖異而皆本於自然爲母之言亦筌蹄爾

民之章第二十九

老君曰民之所以輕命早終者民自令之爾非天地毀鬼神害以其有知以其形動故也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賫人之離形者動與過也然則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天非天地鬼神毀而害之也人自取之爾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是故無有生有無形生形何況於成事而敗之乎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施地生其蓋無方

曲成萬物而不遺夫豈容心以敗其成事
哉然則民之輕命早終非陰陽賊之心則
使之也
人欲長久斷情去欲心意以索命爲反歸之
形神合同固能長久
天地能長且久而人不能著以其任情肆
欲放心縱意自遺其咎故也誠能忘其所
不忘而反求諸已則形生而不敝神全而
不虧形神合而不離與天地齊其長久斯
無難矣

天下章第三十

老君曰人雖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人雖在國令意莫在國人雖在鄉令意莫在鄉人雖在家令意莫在家神雖在身令神莫在身是謂道人

人之生也形不盈仞而心侔造化豈滯於形體拘於方隅哉兼忘天下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爾以國觀國以鄉觀鄉以家觀家亦莫不然古之人所以處其家如逆旅之舍觀其鄉如戎蠻之國蓋體此也至於神

之在人經太山而無介入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揮斥八極妙萬物而無方初不累於七尺之軀也昧者横私於己仞而有之將以盡神何異守唐肆之遺蹤而望其得馬哉

意微章第三十一

老君曰患生不意禍生絲微禍患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防微慎始用智於未奔沉之前蓋以此也

善生於惡利生於害

有善而惡爲之亞有利而害爲之對物莫不然惟去善而自善則善惡一致蓋將簡之而不得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則無所不利而未始有害

大生於小難生於易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大生於小也苟以爲易難將至矣難生於易也德經曰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

高生於下遠生於近

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故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外生於内

有諸中者必形諸外

貴生於賤動生於安

貴以賤為本靜者動之基

盛生於衰

無冬之閉藏則無春之蕃鮮

陰生於陽

陽不極則陰不生

是故有無之相生虛實之相成是以有歸有無歸無也

自無出有有極歸無相生故也由虛爲實實復爲虛相成故也自善惡以至陰陽莫逃乎此然有無迭用以類而應有善則有惡有則歸有無則歸無各象其德若影響然此爲道者不蔽於有不溺於無而禁立乎中央

在道章第三十二

老君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水在

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

道無乎不在萬物職職何莫由斯道也況於人乎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道不遠人人自遠道爾其猶魚之在水也魚失水則死人失道豈存哉

故聖人自知逐歸未生捐棄驕奢絕除憂思是故形隱神留天下歸焉

聖人復以自知遊乎物之初外觀無物内觀無心驕奢憂思内外兩忘故鍊氣成形鍊神合道不期民之歸而自歸道經曰執

大象天下往

無爲無事國實民富保道蓄常是謂玄同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則復

季重幽得其所一而同焉故也道之真常

無異於此

有國章第三十三

老君曰有國者其根深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天地覆載萬物蓄養金玉重寳不積留也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天不愛其道地不

愛其寳

夫外天地者有天地道之大全生天生地則天地之表蓋有大天地者誠能知天地與我並生而外之則天地雖大不出吾之度内矣

外其身者而壽命存也

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故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道經曰外其身而身存

是以君子善人之所不善不善者吾亦善之

喜人之所不喜
得之則喜失之則憂人之常情也君子於
失得勿恤而所喜者在道何憂哉故其可
喜也終無已
樂人之所不樂
天樂天聖樂聖莊子曰吾以無爲誠樂矣
又俗之所大苦也
爲人之所不爲
欲得人所不得修人所不爲
信人之所不信

至信之人可以感物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

行人之所不行是以道德備矣

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如上數者皆人之所不能行而君子能行之故積善成德德

兼於道而道德咸備

皆有章第三十四

老君曰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

道無乎不在萬物之所共由也豈獨智者

有之瓦礫稊稗咸與有焉道行於萬物而物不自知也道不違物物自違道爾衆人皆得神而生不自知神自生也君有德施於百姓百姓不自知受君之德也神妙萬物而爲言物得是以生焉百姓日用而不知猶受君之德而不知皆曰我自然謂帝力何有於我也

是故聖人藏神於内魄不出也守其母其子全民熾盛保其國也玄虛積充受命長也道經曰載營魄蓋魂陽而動魄陰而止聖

人以神御氣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滯於魄尚何動出之有神爲氣母氣爲神子守其母而子全自然之理也猶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氣爲命之元氣全則命永存也經曰得微妙氣化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元虛之氣配義與道塞四體無是餒也元虛厥躬則壽敝天地無有終時不難致矣

人能圖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自券之內無適非本自券之外皆其末也世之人逐末忘本敝精神於蹇淺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皆能役思慮以知之不能反求諸已復以自知道在邇而求諸遠人皆曰予知是大不知也

治身章第三十五

老君曰治身之道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所謂隱天地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深根寧極隱於是焉萬物之始即天地之始也無名天地之始能

歸其根以居之其於治身也何有混元謂仲尼曰吾遊於物之初正此意也

夫聖人通玄元混氣思以守其身

天一在藏資元氣以立始天五在府資沖氣以成終或清而快或濁而遲周流於一身而爲有生之本者是氣也妙而難名混而不離唯聖人然後能通之通之然後能守之不知善持養則昔之充者今或餒昔之純者今或散欲守而勿失不可得矣關尹謂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慓爲純氣之守其有得於此乎俗人以情愛貪欲以守其身此兩者同有物而守其身其道德各異焉

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然所守在道則守而不失所守以妄則莫之能守抱元專氣通於道也道無時而盡情愛貪欲逐於妄也豈可長保哉此兩者同有物以守其身則物與物何足以相遠蓋氣虛而待物者也而合乎混冥則物物而非物矣物物而非物即不物之物也不物之物唯獨智

者能明之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其守身則同其所以守身則異

道德章第三十六

老君曰道德天地水火萬物高山深淵各有所歸

自道而降墮於域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情以至無情芸芸職職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

夫道非欲爲虛虛自歸之

唯道集虛

德非欲於神神自歸之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易曰顯道神德行

天非欲於清清自歸之地非欲於濁濁自歸之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

濕非欲於水水自歸之燥非欲於火火自歸之

水流濕火就燥

萬物非欲見於形形自見之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既巳爲物

矣未免乎有形之累也

高山大澤非欲於飛鳥虎狼飛鳥虎狼自來歸之深淵河海非欲於魚鼈蛟龍魚鼈蛟龍自來歸之

積土成山禽獸羣焉積水成淵魚鼈生焉

莊子曰長於水而安於水生於陵而安於陵

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由此觀之物性豈非自然哉

道常無為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道將為

汝居矣素問曰虛无恬淡真氣從之

善惡章第三十七

老君曰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行惡者我不知也行忠信者我不知也是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惡兩忘付之自爾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善惡誕信冥於一致將擇焉而不得夫豈譾譾然分別而務求知哉然視履考祥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若影響然顧人所

行何如爾
是故聖人言我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
而萬物益宗以活其身
天下之始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天下之
母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兩者異名同謂

之道道之所在萬物宗之可以保身蓋優
爲矣莊子所謂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是
已夫以混元之聖猶不自居聖人之言
以爲證此其所以聖益聖也
吾意常不知安能知彼行善惡焉

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之外矣不知內矣
則不知乃真知而知乃不知也然則不知
彼而自知益其所以為大知歟
積善神明輔成天道猶祐於善人
積善無已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寂意章第三十八

老君曰吾道淡泊寂意死者生靜而復命也
淡則不與物交泊則靜止不流道之真也
體道者在於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內靜其

意歸於寂定而無以生爲故爾以其不自生故形生而不斁皆復命之常也

生生積浸潤滋泃留滯玄冒沾洽元氣包之其根蓋深乃四固中無心故能致萬物精華無極之物自然來歸之以其空虛無欲故也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生生者道也悟道以頭一息而神行道以齋在於真積力久焉誠能積而不已浸潤以成則精全神王腎水澤而兩氣滋廉泉玉英周流無礙孰有壅閼之患哉夫然故天一

玄妙之氣覆冐形軀靈液流暢灌溉五宮四肢百體元氣包括根深而蔕固心虛而腹實也萬物之精華不期至而自至矣古之人能腹天氣傳精神者蓋得於此

戒示章第三十九

老君曰喜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將返神還乎無名

無名天地之始還乎無名所謂遊乎太初也

絕身滅有綿綿常存

外其身而身存
吾今逝矣亦返一原
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一之原太
初之先是也太初之先則亦不可得矣返
乎此則體盡無窮而遊無眹所謂主之以
太一也太一則一之原也仲尼謂混元曰
向者先生形體掘於槁木似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其有見於此乎
忽焉不見斯須館舍光㸌五色玄黄喜出中
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得以守

元即仰觀懸身坐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

聖人周盡一體形充空虛故神妙不測存亡自在超忽變化不可名狀

曰吾重誡爾爾其守焉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誡竟復隱喜不知所之泣涕追慕退省託疾棄念守一萬事畢矣

傳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一者何也精之數也天得是以清地得是以寧物得是以生

誠能守而勿失則復乎天下之至精矣然而垢念未忘雖欲守之有不可得必也遣息衆累一毫莫嬰妄念不起靈臺有持如鑑之明而塵垢不止以是抱而不脫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昔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蓋得乎此

混元謂南榮趎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正與此同

西昇經卷下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

慕六

關尹子

關令尹喜周大夫也老子西游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今陝州靈寶縣太初觀乃古函谷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

關尹故宅周穆王修其草樓改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子授經後西出大散關復會于城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即莊子所謂博大真人者也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

一宇 宇者道也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㥿㥿乎闕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

而介之而晛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造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

能害道者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
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
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
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
里而不窮乎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
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
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
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

亦假之
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
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
我而逐道者亦然
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
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
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
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
善吾死

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

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樵之握
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輾轉無有得時知
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
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
不成之難壞之易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
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

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一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老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

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

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工無拙無勝無負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汚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小人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仰道者跂如道者騃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二柱　柱者建天地也

若椀若盂若餅若壷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

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

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去之者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手

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

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

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特因外物有
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
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衣搖空得風氣嘘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
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

雨雲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
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
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
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

爾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

極者尊聖人也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

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
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
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
以此同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
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

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
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
下皆曰自然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
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

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
無形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
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姸醜聖人
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
禮師戰蟻制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
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
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

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
旦與之長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爲物者也
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
此爲巳
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
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
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羣虎捨
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然爾
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

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蝍蛆食蛇蛇食龜龜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

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

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

者失未常先人而常隨人

渾乎洋乎遊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

時土已時翔物時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

權乎狂乎愚乎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

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

奕奕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

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有道者
莫不中道
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
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
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
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心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
聖人時愚時明時巧時拙
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

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
道
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
人適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
有聖人也哉
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
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棼焚事則
綦布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乎子耳胡然徹徹爾

胡然臧臧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

符者精神魂魄也

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畀無我八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玉無我

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金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欻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䰟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䰟主木木

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

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

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死何者生

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

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干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無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

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
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
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
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
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投我者

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
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
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
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
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

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
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
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
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竈䰟半之則在人
閒升竈爲貴降䰟爲賤靈䰟爲賢厲䰟爲愚
輕竈爲明重䰟爲暗揚竈爲羽鋭䰟爲毛明
竈爲神幽䰟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
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
之多盈天地閒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
五行作五虫可勝言哉譬如兆龜數著至誠

自契五行應之誠奇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
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三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
爲魂耳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
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因

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
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父
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鏁之交觀
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

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

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魂者水也木根於冬水而花於夏火故人之

寬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我同蓋神未嘗有我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

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魄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蜣蜋轉丸丸成精思之而有蠉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蠉奚白

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

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人之厭生死超生死皆是大患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五鑑 鑑者心也

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

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

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絶之行不驚微妙之言故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果
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
於爾
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
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

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
心者師心不師聖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
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

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
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遺善
吾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
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
稷認玉爲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奇
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
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
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
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
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

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
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
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
者塵往來耳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

存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
浮浮然
賢愚眞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

雖有真僞而謂之賢愚真僞者繫我之識知
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僞矣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
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非情而彼
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

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
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
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
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
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

雖妙能役有氣而不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
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至無
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之一
氣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爲形而我
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
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
而使之然人之病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
心中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
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

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
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黃
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
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
見
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
思玄妙者心愈傷
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

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 七者食也食者形也

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彼痛

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介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所見爲夢久見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刀兵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

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
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
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
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汝見蛇首人身者
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

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
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有人問於我曰爾
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
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叩
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

爲我所

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屋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

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玉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畊夫習牛則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内
變蟯蛔外蒸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螘我可爲萬物

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也
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蝦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虫盛者毛虫不育毛虫盛者鱗虫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

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茍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 釜者化也

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

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禽獸得

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治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

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氷死屍能行枯木能花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亭自若

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

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能
見之於著不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
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不化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
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
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譬如
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
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
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

爲雝雝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靡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籌 籌者物也

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惟道

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

花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
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
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
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
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

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
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
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
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

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蘂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亭亭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

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

藥者雜治也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虫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我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

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
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
或愛鼓是執一身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
拒之不處之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未者可以立本
獲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
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
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

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
紀
鉼有二竅水實之則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
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
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
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
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
不失
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

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孰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斂捷勿以愚晴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多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

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
不可不教
不可非世是己不可卑人尊己不可輕忽道
已不可訕謗德己不可鄙猥才己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
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
在怯
天不能春蘭冬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
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
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

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言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謀之于事斷之以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事師于今理師于古事同于人道獨于已

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

之疾無藥可療

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它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
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
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

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
爲醫（疑當作翳）
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
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
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

下不見事
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
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
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
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
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
言我
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
有真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
之中有真非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

沖虛至德真經卷上

列子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

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沖虛至德真人書爲沖虛至德真經

沖虛至德真經卷上

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眡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

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
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
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
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
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
疑獨不化者徃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
可窮

黄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

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
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
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
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

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
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
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

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

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

能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

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鴜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後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

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

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黄帝曰精
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
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
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
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
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
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上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

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

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

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睾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

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

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碼
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粥熊曰運轉亡
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
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
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
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
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
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
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
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

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
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
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
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
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

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
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
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
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
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

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

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强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

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
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
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
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
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
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

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
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
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
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

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黄帝第二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居切按黣昏然五情

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昭回切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間居大庭

之舘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

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音蕭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與礙同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

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
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
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
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
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

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
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
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
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
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

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

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

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令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

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
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
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
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
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
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
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
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

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

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
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
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
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
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

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
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
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
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
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

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
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
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
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
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

冠不檢莫不眲之仍吏切既而狎侮欺詒攩止兩
切𢱢必結切挨倚海切抌勇主切亡所不爲商丘開
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
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
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

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䃣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

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

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
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
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
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
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
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
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
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
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
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

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顧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

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

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

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
内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
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
爲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

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
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
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
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
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

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
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
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瘻者承蜩猶

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五六月纍琓音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
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
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瘻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

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
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
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
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
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

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
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
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
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

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

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合作萌)乎不誫(合作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

太沖莫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

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

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

爲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齍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

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

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
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
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
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
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

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
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
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
與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

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
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
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
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
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
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
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
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
矣先出於已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
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

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
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
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
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
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狀
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
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
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
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
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

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
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疎矣庖
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
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
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
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黄
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
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
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
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

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

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

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
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
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
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
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
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

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
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
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
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

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

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安利之令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
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
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
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冲虚至德真經卷上

沖虛至德真經卷中

沖虛至德真經卷中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旣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

虚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
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
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
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
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

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
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
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
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

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方微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

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音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𦏧(音義)主車則造父為御离(齊合)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

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
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
母觴于瑶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
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
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
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
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
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
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

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

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

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

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尙義多

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

至也眠中吟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貲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鄭人有薪於野

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

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

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

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

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

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

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
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
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
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
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

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
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
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
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
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

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仲尼第四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

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
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
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
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
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
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
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
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

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
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
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諭之乃反丘門弦歌
誦書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
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

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
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
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
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
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

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

大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
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
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
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
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

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
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
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
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

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
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
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
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
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
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
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
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
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墻二

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
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
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
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
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

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
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
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
子末行者與言衎衎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
子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

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

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

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

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

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
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
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
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
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
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
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
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
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
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

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

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

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

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
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
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
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
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
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
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
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
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
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

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
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
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
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
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

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
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
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
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

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逄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

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
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
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
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
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

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
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
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
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
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

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

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
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
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
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
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

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
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
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

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
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
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
海之外奚有華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
之華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
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
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
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
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

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

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

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

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

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

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

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眦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䚡丑豸文余晉猝三切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

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
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
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
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
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
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
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
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大形王屋二
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
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

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

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

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

内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濵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

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
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
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
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
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

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
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
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
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
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

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

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

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

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㓕與咼同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文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

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
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鬬
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
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

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
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
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决也兩小兒笑曰
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
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絶髮不均也均也

其絶也莫絶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絶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乗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

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

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鄒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

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
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
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
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
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
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
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
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

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
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
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
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
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
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
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
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効娥之遺聲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

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輙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廵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巳有所造願王先觀

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来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

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

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

機下以自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

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

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

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
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
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胷臆之中而執
節乎掌握之間内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
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
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

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
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暱嫌殺丘
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其
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
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黑卵黑

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
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
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
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
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

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衞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

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寳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虚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

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沖虛至德真經卷中

沖虛至德真經卷下

冲虚至德真經卷下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顔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

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

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山宜切出則結駟在家熈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宫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宫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宫子之深乎

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

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

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

白既立脅管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
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
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
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

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
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
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
鮑叔牙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
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

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

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
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
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
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
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
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
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
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
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
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

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

窮之辭當子産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産之治子産屈之子産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産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産不得不屈子産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

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柰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

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
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
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
季梁曰汝寒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
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
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
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
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
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

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

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

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音眉尿敕夷矣履二切單音戰至音咥嘽豈然切咺許元火遠二切憋蒲結切憨芳無切四人相與游於世

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魚踐午漢二切斫夬約切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𤞞何交切伢午交魚駕二切情露謇許偃居展二切極淩誶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

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莫典切)娗(徒典切)諈(主蘂切)
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
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
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
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
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俱爲切)成者俏(仙妙切)
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
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
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
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

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

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

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
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
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
馬棱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
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
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
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
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
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
披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

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
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
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
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
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
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
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
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詎奚憂焉農赴時
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
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

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

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
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
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
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
偊偊王矩切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

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
梏何以异音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
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
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
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

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

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

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

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

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

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糵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儒佳切）媠（吐火切）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

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

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熟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蹔行於一國

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

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
致之猶藩墻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
塗遲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跬步也賔客
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
上不絕聲樂奏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
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
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
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
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

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

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旣聞之矣旣見之矣旣

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應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

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

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

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
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
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
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
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

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
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
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
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
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

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

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

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

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

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

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

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

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

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壽不矜貴何羡名不要勢何羡位不貪富何羡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内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驅圓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縈玄切體煩内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

僅以過冬曁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狢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陟列切）於口慘於腹

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

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絶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第八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

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

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

下故亡此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

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用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

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
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
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
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
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
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
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
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
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
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

賢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
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
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
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
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

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
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
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
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
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

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
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
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
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
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
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
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
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
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
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

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

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晉國苦盜有郄乞逆切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

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馬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

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

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

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白公問
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
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吾之善沒者能取
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
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
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
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
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
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趙襄子使
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

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

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故善持勝者以强爲弱宋人有好行仁義者
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
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
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

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
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
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
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
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

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

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叔孫敖曰人有三怨

子知之乎叔孫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叔孫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叔孫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

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敖死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

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亡憂吝之色盜進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

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㩻記盡切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渠客巨靳二切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苦格切嘔也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

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

来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

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

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濵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

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

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

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愼爲善昔人有言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

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

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
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
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
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
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
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
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蚊蚋噆膚虎狼
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
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
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

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音掘)其谷而得其鈇

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張刮切策端有鐵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蹟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

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沖虛至德真經卷下

洞靈真經

貞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庚桑子

老子之役有庚桑楚者陳人也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後游吳隱毗陵盂峯道成仙去後有漢輔光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

修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天申
萬壽宮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唐
封洞靈眞人書爲洞靈眞經

洞靈眞經

全道篇第一

亢倉子居羽山之顔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

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亢倉子聞之
色有不釋其徒鬣啜從而啓之亢倉子曰吾
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
所如往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予我
其的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鬣啜

曰不者夫尋常之污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
鰌弜（音爲）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
孽狐弜之祥且也尊賢叏（音事）能譽善就利自
堯舜以固然而況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
子曰譆來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而離

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
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深夫全其形
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吾語若
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宍音終存乎千代
之後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言未

宍南子榮之樗色蹵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
矣將奚以託業以豈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形
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
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
謁吾師聃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

龍已乎天下水之性欲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欲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

人操弓鞬音共彀音射一招招无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墜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為

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爲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焉也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蜕墜之謂水蜕水之謂氣蜕氣之謂虛蜕虛之謂道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爲汚好質黑

之物者以白爲汚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矣夫瞀視者以黈爲赤以蒼爲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爲頳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天（音長）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

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
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
曰聖人爲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
聃之道其能用耳眎而目聽定公聞而異焉
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

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
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
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
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
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

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吾必盡知之迺不知也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墬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躬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憜農音農信墬實生百穀不力於

其道墜竊其菓稼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
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
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
欲茂滋災疾朋釁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
曰惟道可信天隧墜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
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緜理夫用道之人
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神融業茂靈
慶悠長知而辦之謂之識知而不辦謂之道
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鷄戹音辰而作負日任
勞流汗灑隧墜夜分僅息鬭夫之道也俯拾仰

取歛心雖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貫豎之道
也噤氣谷神牢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
高士之道也剸情嵩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
謀効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
務求才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
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寔音塞其業履是為天
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
語則福全虒音魋此三全是謂清賢道德盛則
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
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

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不堪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踈踈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爲貴有以緩爲貴有以直爲貴有以曲(音曲)爲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才々而好謙貧賤而

不諂處勞而不為辱貴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産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禄之所加若知主之賞罰爵禄之所加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

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辠也吏之有辠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

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紹璐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菑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凡

澧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矛戒盈
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鄭有胡之封珪戎
弓異時失同於荆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
臨兵于汝鄭君病之篤見亢倉子曰封珪戎
弓先君得之胡綿代功寶傳章翼嗣令荆恃
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
封珪戎弓徃若之何亢倉子曰君其少安今
是楚亦有實於此飾楚之實以貫罪於君楚
所不能爲君必致夫真令荆以淺鮮之過而
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殘與國荆失諸侯

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爲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以胡珪戎弓往未至郢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返其賂而益善鄭焉人

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夫具展其欲百吏庶夫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

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攜持保抱逋逃隱蔽漂𣸣流音掘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若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勿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斂不中窮者曰窮刑罰且二貴者曰貴科禁不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夫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

易動而難靜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音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迺能無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以誨之不改是爲惡戾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爲惡戾於州則移之不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迺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胷懷無有干背慆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

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濫益至而正雅綮音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揆游飾益來而謇諤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

於呼守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闢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有違順陵逆安得動哉平王反正旣宅天邑務求才良等闡一善喜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

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求賢
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
哉迺者仄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
孱昧無能斷明徒唯葰音共和依違浸長自賢
敗德莫此爲多不時屖遏就滋固黨於是弃
左右近習三人市賢庶司尹矢五人曰無令
臣君者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爲
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輿服純
縈憲令寬簡禁網疎闊夫輿服純縈則人不
勝羨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闊則易

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
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閑開舒而歡欣交通矣
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恥矣夫服
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餙貴德知恥
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
於餙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餙正三者理國
之宗也寐寐音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禳祈禁
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羨慕憲令禳祈
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遁若流相
羨慕則人不忠潔而恥朴貴華矣俗多忌諱

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違則譏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恥朴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寠衆不懼死之謂冒眞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寠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寠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

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强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弃不穀及此言也

乃以弘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
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
他邦至理之世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
禄國產閒何由得人俗醇朴亢倉子曰政煩
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朴夫人俗隨國
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蒼則身蒼食
黃則身黃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
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
人貧句粵之簳鏃以精金鷙隼為之羽以之
揞箠則其與槁朴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虜音衡

覿武決勝加之駿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封穫則其與剟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内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巳耳

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群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趍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鮮姦者出言夭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

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横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吏刑曰眚災肆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闢遠牽率蔓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遁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

道行義者被㛋音害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𡿪神益怒

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官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

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

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狹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愛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碔

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鶡視而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鶡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古書或學竒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

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主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

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呼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墜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内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闚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闚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褻𨑻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

自化吏轂䧟以買畢售則刑之而不畏音畏世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為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惑其時墜不乏其利人不亂其貴鬼神開贊蠻夷柔同保合大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

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覽位所以闚竒則怪見異必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墜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閒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傷貨財不妨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官百姓上謚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効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郡龍覶問事君亢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心莫

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
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為國修政令之清勤
爲身修名夫爲國修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
宜合於大體爲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
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挃事得其所
心以事爲主挃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
位不公不合贍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
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
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主
不患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

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旹肆其所為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龢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

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辨居室倫閑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䇿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疏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効在官政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掊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游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乗時夸毗者所蚩

給於是負杖步足閒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今不知爲乎受不信爲信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勤慕義爲義人義而不後義爲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戹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袵仰而譆超然而歌曰時之鳴兮信義罔（音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羗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眞不行也夫眞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

時工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亂爲音也莫可爲者有可用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故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充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愼在求不愼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才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

士也則囮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仄媚恠術之才至若天子旨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汙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並則外忠內僻情毒言

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若者黃帝得常仙封鴻庬音鬼容、丘音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籍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晐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

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耶亢倉子曰窘乎哉其間也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鎭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鎭者緜寧無

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
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
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
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也凡
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
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夫不錬其
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桀其譽
而知其善不流其毁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
也

順道篇第七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丕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眎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

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
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慼父屢憎害之
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
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道穴而出奉養滋謹

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
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
寢門之外問寺人曰玆日安否何如曰安太
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
食上太子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

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龔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

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賛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旣聞之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

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
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爲人臣若殺其身
有益於君則爲之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
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其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
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
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
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交
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
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

坐清臺之上燕壯侯他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視壯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壯侯他應聲解劍而去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已乎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亨音竞有以正之者君子恥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當責衆人之惡

者視己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此之謂反明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厄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旣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伺將行仇旣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下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胃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勸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欱口諜將煞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旣而翟西見煞謂多言之人爲爲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能之人爲

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躁者謂褻雜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孰彔音克究詳時有不可不應𠁊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時有不可不求𠁊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是故外

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世或有𠁊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若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亶不韙歟長於諫者務

依存前人之性而翦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釁日積兒童之所簡者適耆耋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適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己

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己之未明也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農道篇第八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

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𠀉產約𠀉產
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胥生
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知好
知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
闒人闒人非徒爲墜利也貴行其志也人人
闒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
尊人闒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
力博深闒則𠀉音其產複𠀉產複則重流散重
流散則死𠀉處無二慮是天下䘮一心矣天

下一心軒皇几遽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
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
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墜
産也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
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
功資相為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
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
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
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
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

天也養之者墮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斸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𠭢不襲𢒞之以土功是謂大殃凡稼早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災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𠭢斸之道見生而埶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墮產財不與人㫷音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丌時而薄之此從𠭢之下也夫耨必以旱使墮肥

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畊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立苗有行故速成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爫行通其中䟽氣泠氤則有

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䟽是墜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䒷傷之也苗爫弱也欲孤爫矢也欲相與居爫熟也欲相與扶三以䢜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

耨也夭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秕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强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秕而青蘦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團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踈節而色陽堅臬而

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踈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氣行薄翼而蓴音屯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麦胕腫多病弱苗而彔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强耳目聰明𥚽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疢人無疾

疢是瘈瘲不行瘈瘲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𨷲王不務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秦景主將睎強兵於天下使庶天鮑戎必致

亢倉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至自滎泉賔于上館景主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䫋曰天果無意恤孤耶亢倉子油然虧聣曰朕以主亂異之間而寧弊弊焉以斫剝亂故捔者亦隨刀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

景主一拜再舉斂黼袵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亢倉子仰欀而噓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凡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貴賤天少賢愚相與同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撥兵也侈鬬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鬬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欒而死者欲

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舩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饑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

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儌虐斬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之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究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

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殺敵資以章好惡以
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狠凌傲遂宕不聽者
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
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
人獨誅所誅而已矣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

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發府庫之
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令有人
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
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
隣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

毋行地滋遠得入滋衆辭未終景主輿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龔於是步前稱[illegible]音觴爲亢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于[illegible]音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絣音関白晝行道

南華真經卷之一

貞一

莊子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

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眞人書爲南華眞經

南華眞經卷之一

内篇逍遥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
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
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
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
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
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
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

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

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
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
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
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
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
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
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
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

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

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
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
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
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
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
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

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内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
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
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

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
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
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
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

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與接爲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
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

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
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
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
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

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
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
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
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
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
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
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
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
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
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

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
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持
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
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
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

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
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
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

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
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
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
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
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
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
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
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
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

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悦

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

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

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照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

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閒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

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
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
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
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
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
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
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
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
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
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
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
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
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
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
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
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
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

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
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
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
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
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

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

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
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
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
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
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
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

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
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
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此之謂物化

内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

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

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
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
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

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
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
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
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
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內篇人閒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
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
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
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
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
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
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
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
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
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
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
詎可乎然則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
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
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
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
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
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

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顔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皥天不宜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

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者也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

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
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
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
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葉公
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

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
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
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
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
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

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
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
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
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
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

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
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
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
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
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

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
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
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
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
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
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
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
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
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
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蝱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

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
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
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
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
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
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
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
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
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

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
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
離䟽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
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
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
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
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
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
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

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
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
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

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

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
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
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
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

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
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
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
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
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

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甞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

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
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
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
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

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若
而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
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
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
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
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
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
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
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
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

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

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説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

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

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内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南華眞經卷之一

南華真經卷之二

貞二

南華眞經卷之二

内篇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自得也若然

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
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
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
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
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
適者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
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
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
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

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

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

之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

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

襲崐崘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
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
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
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
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
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
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
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
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

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
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
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
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毁也無不成也其
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
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

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杞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

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

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

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二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

形骸臨尸而歌顔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

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
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
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
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
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
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
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
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
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
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

寥天一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顔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黄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

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䪡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顔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顔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

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內篇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

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

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
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
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
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
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

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
而遊於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
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
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
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
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
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
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豕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
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為儵北海
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臟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

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
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
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
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
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
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
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
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

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
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
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
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
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
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
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

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
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
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
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
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
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
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

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

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

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
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
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
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
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

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

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

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

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

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

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

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
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
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
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
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

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
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
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
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
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

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惔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

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

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聯拳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

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
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
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
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
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
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
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
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
心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
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劌彫琢其熱焦火

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閒而再撫四海之外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
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
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
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

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
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
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

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

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

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

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
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
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
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

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
内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
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
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

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
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
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
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
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
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
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
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
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
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道物之情
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
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
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
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
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
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萬云云各
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
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

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

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

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

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

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南華真經卷之二

南華真經卷之三

貞四

南華眞經卷之三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徳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徳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徳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徳徳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
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
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
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

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
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
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
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
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

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

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
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
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遊乎赤水之
北登乎崐崘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
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
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
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
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

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

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

貞四　三

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

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
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
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
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
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
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
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
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
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

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夫子向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

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不敢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覘覘然驚曰葂也
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
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摇蕩民心使
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
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
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
居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
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
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
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
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槹爲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

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
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
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
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
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

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

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横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爲悦共給之之爲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
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
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
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秃而
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
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
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

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
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
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
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
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
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
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
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
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

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垂踵惑而所適

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黄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

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
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
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
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
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
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
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
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

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

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

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

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

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

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
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
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
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
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
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
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刑
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
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

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
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古人有之
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
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
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
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
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
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
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
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
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
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
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
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
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
之情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

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

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

躬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

合乎德退仁義賔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
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
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
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𢈔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弛是孰

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
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
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
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

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
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
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
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
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

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

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旣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逃

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

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
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
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
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
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

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
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
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
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
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

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
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
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
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
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
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
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
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
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

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禄

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
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
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
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明弗
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
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
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吾
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揔德
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
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
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
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
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
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
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
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
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

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

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
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
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

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
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
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
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
蹵蹵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
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
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
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
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
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
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
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

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

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
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
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

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
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
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
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

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

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
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
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
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
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
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
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
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
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

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

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

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

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

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

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

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禄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

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

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

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

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
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
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
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
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
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
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
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
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

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

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
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
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
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

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
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

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
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
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
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
蛙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
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
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
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
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

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

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
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
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
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
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
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弗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
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
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
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

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
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
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
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
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

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之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

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

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巳而
不得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
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
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
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

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
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
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
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
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

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
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
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
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
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
未嘗生也汝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
則爲𢇍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
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
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

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南華真經卷之三

南華真經卷之四

貞五

南華眞經卷之四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遺弃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

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

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
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
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仲尼適楚
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
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

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
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
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
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
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
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
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策說彘曰汝奚惡死
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
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
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策之中自爲謀則苟
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

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
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
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
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里子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
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
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
内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
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

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

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

全矣異雖無敢應著反走矣孔子觀於呂梁
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
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
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
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
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
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為鐻鐻
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
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
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
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

譽巧拙齊七日輙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
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
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
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
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

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
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
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
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
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
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
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
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

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
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
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
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
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
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
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

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

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旦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

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

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
舡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
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
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
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

孰能害之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爲
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
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
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
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强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甞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
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
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
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
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

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
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
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
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

踈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
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
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
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
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
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
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
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
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

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曰桑雽又曰舜之將死
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
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
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
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

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
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
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逄蒙不能眄睨也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
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
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
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
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

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
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
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
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
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

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

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
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
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
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

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
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
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

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謂頃間甚不
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
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
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
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
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
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

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
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
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
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
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
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

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
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
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

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
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
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
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
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
聲矣顔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
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
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
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

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

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

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

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

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
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
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
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
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
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
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
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
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

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
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
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
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
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
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
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
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名而問
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

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

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

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

以及天下乎臧文人眛然而不應泛然而辭
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
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
言天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
斯須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
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
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
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

進之御冠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
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
不得刼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
變乎已況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
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
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
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
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
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
楚未始存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

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
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
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
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
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

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

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
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
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
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
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
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
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
根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徳
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
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
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
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
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
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
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
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
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問於

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

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

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
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
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
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
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婀荷甘與神農
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
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
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
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

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光曜問

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

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

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

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

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

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
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
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
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
相食者也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

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
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者
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形亦辟矣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
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
何謂也南榮趎曰不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
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
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

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
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
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
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
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

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熟
哉鬱鬱乎然而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
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
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
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
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
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
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
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
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

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

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

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于志鏌鎁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

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

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常言移是
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
實因以巳爲質使人以爲巳節因以死償節
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
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

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
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
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繆
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
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惡欲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
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
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
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
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
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
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
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
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
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

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貞五 二十九

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

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
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
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
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
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
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
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
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
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

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

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

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

錙壇之宫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
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
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
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
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
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
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
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
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

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

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

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
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
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
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
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
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
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
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
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
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

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

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
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
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
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
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

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
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
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過惠子
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

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斵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
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
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

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
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
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顔謂其友顔
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
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顔不

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
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顔
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
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
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
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
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
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目遠矣仲尼之
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巳曰丘也聞不
言之言矣未之甞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
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
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
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
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
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
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
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
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

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大
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
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
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
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
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
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
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
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
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

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歠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乗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

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

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

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

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
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
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
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
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
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
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
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

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

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巳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寘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

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
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
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
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
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
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
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
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

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冉相氏得其
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
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
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
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
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
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
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
曰除日無歲無内無外魏瑩與田侯牟約田

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

頁五　三十九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

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

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

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
出漂瘟疥癰内熱溲膏是也栢矩學於老聃
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
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
人焉推而殭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

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
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
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
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
人者以德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

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

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旦無所逃此
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
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
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
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
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
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
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
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
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

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

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
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
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
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

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
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
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眞之莫
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
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

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
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
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
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
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
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
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
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

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南華眞經卷之四

南華真經卷之五

貞

南華眞經卷之五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逄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

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
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莊子家
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

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
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
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

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
鬢擪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
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
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
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

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
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
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
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
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
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
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

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
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
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
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
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
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是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
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
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

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
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
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
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

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㓕可以休老寧可

以止遠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

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
之言哉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
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莊

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

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

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
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
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
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蜕也
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
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
與之彊陽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
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戸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以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

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

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
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
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

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殺其君
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
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
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
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
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
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
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

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
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
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
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

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

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
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
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
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
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
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
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
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
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
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
昭王失國屠羊説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
將賞從者及屠羊説屠羊説曰大王失國説
失屠羊大王反國説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説曰大王
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
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説曰

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
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
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
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
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

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於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
者忘形養形者忘利養道者忘心矣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
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
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
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
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

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

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顔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顔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

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
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
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
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
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
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
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
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
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
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
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
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務
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
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
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
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

士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
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
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
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
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
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
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
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
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

亂而遂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
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
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
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
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

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
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
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
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
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
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
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
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敎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顔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於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

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
以甘辭説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
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
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
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
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
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

桔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

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
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
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
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
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
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
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
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

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
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
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
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
貞六 十七
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
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

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

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
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
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
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
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

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
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
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
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
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

行即將蹠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
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
流母弟蹠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
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
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

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
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
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
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
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

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

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毋𦣝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

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心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

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徳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埶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

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

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

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下久病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

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

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

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絶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雜篇說劒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
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
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
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

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
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
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
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
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
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
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
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
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
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劍
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
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
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
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
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
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
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
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
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
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
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
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

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
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
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爭且人有
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
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
之諂不擇是非之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
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

負六 二十四

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
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
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
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

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

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

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

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

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
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
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
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

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
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𩐋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

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栢之實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天人以巳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徳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

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
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
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
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
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

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
毛而不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
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
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

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

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
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
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
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
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
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覿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
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
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
隨達小命者遭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
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
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
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
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
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天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

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

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巳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毁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

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

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兾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

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
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
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
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
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恱之作爲華山之
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
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内請欲置之
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

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
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
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
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
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
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
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

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

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
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
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
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

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
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
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
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
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

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毁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

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眞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

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

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毋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

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
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
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
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
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

一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
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
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
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
影競走也悲夫

南華眞經卷之五

共紋